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四・經部・四書類

論語古注集箋十卷論語考一卷附一卷 〔清〕潘維城撰……一

論語後録五卷 〔清〕錢 坫撰……二三三

論語駢枝一卷 〔清〕劉台拱撰……二八九

論語古訓十卷附一卷 〔清〕陳 鱣撰……二九七

論語古註集箋

德字號

光緒七年六月
江蘇書局刊版

論語古注集箋卷一

吳　潘維城學

學而第一

釋文凡十六章【箋】漢石經存篇計章在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集解○釋文亦說音悅注同通稱尺證反說懌音亦【箋】子者白虎通號篇云丈夫之通稱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曰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

夫子者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江都汪中述學別錄云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眂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沒配諡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諡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辭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閼伯比大不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大子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辭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則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曰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今說文無此文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郝疏云皆謂語辭發端也學說文作斆

云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重文作學云篆文斆省習說文云數飛也大戴禮保傅篇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此當指學之大者言鄭君禮記學記注云有聖人之道謂之學蕭山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學者業道之名是也武進劉逢祿論語述何曰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弗學也說者周易序卦傳云人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兌為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江都焦循論語補疏曰當其可之謂時說解說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維城案禮記學記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鄭注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學人胡孝反又音教孔疏上學為教音斆下學者謂習也謂時習也孔雖以時習專屬下學字據說文云學篆文斆省則斆學為一字故記引兌命並作學學而時習之當兼教言下文有朋自遠方來乃極言其教之廣自反自強皆所謂時習也時習則知其善故說也不亦高郵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不亦者皆以亦為語助不亦說乎不說乎也後放此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朋集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曰○釋文有朋蒲弘反有或作友非亦樂音洛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

箋 朋說文以為古文鳳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有釋文云或作友者武進臧庸拜經日記云白虎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舉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采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又據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註引論語為證謂有當作友偃師武億羣經義證云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長洲宋翔鳳樸學齋札記曰大司徒鄭註同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其為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為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為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樂者史徵周易口訣義兌象引鄭眾云樂耽于酒則有沈酗之凶志眾于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也樂在斯焉論語述何曰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鄭曰慍怨也釋文不慍紆問反鄭云云

箋 說文慍怨也釋元應菩薩本行經音義引倉頡篇恨也並與鄭訓怨義近嘉定錢坫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是鄭說所本君子者白虎通號篇云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論語述何曰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俟徵阮元揅經室集曰學兼誦之行之爾雅貫習也轉註之習亦貫也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

乃孔子教人語卽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其義乃全注以習爲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孝經三才章正義鮮寡也

釋文孝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同而好呼報反下同鮮仙善反少也鄭云云下同箋有子禮記檀弓

注孔子弟子有若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潛夫論志氏姓篇有歸姓孝說文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弟說文云韋束之次弟也禮記曲禮正義云弟者事長次弟之名陸云本或作悌說文無悌字弟正字悌俗字也犯上皇氏熊氏並以上爲君親犯爲犯顏諫爭邢疏非之論語補疏云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奸顏師古音干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者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用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皇熊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此鮮易繫辭傳釋文馬鄭王肅云少也寡說文亦云少也二字同義故鄭訓鮮爲寡偃師武億經讀考異云近讀以其爲人也孝弟句愚謂其爲人也當絕句孝弟連下讀語勢自順仁和翟灝四書考異云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本集解○釋文與音餘箋作亂者禮記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阮元揅經室集曰論語孔子稱子外惟有子曾子稱子諸弟子以有子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張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語於曾子之前其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此卽似夫子者也孔子道在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弒奪之禍卽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矣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則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開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其列於首篇次章宜也又曰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句乃古逸詩也君子務本節乃孔子語也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又後漢書延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是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言矣論語述何亦本此爲說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表裏也維城案篤傳引此節不與上節爲一章所謂斷章取義也寶應朱彬經傳考證則云仁卽人也論語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元和江聲論語竢質亦云仁讀當爲人古字人仁通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何不知六書假借之法徒泥仁爲仁通字紛紛辨說無當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集解○釋文欲令力呈反人說音悅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皇疏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難于仁矣逸周書官人篇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也禮記仲尼燕居篇云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夫曰似慈仁則非眞能慈仁矣論語述何曰此篇首記夫子論學次及論仁因辨巧言令色之非仁巧言令色舜所畏左邱明所恥也維城案陽湖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以何畏乎巧言令色為不仁者遠蓋本此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也集解○釋文曾參所金反又七南反吾日三省吾身注鄭曰思察己之所行也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也鄭云云箋論語後錄曰荀子云參省卽此四書考異曰大戴禮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卽三省言而記者之詳略殊焉三省讀去聲為正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釋文為于偽反又如字注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箋說文慮難曰謀又云忠敬也詩文王正義謀者主忠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定四年傳疏引倉頡篇文海寧陳鱣曰漢書司馬遷傳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通于此傳不習乎注鄭曰魯讀傳為專今從古釋文傳不直專反鄭注云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箋陳鱣曰釋文下采鄭注魯讀云云有不引鄭而直載其辭者故於此起例謂放此者皆鄭注也滅在東曰魯讀傳為專者釋文條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

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矣此傳字从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於義益明故從之長洲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為專論語述何曰忠信所以進德則遠於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時習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者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集解○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包云治也注及下同千乘繩證反注同千乘大國之賦也司馬法齊景公時有司馬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有畸居宜反田之殘也之封甫用反又如字雖大賦絕句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包依王制孟子王制及孟子皆以百里為大國鄭曰司馬法六井十為通通十為成詩信南山正義成方十里左成元年傳正義周禮匠人疏出革車一乘詩信南山左成元年傳正義周禮小司徒疏無出字匠人疏作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小司徒疏箋原稿闕五字論

語釋故曰周官之法以田令賦以賦出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軍法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者賦法也定賦之法有二一以人計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騏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illegible][illegible]小司徒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也一以家計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十終爲同方百里革車百乘[illegible][illegible]積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得千成十萬井三十萬家革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也以人計者爲其賦之法以家計者爲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成國謂之則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也千乘之國自伯而上雖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此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乘男則百里出車百乘而已論語後錄曰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千乘卽千何也古者何乘同字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敶韓詩毛氏作甸甸訓爲乘是何與乘通又小司徒注云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甸者四邱邱者四邑以四井爲邑之法例之則甸當六十四井也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椎汲五人計一乘爲一百人輕車七十五重車二十五兵車怪車是也然則千乘之國輿十萬之衆矣非公侯之封何足以當之馬義爲長宣城梅沖然後知不足齊答問亦曰古者何字當乘字則乘

出於何可知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百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卽地官之四邱爲甸而出長轂一乘也蓋一成而三分去一實出賦六十四井適得四邱之數漢書刑法志與周禮合證之字義又合是六十四井出一乘固古之定制包氏乃有十井一乘之說於一成百夫之地才十之一又於經傳無證人之或疑馬氏而存包氏者則以有孟子之說耳依馬氏則千乘之地乃爲方百里者十開方計之爲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孟子所稱方百里之大國僅爲百乘之家核其車數人數並不能備一軍如包氏則十井出一乘方百里者萬井適得千乘人以其合於孟子不能不存其說然計兵車一乘必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炊汲牧養守衣裝者共百人千戈備具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百井以六千四百井出千乘是六井有奇出一乘也六井有奇不過五十餘家以家出一人計之則人數僅及一乘之半而令供牛馬兵甲等項爲包氏之百姓者何罪乎是包氏不過以孟子有大國百里之言又聞大國千乘之說因作此算法以合之不知孟子明云嘗聞其略實未見舊籍且孟子意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旣使大國止於百里必不使復有三軍準前制而不過萬人此孟子之意也二者本不相謀焉可以千乘之大國合於方百里之大國乎究而論之諸侯大國千乘原不爲多夫天子萬乘如馬氏說則王畿千里適得萬乘先王定法自以王畿爲主天子百同萬乘大國十同千乘大家一同百乘以十遞降亦是自然一定之法且孟子亦嘗言萬乘千乘百乘矣萬取千千取百不爲不多亦必不可少若方百里乃是方千里百分之一何必如此懸絕乎故孔子並無以大國千乘爲過制之意總之千乘之地必須方百里者十包氏以方百里者一當之則萬萬不可必須力闢者也此皆主馬氏說者也桐城方觀旭論語偶記曰近時經師從馬氏案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論語發微曰公羊何休說[illegible]斷十井爲一乘公

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與包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上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幷數士十人徒二十人也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此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矣論語述何曰春秋述三代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乘臨海金鶚求古錄曰以開方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當車千乘則十井一乘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所言也馬鄭皆據司馬法言司馬法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邪此皆主包氏說者也維城案主馬氏者古文家說也主包氏者今文家說也故二者不同上元陳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曰融依周禮以大司徒有諸公方五百里云云包依王制孟子以公侯皆方百里也二說不同今以方百里者命爲實封方五百里者爲廣封二說可以通融然包氏以十井爲乘方一里者十爲一乘方一里者百爲十乘方十里者百爲千乘其數適足相當馬氏以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千乘之國則開方之法不可不講邪疏以中方三百方爲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又以方百里爲六分埤西南兩邊長闊皆三百一十六里餘邊牆一百四十四里不盡開也算術千乘之國地千成方十里置一成地十里以里三百步乘之得三千步重張相乘得九萬步又以千成乘之得積九十億步以開方除之得數以里三百步爲法除之得三百一十六里不盡六十八步欽汪萊千乘之國解千乘之國是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閒而生畏者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用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亦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

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三宜殺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視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八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八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用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此又在馬包二家之說之外者

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集解〕〔箋〕易乾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李氏集解引何妥曰貞信也君子堅貞正可以委任於事故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

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集解〕

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集解〕〔箋〕毛奇齡四書賸言曰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與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采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使民謀出入脩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謂凡民事之啟塞皆當從其時也又漢食貨志古有入民出民之時凡春出冬入朝出夕入皆有官使之卽比年入學三年賓興亦引論語此文爲說故知王制周禮所言井左傳所謂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均不足以賅使民也論語述何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者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爲敬爲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人國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一助法八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

百二十戶耶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撻秣之屬咸出其中車旅之歲民間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羣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道文也集解鄭曰文道藝也釋文則弟音悌本亦作悌汎愛孚劍反行有下孟反下云觀其行同學文馬云云鄭云云箋弟子儀禮士相見禮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賈疏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里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與老對此幼卽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

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於父兄是弟子爲學者之稱又幼者之通稱也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屬出入者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一則就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則就推賢者言之故云出也謹說文云愼也汎左襄二十八年正義引作氾楚辭卜居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王逸注氾氾普愛衆也說文氾濫也段注引論語此文謂假汎爲氾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四書賸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箋子夏篇目弟子云溫國卜商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溫故國屬河內郡河內衞地也故家語以爲衞人氏於事卜應劭說賢賢易色漢書李尋傳顏師古注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常熟陳祖范經咫曰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

華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樸學齋札記亦據關雎序爲明夫婦之倫論語述何曰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造端乎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喻色也有蕡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箋說文竭負舉也論語竢質曰說文竭盡也經傳以竭爲渴歟字而以渴爲竭說致說文云詣送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注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皇疏箋論語述何曰此四句亦因上三章言信而類記之子夏言學必以行爲本也後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之所謂未學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箋重說文云厚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論語竢質曰固陋也固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固陋斯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威嚴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子罕篇所記可證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集解○釋文毋友音無本亦作無下同憚徒旦反難乃旦反箋論語述何曰學以忠信爲本此因忠信而類記之論語補疏曰此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解作忠信爲心百行之主殊鄭義中論貴驗篇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憚說文云忌難也一曰難也改更也衞靈公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君子貴勿憚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箋論語述何曰愼終者先君有正終後君有

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
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繼別爲祖孝治之本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爲治邪集解

○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下之與同抑
與上於力反陳亢音剛又苦浪反必與音預爲治直吏反

箋論語後錄曰亢陳子車之弟齊諸陳也說文解
字有伉云人名論語有陳伉許君說古文論語
是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古文正作伉也作亢者字
省通用經左暄三餘續筆曰陳子禽漢書古今人表
孔門弟子陳亢一人三見一作陳亢一作陳子禽一
作陳子亢子貢漢石經作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

論語竢質論語後錄並云當作贛史記弟子傳曰孔
子適是國必聞其政又田叔傳贊孔子稱曰居是國
必聞其政維城案說文云邦國也漢高祖名邦故史
公諱邦爲國漢人引經多如此抑與漢石經作意予
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云抑按也俗加手作抑是抑
正字意借字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鄭讀爲意知
兩字通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集解

箋溫猶溫溫恭詩小宛傳云和柔貌良說文云善也釋
名云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恭說文云肅也賈
誼新書接遇慎容謂之恭儉說文云約也禮記樂記
正義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讓古作攘說文
云推也書堯典正義引鄭注推賢尚善曰讓說文言
部讓相責讓非此義其諸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
桓與何休注辭也經傳釋詞云擬議之辭也讀書叢
錄又引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
諸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變矣謂是齊魯間語韓詩
外傳十云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論衡知實篇曰陳子禽問子貢曰夫
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
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
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維城案禮記樂記
云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
歌風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謙讓義近是人未有兼
此五德者夫子兼之故得聞列國之政也論語述何
曰禮經解引夫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詩教也
良樂教也恭儉讓禮教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易
書春秋之旨已賅之矣反是則其政亂可知孝經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
云王者陳詩以觀民風不下堂而見天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箋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
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注不以己善駁親之過大戴禮本孝篇孝子父死
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
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
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行當速改之若
惟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
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論語
後錄曰道謂父之臣與父之政三年居喪之歲也能
終喪不改父之道則孝可知論語發微曰道治也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
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
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
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行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
死則爲諸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
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

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註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言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集解〔箋〕易繫辭傳曰履以和行集解虞翻曰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元和惠棟周易述云履者禮也論語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履以和行謂以禮節之而行也又周禮序官亦云乃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賈疏云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也維城案寓簡別於和同之內斯禮無不可行者矣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

集解○釋文信近附近之近下及注同又如字遠恥于萬反〔箋〕禮記中庸云義者宜也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維城案義古作誼說文云人所宜也从言从宜曲阜桂馥札樸據左哀十六年傳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說苑修文篇引信近於義二語作孔子語恥說文云辱也辱恥也是二字同義泰伯篇云恭而無禮則勞禮記仲尼燕居云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勞與給皆可恥辱者也禮記表記云恭以遠恥又云恭近禮蓋近此則遠彼遠此則近彼禮與恥辱適相反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箋〕因詩皇矣因心則友傳親也箋云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婣注婣親於外親是因訓爲親乃婣之省文說文婣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婣从女从因因亦聲是婣本爲因孳生字故得省作因羣經義證云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婣不失親張說之碑同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婣不失其親故古文肖女爲婣肖古貴字也邢皇二疏失之皇本宗下有敬字鎭洋彭兆蓀潘瀾筆記曰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而誤衍一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集解〔箋〕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疏引作學者食不求飽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箋〕說文敏疾也愼謹也有道有學人之道者正說文云是也謂就有道者而求其是也漢石經也已作已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集解○釋文無諂勑檢反而樂音洛注同好呼報反〔箋〕說文讇諛也从言閻聲諂讇或省論語後錄曰立客辨卑無讇春秋繁露讇順上指是用正字此用省字唐玄宗孝經諸侯章注無禮爲驕疏謂陵上慢下也史記弟子傳引貧而無諂二語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樂下

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當是古論後漢東平王傳論亦作貧而樂道據鄭樂謂志於道是鄭本無道字陳鱣謂鄭據魯論故無道字鄭臧在東曰雍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論語後錄曰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論語述何曰董子云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釋文如切治骨曰切磋七多反治象曰磋琢治玉曰琢摩一本作磨求多反治石曰磨謂與音餘〔注〕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詩淇奧正義〔箋〕法鏡經音義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如學問以成德也可與鄭義相發明但未及琢磨耳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詩疏引孫炎注云治器之名釋訓云如

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寶應劉台拱論語駢枝據此謂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未分明論語述何云古文衛宏以此詩爲美衛武公以禮自防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子貢貨殖聞夫子言始以禮自脩也嘉定陳詩庭讀書證疑曰切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訓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作齘說文齘齒差也讀若切差卽磋字廣雅三差磨也說文齘齘牙也肩動作切切也是切義同肩而當訓爲磨京房易繫辭傳注磨相磑切也是古義以切爲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錯如磨易說卦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摩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作厝云厝石也是琢亦爲磨此義廣雅疏證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論語後錄曰磨應作礳陸德明本作摩非是磨者礳之省耳說文解字無磋字玉部有瑳云玉色鮮白也疑卽是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箋〕論語述何曰詩止乎禮者也自修之功進而無已故曰來者子貢好學出於顏氏矣已漢書宣帝紀注云語終辭也經傳釋詞曰已爲語終辭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猶乎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乎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集解○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箋〕中論考僞篇引不患句知下有者字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武進臧琳經義雜記云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人字淺人所加維城案邢疏本無王注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似卽王本

爲政第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鄭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集解○邢本作包注此從皇本○釋文衆星共求用反鄭作拱俱用反拱手也猶北辰之不移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北極謂之北辰文選運命論注拱拱手也〔箋〕爲政者謂爲人君也德說文作悳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北極謂之北辰爾雅文餘姚邵晉涵爾雅正義云諸儒釋北辰者多異繫辭傳易有太極馬融注北辰也易言太極是生兩儀北辰不得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鄭注云天

皇北辰耀魄寶是天皇上帝之號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爲天帝之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極常居索隱引爾雅爲證此以紫微爲北辰也公羊昭十六年傳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極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北本天官書而說小變北辰有其所若歸諸元氣指爲帝號則無其所北辰居其所若以爲星象星隨時而旋轉則無定居屈原天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左旋之極日月五星各有一極日月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星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背謂右旋之極爾雅約舉二十八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共也嘉定錢宮詹原爲闕五字云周髀七衡圖衡間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以三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即黃赤大距亦即黃極距赤極也與璿璣距北極之數遠近懸殊戴說詳金匱秦蕙田五禮通考曰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以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爲赤道之極云耳德清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註公羊日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日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至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銜閒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之中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經書算學天文考曰北辰非北極小星也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中取之是也凡天之無星曰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會聚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辰冬至如何認定極星但以爲標準耳又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爲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並以黃道極爲極即黃極也恆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人謂恆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爲極非向赤道極也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圈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離日一象限交黃極黃極赤極相距亦二十三度半也恆星東行只在黃道之一綫上故黃道極終古不移古今測二十八宿星度南北緯度皆有增減又極星離不動處漸遠是赤道星移而黃道幾不移西人所以黽黃極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北辰所以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赤道宗北極恆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恆星東行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婺源江永羣經補義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晝

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高郵李惇羣經識小曰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還繞此極也易繫辭傳不行而至虞注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又曰易有大極虞注大極大一也鄭云大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大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閒曰天一維城謹案先師周易虞氏略例曰虞所謂星寂然不動卽鄭所謂居其所曰大一也又案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敎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敎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之居其所衆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敎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可與此章之義相發明其引其作拱與鄭本同者當是魯論作拱古論作共也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並引作拱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集解鄭曰蔽塞也釋文蔽必世反包云當也鄭云云猶當丁浪反又如字〔箋〕過庭錄曰詩以道情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也集解○釋文無邪似嗟反〔箋〕思無邪魯頌駉篇文鄭箋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維城案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一　爲政

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伯禽卽魯始封之君爲政所當法者爲政者但能正己以正百姓絕其邪僻之念則譬如北辰之居其所無所爲而天下歸之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集解○釋文道之音導下同〔箋〕道漢石經作道漢書刑法志引作導刑說文云剄也从刀开聲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馬以刑爲刑罰則字當作荆民免而無恥〔箋〕禮記緇衣曰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維城案說文云遯逃也逃有巧避之意卽免而無恥也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集解鄭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釋文以德包云道德也鄭云云〔箋〕陳鱣曰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公敎民之典故鄭取以爲說也維城案中周官作忠注忠言以中心則忠與中通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鄭曰格來也釋文格加百反鄭云云〔箋〕陳鱣曰格來詩傳文釋詁格至也義亦相通仁和翟灝四書考異曰漢祝睦碑作有恥且格洪适隸釋謂此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費鳳碑作有恥且俗顧藹吉隸辨云爾雅俗至也玉篇俗亦訓至格與俗古蓋通用禮記緇衣篇云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與此義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箋〕十五志學禮記王制注引尚書傳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書傳略說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論語偶記曰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其期先有志及之耳是也于漢石經作乎三十而立讀書叢錄曰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本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論語發微曰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

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三十漢石經作卅

四十而不惑【箋】孟子公孫丑篇我四十不動心趙岐注孟子言禮四十强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不妄動心卽夫子所謂不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箋】論語後錄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與此相發明五十學易故知天命論語述何曰五十而知天命謂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

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集解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集解

【箋】論語補疏曰矩卽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經讀考異曰舊讀以欲字絕句據栁子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速下不踰矩爲讀義亦得通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箋】無漢石經作毋下放此論衡問孔篇引同四書賸言曰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逮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何忌卽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卽是學禮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與政者明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禮記禮運正義云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誤以懿子爲武伯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論語樊遲問孝子曰無違誤孟懿子爲樊遲並涉下文而誤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

樊遲弟子樊須也 集解【箋】篇目弟子云樊遲齊人論語後錄曰樊氏有二姬姓仲山甫之後蓋以邑爲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甘泉鍾襄蔽厓考古錄曰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淸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曰弱例之樊遲之齒尙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旣壯之人尙得謂之弱乎維城案此說辨而微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非十四年十一年孔子年纔六十九歲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卌三十字古作卅形亦相近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愼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箋】論衡問孔篇曰孔子言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無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論語偶記曰檀弓云三家視桓楹一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者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卒在昭公十四年史記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南宮縚卽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祗云魯大夫耶何故蓋嘗考孔十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牆乃於子將行道

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爲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集解〕○釋文彘直例反不妄亡尙反〔箋〕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經義雜記羣經義證並引此謂與馬說不同而不言其所以異雖城案孝經紀孝行章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與王充高誘說合馬以爲父母憂子未知何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集解〕○釋文能養羊尙反下及注養人同以別彼列反注同〔箋〕漢石經無乎字禮記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鄭注辨別也經傳考證據內則文謂犬馬亦有芻豆飼秣皆可謂之養況事親而可不以敬將之乎鹽鐵論孝養章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顯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集解〕鄭曰言和顏說色是爲難也詩凱風正義〔箋〕陳鱣曰色難包馬訓爲父母顏色鄭訓爲人子顏色然證以內則柔色以溫之及祭義必有愉色則鄭義爲長論語後錄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所謂色難是矣故玉藻曰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羣經義證曰大戴禮注引此下云是以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蓋指色對衆人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謂矣

有事弟子服其勞〔箋〕禮記檀弓服勤至死注勤勞辱之事也正義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集解〕鄭曰食餘曰餕釋文食音嗣先生饌上眷反馬云飲食也鄭作餕音俊食餘云云〔箋〕經義雜記曰古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賈誼新書先醒云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與韓詩外傳合漢書稱先生或單稱先或單稱生知不必如韓賈之說蓋亦如尊長之通稱論語駢枝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郎先生也具郎饌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饌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命嘗饗者又饗有以也兩饗莫舉于俎注古文皆作餕說文籑具食也从食筭聲或从巽作饌論語古義據此謂餕爲古文饌說文無餕字拜經日記曰特牲饋食禮注有司徹乃籑如賓注古文籑作餕籑饌餕字本通故古魯異文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

或者亦以為孝餕止為飲食不如餕義為長故鄭從魯不從古論語後錄曰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餕字先生餕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餕與進亦同字祭統曰百官進注進當為餕進與餕通然則孟子所稱曾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餕字矣孟子以曾子為養志曾元為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餕者其即養口體之謂歟四書考異曰服勞奉養弟子於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愼駕馭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經學卮言曰讀當以食先生餕為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食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餕恭也勤且恭可以為弟矣孝則未備也

曾是以為孝乎〔注〕馬曰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集解

曾則也釋文曾音增馬云則皇侃云嘗也女音汝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一　為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箋〕回顏回史記仲尼弟子傳魯顏回字子淵愚說文云戇也經讀考異曰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連文一讀至日字絕句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箋〕說文視瞻也以用也觀諦視也論語後錄曰由讀如出不由戶之由由即行也察說文云宷也爾雅覆察審也郭注覆校察視皆所為審諦宷即宷之篆文說文宷悉也知宷諦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武進莊〔原闕〕四書說曰視其所以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或以曲藝譽請草木有臭味焉可得而視也觀其所由者或由左右或由請大夫或由國人或由其朋友由其鄉人由其所主由邪人乎由正人乎出其道乎由非道乎皆眾著之不能藏也可得而觀也察其所安者人共行一善有不為利欲不為威愓者有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者有既行而無怨悔者有既行而旋已自悔且尤人者人同此一過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有自訟者有自悔者有因而自棄者有自以為得者有恬然不以為事者不安於善則不保其往矣不安於過則不絕其人矣行善而安之則善日進有過而安之則惡日積不在小大在其所安不可不察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釋文人焉於虔反下同廋所留反

〔箋〕漢石經無第二哉字論語後錄曰古無廋字說文解字只作搜韋昭晉語注廋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釋文溫故烏門反〔箋〕禮記中庸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言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可為師禮記學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蓋為其不能溫故知新也論語述何曰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一　為政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周也〔箋〕禮記學記曰君子曰大道不器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孔疏器謂物堪用者大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宏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箋〕禮記曲禮不辭費鄭注為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言而不行為辭費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中論修本篇君子務以行前言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鄭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左文十八年傳正義○釋文不比毗志反下同〔箋〕忠信為周左傳文論語後錄曰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經義述聞曰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哀十六年周

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比合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合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皆以字義相近故辨之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者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卽此之所謂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卽此之所謂比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己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此相類孔注謬駢枝以訓周爲忠信孫綽訓爲理備皇侃訓爲博通皆失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集解○釋文則罔本又作冈**思而不學則殆**釋文則殆音待

箋禮記學記人之學也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正義或失則易者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惟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經義述聞曰何休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箋攻考工記注治也異端後漢書范升傳注謂奇技也論語曰攻乎異端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論語曰攻乎異端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曰異端卽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爲不可攻言人務小致失大道休甯戴震曰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經學卮言曰司馬相如封禪文然無異

端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由博反約之意論語補疏曰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又曰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成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道也是卽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論語述何曰異端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求之知也如字又音智箋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正義云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云彼已俱疑而來問已質成也若已亦疑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刺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

也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也干求也祿祿位也集解○釋姓顓音專文箋史記弟子傳子張陳人篇目弟
子云陽城人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
子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陽城縣屬陳留郡卽陳
地子張爲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
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爲申詳申亦顓孫也
周秦之閒申孫聲相近學干祿史記作問干祿羣經
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本
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
同用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
言之則少過也集解○釋文寡尤于求反箋論語述何曰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寶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一　爲政　十五

書闕疑者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集解
箋論語述何曰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
至也經義述聞云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悔說文云悔恨也言寡尤
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
同得祿之道也集解○釋文行下孟反注同箋論語補疏云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
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
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
夫學稼者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集解孔

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
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集解鄭曰措投
也釋文錯七路反注同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邪似嗟反箋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
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枉者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
子答之今以爲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
論語述何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正直之人措之
枉曲之上貴教化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箋經義述聞曰舉直舉枉者舉諸
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箋韋昭魯語注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
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案悼當爲平之誤儀禮鄉射
禮注以猶與也經傳釋詞曰以猶而也勸說文云勉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一　爲政　十六

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
則民敬其上也集解箋說文臨監臨也監臨下也莊上諱徐鉉曰此漢明帝名也維城
案漢避明帝諱改莊爲嚴足證莊嚴同義禮記曲禮注莊敬也孝慈則忠注包曰君
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集解箋經義述聞曰逸周書謚法
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曰親
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
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墨子非命
篇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白虎通義曰
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是因而孝於祖考
通謂之孝慈禮運曰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子愛
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
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
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此云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語意正同包注失之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集解箋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魏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漢魏人多於教字絕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鄭曰或之言有也書微子正義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左定四年傳正義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集解箋高誘淮南子注或有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卽是與爲政同耳集解○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箋乎漢石經作于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引同一本作乎陳鱣曰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敘梁元帝劉孝綽蔡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孝友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後漢書郅惲傳引爲政下有也字注云論語孔子之言也論語述何曰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集解釋文車音居無輗五兮反轅端橫木以縛軛字林五支反無軏五忽反又音月轅端上曲句衡枙音厄又作軛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考工記車人疏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疏箋宋翔鳳鄭注輯本云車人疏云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轂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轂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此名也拜經日記說略同東原文集曰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軌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端持衡者輗大車轅端持衡者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輗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卽橫木卽軏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阮元車制圖解云鄭注不誤太玄經閑次三關無鍵盜人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用論語義其曰拔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義此輗軏爲衡鬲鍵之證過庭錄曰尸子云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注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輈衡之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二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修亦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輗用咫尺之木云云鄭注輗穿轅端著之云穿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圍之數大車任重其鬲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論語後錄曰小車

兵車也古者大車與兵車名號各異故輗軏同物而異名說文解字云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古制大車小車皆準以兵車故兵車獨稱車大車之轅卽兵車之輈也大車之鬲卽兵車之軏也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輈以駕馬轅端持鬲其鍵名輗輈耑持軏其鍵名軏軏在輈與衡之閒輗在轅與衡之閒其用一也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謂鍵小而所任者大歟包注不指鍵言於古制無所取鑑止水齋集曰衡者衡也軛者厄也以其橫輈下也謂之衡以其厄牛馬之領也謂之軛大車兩轅牛在轅前軛曲而下當牛之領骨低處軛上繫繩引而縛之轅中之橫木橫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鬲小車衡長六尺六寸大車鬲長六尺考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鬲同一物也其不言軛者略也劉熙以鬲爲軛鄭仲師謂鬲壓牛領非也[illegible]一牛之領幾何需此六尺之軛哉今之牛車可以證古制矣若轅端持衡者輗咫尺之木墨子所歎爲巧也包注以輗爲橫木誤然其言縛軛以駕牛則良是戴震謂橫木卽軛失

之小車一轅馬在轅外兩服馬各有軛軛之兩邊下曲叉馬頸者謂之軥[illegible]衡承於轅之曲中而軶在轅前[illegible]衡兩端有環以載服馬之轡而驂馬之脅驅亦繫馬[illegible]轅不能鉤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軏以持之軏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爲重縛在衡上者則或以皮爲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轅轅端設鑾以綴環不復用衡束馬頸者用布若革爲之蓋卽古之軛也大抵古制多樸後則改從巧便故古用木者今用革軛亦若是耳要之衡繫於車軛繫於牛馬鄭康成謂衡在兩軏之閒未嘗謂衡卽軏而後之釋者混而一之夫以一木而上負轅下制兩馬進退牽制雖在大車且不可行而況馬之斧逕馳騾者乎維城案此辨衡軛之異極是而輗軏不主關鍵說則不如前數說之精車新序節士篇引作興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子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集解○釋文於夏戶雅反餘以意求之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是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箋】損漢石經作損禮記樂記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正義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樂記又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言其有損益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集解【箋】史記世家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王可知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雖百世可知也曰知[illegible]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

知來者逆也論語述何曰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況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集解○釋文諂也勑檢反【箋】論語釋故曰非其鬼鄭據祖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祖考之祭命於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大皞之祀參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論語述何曰如隱公鍾巫之祭之類**見義不爲無勇也**【箋】論語述何曰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彊禦皆勇以成義也論語發微曰自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紺絰地廟號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旣立三統

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為勇

論語古注集箋卷一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二

吳　潘維城學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箋】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名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四書考異曰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寓褒貶意惟第十六篇之首又値季氏此因人更以下二字名篇耳其不於後避前而前若豫為地者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集解○釋文佾音逸列也僭子念反下同【箋】八佾左隱五年傳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服虔注用六六八四十八用四四八三十二用二二八一十六則八佾者八八六十四人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何休註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六人與服氏異季氏為魯大夫舞當四佾左昭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禘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呂覽淮南亦云二人矣仁傑兩藪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為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長洲惠士奇春秋說曰左傳將禘于襄公云云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也不能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後錄亦據左傳謂季氏卽平子又引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遂昭公其爲平子無疑馬注以爲桓子非羣經義證又引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亦作平子云其僭侈已久桓子踵而行之四書賸言曰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卽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三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亨祭卽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卽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卽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此無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繹周得解此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于立宗當祀別于所自出觀大因立文王廟于魯觀史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觀左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觀鄉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傳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卽周公大廟伯禽世室皆不禘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禘謂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歎同禮蓋記言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遵用其論並僭多旋之者故其說如此論語述何云此篇頻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隱公始僭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之宮自是而後羣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公廟于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也蓋據左氏說季氏當用四佾據公羊家說季氏且不得有舞矣維城案說文無佾字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儛溢員儛溢方儛溢橢

儛溢衡知佾古皆作溢然經傳皆作佾不作溢說文肉部佾振佾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佾佾字从八則凡佾宜皆以八人爲列服氏說爲長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云秦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宋玉招魂云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女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亦足證服說之確維城又案魯至定哀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八佾爲廟樂之僭不書於春秋者春秋例不書大夫之祭夫子此論所以補春秋之闕也下以雍徹旅泰山放此韓詩外傳十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下兩事類舉總斷是其證矣

三家者以雍徹注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集解○釋文徹直列反本或作撤箋雍詩作雝序云禘大祖也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集解○釋文相息亮反助也辟必亦反君也注同箋長洲陳奐毛詩疏曰辟公謂諸侯也論語述何曰辟公卽顯相周公也武進莊存與詩說云顯相者周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孝皆稱哀必所祭者之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所得與乎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集解箋漢書翟方進傳引此云言不仁之人亡所

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也集解〔箋〕左昭二十八年傳有林雍定八年傳有林楚哀十一年傳有林不狃皆魯人則放或其族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箋〕論語述何曰林放季氏之世臣也見周之敝文而不憮故問禮之本夫子以禮乃本末兼具不可偏廢廢其末則秦人之縱肆晉人之清談將作三代之治泯然矣曰與其奢也寧儉言救文雖莫如質亦貴中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集解鄭曰易簡也釋文其易以豉反和易注同鄭云簡寧戚千歷反〔箋〕陳鱣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論語後錄曰臨喪不哀是簡雖城槨禮記檀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正義謂物多哀少不如物少哀多況乎物本不多者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集解〔箋〕論語發微曰釋文亡字無音知讀如字不取包氏說此蓋指魯之僭亂無君臣父子之義同乎夷狄不如滅亡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法故見義於此論語述何曰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衛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胡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集解○釋文旅音呂馬云祭名祭山曰旅救與音餘〔箋〕按禮記王制正義論語季氏旅于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論語古義曰班固小述贊曰大夫臚岱鄭氏曰臚旅於泰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爾雅釋山河東岱又云泰山爲東嶽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岱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羅縣東北救說文云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

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集解○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曾謂則登反則也不享許丈反〔箋〕論語述何曰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雍蒙兒繹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舉以勵冉有之詭隨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釋文爭絕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絕句〔箋〕陳鱣曰鄭讀必也絕句者言君子平日必無所爭也射乎者言於射見衆人之有爭心也然射義用此文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亦以必也射乎連讀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集解○釋文揖讀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則云下而飲而飲王於鴆反注同又如字〔箋〕皇疏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

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陳鱣云義疏概指餘人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復引鄭注詩則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射義鄭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下而飲連文也論語補疏云皇疏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未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爲句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下而飲句或揖讓而升下句如王氏此注且揖讓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論語偶記云此文見論語禮記兩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

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云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也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若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中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作下而飲與注禮異約略斷取實不如禮注之勝

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集解〕〔箋〕論語發微曰孔子憫魯君臣奢僭思以禮讓爲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蓋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咸在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集解〕鄭曰文成章曰絢〔釋文〕倩七練反盼普莧反字林云美目也又疋簡反又疋莧反絢呼縣反馬曰文貌鄭曰文成云云〔箋〕論語後錄曰盼閒成石經譌作盻巧笑即冶由笑盼所謂目流眺是也義見淮南子毛公則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辯君則云倩蒼白色盼黑色三解皆異一說又云詩巧笑之瑳瑳即倩粲瑳玉色鮮白也以倩爲瑳義與群君近陳奐毛詩疏云楚辭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嫣只王逸注嫣笑貌倩與嫣一聲之轉傳云好口

輔即靨輔也釋文倩本亦作蒨引韓詩云蒼白色是韓詩作蒨蒨草初生蒼白色韓詩依字作訓與毛訓異盼从目分聲以分詁盼此同聲爲訓之例韓詩馬注論語並與絢說文云詩云素以爲絢兮从糸旬聲不言其義儀禮聘禮注采成文曰絢與此同義賈疏引此注作成章曰絢知唐時已有異本聘禮注又云今文絢作約釋文約音巡逕胡承珙古今文疏義云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也此文作絢當亦古文論語述何曰素以爲絢近于野容而非天質發禮本乎天言內心也子夏怪以爲絢爲粉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集解〕○〔釋文〕繪事胡對反本又作繢喻美女如字又夷主反〔箋〕說文繪會五采繡也下引此文攷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下

引此文作續惠士奇禮說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辯關賦白延密有章康成謚目睹之者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論語後錄曰丹色亞於赤丹以成質素以成文文質之交畫之遺制見焉纂經識小曰青亦黃白黑謂之五采故自亦采也讀書叢錄曰古論作繪繢論作繢雜城案說文繢織餘也从糸貴聲義與繪別自當以作繪者爲正

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

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集解

箋漢石經無者字論語述何曰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以碩人首章言莊姜之貴族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媵御皆諸侯夫人所從同者苟非禮主於內何以見莊姜之賢乎言不可綴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爲絢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也論語補疏曰起之義同於發

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韓詩外傳三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云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

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集解

箋禮記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注杞夏后氏之後徵成也無賢才不足與成也宋殷人之後或據此文謂之字可連下讀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集解

箋獻爾雅釋詁云聖也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獻作儀書皋陶謨萬邦黎獻漢孔宙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皆用黎儀字儀廣雅釋言云賢也獻可作儀故可訓賢史記孔子世家引此章無文獻不足故也句謂子序書傳時語論語發微曰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末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撰脩覩周故殷紬夏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始天官籩人疏禮記禮器正義○釋文禘大計反大祭也既灌古亂反

箋論語釋故曰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圜丘與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冬至祭天於圜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也周以夏正祭青帝靈威仰於南郊而以稷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方澤祭宗廟莫大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示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言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此殷禮也周改春曰祠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天子之禮祫禘皆宗廟之大祭諸侯得祫不得禘祫禘之分祫則毀廟之主皆陳於大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廟而立尸切廟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其尸后稷廟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其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其一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祫者合也禘者審諦昭穆也齊禘昭穆故昭穆各於其廟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大廟明年春禘

於大廟[illegible]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illegible]者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則成王命魯惟禘於周公廟而不及蔡廟與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於他廟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偏及蓋朔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雖或以三月[illegible]十或以十月雖皆非禮雜記疏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禮桓王祿瑪使史角往止之據此則非成康所賜始於惠公也天子宗廟禮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禘禮尸未入先奏大磬之樂九變以致其神默瑚隸[illegible]祭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尸灌地夫人以璋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牲祝殺而薦腥於堂為朝踐是三獻四獻乃薦孰於室為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而酳之是七獻八獻[illegible]賓長酌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閒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俟而禮畢論語後錄曰此嘗以周禮禮記易參求之凡祭獻之屬莫重於灌灌者以鬱鬯降神既灌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薦周禮大宗伯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肆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貫陰故先求諸陰郊特牲謂臭陰達於淵泉者即謂灌凡祭重灌於禘尤甚故夫子欲觀之諸祝日觀非常祝也故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禮作祼易作盥本書記作灌並同集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鄭說近之馬融易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足祭祀盛時及神降爲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灌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曰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

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馬虞皆以論語釋易然則易之說與論語介矣惠棟周易述云禘行於春夏物未成孰薦禮獨略故云不足觀論語述何曰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下及武王文世審諦功德創制斷肅也魯僖公僭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為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既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故不欲觀言周公不毀也江聲論語竢質武進莊述祖論語別記並連下章釋之竢質云禘大祭也綏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為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已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與餘亦與其祇大無灌而祖有灌旨灌祇降神推人道曰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无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于灌孔子觀之意鬯神怡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襄廿九年傳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或固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祇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為知之哉故答以不知也別記云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大祖室奧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神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為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從祀先公之後不嘗復譏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明得禘有灌尊郊無灌矣郊特牲曰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日牲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偁爲禘昭廿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是魯大廟有禘羣廟亦有禘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亦有禘矣蓋三年喪畢合祭於大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大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譏禘但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

以白牲騂玉磬朱干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惟灌尊猶未踰制耳夫子所以深諷之也此章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不譏魯祭假以禘之名下章又問禘之說鄭注禮喪服小記及大傳以禘爲郊祭然以記文考之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上言四親下言四廟幷及庶子王則所謂禘不當主祭天言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大祖受封君也下猶空也空祖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大夫士有空祫則諸侯祫於大廟明矣大夫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當謂之郊祭亦明矣禮三本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是辨貴始者所以

事其先辨尊卑者所以事百神也上言祖宗下言郊社若郊禘合而爲一又何貴始事尊之辨哉白虎通云帝者天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大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魯謂之禘由是而諸侯亦謂之禘習而不祭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禘之說以正其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于大廟又書大事于大廟有事于大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於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周禮鬱人疏禮器正義引鄭此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按鄭注周禮小宰云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是宗廟以灌鬯爲始而言自血腥始當指降神以後正祭之始不則所謂禘祭或指郊祭而言則郊不當有灌譏魯失禮然疏所引鄭注不盡又皆主祭宗廟言宜從扆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解○釋文易了以䜴反【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無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曰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注所自出所感生帝也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聖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謂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論語述何曰惟王者受命于天其功德必以天諦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室者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

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諡乃指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於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爵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爲之諱於春秋不言始於論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則微而顯矣論語發微曰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閒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云云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舉禘祭天下之服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說也雖觳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竝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社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卽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此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魯禘既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于羣廟故孔子不欲觀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魯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不德王爲大皞後爲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三皇六十四民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統或絀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絀夏之說也論語爲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禘非禮之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偏而發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讀書叢錄曰禮中庸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指其掌論語後錄述其父煌云古有指掌算術見徐岳術數紀遺法以三指三閒閒有三節以食指上節爲一中節爲十下節爲百中指上節爲千中節爲萬下節爲十萬無名指上節爲百萬中節爲千萬下節爲萬萬亦名運掌算孟子所云治天下可運於掌者是也指掌算術最易指其掌謂如指掌而算不待煩言而決故曰示諸斯示

讀如鄭注中庸治國示諸掌之示餘見前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集解○釋文吾不與音預箋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之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羣經義證曰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愚謂當以與字斷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王之所不與周官思者可據論語述何云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論語發微曰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禘秋嘗冬烝春祠秋嘗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

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旣皆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內祭外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卑祭不當以與祭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鄭曰奧西南隅釋文媚美記反於奧烏報反鄭云云箋說文媚說也爾雅釋宮室西南隅謂之奧疏引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說文亦云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論語後錄云此奧奧蓋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于奧祀戶中霤在廟室中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霤禮說如是西室竈位所謂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者是日知錄曰奧何神哉

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釋文所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箋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釋文監古暫反觀也視也郁郁於六反箋二代漢書儒林傳引作二世郁汗簡古論語作䧑說文䧑有文章也从有惑聲䧑即郁之省漢石經作郁漢書禮樂志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述何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所謂從周也乘殷之輅從質也服周之冕從文也論語發微曰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尬祥敫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集解○釋文大音泰注及下同箋漢石經大作太論語後錄曰大廟天子明堂則

魯之大廟如周之明堂又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是魯以天子廟飾飾大廟矣所謂廣魯於天下是也春秋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案大廟亦曰世廟世室亦曰大室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釋文鄹人側畱反邑名箋論衡知實篇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論語後錄曰此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嬈嬈如是充說非也呂氏春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高注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比充說爲近鄹左傳檀弓並作鄹鄹人即左襄十年傳鄹人紇孔子父也杜注謂鄹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吳沈欽韓左傳補注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與地志

云鄒縣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並城應是鄒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鄒縣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西鄒集與邾婁之改名鄒者別水經注謂邾國叔梁之邑孔子生於此者誤過庭錄曰說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廣韻鄒郰二字通用左傳杜註郰邑得縣東南茲城是也案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言爲鄒鄒語作騶孟子作鄒是鄒邾郰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鄹水傳其言自鄹水何以鄹爲竟也何言乎以鄹爲竟鄹移也何注魯本與邾婁以鄹爲竟鄹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據此知魯置郰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鄹水又逕魯國騶縣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嚴阻以鄒問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據此知漢合邾婁國

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鄒郰爲一地一名之證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云鄹魯邑今在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論語別記曰魯用禘禮始自周公廟其後羣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簿正祭器之時也雖爲之兆未能遂革而或人乃孰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視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魯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論語述何云魯自僖公僭禘於大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防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集解

○釋文能中丁仲反下及註同〔箋〕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羣經補義曰鄭以大射賓射燕射爲禮射其賓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歙金榜禮箋云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賈景伯周禮註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見詩賓之初筵正義盡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之數合射人註功云今鵠采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

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註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差失之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註以質爲采其地文以凡禮者爲侯賓鵠熊射之侯諸失諸畫梓人職掌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歟小爾雅廣器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宋翔鳳訓纂曰小雅發彼有的傳的質也正義引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引爾雅此文亦作六寸槷卽質也此與禮箋皆不從後鄭以正鵠爲二物而微有不同論語釋故曰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射者通謂大射

賓射燕射以禮樂行之者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其射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爲祭祀而田田畢取所獲禽獸陳之於澤則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尚書大傳曰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向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射宮揖讓之取也此在大射之前禮射義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是也其二賓興之明日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蓋以有德行道藝者已賓之興詠詢其伎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故用庶人之事也案淩廷堪周官鄉射五物考曰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四曰和容杜子春讀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即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

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是頌容本無區別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衆訟攷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一篇載在禮經竝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註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謂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二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

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侯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取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後儒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若是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以證經乎其皮貫革也明矣或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者見於記者甚多即如此記中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侯射主人亦飲於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尚何升降之有哉或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

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必致疑也陳祖范經咫據鄉射記正義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云中不中又在中的不中的之外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今日校射重所謂架子而中猶次之弩髡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若夫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樂記所云貫革毛奇齡稽求篇謂是武射并非主皮劉履恂秋槎雜記以春秋養由基射七札證之是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注 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集解○釋文同科古補反

箋 周禮大宗伯云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強弱賈疏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又云築城伊洫是築邑也其橐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論語爲力不同科是事民之強弱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 集解○釋文欲去起呂反注同告朔古篤反之餼許氣反牲生曰餼朝享直遙反又張遙反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公羊文十四年傳疏

箋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惠棟明堂大道錄曰明堂月令者乃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魯爲望國始廢其禮故春秋特書之子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周之志乎哀三年桓僖廟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中象魏則知告朔之羊哀公時猶未去也論語駢枝曰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養餼曰稍餼曰餼獻曰餼牽天子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賑膳賻襘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家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

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旅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閒猶秋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書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而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盧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横以已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注 包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集解

箋 漢書律曆志引爾作汝張禹傳孔子稱賜愛其羊論語述何曰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論語發微曰我愛其禮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云云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illegible]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illegible]公羊何休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

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歲月始生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桯始謂[illegible]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聞月無告朔禮也告朔一事朝廟一事視朔一事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由大蕆禮處蕆德日[illegible]猶[illegible]天子告朔於諸侯來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聘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候日天子臣放勑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如告朔為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五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逹[illegible]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為歲終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註中數曰歲朔數

日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皇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左傳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亦劉氏所說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

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譏愈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不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鄭箴篇云告月必朔服而朝皇侃云告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也譏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告月不朝者故以必朔言之亦切譏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釋文盡禮津忍反為諂勑檢反【箋】論語竢質曰孔子事君之禮如眾拜上而子獨拜下又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位鞠躬如色勃如足躩如雖未見君而臣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是人不能然而或反以為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箋】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言使臣者使臣之

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疏謂竝是論語孔子對定公文韓詩外傳四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又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是則臣而不忠謂之賊而不得謂之臣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釋文關雎七餘反哀而如字毛詩箋改哀為衷

【注】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鄉飲酒禮疏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也義疏【箋】詩關雎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盈其欲而不愆其止禮之中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樂之和也蓋關雎者禮樂之大原也漢書匡衡傳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論語後錄曰毛詩故訓傳哀窈窕鄭箋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鄭君兩釋存異鄭志答劉琰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是鄭先注論語爲哀繼箋毛詩改衷也發微曰鄭以毛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佩玉晏鳴鐘鼓琴瑟之化空槃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漢無庸哀世夫婦也陳奐毛詩疏曰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夫子韓詩章句故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箸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論語駢枝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

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徙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論語述何曰昏禮男子者代女子辭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宜有鍾鼓之樂非止言文王后妃亦非謂始至用盛樂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鄭曰主田主謂社也左氏文二年正義公羊文二年疏○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田主云云

箋論語後錄曰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

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兩注相發明賦鄭以今文通之於古故以主爲社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象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何尊放今文故以主爲廟主蓋本公羊疏以作社者爲古文作主者爲今文良是經義雜記曰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主社詳引論語正義曰先儒解論語行以爲宗廟主者故社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社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求爲得也藏栢曰經文明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爲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與民何與張包周等徒守古論不攷古義疏矣鄭君雖注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孔反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不知此詁元以爲田主合之古論主字非單矣陳鱣論語古訓取二臧說讀

書證疑云罌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謂鼠穿其閒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是但以泥塗木作爲神主半農禮說據此謂樹上木主必兼兩義又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又引春秋傳君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潛研堂答問據此以爲社有主而不從依樹爲神之義此但論社主而說又不同也案社非其取之名乃其主之名說文社地主也古文作社字从土从木則如韓子說矣古不作示旁直作杜史記周本紀畢在東南杜秦本紀遺兵伐蕩杜徐廣並云杜一作社左昭十二年傳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作杜玉篇古文社从水从土非也唐武后時制埊字作地後人遂改玉篇社字从埊也禮記禮運注社土地之主也公羊莊二十二年傳注社者土地之主也白虎通社稷篇社者土地之神也義皆與說文同是並可證明鄭義至經文作社四書考異謂古論爲社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古異鄭改爲主何氏杜氏因其改文轉以爲宗廟主故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過庭錄謂漢時古論魯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古文以爲社主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采孔注遂矣改作問社較前說爲長盍齊魯二論之作社無據又果鄭改爲主杜郎因鄭何必不因鄭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過庭錄據左公羊疏並禮器祭法正義引異義說而云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是也經學卮言云栗篆文作㮚从卤古文作㮚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戰栗何休以爲謹敬貌維城案栗慄古止

一字故說文有栗無慄詩秦風惴惴其慄孟子公孫丑注引作栗說文作㮚云木也㮚古文㮚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爾雅釋訓恂慄也郭注恆戰慄慄說文作慄云懼也爾雅釋言慄懼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則戰栗者猶云戰慄恐懼也韓經識小云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于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之對本是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集解○釋文可復扶又反下同箋論語補疏曰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成已遂故不可諫止即不可解脫

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集解箋論語後錄云遂猶从也

既往不咎注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集解○釋文不咎其久反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箋論語古義曰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過庭錄曰言其治器之小也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禰讀爲治即治器也史記管晏列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劉向新序襍事篇亦云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伯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淮南子氾論訓說苑君道篇並作究仲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集解○釋文大儉音泰一音他賀反箋過庭錄曰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即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illegible]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

言禮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幷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集解○釋文焉得於虔反取三如字又七喻反本今作娶謂嫁爲歸一本無爲字本今作曰歸【箋】管氏有三歸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論語稽求篇曰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取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何注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秋槎雜記曰春秋莊十

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竝后本國爲十二人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竝夫人本國爲九女大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于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文云媵布席于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議齊媵爲異姓公羊議齊媵爲三國媵天子皆不議齊媵女之遝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

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于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論語後錄曰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

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兩書之說不合翟經義證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子三至篇請散機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爲府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云云以三歸對貧言則歸臺即府庫別名矣泉志被布文有齊歸化三字疑爲三歸所斂之貨文晏子春秋內篇云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又一證也論語發微亦云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家敘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則桓公安得賞之論語三歸當依說苑作臺名爲是包氏說是稱論語所傳時說苑未出韓非子及晏子春秋俱未顯說經家皆不用故班氏作漢志亦言取三歸說本職國策孫志祖讀書脞錄合二

說而一之云三歸臺名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詩新臺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杭華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發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管仲僭諸侯故有三歸臺禮經散亾無諸侯昏禮三禮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之以俟深於禮者不知新臺與左傳魯莊公築臺娶孟任久爲毛氏稽求篇所駁近人謂大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亦然左傳藏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秦穆迎皆姬不間築臺也是則包氏以爲娶三姓女者一義說苑以爲臺名者又一義四書考異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孟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錢典梁玉繩晉記取之官事不攝二句禮運大夫具官法引此文正義云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又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夫僅曰有宰而已則非備官矣孟子告子篇桓公葵邱會諸侯四命曰官事無攝此諸侯之

禮也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集解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集解○釋文爲兩于僞反又如字之好呼報反注同反坫丁念反君別彼列反獻酢才洛反一本作酬更酌音庚·〔箋〕樹爾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註小牆當門中邵氏正義曰太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爲樹禮記疏引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大略

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屏樹垣也鄭註玉藻云令桴罳也釋名屏自障屏也罘思在門外是罘罳卽外屏也今言邦君則所謂樹者非桴思矣反坫禮記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間屏謂之樹列之爲雲氣蟲獸羣經識小曰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註闕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亦中又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从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垝謂之坫內則士於坫一凡土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凌廷堪禮經釋例曰大射儀注豐以承尊也則豐當爲禁之屬

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則豐又當爲篚之屬大射儀疏云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賈氏以豐爲反爵之器說與公食大夫注同考鄉射大射飲不勝者皆有豐是公尊所設一豐射而飲不勝者又一豐也燕禮大射是君燕其臣故豐但以承尊而仍反爵于篚若兩君燕當反爵于豐歟鄭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坫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illegible]是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爲屏牆則又是一坫其象土以庋物者又是一坫而象土庋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之閒之坫卽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反爵之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庋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閒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閒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位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庋圭者何以知庋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卽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

坫一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閒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坫而庋爵庋主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築土庋之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其茅物制偪於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坫旣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是近於奧者則東坫也至屛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後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制是即所謂屛牆也蓋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廟之坫反坫頭寢門旅樹相連是牀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家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郊特牲之反坫强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遽以爲累土之坫爲尊在廟中則旣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

从豆坫以土故字从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旣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宇則反坫者亦屛牆也禮記郊特牲云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亦謂其僭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箋　經傳考證曰此與禮而可求也君而知禮而竝與如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注　鄭曰始作謂金奏周禮大司樂疏翕如變動貌釋文子語魚據反大師音泰注同翕如許及反下引鄭云　箋　大師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智者爲大師小師皆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爲小師是魯大師必大賢知故子以樂語之也四書考異曰孔子世家有與齊大師言樂事索隱

曰論語子語魯大師樂非齊大師也是殆肄業卒篇率爾議之歟齊大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爲高昭子家臣則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大師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始作謂金奏者周禮大司樂疏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而均諸樂也論語後錄曰凡金奏先擊鍾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鍾鼓鍾先於鼓故也又金奏鍾師掌之擊以編鍾節以晉鼓樂之始作也金奏作於下亦謂始作樂周禮鼓人晉鼓鼓金奏注金奏樂作擊編鏞鼓以翕爾雅云翕合也邢疏歙合也說文云起也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云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陳鱣以爲鄭注

從之純如也　注　鄭曰從之八音皆作　釋文　箋　論語後錄曰鄭君讀從爲重何晏讀爲縱不云鄭讀爲縱者當以釋文但云何讀爲縱子用反所引鄭注僅八音皆作四字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從讀爲縱不云鄭注故云然陳鱣輯古訓宋翔鳳輯鄭注恆以御覽此條爲鄭注疑何讀即本鄭故釋文無兩音錢說非是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純如御覽引論語注感人之貌

皦如也　注　鄭曰皦如淸別之貌　釋文皦如古了反鄭云云　箋　說文皦玉石之白也詩大車釋文皦本又作皎正義皦者明白之貌說文皎月之白也故曰明白之貌明白與淸別義近御覽五百六十四引淸別上有使字

繹如也　注　鄭曰繹如志意條達之貌　釋文繹音亦鄭云云　箋　說文繹抽絲也詩載芟驛驛其達爾雅作繹繹彼以繹繹狀苗之遠故鄭以繹如爲志意條達貌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同條班固傳注作調

以成　箋　周禮樂師注成謂所奏一竟孫星衍書皋陶謨疏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論語別記曰鄭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鏄以鐘鼓先擊鐘次擊鼓詩鼓鐘正義

云樂器多矣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者國語云鐘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者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詩鼓鐘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音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翕本訓合釋詁翕合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大族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又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注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氣

之首大呂爲之合疏云黃鍾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通也言爲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六樂皆然是合以作樂言變動以聽樂言於鄭義皆可通矣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從縱逝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註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鎛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覩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成和之美者高誘呂覽注純美也王逸楚辭注至美曰純鄭樂記審一以定和注審一審其人聲也疏云八聲雖一其感有殊當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何解純如云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如和諧也非鄭義鄭兼和美二義釋之言八音並作之時審人聲之盡美知和氣所感也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塤簫云

皦明也鄭注大司樂三禘圜鍾函鍾黃鍾爲宮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音周頌驛驛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繹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大司樂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疏云燕禮曰終尚書曰成此云變蓋樂之始必以六律六同求天地陰陽四時之合由是以均五聲八音美感人之和而明制器之別而終歸於五性之德所生以爲移風易俗感格鬼神之本知此而後四代之樂可得而觀故夫子以語魯大師皦維城茶莊氏引鄭註感人之貌作咸和之美而讀咸爲感者易咸象傳云咸感也說文感从心咸聲惠棟周易述云咸感古今字使清別

之貌清下增濁字蓋以下用別字應有此義此或別有所本非有意增益鄭注也論語發徵曰孔子世家記此節於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效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閼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綴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開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緜緜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一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

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源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竝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事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大司樂疏以燕禮云終尚書曰成閒儀者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翟經識小曰古樂之亡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皐陶謨戛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而升歌笙閒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大師一節尤爲明畫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堂上瑟聲

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者謂閒歌一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眾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閒合文序竝同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集解○釋文請見賢遍反【箋】四書釋地曰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論語補疏曰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參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鄭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文八年晉侯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又祭城杜言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爲衛鄭交界之地長垣之東爲涉陰往以鄭之武父在東北封邱之東爲酸棗杜以爲廩延之別名又以鄭之棣城在西南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通典滑州胙城縣漢南燕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土地名云東郡燕縣燕則封邱以北長垣以南尚有南燕國郡國志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壞六氏宄皆衛地杜皆以爲在燕縣東北又衛之平邱十宛濮楷八二蒲沲杜皆以爲在長垣劉昭引陳留志俯居在封邱則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閒雖爲由鄭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鄭云蓋衛邑蓋者疑詞也封人

邢疏竝引周禮左傳文證之論語偶記非之謂周禮封人掌設王之壝爲畿封而樹之與論語別左傳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昭十九年郹陽封人二十六年傳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彌吏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集解○釋文從者才用反**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釋文於喪息浪反【箋】禮記檀弓注喪謂仕失位也論語後錄述其從祖氏云喪讀如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之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釋文木鐸直洛反【箋】周禮小宰注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馬識誦曰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

王則言而爲教春秋說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則論語述何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孳經識小曰鐸如今之鈴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揚子法言學行篇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釋文韶常遙反舜樂名盡津忍反註同【注】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注云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又盡善也謂景祐本漢書董仲舒傳引也作矣西漢會要同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大武周公所作樂也服虔云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大平也日知錄曰觀札論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猛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當而崩諫此武之未盡善也論語補疏曰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大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誦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論語後錄曰呂不韋書周公作大武案即詩於皇武王之奏也毛公亦云周公作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孔子曰韶盡美矣云云正義曰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比禮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大平閩陳壽祺左海經辨曰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即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勖知樂事使郭夏晉書作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勖及張華傅元又各造此舞歌辭蓋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勖等競刪舞詞韶武遂亡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箋】

論語後錄曰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伏氏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容當爲睿依志義爲睿觀讀如觀政之觀維城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語意與此相似

里仁第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集解【箋】說文里居也篇目釋文里猶鄰也周禮遂人五鄰爲里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里居也仁其最美者也

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求善居而不擇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集解○釋文不處昌呂反後不音者及注

同焉得於虔反知音智注及下同箋後漢書張衡傳匪仁里其焉宅今李賢注引此擇作宅云里宅皆居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論語古義曰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為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箋禮記坊記小人貧斯約注約猶窮也王逸楚辭招魂注約屈也不可以長處樂釋文處樂音洛仁者安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集解知者利仁注王曰知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集解箋禮記表記引此二句不云論語冊府元龜品藻部鍾繇等對魏文帝曰仁者安仁性善者也知者利仁力行者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仁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二　里仁　[illegible]

者樂道智者利道亦此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釋文能好呼報反能惡烏路反箋禮記緇衣云惟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彼所謂君子卽此所謂仁者也後漢書下邳惠王衍傳注漢和帝詔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論語補疏曰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為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為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釋文無惡如字又烏路反箋漢石經惡作惡無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箋說文欲貪欲也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鹽鐵論褒賢章後漢書陳蕃傳引處並作居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釋文惡音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集解鄭曰造次倉卒也釋文造次七報反馬云鄭云顛沛音貝僵居良反本今作偃仆音赴又蒲逼反箋漢書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顏注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詩大雅蕩篇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沛者勿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維城案讀拔如字是因為大木斯拔之拔非也陳奐疏顛讀為蹎沛讀為跋蹎跋與跋通說文蹎跋也跋蹎也蹎跋本字顛沛假借字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趀倉卒也从走朿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為趀也顛沛讀若趚䟺說文解字曰趚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顛䟺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是從江說顛沛當為趚䟺從陳說當為蹎跋而其以顛沛為假借則同也穀梁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二　里仁　[illegible]

僖二十三年傳註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無終食之間句當是撮舉經文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釋文好仁呼報反下同惡不仁惡烏路反下同箋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惡不仁者其為仁矣箋吳志顧雍傳注引矣作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箋禮記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論語後錄曰君子羣而不黨故謂黨為過論語補疏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但見其

過而概加責焉非仁也諦視而察之則知仁術矣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治民者示也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疑當時本有作人者四書賸言謂仁是人字本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箋】漢石經矣作也日知錄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箋】說文議語也論議也蓋謂不足與論道語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注】鄭曰莫無所貪慕也【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博反鄭音慕云云與比毗志反【箋】論語古義曰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注皆讀爲敵陳鱣曰鄭讀莫爲慕者慕从心莫聲古本省作莫曰白虎通諫諍篇曰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論語後錄以爲此言君臣而僭其文范甯訓適莫爲厚薄無依據又後漢劉梁和同論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李賢傳變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賢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竝交二子情無適莫

子曰君子懷德【箋】說文懷念思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注】包曰惠恩惠也集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釋文】放於利方往反【箋】漢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怨說文云恚也恚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集解【箋】班昭疏賈逵薦劉般書竝引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知古本乎字上有於從政三字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集解【箋】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疑即約舉此章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釋文】參乎所金反貫之古亂反【箋】貫有行事兩義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經義述聞曰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

曾子曰唯【釋文】曰唯維癸反【箋】說文唯諾也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正義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除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據此則唯與諾有緩急之辨維城案夫子呼參以先生而呼弟子故曾子曰唯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箋】門人邢疏以爲曾子之門人秀水朱彝尊因之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臨海金鶚求古錄曰此說非也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稱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辭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卒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

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釋文忠恕音庶箋說文忠敬也恕仁也周禮大司徒疏中心曰忠如心曰恕全祖望經史問答云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向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顏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向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人不如曾子從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問此者乎洪頤煊湯錫蒂曾氏一貫論多從其說惟趙春沂論謂一毌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為忠毌為恕此皆不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逹謂之道此一毌之指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六書之例推之文从一者一在上為天一在下為地如又从二在天地之毌不字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丁字皆从一从丨丨者上下通也此非一田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丨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毌之謂乎且忠恕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為心如音聲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為一毌與六書誼合此證之說文而可通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箋說文無喻字錢坫蒐鹽竝云當作諭論語述何曰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故君子不可貨取而小人當因其所利而利之

子曰見賢思齊焉注包曰思與賢者等也集解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集解箋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下引此文祭義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順而諫之即此幾諫也論語後錄曰幾微也坊記微諫不倦微諫

即幾諫內則所謂柔聲以諫也白虎通德論子之諫父法火以爍木也子諫父以恩故但爍之木無毀傷也案木子火木火之父故論云爾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集解箋禮記坊記微諫不倦注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是所謂不倦者即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勞而不怨皇疏引禮記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為證邢疏謂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義皆未允經義述聞曰高誘淮南精神篇注云勞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推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一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集解箋禮記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illegible]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illegible]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箋曰陸[illegible]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集解○釋文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

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illegible]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之行將不及也集解逮音代[illegible]計反爲身子偽反箋上元管同四書紀聞曰出如小德出入之出其訓踰也過也舊說非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釋文鮮矣仙善反少也箋後漢書王暢[illegible]引無者字漢[illegible]外戚傳引無矣字師古注謂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經讀異曰此凡兩讀以約句失之者鮮矣句又以約失之者句鮮矣句義竝通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集解鄭曰言欲難釋文欲訥奴忽反包云云鄭云云行下孟反下同遲鈍徒頓反箋說文訥言難也玉篇吶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或作吶禮記檀弓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正義謂言語卑下也維城案舒有遲緩意遲緩則無易言是兩義可兼通史記萬石君傳贊引此徐廣注訥字多作詘音同假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此以爲積善絫德之效師古注鄰近也言修德不獨立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易坤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鄭曰數謂數己之功勞也釋文鄭世主反謂數云云梁武帝音色具反注同、箋陳鱣曰從古爲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故鄭云爾

論語古注集箋卷二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三

吳　潘維城學

公冶長第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釋文公冶音也長如字可妻七細反下同【箋】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後漢郡國志琅邪縣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維城案漢地理志琅邪郡姑幕注或曰薄姑應劭曰左氏傳曰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此引昭二十年傳文今本作蒲姑蒲薄一聲之轉左昭九年傳正義引服虔云蒲姑齊也長墓在齊地則當爲齊人明矣而孔注王肅家語並以爲魯人范甯杜預以爲魯公族論語後錄謂公冶襄公時有其人疑以字爲氏是亦謂爲魯人皆非也

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釋文縲力追反絏息列反本今作紲【箋】說文無縲紲字陸德明本唐石經並作紲作絏者避唐太宗諱也論語後錄曰縲即纍也絏即紲也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康成本作纍春秋傳臣負羈紲一本作羈絏是已纍者徽纆絏係也易坎係用徽纆即纍紲之說歟徽纆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爲徽兩股爲纆於字纍从三用物不過三三股徽者三糾繩也然則纍即徽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集解○釋文刑戮音六宮韜本又作縚同吐刀反【箋】禮記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正義以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並引此以其兄之子妻之爲證又南宮敬叔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鄭意以南容南宮縚南宮閱南宮敬叔爲一人四書賸言云容

與南宮縚或是一人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此是妄注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兄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讀史訂疑曰南宮适非敬叔史記南宮适字子容不云孟僖子之子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僭力而仲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邪可疑四恩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羣經識小曰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何忌同母稱敬叔者因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維城案據此諸說則南容之非南宮敬叔明甚蓋其誤始於世本而鄭君沿之莫有是正者今即以論語證之先進篇謂南容三復白圭憲問篇記南宮适問羿奡禹稷事夫子稱爲君子又稱爲尚德此邦有道所由不廢邦無道所由免於刑戮歟至南宮敬叔不見於論語論語記諸大夫例稱謚不稱名若孟懿子孟武伯之類不當於敬叔獨異之不得以家語載其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實即諱言之南容也古家語从亾今所傳乃王肅偽造而肅此注不云即敬叔則亦不以爲一人矣若夫縚适之並爲南容則适通作括縚又作韜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云魯南宮括字子容一名縚括者包容之偁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

寬也玉篇䩞藏也寬也劒衣謂之䩞䩞弓藏謂之韜韣皆取包容之義是容之爲字與名括名韜皆相應其爲一人無疑矣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集解〕〇釋文斯焉於虔反此行下孟反〔箋〕史記弟子傳魯宓不齊字子賤論語後錄曰李涪說不齊姓虙作宓者非顏氏家訓曰子賤即虙犧之後史記列傳作宓不齊宓與宓古同字後漢書伏湛傳說濟南伏生即不齊之後虙犧字又作伏是伏與虙又古字通也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云云者作也又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若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是可爲取斯之證史記弟子傳引此文無若人二字新序雜事篇引孔子曰君子哉云云若人作子賤焉作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集解〕〇釋文瑚音胡璉力展反簠音甫簋音軌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言語篇注賜也何如史記明堂位正義〔箋〕弟子傳作賜何人也禮記禮器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論語古義云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陳鱣曰說文槤胡槤也从木連聲是槤爲正字連爲省文輦爲假音耳釋故云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斗漆赤中蓋亦龜形飾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按鄭謂方曰簠圓曰簋則瑚亦圓璉亦方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集解〕〔箋〕左成十三年傳正義服虔曰佞才也阮元揅經室集釋佞曰虞夏書無佞字有壬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爾雅允任壬佞也商周間始有仁字佞從仁與仁相近故書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世家以旦巧代予仁說文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調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段玉裁注巧者技也讇者諛也爾雅義疏以巧讇爲一義高材又一義云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諂也與說文前義合左傳服注魯語韋昭注並云才也與說文後義合維城案許君以巧讇高材四字連屬訓佞則當無美義與魯世家以巧代仁之巧似有別惟古人之謙言不佞則實謂不才而或人之以雍爲不佞則直以爲無口才耳論語佞字多主此義雍也篇不有祝鮀之佞衛靈公篇遠佞人是其證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也 釋文焉用於虔反下同禦人魚呂反〔箋〕論語後錄曰屢依字應作婁屢俗字也憎說文云惡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釋文漆音七彫丁條反本或作凋同〔箋〕四書釋地曰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

論語敘事門人無直稱名考惟對于有若對君之辭憲問疑憲所記南宮适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漆彫開則開爲其字無疑孔注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皆失之過庭錄曰漢書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啟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訛論語發微曰漢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後拔漢書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不特文理記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彫邢本漢志並作雕維城案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考史記弟子傳又有漆雕哆字子斂鄭亦謂魯人則開當是其族王肅家語以爲蔡人故與鄭立異耳

子說〔注〕鄭曰喜其志道深也集解。釋文子說音悅

〔箋〕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鄭注喜作善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集解詩漢廣正義引作鄭注。釋文桴芳符反由與音餘編竹必綿反又蒲典反栰音伐〔箋〕漢書地理志東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謂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論稱乘桴浮於海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論語後錄曰浮說文作泭爾雅云庶人乘泭然則夫子言道不行乘泭者以庶人自處也編竹木筵人曰泭秦人曰撥王逸說說文泭編木以渡也段注周南不可方思傳方泭也郭釋言之舫人也爾雅字多從俗耳釋水曰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方言曰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廣韻曰大曰箄曰筏小曰泭論語乘桴浮于海假桴爲泭也凡竹木蘆葦皆可編爲之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集解。釋文好勇呼報反下同過我絕句一讀過字絕句材才哉兩音不解音蟹不復扶又反下同〔箋〕陳鱣曰一曰已下即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也古字材哉同音二字俱从才聲也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則一曰已下亦是鄭注也經讀考異謂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凡三讀以過我絕句爲鄭氏讀一曰已下爲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而以過字絕句引晉欒肇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當之與陳說異維城案欒肇說皇疏不載恐不足據且所引欒說亦未必定於過

字絕句即陳以一曰已下當之亦屬未然考皇疏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者云云則亦以過字絕句矣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之過疑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箋〕孟武伯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賦軍賦釋文千乘繩證反下注同賦鄭云梁武云魯論作傅〔箋〕陳鱣曰賦傅同音故魯論借用鄭從古維城案魯論果作傅則鄭當云魯讀賦爲傅今從古今鄭注無之梁武所云未知何據治其賦漢書刑法志云兵教已禮誼之謂也論語後錄謂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左襄二十七年

傳義正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禮記大學正義箋論語後錄云左傳唯卿備百邑案下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千室為百邑千室唯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宋賞向戌邑六十是也又云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故鄭云爾十終為同革車百乘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宰禮記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士也正義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公山弗擾為季氏宰是也雜城案邑有公邑有采邑故為宰者亦有仕公仕家之別論語釋故曰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為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為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六遂舉甸以賅稍縣置也鄉遂之民以一萬五千家為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鄉遂諸侯之國亦然以魯

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為中都宰子夏為莒父宰子賤單父子游武城皆公邑也惟費宰為季氏邑成宰為孟氏邑郈宰為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社二十五家為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則禮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註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為成甸為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為一家受二夫之田貫一縣受田出稅人為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計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受仕注不傳築郿曰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凡邑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為都乃稱都故云十室之邑其宰為周禮之縣正

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也集解○釋文於朝直遙反箋篇曰弟子云公西華魯人束帶立於朝隸釋載孫根碑云束帶立朝征即用此韓經義詁曰左氏桓二年傳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正義云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據是則鞶與帶字異而義同或古本如是碑以為文爾雅釋宮中廷之左右謂之位郤氏義疏云位古通作立謂此束帶立於朝即左傳所謂有位於朝也賓客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賈疏要服以內對要服以外小賓言之孤卿對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言之大行人又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

孤卿大夫士也是則賓者謂來朝之臣客者謂來聘之臣也與賓客言上擯之事釋故云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皮弁素積素衣麑裘素韠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王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其諸侯朝會燕饗或在廟或在朝或在寢擯者之位大略皆然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集解○釋文聞一如字本或作問字非吾與爾爾本或作女音汝

箋論衡問孔篇引此文愈下無對字吾與汝下有俱字云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淩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論語古義曰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季子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玄文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論語後錄又據新唐書孝友傳任敬臣劉志從學任處權見其文歎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合李善所引論之是也時猶未脫俱字也集解用包咸云云明有俱字邢疏從俗本脫之耳論語述何曰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淵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宰予晝寢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集解邢本作孔曰今從皇本◦釋文宰予羊汝反或音餘晝竹救反寢七荏反鄭曰寢臥息也文選高唐賦注資暇錄

箋宰予史記弟子傳論衡問孔篇引並作宰我羣經義證云記諸賢例舉其字晝寢雖過夫子譬之宜也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當依古本論語後錄云寢依字當作寢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寢云臥也寢云病臥也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無疾而晝寢與病臥者始同居歟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畫胡卦反言繪畫其寢室隋侯白注論語李習之筆解同見齊東野語梁武以前無此讀不足據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注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集解◦釋文朽香久反彫丁條反腐房甫反琢陟角反晝乎卦反

箋說文朽腐也朽或从木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周書蘇綽傳云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晝朽木說曰一晌不可以充棟榱之用也桂馥札樸以此爲晝讀爲畫之徵不知其用是何包義也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王曰杇墁也二者諭雖

施功猶不成也集解◦釋文糞弗問反本或作糞同杇音烏本或作杇鏝也槾或作鏝末旦反又末丹反塗上之器

箋杇陸本作圬論語後錄非之云說文解字曰杇可以涂也漆謂之杇關東謂之鏝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並作杇太平御覽以污爲圬四書考異云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杇所以涂也昔从木作杇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音義污本又作杇蓋杇其正體污則通借而圬爲積作字也槾爾雅釋文云鏝本或作槾又作墁歸安嚴元照爾雅匡名曰說文金部鏝鐵杇也从金曼聲或从木作槾又木部槾杇也从木曼聲土部無墁字

於予與何誅釋文於予宰我之名與音餘語辭也下同

箋論衡問孔篇引與亦作予下同說文誅討也討治也言無以治之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釋文其行下孟反

箋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鄭曰剛謂強志不屈撓書皋陶謨正義包曰申棖魯人也集解鄭曰蓋孔子弟子申續釋文申棖直庚反包云云鄭云云

箋說文剛彊斷也申棖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棖棠一人耳錢宮詹養新錄曰詩俟我堂兮箋堂當作棖棖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作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續則轉寫誤也拜經日記曰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蕭山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繚譌作申又於申堂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於公伯僚字周

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棠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棠公伯繚二人[illegible]下因二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引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困學紀聞卷七載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又續字之轉誤棠棖聲相近故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棠詩箋棠讀爲棖可證論語音義作申續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棠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棠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棠是棖不疑句以棖堂聲相近小司馬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論語集解載馬融注云伯寮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列傳庸述論語鄭注知康成往往用其師說公伯寮注鄭義雖亡知必與馬同隸續載魯峻石壁殘畫像以子服景伯亦在七十子之列並可證公伯寮爲弟子矣王肅好與鄭難因愬子路一事得閒遂於家語削去公伯僚其注論語必不以僚爲弟子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此正王肅所得閒以難鄭者也包以棖爲魯人者論語後錄云魯有申氏申繻申豐是也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釋文慾音欲或羊住反焉於虔反箋說文無慾字王政碑云無申棠之欲則古止作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集解箋說文加語相增加也維城衆左隱三年傳以小加大少陵長爲六逆之二加與陵字法一例不欲亦逆理之舉故馬訓加爲陵也段玉裁說文注以據其上爲引申之義亦與陵義近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箋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論語述何云文章謂詩書執禮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後漢桓譚傳注箋說文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鄭以爲有賢愚吉凶者陽貨篇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稱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故天道潛研堂答問云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注與易春秋義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海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此亦漢儒相承之說七政變動釋文引作變通論語後錄曰後漢書方術傳曰其流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是七政變通者當時之占書也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异而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不傳天道性命忽有志士可授之則傳其大恉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爲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言也論語述何曰性與天道微言也易春秋備焉雖與中人以下言也不可得而聞也漢書眭宏夏侯勝等傳贊外戚傳師古注匡謬正俗並引作不可得而聞已矣常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高麗本何晏集解妙本與漢書傳贊合蓋子貢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日知錄曰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箋先進篇夫子稱由也兼人蓋謂其聞斯行

之之勇而此則著其勇行之概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箋】孔文子即仲叔圉衛孔悝鼎銘之文叔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釋文而好呼報反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箋】子產公孫成子也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之謚維城案論語於列國卿大夫有謚者例稱謚而此獨稱字其殆未知子產之謚成乎憲問篇蘧伯玉放此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箋】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生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集解【箋】山東通志晏城在濟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地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集解○釋文臧子郎反守手又反僭子念反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文選七命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焉禮器正義左襄二十三年傳正義【箋】韋昭魯語注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居蔡白虎通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論語後錄曰此云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矣禮書逸禮言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蓍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言大夫龜六寸非也經義雜記曰左傳襄二十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

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為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之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之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曰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據此知包鄭注論語如顏注漢書皆以為龜出蔡地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詁蔡為大龜乎家語龜名曰蔡此王肅好與鄭難陰拼論語出蔡地之說耳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此解與包鄭同

山節藻棁【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為山也棁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集解○釋文藻音早水草有文者也棁本又作棳章悅反梁上短柱也栭音而楹音盈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鄭曰節栭也刻之為山棁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左文三年傳正義【箋】陳鱣曰禮器云家不寶龜言有稱也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二者皆非大夫所當有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也故鄭取以為據崔靈恩說略同明堂位注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為藻文也論語後錄曰棁陸德明云本或作棳釋名棳儒也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短以名之是棳與棁同字節爾雅作楶說文解字作枅枅欂櫨也欂櫨猶都盧在侏儒柱上所以負屋之重刻棁為藻刻節為山惟天子廟飾見明堂位大夫有之其僭甚矣雜記謂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蓋以此嘉定吳麥雲吳氏禘著云爾雅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栭謂之楶說文枅欂櫨也欂壁柱櫨柱上枅也枅

第一六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版

屋櫨也栭盧析上標也引爾雅栭謂之楶是節棁皆
作楶也又楶說文楶木也棁木杖也不同義玉篇楶
梁上楹棁同上是棁古通用楶藻說文云水艸也重
文作藻云藻或从澡維城案張衡西京賦云蔕倒茄
於藻井薛綜注藻井當棟中交木
方為之如井幹也藻棁亦猶是歟 **何如其知也** 釋文其知
音智
下同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釋文慍紆問反 箋韋昭楚語
注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漢書敘傳於菟作於檡
釋地又續曰鬬穀於菟為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
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
其間有二仕二已之事傳文不備楚世家亦未詳維
城案莊子荀子呂覽史記並以為孫叔敖事考叔敖
為令尹見左宣十一年傳十八年楚莊王卒史記稱

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封其子以寢邱之地
則叔敖之卒先於莊王數年是其仕纔二三年耳恐
未有三仕三已之事莊荀諸人去春秋時已遠必係
傳譌楚語鬬且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
恤民之故也是子文之三仕三已外傳有明文四書
考異謂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較
為可信維城謂國語著自邱明亦在莊荀諸人之先
又與子張同受業於聖門故其言與論語合也王符
潛夫論遏利篇亦云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
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其言有饑色云云尤足為無喜
色之證 **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釋文未知如字鄭音
智下同焉於虔反下同 箋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
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
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
相干也有不知之行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
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
禮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
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
得不可經傳考證曰此篇敢於詆訾孔子可謂非
聖無法然謂不知如此焉得為仁與聖人語意脗合
意必夏侯勝諸家相傳之說而充述之也宋翔鳳
亦謂論衡多引今文家說此蓋魯論家所傳皆鄭讀
知為智所本又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
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
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漢書古今人表引此
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
也並同
鄭義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注
鄭曰魯讀崔為高今從古 釋文鄭注云云弒施志反本又作殺同十乘繩證反
箋春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杜預左傳注
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
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
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論語述何曰春秋

不書出奔者時非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此類左
氏不著未可謂善於事矣有馬十乘四書釋地謂凡
地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
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
萬則賦千乘則文子采邑殆方一里者百一傳而桓
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棄說文云捐也唐石經
作弃違說文云離也羣經義證曰宣十年左氏傳凡
諸侯之大夫違疏引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
但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記論
語者書違指迫窘而奔亦猶傳例 **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
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箋
論衡別通篇云猶吾大夫高子也惠棟陳鱣並謂用
魯論過庭錄曰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當以高
子為是高國為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
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

為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爲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弒齊君下當誤是也維城案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莊公見弒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熾使高厚不從君於昏無難豫制何至殺其身而禍及其君猶吾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厚之昏者識其昏而去之不可謂非清矣然其始也資留然來子故謂爲未知也左氏爲古文家學魯論讀崔爲高乃今文家說然卽以古文書證之義亦可通較古論爲長經史問答曰文子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遠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覘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父子相尙得慶氏之木百車面戒以愼守何淸之有熟讀左氏傳蹤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

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集解。釋文三思息暫反又如字行父音甫賢行下孟反箋韋昭魯語注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論語後錄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斯吳志注引志林諸葛恪語作思唐石經同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集解。釋文甯武子乃定反俞羊朱反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釋文則知音智下同箋詩抑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此論語說甯武子文邦諱作國知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智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釋文歸與歸與並音餘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斐然芳匪反箋史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吾不知所以裁之禮記表記正義引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人不連狂簡字蓋史記爲舊讀正義從鄭讀也四書釋地曰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屢發是歎邪余謂三年己酉者得之將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云云蓋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情事爲得二年戊申云蓋復出也狂簡論語後錄謂子路篇作狂猾孟子作狂獧案說文解字無猾字應作獧簡獧聲相近斐說文云分別文也裁說文云制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釋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謚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箋邢疏本釋文困學紀聞云少陽篇未詳何書維城案皇疏云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不言出春秋少陽篇至釋文始云未知陸氏從何得之應劭漢地理志孤竹城注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胎台古通據此知釋文姓墨下脫一字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釋文乞醯呼西反亦作醯箋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尾生高高誘注魯人莊子盜跖篇漢書東方朔傳尾生注並以爲微生高故論語後錄論語竢質四書考異臧庸考古錄或以微尾爲聲之轉或以爲古字

通是也誒質又云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音訓皆同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然則尾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偁其信或偁其直信既如此直亦可知夫子卽其乞醯而轉乞爲與一事論之其私曲盡見矣醯說文解字云酸也作醯以鬻以酒从鬻酒並省从皿皿器也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鄭公曰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則醯乃醬之酸者非酢也維城案此駁邢疏醋也之說然皇疏已云酢酒也醋古作酢是較皇疏但省一酒字說文云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則酸卽酢之別名不得以叔明說爲非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釋文色足將樹反又如字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 箋 禮記表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四書考異曰失足足恭也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又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皆以足爲手足之足不讀將樹反則釋文前一音非也皇疏引繆氏解足爲滿足亦非此章皇邢本並有子曰字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箋 論語後錄曰劉歆論左氏春秋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丘明與夫子同時人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論語發微曰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左丘明書也丘明爲魯大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

匿怨而友其人 釋文匿女力反 箋 廣雅釋詁云匿隱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 箋 釋地又續曰子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 **子曰盍各言爾志** 釋文盍戶臘反 注 鄭曰盍何不也 文選思玄賦注 箋 禮記檀弓注同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釋文憾戶闇反 箋 衣輕裘唐石經作衣裘旁注輕字論語後錄謂後人以子華使齊章亂之陳鱣亦云因雍也篇致誤潛揅堂答問曰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其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邢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說文無憾字禮記中庸注憾恨也釋文憾本又作感是知古止作感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從共字絕句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一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句朱少白云白虎通引無衣字與皇疏同語意直捷深得先賢氣象蓋求敝時己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維城案皇疏有衣字無輕字朱說誤也四書考異謂白虎通引文不足不專見一古人句讀不同此又一說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箋 無伐善無施勞謙也易繫辭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卽此意也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四書考異謂孔子無以不伐稱顏淵文恐因此誤憶

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釋文少者箋韓詩外傳六遇長老則修弟子之儀遇
詩照反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
告道寬裕之儀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朋友信之卷四引同知古本有少者懷之句在朋友
信之上者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
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
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
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集解○釋文訟
自用反責也
箋說文訟爭也易有訟卦武進張惠言周易虞氏義
曰陰與陽爭故曰訟維城案過屬於陰而中心克
治之故曰
內自訟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三　公冶長　三十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釋文焉如字衛瓘箋禮記曲禮入里必式注不誣十
於虔反爲下句首室正義引論語十室之邑二句
爲證荀子大略篇禹過十室之邑必下楊倞註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大戴禮制言篇禹過十室
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論語釋故云四井爲邑
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
婦然後爲室十二家內或有鰥夫分授井地故有十
室之邑也皇疏引衛瓘曰焉猶安也論語後錄云荀
子多以焉爲
安讀亦通

雍也第六 釋文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
使治國政也集解○釋文言任音壬又而鴆反諸侯
治直吏反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

侯治國也鄭曰言任諸侯之治禮記檀弓正義箋論語偶記曰此南面與衛靈篇
別彼據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鄭注皆云任諸
侯治蓋天子之下尚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
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
南謂南面之君三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
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illegible]大夫
故南面爲十位此皆南面爲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
路寢南面若燕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注言任諸
侯治字亦不苟下禮經釋例云此南面指人君亦
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
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
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大
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
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
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特牲饋食
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
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經義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三　雍也　三十

述聞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
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
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
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論語摘輔像曰仲
弓淑明清[illegible]可以爲卿[illegible]爲卿則南面臨民矣
包注皇疏謂諸侯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人君乎
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
數人亦誤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
者天子也尤誤論語後錄述其從祖民
說亦云使南面如使漆彫開仕之意
仲弓問子桑
伯子注鄭曰子桑秦大夫○釋文桑子郎反鄭云云王曰伯子書
傳無見也集解○釋文無見賢遍反箋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秦
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高
誘注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與鄭說同說苑孔子見
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
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大子同
時恐非即公孫枝矣陳鱣謂皇疏引說苑云云正與

子桑伯子大簡合王肅謂書傳無見豈不見左傳說苑乎子曰可也簡箋說苑修文篇簡
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釋文而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箋以臨民說苑修文篇引作以道民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注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集解。釋文大簡音
泰注同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釋文好學呼報反箋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弟子
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
以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幸說文云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短命史記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不著卒年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
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
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
無椁或為設事之辭拜經日記曰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偽撰公
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
顏淵子路為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illegible]
[illegible]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維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云云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
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
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

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
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
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何不甚道則伯
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
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
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版僧入時年時顏子新卒
故聖人逝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齊書顏淵死者
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為一時事也若王肅說
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遷蔡之年猶
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詞且此時夫困阨陳蔡首
尾三載[illegible]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
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完歲便可知王肅家語削
奔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死不容誅矣江永孔子年
譜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較臧氏後一
年者江氏生年從公穀故也若淮南子精神訓高誘
注謂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則按
諸經傳無一合者此類不足辨者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釋文今也則亡

本或無七字卽連下讀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
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集解。釋文使於所
吏反為其于偽反釜音父六斗四升也箋冉子史記弟子傳作冉有或以為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
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為證經史問答謂稱弓伯高
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東帛乘馬而將之亦足為
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為伯牛矣論語稱子者自曾
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
伯牛也釜據左傳四區為釜小爾雅廣量亦云區四
謂之釜胡承珙小爾雅義證曰管子輕重篇齊西之
粟釜百泉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泉
也據此釜之與區差以五倍則是九區為釜非四區
為釜然據尹知章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鍾則區數本
不同此蓋如今之斗斛同名而各方大小或異耳

是也周禮㮚人陶人㮚氏並作鬴注鬴六斗四升曰鬴嘉定陳琢釋量曰攷工記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案圓內容方方之對角斜弦卽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爲尺有四寸矣以徑求周則量之周於舊率爲四尺二寸於密率爲四尺二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於圓周求之當以方尺深尺者積千寸率之得千寸之積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鬴也蓋鬴之爲言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鬴名取義於斧其器則底弇而口侈方尺者其底面漸侈而至于口則不止方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侈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以方亭之法求之上方蓋尺四寸五分也自乘得二千一百寸有二寸五分又以下方之尺自乘得數相并又以高乘之乃如方亭之法三而一得一千有三十三寸之積乃以斛率之一六二除之適得六斗四升稍不足也不然置千寸之積而以斛率三等求之皆不合一鬴之實夫斛率有二千七百寸者矣則量實止三斗七升也斛率有千六百二十寸者矣則量

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四斗也皆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爲鬴也見六九齋饌述稾

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集解○釋文庾俞甫反十六斗

箋邢疏以庾卽聘禮之數證包注之訓爲十六斛下載斛解皇疏謂周禮旊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觳案如陶旊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丹陽姜兆錫儀禮補注據考工記注觳受斗二升謂庾實二斗四升爲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自包注論語以庾爲逾而晉杜氏之注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昺之疏論語遂展轉成訛小爾雅義證非之謂考工記㮚氏爲量與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甗甑盆鬲皆瓦器或皆用之以盛米必卽以爲量況陶人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云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卽論語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而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論語後

錄謂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斞論語竢質引錢坫說而云與之庾者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沽益之數反多於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故崔考古錄亦駁包義又云說文斞量也玉篇今作庾乃人絲三邸詳三斞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爲庾之本字

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集解○釋文秉音丙十六斛也箋馬以秉爲十六斛與聘禮記注同小爾雅廣量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大多也集解○釋文衣於旣反大多上音泰或吐賀反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

集解鄭曰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皇疏

與之粟九百辭箋沈彤周官祿田考云粟米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一粟卽爲米漢食貨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是也又曰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都鄙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雜城家魯侯國也夫子爲司寇下大夫也原思爲夫子家宰上士也法當食邱大司徒職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則邱者十六井也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千六百畝畔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又謂九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則八百畝者實六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四十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但言九百者衆其大數也不曰與之田十六井而曰與之粟九百者

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分其粟與之而已然則夫子仕魯其未有加田者與晉語官宰食加宰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黃丕烈札記武億羣經義證並以此爲異文拜經日記謂此章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所據論語本作原憲爲家邑宰也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食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爲孔子家邑宰食此田粟九百也故章引論語以釋之鄭注本史記世家江永孔子年譜定公九年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十年爲司空進位爲司寇蓋思於其時爲宰也**子曰毋**釋文曰毋音無注鄭曰毋止其辭讓也禮記檀弓正義士辭位不辭祿詩采菽正義箋說文毋止之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集解箋經義述聞曰毋不也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經讀考異曰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是無以亦可連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原思非辭祿乃辭其多耳夫子不須告以祿不當辭直用推與之義示之不須以毋字作頓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釋文犂牛利之反雜文曰犂又力之反色如貍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騂息營反其舍音捨棄也一音赦置也箋說文犂耕牛也惠士奇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論語駢枝曰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論秋崖雜記云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爲地名吳氏正注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爲漢刑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从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吳氏之言可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誤而論語犂牛爲耕牛矣犂與黧異魏策黧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黃雜色與犂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是犂牛爲耕牛矣經義述聞曰淮南子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高注犂牛不純色卽引論語文爲證案犂者黃黑相雜之名也魏策騾牛之黃也似虎騾與犂通東山經鱅鱅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犂牛之似虎文者則犂牛卽騾牛矣論語後錄曰依

字犂作犁犂犁之省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直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矣維城案史記不言伯牛子且伯牛在聖門德行之科夫子問疾之時痛惜甚至亦何至比諸犂牛錢宮詹養新錄謂充言誕妄不足信是也後錄又曰古者用卜牲必先卜日中者用之不中者勿用故於文卜中爲用春秋左傳曰牛卜日曰牲卜日稱牲是用之矣用讀如用隱大子于岡山之用札樸云汲冢書用紂于南郊春秋成十七年用郊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皆是經傳釋詞云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集解。釋文也與音餘下同決斷丁亂反箋爾雅釋詁慄勝也郭註作

果云左傳殺敵爲果邢氏正義方言惵勇也廣韵云倉頡篇果敢作此惵衆經音義引孫炎云惵決之勝也郝氏義疏亦引衆經音義引倉頡篇惵慜也云慜亦敢也通作果維城案說文云果木實也則此果當亦爲惵之借字夫子嘗稱由可使治賦又謂由片言可以折獄則果當兼勇敢決斷二義周禮大卜五曰果注果謂以勇決爲之是也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箋】論語後錄云藝俗字當作埶維城案當讀如多材多藝之藝 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釋文】騫起虔反費音秘邑名【箋】史記弟子傳魯閔損字子騫費季氏邑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常熟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云季氏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論語後錄說文解字作粊玉篇作鄪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爲于僞反復扶又反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汶上音問水名【箋】史記弟子傳引無吾字與鄭本合汶上四書釋地云曾氏曰有徐州之汶青州之汶此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鄭於師至安邱入濰者別又續云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禮濮云水以北爲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尚書地理今釋曰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濟當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三　雍也

伯牛有疾【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集解】【箋】伯牛見前犂牛章有疾淮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羣經義證曰厲癩聲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疏家皆不及之或云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茶苦草可療癩見列子註故文選劉峻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茶苦也注引韓詩茶苦傷夫有惡疾也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集解】【釋文】自牖由久反【箋】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荊溪任啟運宮室考曰室之制三面皆牖惟南近東爲戶近西爲牖或以爲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鄉黨圖考曰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禮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爲墉則北墉亦有牖論語釋故曰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閒啟戶啟牖鄉注牖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卽牖也然北出之向要是名向不名牖郊特牲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惟亳社有之則知凡室無此矣喪大記北牖下自是墉字之說任說是也論語後錄曰伯牛之疾惡疾也夫子自牖執其手者蓋恐入室致己亦有是疾耳論語竢質曰孔子聖无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說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維城案鄉黨篇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是夫子未必知醫江氏切脈之說姑備一義 曰亡之【箋】義門讀書記曰亡之者言無可以致疾之道漢書宣元六王傳作蔑之新序作末之並連下命矣夫讀論語後錄曰蔑之言滅也易剝蔑貞凶荀爽本作滅亡有滅義故通之札樸云末滅聲相近說文蔑讀若末師古漢書註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蓋連下文兩何釋之如此 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集解○釋文矣夫音符箋白虎通壽命篇曰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弟子傳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羣經義證謂較今本少亡之當是齊古論遺文維城案史記重命也夫句不重斯人也而有斯疾句疑亦當時異本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鄭曰簞笥也周禮籩人疏喪服傳疏左宣二年傳正義○釋文一簞音丹食音嗣一瓢婢遙反笥息嗣反箋簞集解引孔注同鄭故釋文不引鄭云而有笥音陳鱣曰士冠禮疏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共爲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論語後錄曰漢律令曰簞小筐也瓢說文云蠡也段注蠡者蓋也蓋字注云蠡之言離方言劙解也一瓠離爲二故曰蠡鄭注鬯人云瓢謂瓠蠡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瓢也九歎瓟蠡蠡於筐簏急就篇蠡升參升半卮觛方言蠡或謂之瓢或謂之簞或謂之巇則字皆从瓜王伯厚注急就云皇象碑本作蠡李本作蠡廣韵齊薺韵皆有蠡士昏禮四爵合巹注云合巹破匏也昏義亦作巹正義云以一瓠分爲兩瓢巹者蠡之假借字然則瓢者瓠之半者也莊子所謂剖之以爲瓢也

在陋巷釋文陋巷戶降反箋說文陋阸陿也䢼里中道巷篆文从䢼省經義述聞曰衖凥也衖巷古字通陋巷謂隘狹之居卽儒行篇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故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孟子離婁篇亦言顏子居於陋巷維城案離騷云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巷一作居亦其證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愼微篇後漢書樊英傳注引巷下亟有之中二字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釋文其樂音洛箋法言學行篇顏氏子之樂也內呂氏春秋愼大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賢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釋文不說音悅箋後漢書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此文也作者**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釋文中道如字一音丁仲反今女音汝畫音獲箋中道而廢猶禮記中庸云半塗而廢也鄭彼注云廢猶罷止也畫說文云界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集解箋北堂書鈔六十六引此注作何邵公論語述何曰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陋儒矣論語補疏云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也集解箋武城南武城也無錫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淸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王符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演繁露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在馮翊泰山淸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淸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道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南東武城者留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舨加也子羽傳次曾子古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見武城卽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

第15冊 續修四庫全書

寇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
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
進舍于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
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
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
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鄫畢之
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
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
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
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也地理志言南成
郡國志言南城成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
省文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
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據
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
爲一地此卻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
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
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據程啟生說謂襄

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傳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
城爲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
并申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
接去費縣尙遠啟生說是也維城案如顧說則子游
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
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
焉國人懼是滅明爲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徵夫子
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滅
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邪
絃歌臺之說地志傳會不足信也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釋文〕女得音汝〔箋〕唐石經爾作耳阮元校勘記云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經傳釋詞作耳云耳猶矣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集解○釋文澹臺徒甘反由徑古定反

鄭曰步道曰徑史記高祖紀索隱〔箋〕有澹臺滅
明者近讀以有字連下爲句經讀考異曰此宜以有
字爲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
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以有字句絕語勢正同徑
說文云步道也徐鍇曰道不容車故曰步道惠氏禮
說曰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蹟行徑踰蓋
其一也康成曰徑踰射邪邊疾謂不由正道故禁之
子游稱子羽行不由徑蓋謂其行方也羣經義證云
月令審端徑術此義取方正也大戴禮道而不徑舟
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此義謂保身爲
孝亦可附證論語後錄云案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
作繇公說文云平分也从八从厶音司八猶背也韓
非曰背厶爲公又云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
營爲厶非公事不至偃室蓋謂未嘗私謁也偃說文
云㫃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則知子游名當作㫃
偃其借字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鄭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皇疏〔箋〕
孟之反當以邢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爲是孟其氏
非姓也鄭君偶誤耳莊子大宗師篇有孟子反即之
反也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
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
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
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集解○釋文而殿都
練反注同〔箋〕說文奔走也爾雅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
釋名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後曰殿詩采
菽傳曰殿鎮也漢書周勃傳注師古曰殿之言塡也
謂鎮軍後以禦敵也說文重文作脽臋今作臀段注
謂軍後曰殿即臀之假借
字蓋取鎮靜在後之義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釋文祝鮀徒多反宋朝張遙反 注 鄭曰不有言無也書微子正義 箋 祝鮀左傳漢書作祝佗據字子魚當以鮀字爲正經義述聞曰而猶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箋 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維城案門與戶對文則異散文當通故禮記禮器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鄭注謂三百三千皆由誠也彼以戶喻誠此以戶喻道語意相似孟子萬章篇云禮門也惟君子出入是門也門戶爲出入之所共由記言入此言出其義一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 注 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集解 箋 禮記表記云喬而野朴而不文即此意 文勝質則史 注 包曰史者文多而

質少也 集解 箋 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賈疏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爲文史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是史爲專掌官府文書者兩義皆可通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注 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集解○釋文文質彬彬彼貧反文質相半也說文作份文質備 鄭曰彬彬雜半貌也 後漢馮衍傳注 箋 陳鱣曰說文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聲許皆所偁本古文當从古作份論語後錄謂依字當作份蓋以說文於份下引此文也疑古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故許君不於彬下引之鱣按包鄭並作彬則作彬者反爲今文矣論語述何云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

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人而後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 注 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集解 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詩萇楚正義 箋 周書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中平之人孫星衍疏云此三德爲天地人之道正直者論語云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又云中平之人者言不剛不柔中正和平之人 罔之生也幸而免 注 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集解 箋 論語後錄曰罔讀如易通卦驗俱陽曰罔俱陰曰罔之罔維城案詩鄭風羔裘三英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疏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是則剛不能濟以柔柔不能濟以剛皆所謂俱陽俱陰而陷於滅亡之道者故謂其生爲幸免也

論衡幸偶篇引此無而免字經讀考異曰近讀以幸而免爲句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或疑而免無此句法愚謂衆成讀論語揖讓而升下以而飲另爲句正可眾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注 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集解○釋文好之呼報反下注同樂之音洛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注 王曰上謂上知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集解○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同語上魚據反下同上知音智 箋 漢書古今人表注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集解○釋文知音智下章及註同化道音導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集解○釋文而遠于萬反瀆徒木反本今作黷箋禮記表記云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正義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維城案朝廷所以臨涖斯民者內之其即示務民義之意歟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四書考異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荅之不同夫子因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迹三荅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黷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問辭荅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荅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荅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三　雍也　三七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集解○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注及下同仁者樂山箋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說苑雜言篇所載略同論語後錄曰仁木也木勝土故樂山智土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爲山兌爲澤山土也坎水半見於兌故澤即爲水山澤通氣仁智用之矣尚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嵬然高嵬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于山者也知者動注包曰有進故動也集解仁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集解○釋文知者樂五孝反下同箋釋文樂五孝反疑誤樂當音洛若讀五孝反則上文已有不煩更音矣論語後錄云兌說也故曰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故壽考也集解箋中論夭壽篇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悅申鑒俗嫌篇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三　雍也　三八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化也大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集解○釋文有大公周公音泰下同箋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師古曰魯庶幾至道言齊人不如魯也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集解○釋文觚不觚音孤酒爵也容二升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皇疏箋經義雜記曰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

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釋曰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玄駁之云觶字角旁攴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注古文觚皆爲觶此宜從今文作觚者叔孫通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禮合說文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𧣾觶或从辰觗禮經觶觚鄉飲酒之角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叔重自用其說非古義也學者宜分別觀之儀禮鄉飲酒禮禮記鄉飲酒

義皆有觶無觚說文觚鄉飲酒之角也當作燕禮之角也寫者涉上觶字注故耳御覽[redacted]引此注云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論語釋故曰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觚木簡也文選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汎觚木之方者以其平面言之謂之方以其棱可書之謂之觚然觚之名起於秦漢孔子所謂觚當是酒器**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集解 箋 逝往釋詁文說文同陷說文云高下也一曰陊也又云陊落也从𨸏多聲徐鉉等曰今俗作墮非是**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自投下也集解 箋 說文欺詐欺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矣夫音符 箋 經義雜記曰旣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係衍文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義門讀書記曰約漢人讀曰要論語述何曰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繼周以俟百世非畔也日知錄曰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

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天緯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鄭曰矢誓也否不也 釋文不說音悅矢之孔鄭繆皆云誓也否鄭繆方有反不也天厭於琰反塞也又於豔反 箋 論語後錄曰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昔先君在衛衛君軍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所據不得以後世依託之書廢之也又史記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云云此史記之說亦必有所據垍案以孔叢合坊記義與史記殊維城案史記載使請見之辭則非因大饗明矣孔叢子究係偽書不足據矣古誓字周易虞翻注矢誓也否史記作不經義雜記曰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為否鄭康成繆播訓為不與世家文合凡古人誓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予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日更有誓辭羣經義證曰否記論衡作鄙下言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書否德史記作鄙德釋名否鄙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否鄙亦聲相近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反塞也論語竢質曰否讀如否卦之否厭讀如叔孫豹寢天厭已之厭呂氏春秋貴因覽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後錄謂釐夫人即夫人南子稱釐靈音之訛歟夫子自陳反乎衛此二至衛事也在定公十四年浪宮王崧說緯謂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趙鞅納蒯聵于戚與之爭國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為政之言南子知孔子無為輒意乃以聘饗之禮請見意欲孔子為輒也子路以與前言正名之旨相反故不悅亦通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釋文民鮮仙善反箋禮記中庸鄭注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鮮罕也周禮師氏一曰至德注至德中和覆燾持載含宏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風俗通義過譽篇引中庸上有大哉字論語竢質曰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德至矣民少有久於此者歎改學不夯者之難得也論語述何曰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春秋貫乎六藝而主乎用自東周以後無用之矣子思子發揮大義康成氏能言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釋文博施始豉反箋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下引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必也絕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釋文夫人音符注鄭曰方猶道也後漢班彪傳注箋說文譬諭也論語述何曰春秋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譬不遠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三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四

吳 潘維城學

述而第七釋文今三十八章【箋】陳鱣曰注疏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盧文弨考證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集解鄭曰老老聃彭彭祖釋文而好呼報反注同老彭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曾子問正義【箋】說文述循也述籀文从秝作起也禮記樂記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墨子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即述而不作也老彭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拔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四書考異云此最足以明聖人竊比之意羣經義證曰老彭鄭指為二人故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商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高氏亦指為一人老彭殷賢大夫夫子為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論語後錄曰王弼曰彭彭祖案諸家皆以老彭為兩人唯大戴禮謂老彭即彭祖高注呂不韋書亦云陳鱣曰史記老莊傳云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臧室之史也故鄭云周之大史包以老彭為一人雖不大戴禮然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樸學齋札記曰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又案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周藏書室之史蓋老彭二人為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以為一人傳聞之誤耳太史主傳述舊聞此言當為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竊比之義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維城案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當別是一人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夫子刪定六經之言易詩書禮皆述古者也春秋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集解○釋文默而俗作嘿亡北反不厭於豔反不倦其卷反是行下孟反【箋】五經文字默與嘿同經典通為語默字論語竢質曰孔子嘗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言何有於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於我哉子罕篇亦有是言誼同此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釋文能徙思爾反【箋】說文講和解也徙迻也迻遷徙也憂說文作慐愁也从心从頁徐鍇曰慐形於顏面故从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集解○釋文燕居於見反鄭本作宴夭夭於驕反和舒貌【箋】禮記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後漢仇覽傳注引論語燕作宴陳鱣曰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為古文燕是燕為古文宴為今文臧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今文故作宴也申申或作伸伸漢書敘傳夭夭伸伸師古注引此文作伸伸如也夭夭或作妖妖廣雅曰妖妖申申容也皇疏夭夭者皃舒也讀書證疑以皃舒為笑云笑古止作夭或作芺說文媄女子笑皃許氏以芺為笑段借字讀書叢錄曰申古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

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屈伸如意論語述何曰燕居謂不仕之時申申謂施教也夭夭如謂弟子發曚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居篇其一端矣維城案漢安世房中歌施教申申王逸楚辭注申申重也禮記仲尼燕居夫子與子張子貢言游更迭問答不憚煩言是其謠笑古作关或通作芺無有作夭者故謂夭夭爲笑貌可謂即笑字不可詩凱風傳云夭夭盛貌益言夫子燕居容貌之盛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下同本或無復字非〔箋〕經義襍記曰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壽之至讀書叢錄云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劉所見本亦當無

復字經讀考異云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連下讀爲一句攷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呂氏春秋博志篇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下較今文少也字貲以吾衰作句首不連甚矣爲讀黃山谷答王彥周書引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不以久矣連此句讀亦可爲證四書考異謂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多如是潛夫論夢列篇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孔子生於亂世曰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

子曰志於道〔箋〕魏書崔光傳引此章文志上有士字據於德〔箋〕說文據杖持也德禮記少儀注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依於仁〔箋〕說文依倚也游於藝〔箋〕禮記少儀注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延篤傳注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同無誨魯讀云云〔箋〕論語偶記曰邢疏引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是婦人相見之物男子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蓋古人稱束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脩時矣經學厄言云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迮無毀玷延篤傳云云蓋並同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合是子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

爲正解疏引少儀穀梁傳文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膱凡作脯之法皆以條內中屈之五膱則爲朐首五爲脡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正皆同義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載乾肉猶褒糧之意也此束脩之別一解樸學齋札記曰禮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詩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贄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即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泰誓正義蓋童子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羞取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己皆未嘗無誨之說蔡經義證曰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此注伏湛傳注同此以年計之一解也後漢書桓帝紀束脩良吏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注束脩謂謹束脩潔也鄭均馮衍傳云云此以行義

計之一解也曲禮正義檀弓少儀穀梁傳云云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此以贄言之又一解也論語竢質謂檢束其身脩治其行是從謹束脩潔義禮經釋例從束帶脩飾義並不從邢疏而申鄭義陳鱣云魯讀誨爲悔是假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集解○釋文不憤房粉反不悱芳匪反爲說于僞反以語魚據反復重直用反箋禮記學記云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說文憤懣也啓教也从攴启聲下引此文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無悱字鄭康成言口悱悱疑卽怫字玉篇云怫意不舒治也義近維城案說文云怫鬱也懣鬱義亦近蓋一則心不能達一則口不能宣也舉一隅皇本唐石經文選李善西京賦注引隅下並有而示之三字讀書叢錄云鄭曰說則舉一隅以語之鄭本亦當有而示之三字論語述何曰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史記世家引此節文無不悱不發句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箋禮記檀弓注云助哀戚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釋文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箋說文哭哀聲也歌詠也禮記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曲禮哭日不歌注云哀未忘也周禮女巫疏引鄭志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經讀考異云舊讀哭字屬上是日爲何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云云玩鄭所答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四書考異據義疏本論衡感類篇引是日下有也字亦謂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釋文舍之音赦止也一音捨放也與爾與及也或云與謀也是夫音符箋論語述何曰用舍天也孔顏之學用則堯舜三王之事舍則傳之其人非有所加損也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誰與如字皇音餘箋四書考異曰集解皇疏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別箸異讀邪皇疏久淪海國近方從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釋文馮河字亦作憑皮冰反箋詩大叔于田傳

暴虎空手以搏之陳奐疏孟子盡心篇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暴搏捕一聲之轉馮河說文作淜云无舟渡河也从水朋聲論語後錄曰古淜與仌同音馮字从仌淜字从朋皆古音正故通之暴虎馮河蓋當時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袒裼暴虎易曰用馮河皆是文穎說冀州人凡水大小皆謂之河夫子兗人也兗與冀人聲相近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釋文好謀呼報反箋論語補疏曰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成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卽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

鞭賤職我亦為之矣集解○釋文執鞭必緜反或作鞕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為之一本作吾為之矣【箋】論語補疏曰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正與此章之指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不取也而與如通而可求即如可求執鞭為條狼氏之職孔子為委吏秉田正所謂皆亦為之論語後錄曰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為長士鹽鐵論貧富章引作事說苑立節篇云大聖之操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釋文所好呼報反

子之所慎齊戰疾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齋同戰疾之彥反【箋】鄉黨篇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慎齊也本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慎戰也鄉黨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慎疾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生曰孔子在齊聞韶習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集解○釋文聞韶上昭反注同【箋】史記孔子世家齊亂孔子適齊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江氏孔子年譜云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三十六歲適齊則聞韶當在是時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為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論語後錄曰史記說苑三月上並有學之二字案其義是韶漢書禮樂志作招古字通經讀考異云近讀從韶字絕句考此宜以子在齊為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正以聞韶屬三月為義論語述何曰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亡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集解○釋文為樂並如字王云為作也本或作嬀音居危反非【箋】四書考異曰按肅似讀為為嬀因謂嬀氏樂宜在陳而不圖在齊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注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集解○釋文為衛于偽反注及下同大音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鞅於丈反于戚千歷反曼姑音萬【箋】事見春秋哀公元年子貢曰諾吾將問之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箋】說文諾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箋】論語古義曰賢人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經學卮言云本作仁者似誤會鄭注句意而妄改鄭則統求仁而得仁何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亦同此意曰怨乎【箋】羣經識小曰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至漢儒不疑猶引此以斷衛大子之事則在春

秋時可知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亦宜也因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為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為深切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集解○釋文惡行下孟反箋論語述何曰春秋絕蒯聵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與石曼姑齊國夏以伯討辭於靈公曰卒月葬無危文於輒無立文似得為衛輒故冉有子貢子路皆疑為輒於王法得立不得拒父為輒之義當不為喪主而奉以避位蒯聵之罪已成於出奔又挾晉亂臣而欲簒衛天子不能討齊衛不能拒輒之勢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起於靈公故夫子不為也時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冉子疑焉子貢曰夫子不為二賢謀為夫子反魯地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釋文曰飯符晚反疏本或作蔬所居反食如字謂菜食也一音嗣飯也曲肱國弘反臂也而枕之鴆反樂亦音洛箋論語後錄曰疏食粗糲之食也儀禮喪服傳云既虞食疏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注疏猶麤也麤即粗字說文解字云粗疏也鄭以粗釋疏許以疏訓粗明疏即粗矣粗字从米米之疏者曰粗既虞疏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淺是疏食深而素食淺矣詩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糲米六斗舂斗一斗為粺九升又去為鑿八升又為侍御七升故疏為最粗程瑤田九穀考曰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羨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

飯疏食也是故居喪者疏食蔬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是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食也又云左氏內外傳之麤即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坐言其鄉俗食以稟為主輔之以麥其賤者則輔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以高粱為主矣余曰高粱賤乎曰此吾北方之麤糧也諸穀去皮皆得云細至高粱雖舂之揚之止謂之麤糧耳此足證余考定之不謬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粢秫稷之黏者秫粢稷齋大名也黏者為秫北方謂之高粱又淮南子秋畜疏食高誘注菜疏曰疏穀食曰食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注云草木之實為疏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草實曰疏食四書考異又據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云菜也謂疏兼有麤菜二義憲問篇飯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肱說文作厷云臂上也厶古文厷象形肱或从肉詩無羊傳臂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而類記之不特蒯聵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曲肱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鄭曰魯讀易為亦今從古釋文數色主反學易如字魯讀云云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孔子曰假我數年加亦作假論語稽求篇云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為六藝亦名六學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猶五行更遞用焉而易

則與天地相終始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卽游仕五十歸閒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弱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候也論語古義曰魯論易爲亦君子受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觬虍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又經典釋文校語云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學音效約音要雉城案說文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朦也臼聲學篆文斆省則斆爲學之正字五十以教卽五十以學學與約爲韻似無庸改讀也陳鱣曰五十以學者卽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卽欲寡其過意也然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云云是作學易爲得故鄭定從古也　田藝衡留青日札引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卽乾鑿度

之五十也孫淮海近語曰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此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集解箋禮記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正義曰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論語駢枝曰雅言正言也鄭謂正言其音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

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昔周公著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所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疑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音不能强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衞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氐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

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論語發微亦云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諧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尚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聖門以讀書爲學詩書執禮學之事也詩以治性情明德之學也書以道政事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

復禮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聖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數此子之所以雅言也論語補疏云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文最爲簡妙上既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辭雅是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書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江都汪中經義知新錄曰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論語偶記曰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中矣季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奏騶虞閒若一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燕禮大射並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瞽師謂之燕樂此更樂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已在中也四書考異曰禮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者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擯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音恐卞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臨文不諱正義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文者禮節文執文即是執禮所云不諱亦猶雅言意也蓋不諱者如區有去求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正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晤語不妨各操土風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釋文葉公舒涉反箋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春秋大事表曰楚遷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乃使遷許于析攜入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釋文憤符粉反樂以音洛箋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孔子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句論語述何曰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猾夏亂賊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蓋又在莫年矣經傳釋詞云云爾語已詞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勉勸人以學也集解○釋文好呼報反箋經傳攷證曰此聖人不以生知自居而處於學知也敏勉也蓋好而信古而勉力以求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集解○釋文奡五報反盪舟吐浪反弒音試下同箋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無力亂字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箋史記孔子世家引必有作必得唐石經穀梁僖二十七年傳范甯注引三人行上並有我字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詔三人並行厥

用此文論語後錄曰子塗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此云善不善當作是解非謂三人中有善不善也維城案子產語見左襄三十一年傳潛夫論德化篇引而改之作我則改之與左傳同論語述何曰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集解○釋文桓魋徒雷反箋論語後錄曰說文無魋字漢書西南夷西粵朝鮮傳有椎結史記作魋結是椎正字魋別字史記孔子世家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之十二諸侯年表魯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二者不合宋世家與表同江氏年譜兩不從繫於定公十四年云孔子五十七歲陳鱣曰司馬黎誤當作司

馬黎兄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也集解○釋文知廣音智隱匿汝力反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著也其事與文則眾著其義則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釋文文行下孟反忠李云臣事君也信李云與朋友交箋義門讀書記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箋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文善人上子曰作又曰是善人以下古別為一章善人先進篇云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恆易象辭云久說文云常也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蓋歎無恆者之眾而以此警之也困學紀聞曰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見周書立政篇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釋文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箋後漢紀引此亡作無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釋文釣音弔不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不射食亦反宿息六反謂宿鳥也箋說文釣鉤魚也綱維紘繩也經義述聞曰綱乃網之譌謂不用網罟也弋說文云橜也象折木衺銳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為隿說文解字云隿繳射飛鳥也字少通用維城案經典多借用弋無作隿者宿說文云止也蓋謂止宿之鳥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集解箋詩桑柔篇予豈不知而作子言本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箋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似卽引此文漢書溝洫志贊亦引下二句識作志論語述何曰不知而作謂不可闕疑也多聞謂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者寓王心也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事不著其說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

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集解○釋文互鄉戶故反鄉名難與言絕句童子見賢遍反注同【箋】困學紀聞曰王无咎云鹿邑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四書釋地續以爲不足憑暫記曰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即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攷漢志合鄉縣屬東海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論語後錄曰互之言午午者啎也互鄉猶䢵耶耳論語竢質亦云互讀與午同午啎也互鄉之人性多諧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說文解字曰僮未冠也从人童聲是今作童爲借字暫記又云皇邢二氏並引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箋】論語後錄曰言疾惡何必已甚乎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論語述何曰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集解○釋文之行下孟反【箋】論語述何曰諸侯卿大夫所行彡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遺亦其義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是也集解【箋】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引此文斯仁至矣作而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篇亦作仁斯至矣是古本仁字在斯字上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注】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釋文司敗如字鄭以爲人名云云【箋】論語古義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陳鱣曰鄭蓋以齊之陳氏名司敗也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杜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是司敗本陳楚官而齊大夫取爲名也維城案陳說是也春秋時齊有陳氏無田氏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釋文揖伊入反說文云攘也一云手著胷曰揖巫馬音無君娶七住反本今作取爲同于僞反【箋】巫馬期史記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論語古義曰說文施旗兒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論語竢質曰巫馬官名於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爲氏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記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論語後錄曰此所云春秋即不修春秋也司敗蓋據此而言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昭公取吳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故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論語述何連君而知禮二句解之云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葬於卒也不書吳孟子諱文也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乎則夫子不答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釋文後和戶臥反【箋】史記孔子

世家云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箋】論語駢枝曰楊慎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强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强也北燕之北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强也慔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卽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維城案說文忞从心文聲慔从心莫聲二字相炎則文莫者忞慔之省非段借也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與此同義論語述何曰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不依史籀所造故不猶人也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略孔子亦略是也故云未之有得經義述聞曰莫蓋其之誤言文辭尚其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其將積聚也其與也相應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箋】論語補疏曰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卽知與仁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集解鄭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釋文抑爲於力反不厭於豔反正唯下引魯讀【箋】陳鱣曰魯讀亦通馬曰正如所言對子義較精故鄭從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集解○釋文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箋】後漢方術傳引作孔子有疾亦無病字惟周禮大祝疏引作孔子病禱說文云告事求福也

子曰有諸【注】周生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集解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釋文有之誄曰力軌反說文作讄云或作讄禱累功德以求福也以誄爲謚也神祇祈之反【箋】誄周禮小宗伯注引作讄古文論語作讄引見說文論語後錄曰作讄者是讄禱也誄論也禱者求福之詞誄者死後之稱不得以誄爲讄然亂之亦自漢時周禮大祝六曰誄先鄭曰誄謂累積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讀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以六辭之誄讀如論語誄是溷讄誄之始歟神祇說文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

子曰丘之禱久矣【注】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後漢方術傳注【箋】論衡感虛篇引此云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論語後錄曰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

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之言與此可相發明出卜讀同詩握粟出卜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釋文不孫音遜【箋】論語述何曰儉古之敝也奢今之敝也固則不中禮不孫則上下亾等故救春秋之亂者寧儉而不中禮矯枉者勿過其正不得直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集解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釋文坦吐但反蕩蕩徒黨反魯讀云云戚戚千歷反【箋】坦說文云安也陳鱣曰鄭讀蕩者同王道蕩蕩段大令曰坦蕩當爲但湯盧學士曰魯論亦不必二字皆異文詩宛丘之湯亦讀蕩論語後錄曰宛丘傳

湯蕩也是湯蕩義同蕩蕩無思慮貌王逸說緇城案高誘淮南子原道訓注引論語曰其德坦蕩似即此
文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釋文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

泰伯弟八釋文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鄭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正義王曰泰伯周大王之大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集解○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大王音泰下同少弟詩照反箋韓詩外傳十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

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遜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此之謂也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又云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句吳論衡四諱篇亦曰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大王薨大伯還王季辟主大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三說雖微有不同要與鄭興者三說當出今文家鄭從古文家說也又御覽四百二十四載晉孫盛泰伯三讓論曰玄所云云既失之而齋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

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弃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讓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是說非惟與鄭王異并與韓趙王三家異其所以但言鄭王者三家不若二家法經之顯也論語述何曰泰伯知天命在文至不欲以已系立子之法故借仲雍之判錄不奔喪不立仲雍之子爲後合於中庸之德也似本孫義日知錄曰三以天下讓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曰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宗祧不記其功舜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無得釋文云本亦作德經義雜記曰集解引王肅云無得而稱是王本作得後漢志丁鴻傳

論引作無德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志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德釋文所見蓋即鄭本王肅好與鄭離故收其義讀書脞錄云論語兩無德而稱焉語意迴別泰伯三以天下讓正惟無德而稱所以爲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徒以千駟夸耀於生前則貟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以立名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邢疏云貫德也維城案易小畜尙德載爽伸翔本作得則得德古通然論語後錄引延篤云泰伯三讓人無德而稱是又古本作德之一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鄭曰葸慤貌　釋文則葸絲里反下引鄭云【箋】說文無葸字潛研堂答問曰葸从艸無義當爲諰字之謂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論語竢質亦謂此文與漢書皆當依孫卿作諰从思从艸皆非也論語後錄又引荀子甚有其諰也楊倞注諰懼許楊義解與論語之言近或諰爲葸歟然則蘇林漢書注訓鰓鰓爲思皃亦以鰓爲諰矣讀書叢錄曰方言愼憂也又云愼思也凡思之貌亦曰愼葸即思字文選魏都賦譙勁捷而無猥李善注引論語此文云猥與葸同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絞絞刺也　集解　鄭曰絞急也　釋文絞古卯反馬云刺也又七肆反鄭云云【箋】說文絞縊也从交糸段玉裁注刺盧達切乖刺也馬鄭義無異然則無不乖刺者也皇侃陸德明乃讀刺七賜反其謬甚矣又曰交糸者兩絲相切也禮喪服絞帶者繩帶也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故鄭以爲急也維城案陽貨篇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故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蓋不好學則必無禮矣故其蔽同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集解○釋文不偷他侯反行之下孟反注同【箋】爾雅篤厚也毛詩椒聊大明公劉傳同說文篤馬行頓遲也段氏注古假借爲竺字以皆竹聲也二部曰竺厚也篤行而竺廢矣汗簡云古論語作竺遺說文云忘也偷說文作愉云薄也齊語管子曰政不旅舊則民不偷韋昭注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云云苟且與薄義相近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注】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集解○釋文開衾苦今反　**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　後漢崔駰傳注【箋】召門弟子禮記檀弓云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堂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下即記曾子易簀而歿事鄭注樂正子春曾參弟子則在召門弟子後明矣子春其即所召之一人予維城案曾子弟子子張篇有陽膚孟子離婁篇有沈猶行萬章篇有公明高禮記祭義篇有公明儀注皆以爲曾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王應麟考證云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則曾子弟子又有單居離矣而史記吳起傳云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陸德明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於春秋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蓋本劉向別錄當屬經師傳說則起乃曾申弟子非曾參弟子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日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故鄭注以此曾子爲曾參之子名申亦曾申稱曾子之一證不得以史記云起學於曾子謂起亦在此門弟子中也啓予足說文診字下云讀若論語診予之足論語後錄曰今本作跢予之足說文解字無跢字刊本誤

言爲足耳爾雅釋言訬離也許氏之本應是古文論語段氏注訬當是啟誤或曰當作吵子之足吵猶開也陳鱣引說文亦作訬予之足論衡四諱篇引啟予足二句啟作開文選歎逝賦注引啟作起四書考異以起爲誤論衡避漢景帝諱是也秋槎雜記曰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翦爪也士喪禮曰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偁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不然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詎許免乎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釋文兢兢居陵切 箋 詩小旻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陳奐疏云漢傳兢兢恐也此以戰戰爲恐則兢兢爲戒戒與恐懼無二義也雲漢兢兢亦作矜矜宣十六年左傳引詩戰戰兢兢本亦作矜矜說文兄部云兢讀若矜墜俗隊字隊從高下也維城案冰說文作仌云凍也冰水堅也重文作凝云俗冰从疑則冰乃凝字今本

皆作冰不作仌誤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呂氏慎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四書考異曰呂覽以小旻詩爲周書若誤謬然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離俗覽別引善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節乃周書全文漢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篇中復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維城案小旻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而周書云尹逸對成王則在小旻未作以前曾子引詩不引書者周書此篇已爲孔子所刪或書無戰戰兢兢句耳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注 周生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集解○釋文免夫音符患難乃旦反 箋 經傳釋詞曰而猶乃也襄七年左傳云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注 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 集解○釋文孫捷在接反本又作踕同 箋 孟敬子問之說苑修文篇引作孟儀往問之宋石經作孟欽子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注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 集解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注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

惡戾之言入于耳也 集解○釋文斯遠于萬反注同斯近附近之近鄙倍蒲悔反濟濟子禮反蹌蹌七良反本或作鏘同惡戾力計反 箋 羣經義證曰動猶習儀也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史記孔子世家設禮容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使皆詣魯學之後漢劉昆傳少習容禮李容傳習禮容皆其證也正顏色云云鹽鐵論鍼石章丞相史曰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長孫蓋述曾子言也辭氣論語後錄曰謂政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者遠鄙倍之謂也此言君子政教和說順於民心而民心合定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注 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

籩豆禮器也 集解 箋 籩豆之事論語釋故曰爾雅木豆謂之豆周禮旊人爲豆實三而成

觳崇尺鄭注豆實四升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禮圖云口員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其豆四升用薦菹醢醢人掌四豆之實是也爾雅又云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于豆于登傳豆薦脯醢登盛大羹冬官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則登亦通謂之豆少牢饋食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爾雅又云竹豆謂之籩鄭云以竹爲之口有蔽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豆宜濕物籩宜乾物籩人掌四籩之實盛棗栗之屬是也明堂位薦用雕篹鄭云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也疏云形似筥此禮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之實八羞豆之實二此天子之祭禮也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聘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賓客之禮也掌客之數較多於禮器之數者禮器用數也掌客陳數也又經中擧豆數者獨不及籩數益豆重而籩輕觀特牲禮獸祭時薦兩豆及饋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木用籩及主婦亞獻始設籩贊籩祭少牢禮則至賓尸時主婦始取四籩于房設于豆西觀其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可見又籩豆數闕云一豆一籩脯醢士冠士昏禮賓鄉飲鄉射聘禮醴賓燕禮大射獻公獻賓獻卿士喪禮始死小斂朝夕奠特牲主人獻賓兩豆兩籩葵菹蠃醢栗脯士冠再醮大斂豉豆兩籩無縢士虞獻祝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四豆四籩韭菹葵菹醓醢蠃醢醴黃白黑既夕遷奠少牢饋尸有豆無籩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將饋舅姑有菹醢聘禮歸饔西夾六豆東夾如之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黍稷當籩位蓋禮經籩豆之數之位略具於此矣則有司存皇邢二疏並以有司二字連文讀書脞錄曰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詳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序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集解箋開成石經挍作校論語後錄曰作校是俗誤從手旁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也集解箋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作吾之先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箋正義託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下引此文作侂經義雜記曰說文人部侂寄也从人庀聲庀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與說文合六尺字見周禮鄉大夫職賈疏謂年十五與鄭義微有不同者釋地三續謂寄託者不必定年十五是也論語後錄云十五已上六尺十二已上五尺漢大樂律之法也鄭蓋以漢律釋之

可以寄百里之命箋寄說文云託也論語發微曰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僞孔傳亦云民命謂君也多方大降爾命僞孔傳亦云謂誅紂也此兩文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僞孔王肅同皆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載也是國君爲民命所繫故謂之民命今若亾子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百里之命蓋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釋文人與音餘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箋陳鱣

日皇邢本皆有人字拜經日記曰皇疏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請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同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又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集解○釋文弘毅魚氣反能斷丁亂反箋弘爾雅釋詁云大也邢疏含容之大也毅釋詁云勝也說文妄怒也一曰有決也維城案左宣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禮記中庸篇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皆有強能決斷義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箋後漢蔡邕傳注引仁以爲己任四句張衡傳注引死而後已兩語文選思玄賦注引並以爲孔子語

子曰興於詩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集解立於禮注包曰禮者所以立身也集解箋季氏篇不學禮無以立堯曰篇不知禮無以立也則立必於禮也成於樂箋憲問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則學之成必於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鄭曰民冥也其見人

道遠禮記喪服傳疏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後漢方術傳注箋民者冥也出孝經援神契經義雜記曰書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此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維城案民之作人當是仲達避唐諱非必魯論異文也春秋繁露深察民號篇云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書多士序遷頑民鄭注民無知之稱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倞注民泯無知者皆足證不可使知之義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之貧賤者必將爲亂也集解○釋文好呼報反注同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後漢郭泰傳注箋論衡問孔篇引人而不仁而作之論語述何曰春秋於辟盜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此其義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釋文驕且吝力訒反又力慎反本亦作悋箋論語古義曰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據此吝本亦作悋者是論語後錄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周公之才之美其所以也驕且吝其所由也故曰不足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鄭曰穀祿也釋文於穀公豆反鄭及孫綽云祿也不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箋論語後錄云不至於穀者不干祿之謂言不干

祿之人不可得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弒君子弒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集解○釋文則見賢遍反又音現行當下孟反惡猶鄰反古臣字本今作臣弒音試下同【箋】守死善道論語述何謂如公弟叔肸孔父荀息仇牧之屬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後漢書獨行傳李業歎引此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箋】潛夫論本政篇引此邦作國云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中論爵祿篇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與日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祿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集解○釋文師摯音至關雎七餘反洋洋音羊【箋】論語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禮經釋例亦曰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於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於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閒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云合樂也謂堂上下衆聲俱作也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酢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閒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閒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於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

道所于勞苦諮事恐非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間也疏嘆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即下管即笙奏也李氏光地亦㩗儀禮作樂凡四節謂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即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發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閒閒歌之樂也籥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籥謂此師拏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則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詩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謂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之是爲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下亦笙奏之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也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以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爲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亦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據此則始當謂升歌關雎之亂謂堂上堂下並作關雎等也經學巵言云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向未失所自初奏以迄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盈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開矣故追而歎之亦一通也羣經義證又云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周康王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皆治也詩治則傷始亂也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補晏故詩作詩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是春秋託始悲隱詩託始康王其義一也以關雎之亂爲傷始亂與夫

子歎美之意不甚相合以本古義故存之洋洋詩碩人傳云盛大也衡門傳云廣大也

子曰狂而不直釋文狂求匡反　而侗而不愿注鄭曰愿善也釋文侗音通又敕動反玉篇音同不愿音願下引鄭注箋侗說文云大也愿謹也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愨愨也宜可信也集解○釋文悾悾音空愨苦角反鄭曰悾悾誠愨也文選勸進牋注箋論語後錄曰古悾卽空字子空空如鄭本亦作悾悾經傳考證曰後漢書劉愉傳臣悾悾推情章懷太子注悾悾誠懇之貌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致之誠悾空古通用悾亦與款通屈原漁父吾能悃悃款款樸以忠乎款款亦悾悾之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釋文巍巍魚威反不與音預箋論衡語增篇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云云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云云師古注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此一說也魏志文帝紀注華歆上言曰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指禪讓言之又一說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箋藝文類聚人部四載孔融聖人優劣篇曰昔恪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天地之和氣該百王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閎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垠沈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荷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治於人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

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
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衆聖但以人見稱爲君附
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正義引
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集解【箋】論衡自然篇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
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
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論語補疏曰
謚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
治故不可知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之民得其利百
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畏其神如堯
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
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
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無爲故不可知
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
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
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爲政
以德曰恭己以南面曰脩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爲
德卽德卽神卽神卽德後云顯道神德行又云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
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爲成功文章之本則天之寶包注尙未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釋文煥乎音喚【箋】說文無煥字論語後錄曰詩伴奐爾優游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毛蓋以廣大釋伴文章釋奐
是奐與煥同維城案檀弓美哉奐焉正義引王云奐
言其文章之貌也孔晁亦引孔子云奐乎有文章皆
用此文是古本皆作奐不作煥作煥非也劉熊碑渙

乎成功渙亦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釋文天下治直吏反**武王曰予有亂臣十**
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大
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
謂文母也集解○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召士照反奭音釋閎音宏夭於表反
又於遙反散息但反宮适古活反　鄭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
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書大誓正義左襄二十
八年傳正義【箋】亂臣論語後錄云陸德明及開成石經皆無臣字荀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
汙故亂卽治義源稱劉札記曰說文亂治也从乚乚
治之也从𤔔按凡訓爲治者皆从此故爾雅釋詁亂
治也則亂本訓治說文又云敵煩也从攴从𤔔亦
聲按凡訓亂爲雜亂變亂者其本字作敵以後經典叚
借並作从乚之亂說文又云𤔔治也幺子相亂受治
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古文𤔔按所云古文與本
字不異則𤔔是亂之古文凡从乚之亂與从攴之敵
當是後出之小篆其在古文不別也臣字論語古義
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益之羣經義證謂三國志
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魏略文帝詔爾雅郭注
引並有臣字陳鱣又引中論亡國篇周有亂臣十人
而四海服謂其誤已久唐石經左傳無臣字尚書則
後人加臣字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閎夭南宮适
並見晉語云文王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注南
宮适又云重之以周邵畢榮韋注周文公邵康
公畢畢公榮榮公閎夭南宮括又與太顛散宜生並有
見書君奭篇云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
若南宮括兩漢刊誤補遺謂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
适師古謂文王之四友表於四友後又謂師尚父此
誤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哉書大傳曰散宜生南

宮适閎夭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日文王得四臣某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與號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蓋以太顛太公望爲一人維城案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也或謂尚其名或謂望其名又孫子兵法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亦或是其名而從未有言太公名顛者安得以書大傳之四臣太公適與太顛相當遂定爲一人邪班表鄭說是也文母太姒也詩卷耳序云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論語發徵據此謂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計一年已八十有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按文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不同撰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箋〕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劉向傳贊引才作材乎作與唐虞之際於斯爲盛經義述聞謂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爲極盛也入字作一句讀有婦人爲日知錄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案方以用婦人爲紂罪乃周之功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或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注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維城案漢石經爲魯論有經無注而以爲注殷人謂膠鬲其謬甚明雖馬氏所注爲古文以婦人爲文母魯論爲今文古今文不同似屬可信然鄭君兼通今文石繹果爲殷人竝不知婦人之不可通而必從其師說乎釋文序錄謂鄭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是經文先當作殷人即從師說爲婦人亦當如釋文所載傳不習乎鄭注魯讀傳爲專今從古崔子弒齊君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之例云魯讀婦爲殷今從古今釋文無此文則漢石經作殷人之說不足辨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集解○釋文參分七南反一音三本今作三殷紂直久反〔箋〕三分天下有其二逸周書程典解作參太子晉解作三陸本作參從程典文也今本作三從太子晉文也拜經日記曰皇疏本作參云參三也後漢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典引注並引作參謂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是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詩四牡序箋曰文王爲西伯之時下引此文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周之德可謂至德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李氏易解引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論語述何云美文武之服事爲中庸之德所以立教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釋文無閒閒廁之閒〔箋〕說文閒隙也从門月段注會意也門開而月入門有縫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故凡一罅隙皆曰閒小爾雅亦訓隙又曰非也方言同後一解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集解○釋文菲飲音匪薄也〔箋〕菲薄小爾雅方言文史記夏本紀下文惡衣服推拓之云薄衣食亦其證說文菲芴也非此義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釋文黻冕上音弗下音免〔注〕鄭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義〔箋〕論語後錄曰黻冕服之章也古天子十二章黻最在後專言黻者所以該衆章也春秋左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士會

鄭也亦言黻者古黻上下通之論語發微曰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从韋从犮說文又曰黻黑與靑相次文从黹犮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韍此及紱宣十六年左傳假黻爲之毛詩假爲芾白虎通假爲紱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云韍或作黻此黻冕假黻爲韍當訓爲蔽膝詩亦芾在股箋云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据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亦韍蔥衡白虎通有紼冕篇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韍以尊祭服故祭服稱黻冕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黻珽亦以冕與韍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袞之一章特散字不假作黻耳鄭云祭服之衣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惟祭名黻故云然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廣深八尺也集解○釋文而盡津忍反溝洫呼域反○廣光曠反下同深尸鴆反下同

【箋】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上匠注引無而字乎作于釋文卑如字劉音婢綦經音辨下之曰卑部止切劉昌宗讀卑宮室考工記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又云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鄭注崇高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賈疏謂以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維城案世室之高雖無正文然獨不言崇則即非一尺其卑於殷周可知溝洫包注本匠人文程瑤田遂人匠人溝洫不同考曰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畎以爲長畝南畝者自北覲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任兩夫之閒故謂之大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溝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畎在一夫百畝中物其上宜而爲之南畝畎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畎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大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營兩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駒[illegible]不嫌井閒之溝澗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閒而受畎水者也[illegible]井之縱溝十之合有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洫縱[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稱稱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illegible]洫十之合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成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

于川川在山閒命之日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閒爲兩夫之閒人所共知遂相疏證辨惑析疑舊閒外互咨安辭哉是故萬井之川一澮界兩同之閒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于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日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加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是則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續獻勝注決穎稜謙蟜閒而後世解斯記者亦出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閒之遂同其實而

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閒之遂當井閒之溝以井閒之溝當成閒之洫以成閒之洫當同閒之澮而以同閒之澮當兩山之閒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拔遂人匠人兩義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大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日一夫有達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難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又井田溝洫名義記曰余既考定陸人爲溝洫之制乃復取鄭氏注小司徒職所引

司馬法之文而讀之然後數聖人立法之精其命名爲不苟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爲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畎水象屋霤之垂於檐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職則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十井之溝下通洫也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洫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畎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于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𡿨畎二水爲巜澮巜澮爲川及其盡力于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淪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溝而洫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夫然後一旦兩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

達于川矣其承畎者名之以遂何也處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溝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洫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眾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以盡水之性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褒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竇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水示無崩決之虞可也大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淪深川此何故哉觀其盡力于溝洫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吳江沈彤周官五溝異同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爲畎水所入即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

匠人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廣閒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即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古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溝其溝不古井閒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古成閒乎成九百夫以洫加百大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仞閒以澮焉其澮不古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即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而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閒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爲二百步步百爲畝畛如之其四畝畝百爲夫是即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古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涂

之爲焉成閒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九夫强是即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古共十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屬焉同閒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自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其二百八十八夫是即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古其百之三强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古俱遂人之所加而三溝彼此之古遂皆有殊哉至溝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同川之夫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所遂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加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

川兩旁有路當去鄉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即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强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并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并而爲九十成所各爭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并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要增而寘不增總爲九千此九百夫即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閒而占其十之二弱墉埒坫紅瘠點黜順黜附畝賦塗餘十之八而强則以爲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否則因之至遂與徑所古蓋即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二說不同其謂遂人匠人無異則同也此皆言周制以井田溝洫殷周皆因禹跡也潛邱劄記曰盡力溝洫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宮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復濬畎澮距川使

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義門讀書記亦云溝洫二字卽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說文洫下引乎作于史記禹本紀引作致費于溝減維城築減洫古通詩文王有贊傳減成溝也是其證盡力作致費與上致孝致美一律疑史公時古文論語有此異本也論語述何曰禹之治水因鯀之功致孝之大者也不自大其事不自伐其功故無閒然

禹吾無閒然矣

論語古注集箋卷四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五

吳 潘維城學

子罕第九釋文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箋】陳鱣曰唐棣合前章當作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釋文子罕呼旱反【箋】罕詩大叔于田傳希也言史記引作與是則言猶與也皇疏謂與言語許與之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集解【箋】論語後錄曰達者巷黨名巷黨二字連讀雜記余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是也人孟康謂即項橐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康蓋據此橐淮

南子說林訓作託雜城案脩務訓論衡實知篇同隸釋逢盛碑作后橐新序雜事篇齊閭邱卬曰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以項橐爲秦人此當由甘羅嘗言之故以爲秦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人項橐也論語偶記曰史記孔子世家稱達巷童子而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四書考異以爲不本正典不足信然漢人相傳如此當必有據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集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鄭曰績麻三十升以爲冕詩葛覃正義純讀爲緇詩都人士正義黑緇也釋文也純順倫反鄭作側基反下引此【箋】麻冕書顧命正義引鄭注云三十升布也孫星衍疏云布言升者所以辨精麤也鄭注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則三十升几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矣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倍於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白虎通紼冕篇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陳奐詩葛覃疏云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皆玄冕者五冕皆玄衣而冕也朱裏延紐者冕以版爲之裏謂版下延謂覆版之帛紐謂武上之笄結三者皆朱自讀者誤以皆元冕朱裏連文正義遂有玄衣纁裏之說此非也正義引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綖也蓋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麻衣朝服也古冕弁通稱不得據爲冕延之制延亦織成之組爲之是絲而非麻也純讀爲緇者論語後錄云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

系旁才此鄭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涵冠爲冕又冠無名純者陳鱣又據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系旁才是古之緇字二系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又按說文純絲也從系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鄭不同許也維城按鄭許不同者許偁論語古文鄭讀或從今文耳儀禮士冠禮疏云古緇材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材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材帛之材則多誤爲純以此爲其一然說文系部無材字祗云緇帛黑色也則緇亦何必不指帛者故鄭讀爲緇不讀爲材而猶恐其澗於緇布之緇故又云緇緇也說文云緇帛也經讀考異曰近讀今也純句儉句與下文今拜乎上句泰也句相對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以純儉字連讀吾從衆鹽鐵論憂邊章文學曰則者因時

而變知者隨世而制下引孔子曰麻冕云云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注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集箋禮經釋例曰臣與君行禮皆拜於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為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

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為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覲[illegible]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illegible]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者皆於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拜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凡此項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於堂上也論語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蓋舉以例其餘非謂拜下升成拜僅此二事也長洲宋翔鳳拜下解曰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及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與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燕禮君使宰夫為主人以行獻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為主人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illegible]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冪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醉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媵爵于公奠

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於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而已驟觀稍似陵躐[illegible]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下而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拜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為泰也固宜又曰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外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二說皆根據儀禮四書釋地又續亦據儀禮注疏為說無此詳盡鑑止水齋

集云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羃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明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強非燕與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邢疏引覲禮公食禮爲說則升成拜禮所應衛何以爲泰乎

子絕四毋意釋文毋意上音無下同意如字或於力反非箋釋文爾雅序錄云先儒多爲億必之說段玉裁謂諸家作億必維城案億於力反釋文以爲非則即或作億仍讀爲意也毋必毋固毋我箋毋必儀禮士昏禮疏引作無必既夕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鄉射禮疏亦云孔子云無必無固無我二疏皆以爲孔子言毋三疏並作無論語後錄云不億不信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毋我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集解○釋文嘗暴如字本或作曾才能反顏尅諸書或作顏亥爲夫子于僞反又如字鄭曰微服而去檀弓正義箋論語後錄夫子以定公十三年始至衛居十月自衛適陳過匡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陳留郡長垣侯國有匡城蒲城案匡簡子出家語不足信郡國志長垣有匡城注孔子因此四書釋地左傳僖十五年會牡丘次于匡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是以匡爲衛地又沈欽韓左傳補注據山東通志謂匡城在兖州府魚臺縣東十五里

鳳皇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僖公十三年次于匡即此非子畏於匡之匡也毛奇齡據左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謂是時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以匡爲鄭地於情事爲近畏匡在定十三年距虎暴匡纔六年耳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者是也顏尅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其名祇有顏高字子驕王肅僞家語遂云顏刻字子驕隱相傳會王應麟謂顏尅即顏高左傳所稱顏高之弓六鈞者論語古義亦謂即顏高而不以爲左傳之顏高云顏黃門家訓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鬭者附則高非子驕明矣經史問答又據左傳謂高斃陽州在定八年何以十四年何能御孔子過匡此顯然可知爲二人者又史記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無論武子仕衛在魯僖文之世相去已百餘年甯氏之滅在襄二十七年亦將五十年是使從者爲臣之說傳聞誤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箋穀梁哀十四年傳疏引作文王既沒其爲文之道不實在吾身乎論語述何曰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如予何者猶言柰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集解○釋文將喪息浪反下及注同得與音預當傳直專反箋論語後錄曰書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皆作柰何柰何言柰我何也爾雅台我也如之言柰台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如予其義一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鄭曰大宰是吳大宰嚭也釋文大音太下引鄭云云者盧音餘箋大宰為吳大宰皇疏據哀七年會鄫十二年會橐皐並使子貢與吳大宰嚭語為證論語稽求篇又據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子貢與吳大宰嚭語一證是當為吳大宰無疑說苑善說篇亦云子貢見吳大宰嚭大宰嚭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云云又史記孔子世家吳客問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吳人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為聖者大宰亦猶是也四書釋地以為屬吳不若屬陳陳檀弓吳侵陳陳大宰嚭便于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砮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為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宰以為問說亦可從經學巵言又據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謂卽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當為宋大宰然於經無徵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釋文天縱子用反箋論衡知實篇引此云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也當子貢荅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因天縱之莫盛於聖以之字絕句繆史問答取其說謂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子貢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潛研堂答問則云釋詁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為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論語述何曰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又多能周公夫子二聖而已**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集解○釋文吾少詩照反下同箋論語述何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多能非聖人所貴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集解○釋文牢力刀反鄭云弟子子牢也家語有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多使其綺反箋子牢當卽莊子則陽篇所云長梧封人問子牢者非琴張也左昭二十年傳琴張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為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為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經義述聞曰賈鄭說固無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琴張見孟子盡心篇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鄭注以牢為子牢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為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杜氏左傳注司馬彪莊子注並為家語所誤試說文云用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鄭曰兩端末也釋文空空如字鄭或作悾悾同音空我叩音口發動也兩端如字下引鄭云箋空空讀書叢錄云上篇悾悾而不信包注悾悾愨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愨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愨也皆與悾悾字通用兩端論語後錄云端卽耑物初生之題也物之貌者謂之耑亦謂之末叩其兩端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歟論語竢質曰叩作叩兩端作兩耑竭作渴云叩扣也讀如公羊吾為子叩隱

之詁兩端始末也渴盡也言我於問者必詁發事之兩端而竭吾所知以告之明无隱也論語補疏曰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爲維城案鄭中庸注兩端過與不及也義亦可參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釋文不出如字舊尺遂反矣夫音符

箋史記孔子世家作子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書皋陶謨鳳皇來儀左傳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易繫辭傳河出圖聖人則之禮記禮器河出馬圖此鳳鳥至河出圖之見於經者漢書五行志劉歆曰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論衡正說篇亦云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又云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辭疑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蹤訂頒曰周易則河圖之出非止伏羲時矣鹽鐵論論儒章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下引此文云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論衡問孔篇引此文云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皇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維城案後說近是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云三君云鸑鷟鸑鳳之別名也墨子非攻篇云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顧來賓河出錄圖是周盛時鳳鳥嘗至河嘗出圖矣夫子此言蓋歎周衰而已不見用也論語後錄云墨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出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侯叛據此則夫子此歎蓋爲諸侯叛周而發也論語述何曰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將沒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爲來哉又曰吾道窮矣義雖不同亦可爲周衰已不見用之證惟

四書考異據王嘉拾遺記論語素王受命讖謂孔子時嘗有此瑞恐不足信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集解鄭曰魯讀弁爲絻今從古

釋文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云云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

箋齊衰衰之緝者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緝也賈疏緝則今人謂之爲縗也鄭康成謂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禮記閒傳齊衰四升五升六升蓋輕於斬衰者冕衣裳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是則冕始於卿大夫之玄冕故包以爲大夫之服也論語古義曰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曰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从魯論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字相似包以冕爲冠或覍字之誤陳鱣則云包從魯作冕即絻字鄭從古作覍即弁字也維城案鄭從古作弁據司服士皮弁服則以爲士服矣潛研堂文集云魯論冕皆作絻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緷絻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大戴禮絻而前旒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祀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立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並舉則冕之爲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経服注弁

經者如齡弁而素加爵絻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絻乎弁之與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瞽說文云目但有眹也盲目無牟子者是也瞽子史記五帝本紀作盲則瞽即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集解〕〔箋〕少史記引作童子論語族質同古者五十而後爵年少而敘衣常者當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也言少則成人可知言必作則坐可知蓋與鄉黨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句法一例邢疏意增坐字解之泥矣

顏淵喟然歎曰〔釋文〕喟然上苦位反又苦恠反〔箋〕喟說文云大息也从口胃聲嘳喟或从賁**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釋文〕鑽子官反〔箋〕仰說文云舉也高崇也鑽所以穿也堅剛也論衡恢國篇引此文云此言顏淵積累歲月見道彌深

也瞻臨視也彌虞翻繫辭注大也荀爽注終也隸續嚴發碑鑴堅仰高鑽作鑴疑當時論語有此異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釋文〕循音巡〔注〕鄭曰恂恂恭順貌後漢書趙壹傳注〔箋〕陳鱣曰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與集解異爲鄭可知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引並與鄭同蓋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也論語後錄云恂與循同說文解字誘即羑或又作誘淮南子書云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齊光高誘注誘美稱也維城案詩野有死麕傳誘道也儀禮大射禮注誘猶敎也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當亦用此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鄭曰卓爾絕望之辭〔釋文〕欲罷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卓爾陟角反下引鄭云〔箋〕罷說文云遣有辠也段注引申之爲止也休也下引論語此文以證止休之義是也卓說文云高也經義述聞曰儀禮覲禮匹馬卓上解曰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廣雅趠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蹀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趠遠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䟫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趠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維城案據此則卓爾者形容夫子之道之超然特立故鄭以爲絕望之辭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顏苦孔之卓指此又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有云逴彌之思逴彌錢宮詹謂即卓爾也論語述何曰如而也卓讀灼灼見之灼義別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引作蔑繇論語後錄謂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蔑作眛眛字从未是末與蔑通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也〔集解〕鄭曰謂疾益困也左桓五年傳正義〔箋〕說文病疾加也論語後錄曰呂覽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益困稱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

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集解〕〔箋〕論衡感類篇引使作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釋文〕病閒如字行詐側嫁反〔箋〕詐說文云欺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甯甯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弟子之手乎〔集解〕〔箋〕無甯甯也猶詩生民傳云不甯甯也**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甯當憂棄於道路乎〔集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

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匵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邪集解鄭曰韞裹也匵匱也釋文韞紆粉反馬云云鄭云云匵本又作櫝徒木反馬云云鄭同善賈音嫁一音古而沽音姑賣也賈求位反箋說文無韞字後漢逸民傳注引作韞櫝說文亦無韞字虞翻易繫辭注韞藏也則易述云韞縕古今字維城案說文縕紼也則縕亦借字蘊說文作蘊云積也方言蘊包也包裹義同說文勹裹也匵說文云匵匱也櫝亦訓匵季氏篇龜玉毀於櫝中作櫝不作匵是匵櫝古通故逸民傳注引此作櫝求善賈而沽諸秋槎雜記謂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賈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劉文淇曰謹案段玉裁說文注云買者凡買賣之稱也

澧詁曰是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段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出買者之所得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入禡韵古無是也其說嚴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周禮釋文云聶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奠賈物賈其賈平賈大賈小賈賈賤恆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人在賈一所賈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音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為賈人正與釋文一音古維城案成賈之賈釋文音嫁本或作價善賈亦猶是也文選顏延年直東宮詩注范蔚宗逸民傳論注後漢書逸民傳注並引作價故釋文並存兩音沽漢石經作賈玉篇引作夃說文秦以市買多得為夃說文以沽為水名則沽乃借字當以夃字為正**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集解○釋文沽之音姑不衒古縣字一音玄遍反箋沽漢石經亦作賈羣經音辨鄭音故賣釋文無音吳氏遺著謂此非沽賈字說文衙重文作衒貝部賣衒也从貝𧶠聲𧶠古文睦讀若育與从土从買訓出貨之賣不同賈白虎通商賈篇引作價後漢書張衡傳逸民傳文選琴賦等注同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集解○釋文九種章勇反馬云云箋夷說文云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也楚辭九章云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王逸注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僻遠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白虎通禮樂篇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方為九夷東所以九何蓋來通者九九之為言究也德偏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一說曰夷者僔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集解箋樸學齋札記云羅泌國名

紀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云鳳出東方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好讓不爭是以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四書考異論語竢質並據山海經謂九夷為君子所居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集解箋周禮大師注詩疏並引鄭司農曰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云云范甯穀梁傳序曰就大師而正雅頌疏大師樂官也詩者樂章也大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維城案雅頌得所正詩也樂正則詩無不正矣經史問答云正詩乃正樂

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雅頌失所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為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為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

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涵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涵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涵於變雅猶之可也若涵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為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為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石林葉氏謂吳札觀樂以大雅為文王之德以小雅為周德之哀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謨合之以為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謨合之以為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劉竝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若頌之失所則毛傳絲衣云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為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

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為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淆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用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論語發微曰投壺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為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既定加儀禮諸篇所枚以頌為金奏升歌笙入閒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為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亡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閒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為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集解○釋文不為酒困馬云云箋勉

論語後錄云應讀如勉而為癠之勉困說文云故廬也而馬訓亂者即鄉黨篇惟酒無量不及亂之義何有於我哉論語述何曰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集解○釋文斯夫音符下章有矣夫並同不舍音捨箋子在川上四書釋地謂相傳泗水發源處今之林泉寺在泗水縣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潺湲澂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謂泗水孟子徐子章章指引論語此文子作仲尼斯下無夫字文選郭璞遊仙詩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注同夫趙岐孟子注云歎斷也舍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注引作捨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呼報反下同箋禮記坊記注疾

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發此歎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吾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集解○釋文一簣求位反土籠也鄭曰土籠舁求反而中丁仲反又如字簣盛土籠也書旅獒正義箋譬漢書禮樂志引作辟說文無簣字漢書王莽傳成在一匱似用此文論語竢質據此謂今論語匱字去匚而上加竹大非維城案說文匱匣也不訓土籠則匱亦借字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蕢草器古文作臾象形蓋草作之所以盛土者也義較近籠說文云舉土器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集解○釋文雖覆芳服反注同箋荀子坐宥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似即本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釋文語之魚據反不惰徒臥反也與音餘箋惰說文作憜云不敬也惰憜或省𨸏媠古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集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箋苗說文云

艸生於田者何休莊七年公羊傳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說文秀光武帝諱闕其義其釋采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穗采或从禾惠聲經補義云未成穗俗謂之出穡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不出穡而後堅好也爾雅釋艸謂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苗異於是邪疏以此章為痛惜顏淵而發四書考異云此與上章未有通合之本章首別無謂顏淵字邢氏說恐由臆測然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皆以此為惜顏子邢疏本此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釋文焉於虔反知如字箋後生儀禮有司徹注云年少也新序雜事篇引此文焉作安無也字論語述何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畏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即此意也法言修身篇引曾子語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集解鄭曰繹陳也釋文法語之魚據反巽音遜無說音悅注及下同繹之音亦馬云尋繹也鄭云云箋巽論語後錄云當作顨卦之顨易敘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顨顨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易以兌次顨即顨與言而說之之義鄭於易顨為隨風兌為麗澤入而說中孚之象也故夫子云然繹陳釋詁文詩毛傳鄭箋同後錄云方言自山而東謂改曰懌懌訓為改比鄭義為近懌俗字繹正字說而

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說繹郭璞方言注引作悅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經讀考異云舊讀多從一句敘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別爲句已止也言止於斯而不可復挽也不日如之何章同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釋文毋友音無勿憚徒旦反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釋文奪帥色類反【注】鄭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後漢李陳龐陳橋傳論注【箋】孫武子軍爭篇三軍可奪帥將軍可奪心帥當作衛說文云將衛也帥佩巾也是帥爲衛之段借字匹說文云四丈也淮南天文訓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鄭曰縕絮也釋文衣弊於既反下同本今作敝縕紆粉反鄭云枲也袍蒲刀反狐貉戶洛反依字當作絣也與音餘【箋】敝說文袍下引作弊與釋文本同縕說文云紼也袍說文云襺也絮釋文作枲誤陳鱣從類聚所引正之論語補疏曰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襺卽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加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之新綿縕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麤者爲纊古今語異也論語後錄亦云說文解字曰袍襺也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縕紼也紼亂絲也然則縕袍以亂絲爲之者貉說文作貈云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汗簡引古論語同高誘淮南子注貈音涸論語補疏云說文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貈之貈亜文作涸貈从舟聲而讀同涸涸音同貉者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集解○釋文不忮之豉反馬云害也書云很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泊不臧作郎反【箋】忮害臧善詩雄雉傳文陳奐疏韓詩外傳云傳曰大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兩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韓亦詁忮爲害馬融注論語子罕篇忮害也不疾害不貪求言有德行者如此也鄭箋云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箋義微異論語述何曰恥不若富貴強者則有忮害之心弱者則有求慕之心故不能修身也經學卮言曰不忮不求兩節當別爲一章言子路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

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爭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問譽自足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枘鑿不可通也注疏本子罕篇三十章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自爲章故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集解○釋文尚復扶又反【箋】論語述何曰是道也兩句與子貢言無諂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釋文後彫丁條反依字當作凋【箋】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某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松

說文云木也柏鞠也爾雅釋木作榝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也集解○釋文知者音智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箋】淮南子氾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以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高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後漢周章傳亦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論語後錄曰易繫辭曰巽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經者

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憂濟民之急行矣虞翻上易注奏云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蒴蟜蟜者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又易家人上九象反身之謂也虞注謂三動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漸上九其羽可用爲儀吉虞注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周易虞氏略例曰爻當其位經也爻不正而變之正亦經也變止爲不正則權矣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即易所謂反身也易繫辭傳巽以行權周易述云巽德之制故以制義巽稱而隱鄭注月令云稱錘曰權故以行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釋文唐棣大計反林大內反偏音篇【箋】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

於指非精心惡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唐棣爾雅釋木詩何彼穠矣傳亦云移也晨風傳又云棣唐棣也棣爾雅釋木詩常棣采薇篇傳棣乃常棣非唐棣也陳奐疏轉據晨風傳而引皇疏云唐棣棣樹也玉篇梼棣也　　誤又以說文移棠棣也謂棠當作常經義述聞又據藝文類聚木部引三家詩夫移之華斷爲常棣而非唐棣蓋因其下有萼不韡韡句也雜城系說文云移棠棣也棣字即次其下云白棣也不云唐棣而云白棣郭璞爾雅常棣棣注今關西有棣樹則唯常棣可單稱棣而說文移棠棣也之即爲唐棣明甚棠果當爲常則繁露竹林篇文選庾絕交論注引論語此文何以並作棠蓋棠唐古同聲通用故或作唐或作棠也詩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者非亦可爲移爲唐棣之一證晨風傳以棣爲唐棣或繫傳寫之誤故與何彼穠

矣傳自相矛盾至三家詩以常棣爲夫移則當爲傳詩者之不同蓋三家詩今文也毛詩古文也古今文師傳各異或毛詩之常棣三家詩作棠棣故以爲夫移亦未可知非必其以常棣爲夫移也慈谿姜宸英湛園札記乃謂唐棣一種棠棣一種常棣其爲一種段氏說文注又以唐棣常棣并爲一種古無是說皆非也惟僂蔑郝懿行爾雅義疏謂牟願相爲余言唐棣花白即今小桃白也其樹高六七尺華葉俱似常棣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詩所謂偏其反而者也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郭云江東多夫移者差爲近之第說文以棣爲白棣故有以華亦爲唐棣花白爲棣者然說文不言華則或指皮色言之詩疏引郭璞注今白移也似白楊與郝氏說合偏說文云頗也詩角弓篇翩其反矣陳奐疏以翩爲偏之借字則與此偏其反而同義經傳釋詞云而者何絕之辭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文未之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箋】末釋文以作末者爲非惠棟校謂與檀弓爲

末之卜也句法同經讀考異云近讀末之思也何絕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命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是則釋文當以後一讀爲是論語述何云夫子以思爲末思不欲誘告於室誠之至也

鄉黨第十 釋文凡一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鄭曰恂恂恭順貌後漢文苑傳注王曰恂恂溫恭貌也集解○釋文恂恂音荀又音旬溫恭之貌

【箋】孔子於鄉黨左昭七年傳云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視[illegible][illegible]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鄭注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孔子以魯與宋爲鄉則居魯爲鄉黨居宋亦爲鄉黨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鄉黨闕考曰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鄹後或作鄒一統志一故鄒城在鄒縣界內非鄒國之鄒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圖考又云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闕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同鄉黨對朝廷言之也恂恂如也孔子世家潛夫論交際篇引並作恂恂無如也字索隱云有本作逡逡讀書叢錄曰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史記李將軍傳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並字異而義同維城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注恂恂恭順貌義與恭慎近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集解○釋文朝直遙反篇內不出者同廷徒甯反又徒佞反便便婢緜反辯也

【箋】宗廟左桓二年傳正義引白虎通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據此魯當五廟公羊傳穀梁傳禮記明堂位並以周公之廟爲大廟所謂大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子仕定公時爲宣成襄昭也魯公廟公羊春秋謂之世室左氏穀梁春秋謂之大室皆不謂之廟至明堂位始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註謂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則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魯公卽伯禽爲魯始封之君其廟自當不祧而武公之廟則春秋書立武宮與煬宮桓宮僖宮一例何嘗有不毀之廟者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朝廷周禮大宗伯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朝士注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蓋皆以臣見君之所爲朝也廷說文云朝中也鄉黨圖考云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餘詳入公門節四明萬斯大與應嗣寅書辨諸侯三朝說與江氏同見儀禮商附錄或謂王制云大夫三廟魯語卿以下治官職于外朝治家事於內朝則夫子亦自有家廟私朝何必其在君者而夫子之謹敬尤在君之宗廟朝廷也便便史記作辯辯論語後錄曰古便與辯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秋便辯聲相同互通鄭注與史

記合維城案爾雅釋訓亦云便便辯也詩采菽篇平平左右傳亦云平平辯治也平平當即便便之異文故釋文引韓詩作便便皆可為訓辯之證潛夫論交際篇引作誾誾言唯謹也誾誾與便便形聲均不相近疑涉下文誾誾而誤爾經傳釋詞云猶而已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釋文侃侃苦旦反誾誾魚巾反

箋下大夫上大夫論語釋故云周禮大宰疏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二大夫一小司徒一小宰司空下二大夫一小司空一小司寇司馬之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則卿為上大夫其大夫皆為下大夫晉之上大夫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也然爵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為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則亦上大夫孔子時為叔還也下大夫則孔子而外當為四人臧氏世為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皆為大夫與夫子同列者也維城案左定十年傳孔子相公會夾谷使茲無還揖對齊人十一年傳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云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覩殷試疑與茲無還皆魯下大夫子皆舊與言者但非在朝耳侃侃說文川部侃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維城案此當是引先進篇子貢侃侃如也涉上文子路而誤漢時與誾誾通文者多作衎衎後漢書袁安傳誾誾衎衎漢碑唐扶頌衎衎誾誾論語無作衎衎者疑衎衎為侃侃之借字誾誾說文云和說而諍也漢書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師古曰訢讀與誾誾同謂敬之貌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集解○釋文踧踖上子六反下子亦反踧踖恭和貌與與音餘中丁仲反

箋踧說文云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踧踖廣雅云敬畏也論語後錄曰踧踖與下與與同義詩授几有緝御傳以緝御為踧踖之容雖敬而舒謂之踧踖畯踧詩云踧踧周道踖讀若籀大夫石踖與與說文解字與趣步慎慎也从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倚慎慎旅林[illegible]慎慎行步安舒也慎慎應即此與與字說文解字文有趨字云安行據此則與趨非訓行步而漢書行禮慎字與當為慎慎之省文詩楚茨箋與與蕃蕪貌非此義集解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集解○釋文擯必刃反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

箋召說文云評也擯說文云儐導也从人賓聲擯儐或从手則擯為儐之或體故釋文云本又作儐其實儐為正字論語後錄曰作儐是也書賓于四門鄭注賓讀為儐擯為上儐以迎諸侯賓讀為儐故釋文云亦作賓皆同也君召使擯者聘禮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鄭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魯為侯國當用四人夫子為大夫當為承擯也羣經補義曰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鄉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為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嘗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為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為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大國向修昭不能如禮制也又曰史記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晉政季桓子與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爲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是有賓容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為擯而兼相大夫當為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皆上擯事也上擯當季孫為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色勃如也

第一〇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版正內

釋文勃如步忽反箋勃說文云排也下不引此文而於孛下云㶼也从宋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孛如也又艴色怒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艴如也知為孛艴之俗字說文兩引之者論語後錄謂許君說古文論語或以古今文有異並收之歟維城案孟子萬章篇王勃然變乎色趙岐注謂王聞孟子言而慍怒驚懼故勃然變色又公孫丑篇曾西艴然不悅注艴然慍怒色也經傳釋詞謂勃如猶勃然而趙注所謂慍怒驚懼與使擯義不相應然則勃如者其變色之通稱歟

足躩如也注包曰盤辟貌也集解○釋文躩如驅碧反盤辟貌盤步干反字又作磐辟婢亦反箋躩說文祇云足躩如也从足矍聲不言其義盤辟論語後錄謂投壺屏盤還曰辟郤盤辟是盤之言盤旋辟之言辟易維城案鄭曲禮注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盤與蹙相對蓋猶大學篇心廣體胖之胖鄭注胖猶大也說文走部有躩字云大步也从走矍聲疑與躩義相近說文走部字多與足部相通走部蹎足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顛足部蹎跋也从足眞聲是蹎蹎可通也走部踊喪辟踊从走甬聲足部踊跳也从足甬聲今經典辟踊之踊皆作踊是通踊亦可通也皆其證義疏引江熙云躩速貌速亦大步之意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集解○釋文襜赤占反一俛音免箋揖鄉飲酒禮注推手曰揖揖所與立論語釋故曰此交擯也主君在大門內中庭賓在大門外擯者出請事傳命于賓賓對反傳至主謂之一辭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謂之再辭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三辭三辭皆傳命出入三辭既竟乃傳命逆賓公逆賓于大門內上擯納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執王擯者入告辭至三辭此時又當傳命時孔子向在承擯中揖所與立也既三辭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立擯皆入門右負東塾北面

立惟上擯進相君君升堂上擯退立于中庭孔子攝上擯在入門進相君時始經學卮言云周禮諸侯相為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為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賓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即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歟襜說文云衣蔽前論語後錄曰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此言襜如者齊衿之鄭謂蔽鄭為襜謂衣前後蔽如襜也

趨進翼如也箋趨說文云走也禮記少儀注步張足曰趨趨進羣經補義云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使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進行步必趨禮不詣趨召文也論語釋故曰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王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又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翼說文作趨云趨進趨如也从走翼聲翼當為借字論語後錄云趨讀燕人強秦言救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也集解箋禮經釋例曰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注不顧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論語注疏亦引聘禮經注釋之足徵鄉黨一篇與聘經相表裏非泛泛稱譽聖人也論語斷枝曰此節記為擯之禮舊說或以為朝或以為聘各據一篇殊為拘執此適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為朝者蓋

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擯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擯所與立皆以為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為擯聘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何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為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為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釋文鞠九六反躬

箋公門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云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五門之次先後何以不同曰朝士鄭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所以不從者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臯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問近人又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倘也曰戴東原說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臯門有應門有路門不闕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闕諸侯臯門應門也臯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然證以經文大雅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太王殷之諸侯本有庫雉路三門至是增立臯門應門後世遂定為天子五門之制非謂其止此臯門應門也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餘之庫門兼天子之臯門魯之雉門兼天子之應門其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三門天子與諸侯同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雉閽者謂之臺禮器孔疏附邊築闕為基基上起屋

曰臺門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門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晉世家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一作夷雉字古文作緜茅闕門即雉闕門之謂問路門何以知其與廟門同制路門之容有幾曰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三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半之丈六尺五寸以燕禮證之路門堂之制當與廟門相同廟門廣十八尺是其總數路門廣十六尺五寸是其容數也路門為路寢正門故謂之寢門檀弓自寢門至于庫門是也又謂之大寢門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鄭注大寢路寢也又謂之虎門師氏居虎門之左鄭注虎門路寢門也畫虎焉以昭勇猛又謂之畢門顧命二人雀弁立于畢門之內闈人鄭司農注路門一曰畢門賈疏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為終畢也問天子諸侯皆三朝其外朝所在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注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小司寇鄭注又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沿用鄭司農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之說其實皆一朝也外朝為司寇斷獄弊訟之朝槁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鄭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王制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鄭注正周禮鄉師之屬辨其聽訟異其死刑之罪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孔疏此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其所謂朝皆是庫門外之朝門諸侯外朝在庫門外其說亦有徵否曰聘禮交擯在大門外大行人言交擯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所謂朝者卽是外朝聘禮又云至于朝主人云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鄭注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賈疏外門卽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門外爲外朝此皆諸侯外朝在庫門外之證是則諸侯庫雉路三門皆公門此言入公門惟外朝不與焉故有以公門爲庫門者論語竢質曰公門庫門也自外來入必先庫門是也有以雉門爲公門者羣經識小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皋應二門其庫門卽郭門也路門以內卽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有以公門爲路門者論語後錄曰此言路寢朝與古內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寢廷左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寢亦有堂鄭注月令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階也三說並通釋地三續以庫門內爲外朝又以升堂爲治朝皆非也戴震天子諸侯三朝三門考曰天子有皋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陳奐詩疏據鄭司農周禮閽人朝士注王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廣援經傳以證天子之有庫雉而諸侯之有皋應未允也維城案書大傳云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則諸侯當有庫應而無皋雉何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記皆言魯制則魯所謂庫雉者其卽他國之皋應而如天子皋應之制歟其以制如天子皋應故獨謂之庫雉以避嫌歟其以皋門內爲內朝則猶以庫門內爲外朝誤甚論語騈枝以入公門爲卽

聘禮之入門案公君也本國之臣謂君門爲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鄰國之臣來聘執圭而入廟門不得謂之入公門偏考晉傳亦無謂廟門爲公門者公蓋衍字也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經義逸聞收之云包注謂下文過位過君之空位也鄭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皆承公字爲義則已衍公字矣鞠躬如也盧文弨龍城札記曰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犬信爲曲身何必言如柰廣雅匑匑謹敬也曹憲匑音邱六反匑音邱弓反儀禮禮記賦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與鄭注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卽訓爲身今匑匑二字廣雅皆譌駕頼有曹氏音猶可攷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頻有陸氏釋文張淳識誤尙皆作物窮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加字張云爾雅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蹴踏之謂乎鞠窮蹴踏皆雙聲止相類說文惟匑字訓曲脊不云匑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蹋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背不近也論語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贊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讀書脞錄拜經日記大略相同而此較詳論語古訓吾亦廬稿又引三蒼匑匑敬畏貌爲證羣經義證引魯世家注匑見三蒼音窮或論語本作匑轉脫作躬維城案包氏攝齊升堂節注鞠躬者敬愼之至是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釋文閾于逼反一音況逼反

箋　立不中門　論語竢質云謂雉門也雉門有闑入將見君必謂使入自于君子於是佇立以俟之不中門者立于闑東闑外不當棖闑之中也論語釋故曰凡門兩邊立長木謂之棖中央豎短木謂之闑門以向堂爲中東爲闑右西爲闑左[illegible]棘東西各有中出入之法賓由闑右主由闑右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

門內闑右也又曰聘賓公事自闑西賓禮也私事自闑東自比於臣也此中謂闑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稍偏近闑故玉藻賓入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所從也疏云稍東近闑出此可見出入者並不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疏云棖闑之閾尊者所行故不得當之然則不中門者辟尊者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入故中門爲虛位非也此章言朝儀以下文過位觀之則此門當爲庫雉立者大子從大夫後待三卿至乃從入耳閾說文云門榍也下引論語此文古文閾作閾曲禮不踐閾注閾門限也孔疏踐履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儀禮士相見禮疏引鄭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注**包曰過君之空位也**集解**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禮記曲禮正義

箋羣經補義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

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謂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也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揖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升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得入異姓不得人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升降故聘禮使者受命

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此注包義金榜書古文論語後曰曲禮曰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注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鄭氏釋鄉黨過位爲卿大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沒階復位文義相屬論語後錄曰凡朝者必於廷位在廷左右爾雅曰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又曲禮下卿位注云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並從鄭義云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釋文攝齊音資裳下也篇末皆同

箋攝齊論語駢枝曰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攝士冠禮攝酒注攝猶整也既醉朋友攸攝正義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升堂論語釋故曰三朝惟路寢有堂辭七命堂高七尺階七等凡入內朝之禮當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君升然後命之升其升則西階也此正朝也若燕見于君則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亦或命坐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燕見在路寢堂也此章之義亦得包之禮記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階法也息說文云喘也喘疾息也維城案喘从口當爲氣之从口出者息从自說文云自鼻也當爲氣之从鼻出者說文鼾臥息也从鼻干聲齂臥息也从鼻隶聲蓋人之臥也其息以鼻故臥息之字皆从鼻說文又云呼外息也吸內息也屏氣似不息蓋謂若有吸無呼然禮記玉藻云氣容肅鄭注云似不息也士相見禮疏引鄉黨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論語古訓陳鱣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

出降一等逞

顏色恰恰如也釋文逞顏色勅井反怡怡以之反箋降說文云下也逞通也怡怡如也見子路篇**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箋禮經釋例曰聘禮記注引論語作沒階趨進則鄭氏所見本已有進字陸說不可從**復其位踧踖如也**箋說文复行故道也今通作復經學卮言曰此君覩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論語釋故曰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進於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為衍文未思位及堂塗之所在耳陳壽祺左海經辨曰鄉黨記入公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己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

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文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爾雅釋宮曰門屏之閒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第八人篇位解曰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為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而南嚮爾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過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為國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為在路門外正朝江永鄉黨圖考以為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

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謂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若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于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法無常法也案疏所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稱鄉黨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為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誼所謂孔氏聘禮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記引孔子之升

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為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為即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賓入廟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乘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輒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本注為宗可也論語發微曰鄭康成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本此法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君召使擯來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知入門右臣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即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

闕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指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向虛而擯者出入其閾即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等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

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畢事故有趨鱗避翔蘇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聚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於擯者不記升堂一事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也後之說詳諸者謂記孔子常朝之事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爲君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攝衣知攝齊升堂正是擯者又趨進一事亦賓所無以爲記聘亦不得賓鄭注聘禮

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攷證非竟以論語爲孔子爲賓之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注 包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

集解○釋文不勝音升爲君于僞反使所吏反

箋 釋經補義曰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論語後錄亦云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聘禮記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是瑑圭減命圭一寸綸挂命圭繅三采三就瑑圭二采一就命圭以朝瑑圭以聘二者皆君之圭也故包以爲執持君之圭如不勝聘禮記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也禮記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鄭注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正義即引論語此文爲證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注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

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集解 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釋文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下如魯讀云云蹜蹜色六反授玉一本作受玉曳踵章勇反

箋 上如揖下如授者禮記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此執圭上下之節如揖者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鄉黨圖考曰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仍不過平衡也如授者說文云授予也圖考又曰凡獻物於人有不敢授者奠之於地臣奠圭壻奠鴈是也其有當授受者如几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授不敵者對面訝受其時身稍俯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帨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子執圭手有稍下時如之即行聘時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

閑皆有授時執圭亦如之耳論語後錄曰此言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爲趨古而加通賈人啟櫝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西楹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于階所謂上有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卽趨而授歟此解魯論爲長鄭君用古文而不從魯論恐未是坫又案賓自執圭將事由闑右入門至致命此三揖三讓禮無煩重古禮揖可兼讓論語不言及讓是已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天子高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皮以上下爲執玉高卑殆未讀聘禮及記敗勃如戰色禮記玉藻色容莊注引此文正義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怍變動也維城案戰說文鬭也魯論讀上文下如授之下爲趨卽聘禮記之將授志趨而聘禮記下文謂授如爭承戰爭爭鬭義並相近則以魯論意推之其卽爲加爭承之色斂足踧踖如有循儀禮士相見禮云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注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蹎跲也賈疏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舒武舉前曳踵是也玉藻記徐趨之節云圈豚行又與此不同者文有詳略俱是徐趨也蹜禮記玉藻釋文作宿說文無蹜字足宿爲正字蹜爲借字又玉藻云足容重注舉欲遲也蹜蹜如有循蓋其所以舒遲也

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集解○釋文享許丈反注同

箋儀禮聘禮既受圭賓降出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入設械則賜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此享禮也論語釋故曰用圭璧鄭氏乃概言享禮所用其實爵聘諸侯享用璧琮不得用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韍驊跱就庭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諸侯相朝公侯伯告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

琥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皆用瑑王減二寸然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用璧以帛享王后夫人皆琮以錦瑑璧琮皆六寸也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注云貨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有容色者聘禮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見也經學卮言曰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

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集解○釋文私覿直歷反見也注同愉羊朱反見也賢遍反下同

箋說文無覿字論語後錄曰覿字从賣賣字从𧶠𧶠卽睦之古文或覿卽𧶠字歟但無可據證耳論語竢質作儥曰說文解字云儥見也从人賣聲陳鱣亦云當作儥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從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幣入門左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再拜稽首降出此賓私覿禮也鄉黨圖考曰私覿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蓋謂從君於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加享禮也論語釋故曰聘禮記曰私覿賓若私獻將命可知覿之後更有私獻而非覿聘賓之私禮矣禮經釋例曰覲禮享後無覿者諸侯覲見於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覿也聘禮享後有覿者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覿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賓代君行禮故享後別有私覿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覿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覿也又云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

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此申言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覿也今以禮經證之鄭孔之說與經合愉愉聘禮記私覿愉愉焉注容貌和敬說文云愉薄也下引論語此文四書考異曰愉古字與愉通故說文解之曰薄續引此文則更廣異義非相承也維城案說文引論語上疑脫一曰顏色和也字以鄉黨此文與上文有容色一例禮記祭義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有容色和氣婉容並舉則訓色和爲古義段注乃泥薄也一訓解爲薄樂恐非論語駢枝云自入公門以下至此總記聘問之事復位以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以下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爲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並爲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內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之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斕至容斕蹵也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攝齊與攝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謦飭之義弟了職曰攝衣其盟又曰攝社盟敝義與此同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餘互見上文入公門攝齊升堂條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注〕鄭曰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疏〕皇褻衣袍襗也詩無衣正義王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集解〇釋文紺古暗反緅莊由反考工記云五入曰緅字林云帛青色子何反緣也悅絹反褻息列反〔箋〕紺說文云帛深青揚赤色無緅字潛研堂答問論語後錄左海經辨並据孔注一入曰緅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謂爾雅一染謂之縓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孔本古文必作縓不作緅而以此作緅者爲今文維城案孔本果作縓則說文縓字注何以但云帛赤黃色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不引論語此文邢疏說文無緅字似屬可疑然攷工記鍾氏五入爲緅注鄭司農明引論語此文作緅鄭司農即鄭衆所傳費氏易毛詩周禮左氏春秋者其所傳皆古文則所

引論語亦必古文諸家皆惑於僞孔而以作緅者爲今文非也鄉黨圖考曰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以純青母沒則唯純以素紺緅不以飾蓋猶紅紫不以爲褻服也左海經辨曰古者衣正色裳閒色故士黃裳纁裳雜裳可也閒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者緅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鍾氏鄭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周禮巾車注雀黑多赤少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皁物先鄭以爲皁栗柞栗之屬說文栩其實皁一曰樣爾雅釋木栩杼櫟其實梂陸璣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爲杍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此木染

之證也爾雅釋草葝鼠尾郭注可以染皁蒤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櫻烏階郭注可以染皁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草說文藍染青草也此草染之證也攷工記鍾氏掌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周禮天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鄭注云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禮記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左氏哀十七年傳渾良夫衷牡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注紫衣君服狐裘人君之服可見春秋時人君正服多用紫孔子惡紫之奪朱以此紺緅紫類祭服之玄之色即爵弁之色何謂閒而非正緅爵韋相近說文無緅有纔云帛爵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从糸毚聲然則纔亦緅字也溧陽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緅非繢又非青紫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說是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攷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其義相同攷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為四入玄為六入觀壯篤賈公彥二禮疏並云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鄭君注云纁再染以黑則為緅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元謂此同色耳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敫蒸鄭君據禮推而知之也鄭君以紺緅色淺紅紫色姦故不用為飾及褻服也維城案說文紅帛赤白色紫帛青赤色合之紺帛深青揚赤色纔帛雀頭色周禮巾車注以為黑多赤少然則四者皆兼有赤色紺緅為青勝於赤紫為黑勝於赤故類於祭服之玄紅為赤白相兼是赤之淺者說文絳大赤也纁淺絳也故類於祭服之纁也褻說文云私服論語釋故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絅帛為褶皆褻服也又所以表袍者為褖衣皆衣褻相連為之餘互見下文褻裘條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釋文

袗之忍反本又作紾單也絺勅之反細葛綌去逆反麤葛

箋

暑說文云熱也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禮記曲禮袗絺綌注袗單也孔子曰下引此文云為其形褻孔疏形褻謂肉露見也袗玉藻作振鄭注云振讀為袗袗禪也禪單義同維城案袗說文云玄服从衣今聲裖袗或从辰疑玉藻本作或體之裖袗振形近傳寫訛為振耳說文訓為玄服昔儒非解此袗絺綌之袗也絺綌說文云絺細葛也綌麤葛又云葛絺綌草也詩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為絺綌又曰精曰絺麤曰綌孔疏引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曰精曰絺麤曰綌表說文云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為表故凡上衣統謂之表也論語釋故曰古者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衣親身衣上冬則加裘夏則加絺綌春秋則加袷褶又其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正服[illegible]袗絺綌者未有無裏衣亦未有無上衣者也然此與下節並是論褐衣表而出之者謂以褐衣表絺綌而著其色如絺綌黑則加緇衣白則加素衣表裏相稱故曰出之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可知袗絺綌與表裘一例皆謂不加褐衣也又曰古人服有褐襲凡裘葛之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正服褐者開正服之前衿袒其左袖而露其褐衣以正服之左袞插諸前衿之右也亦曰襢裼故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襢裼者左也若揜其正服裼衣不見則謂之襲也[illegible]凡裼衣必與裘葛同色裘葛又與正服同色江曰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裁末韠亦象裳故裼衣必象上服使內外稱又曰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又曰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蓋古人行禮至盛則以襲為敬不盛則以裼為敬至於燕居不文飾則襲而不裼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非敬事不敢襢裼是也[illegible]論語後錄曰袗同也讀加

兄弟畢袗玄之袗言衣與裳同之故臣考古錄曰袗
有數義說文玄服也詩云被袗衣注畫衣也儀禮士
冠禮兄弟畢袗玄注袗同也此當兼均義疏所
謂袗同單服是也秋槎雜記曰上冠禮兄弟畢袗玄
注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古文袗為均士昏禮士從
者畢袗玄注袗同也上下皆玄也案此則袗絺綌衣
裳同絺綌也禮稱袗絺綌二出禮袗絺綌不入公門
以上寢笫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入朝雖不皆不
絺綌同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觀上列采文義與喪
大記同謂斂衣也喪大記稱斂衣曰袍必有表不禪
下云絺綌紵不入正謂三者皆禪絺綌無有不禪
必以袗為禪或以袗為玄則冠昏皆為畢玄矣
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絺綌之服必有裏衣使
絺綌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玄端
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絺綌皇疏本作必表而出無之
字謂古人衣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
客皆加上衣當暑袗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
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四書考異曰依皇說末句應無

之字且如是說則袗亦褻服而所表猶裼衣與上下所記凡成類**緇衣羔裘素衣麑**
裘黃衣狐裘釋文緇側基反麑米侯反鹿子也【注】**鄭曰緇衣羔裘諸**
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
詩羔羊正義　周官司裘疏引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　儀禮既夕記疏引云諸侯
視朝之服　禮記玉藻正義引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裼**素衣麑裘諸侯視**
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為裼詩羔羊正義禮記玉藻正義士冠
禮疏並引視朝之服**狐裘取溫裕而已**禮記緇衣正義【箋】衣裼衣也裘說文云皮衣
也羣經補義曰虞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傷其皮則
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
褻故裘外必有裼衣羔說文云羊子也素白緻縞也
麛鹿子也麑後麑也古未聞以後麑皮為為裘者則

麑為正字麑為借字然魯語云獸長麑䴠韋昭注鹿
子曰麑是麛古通用麑黃說文云地之色也狐祅獸
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論語稽故
曰緇衣緇布衣緇衣羔裘則上服朝服及玄端也朝
服者玄衣素裳諸侯日視朝君臣同服之大夫以為
祭服玄端者玄衣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
臣夕於君及大夫視私朝之服士以為祭服[illegible]
緇朝服玄端皆以十五升布為之玉藻羔裘豹飾緇
衣以裼之飾褎也凡裘君用純臣下之故褎飾異皮
[illegible]詩羔裘豹袪羔裘豹飾是也夫子之裘裳是豹
飾又曰朝服之上有爵弁服大夫則有玄冕服玉藻
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
夫也蓋玄衣之裘玄衣謂玄冕服及爵弁服皆玄衣
纁裳也然則夫子宜有玄綃衣狐青裘論語不言文
不備耳又曰素衣白布衣素衣麑裘上服皮弁也皮
弁服者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為裳諸侯視朔君臣同
服之獻灼又聘禮君臣皆皮弁服又大蜡皮弁素
服而祭也天子諸侯皮弁服之裘狐白裼以素錦衣

大夫則麑裘青豻褎而裼素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注以為上加皮弁服也又曰麛裘青豻褎
絞衣以裼之注絞蒼黃之色疏家以為誤也[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
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周之禮以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郊特牲
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既蜡臘先祖五祀勞農以
休息之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故郊特
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
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又詩羔羊疏云兵事韎
韋服則用黃衣狐裘春秋時藏之狐裘取我於狐跗
是也則黃衣狐裘又為兵事韎韋之裘韎韋服者春
官謂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䋩跗韐又以為衣裳必
秋傳為韎韋之跗注兵事君臣同服也皆衣狐裘之
兼二者方備與化任大椿弁服釋例云玉藻大羊求
裘不裼淮南子說山訓被羊裘而貸固其事也貉裘
而負籠甚可怪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

一一〇

也冕弁之服皆用之者說文羔羊子也羊初生其毛柔細最深炆也故爲良裘淮南子齊俗訓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墨子兼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牂羊之裘韋以帶綫攻廣雅牝羊一歲曰特挑三歲曰牂羊至三歲則齒極長其毛麤大不及羔羊矣故牂羊之裘爲惡衣與麤布之衣相配玉藻所云犬羊之裘蓋謂此也羊裘不裼而羔爲羊子即用之於冕弁服猶鹿裘爲喪服之裘而麛爲鹿子則用之於皮弁服也又案玉藻君子狐青裘鄭注蓋玄衣之裘玄衣二字爲冕弁及朝服玄端同稱而皇氏獨以爲玄端之裘者蓋合鄭論語注決之也司裘疏引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卿大夫助祭於君玄冕也即知冕服用羔裘士助祭於君爵弁也即知爵弁用羔裘君臣視朝之服朝服也即知朝服用羔裘此外惟玄端不見所用之裘則玉藻狐青裘注所云玄衣之裘即爲玄端之裘無疑矣熊氏以此注玄衣爲六冕及爵弁之裘然則卿大夫士助祭於君當服玄冕爵弁即當用狐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語注又云羔裘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剌謬如此故知此注玄衣專謂玄端矣熊氏誤解玉藻注玄衣二字由未參攷論語注耳孔又謂六冕若皆用大裘鄭注有裘之上有玄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上帝同服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攷鄭司裘注云大裘黑羔裘論語注謂冕爵弁朝服皆用黑羔裘不嫌與大裘同者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注大裘不裼謂祭天也孔疏大裘則無別衣蓋謂此也其他冕服及爵弁朝服雖亦用羔裘而於羔裘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創異於天子之大裘不裼矣至鄭注大裘之上加玄衣蓋僻於裘之外加玄衣玄衣之內更無裼衣即玉藻所云大裘不裼也與玄冕裼裘迥異而孔氏謂大裘與玄冕無殊九未深攷玉藻注玄衣二字未明著何服故熊氏意爲六冕及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用羔裘則爵弁用羔裘論語注有明文矣故一以彼注爲斷又孔玉藻疏謂六冕及爵弁之裘用

狐青裘而詩羔羊之革疏又謂六冕與爵弁服同用黑羔裘則仍從劉氏之說矣又案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疏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今考諸經傳注載卿大夫助祭之服無用朝服者疏謂朝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全無根據疏引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裼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賈此疏謂卿大夫士助祭冕弁服同服羔裘最善體會鄭注但羔裘必以緇衣爲裼故賈儀禮疏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材字此云緇衣羔裘即爲緇布衣若卿大夫以冕弁助祭上服絲衣而裼用緇布衣即是以布裹帛矣於制未合似鄭注所云緇衣羔裘亦卿大夫士助祭於君之服不指玄冕爵弁不知以帛裹布非禮也本謂中衣不謂裼衣即以緇衣攷之據布爲色爲緇字即據帛爲色亦或爲緇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麛裘之衣呂氏春秋淫亂篇及子華子神器篇皆吾所亡者紡緇也管子七臣七主篇夫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緇此皆以緇爲帛也均不作材衣可知絲衣亦得名緇衣然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裼羔裘蓋用緇帛也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絲衣其裼衣當用帛即朝服布衣其裼衣亦多用帛玉藻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論語素衣麛裘攷之狐青裘玄端之裘也狐白裘及裘皆皮弁之裘也玄端皮弁上服布衣以玄綃錦衣素衣爲裼則是上衣用布裼衣多用帛也蓋裼衣與中衣不同中衣爲裹衣與褎衣相近上衣用布則中衣必不用帛也自孔穎達說以以帛與布非禮也二語爲指褎衣遂謂上衣用布則裼衣不得用帛不知玉藻以帛裹布注明謂中衣不謂裼衣如謂裼衣不得以帛裹然則錦衣素衣何以裼皮弁上[illegible]禮賈疏素[illegible]也引論語注素[illegible]緇詩孔[illegible]云[illegible]有[illegible]素爲布者玄綃何以裼玄端乎論語素衣麛裘所云素衣謂皮弁服之裼衣白布衣

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衣緇衣即朝服之裼衣[illegible]詩緇衣之宜兮則緇衣十五升朝服之上衣也又曰越絕書吳內傳祭昭公南朝楚被羔裘被羔裘則必緇衣諸侯相朝當皮弁麛裘而祭昭侯被羔裘則同於在國視朝之服矣非制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公賜公衍羔裘中論審大臣篇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說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禪求之無辰云素韠則朔服素裳也此亦朝服羔裘之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故羔裘於司裘爲良裘孫叔敖以爲朝服之裘正合禮制而韓非以爲儉偪下則韓非子之時風俗今靡不以羔裘爲上故指爲儉服也漢書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謂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然則賤羔裘後世之制不可以此疑禮經也晏子春秋雜下篇及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

車而駕駑以朝所謂衣緇布之衣則朝服緇衣也而用麋鹿之裘不衣羔裘則降於夏裘矣或以示儉非常制也[illegible]又曰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其必以狐裘爲黃衣狐裘者蓋黃衣狐裘祭服也鄭欲釋小序好絜衣服則服祭服以朝乃爲好絜今攷小序謂檜君逍遙遊宴不能自強於政治則變易典制輕重任心不僭在好絜衣服也攷玉藻卒食玄端而居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諸侯玄端以燕王制一命卷疏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詩所謂逍遙乃燕居時也又攷羔裘如濡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詩狐裘蒙戎疏及司裘疏皆以狐蒼裘爲玄端之裘然則此詩所云狐裘以朝爲狐蒼裘也蓋緇衣羔裘視朝之正服玄端狐青裘燕居之正服今檜君燕居反服朝服故詩人以羔裘爲刺視朝反服燕居之服故詩人以狐裘爲刺言其重所輕輕所重也如謂惰君好絜衣服故服祭服以朝不知息民之祭於祭爲輕黃衣狐裘亦祭服之最輕者服以視朝未足以炫盛飾也詩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疏謂庶人得服黃狐之裘非貴服也然則檜君視朝欲侈盛服必不服庶人所服之裘明矣素衣麑裘皇疏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檀弓曰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有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玄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弁服釋例云皇以素衣麑裘爲凶荒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異義蓋皮弁服有二一是白布衣素帛以爲裳乃諸侯視朔之服一是衣裳皆用素帛此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現皷[illegible]皇以素衣麑裘既名素衣則衣裳皆素與郊特牲之皮弁素服同故云凶荒之服也不知郊特牲皮弁素服謂正服也論語此節緇衣素衣黃衣皆指裘上之裼衣非指裼衣上之正服也此麑裘裼衣以素其正服仍衣白布也故鄭以爲視朔之服皇氏易之非也又曰攷羔羊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麑裘聘

禮裼降立注引論語云素衣麑裘則麑裘用之聘朔皇以麑裘爲凶荒之服惟較輕於大鹿之裘故韓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然則麑裘乃最下之裘皇以爲凶荒君所服之裘似亦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麑裘爲上故天子以朝諸侯以朔韓子之世至以麑裘爲監門之服則世風之變也皇氏固不得據後世以疑周制也又曰韓詩外傳孔子曰賜爾何如對曰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縞冠者皮弁色白縞冠以象其色用皮用縞有異耳縞冠素衣非吉服也即司服所謂素端聘服用此不合禮制又攷素衣即素積蓋素裳亦通名素衣詩庶見素衣兮箋以素衣釋素裳韠詩外傳所謂素衣其即謂皮弁服之素裳歟黃衣狐裘弁服釋例云詩狐裘以朝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孔疏以爲大蜡服皮弁息民服黃衣狐裘今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攷狐裘黃

黃箋及緇衣注皆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攷黃衣息民之服而箋云大蜡之服則迫以息民爲蜡祭蓋息民雖在大蜡之後日而實統於蜡故鄭氏於息民多言蜡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據疏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而注通云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亦得名大蜡非第如狐裘以朝疏所云渾言之也論語黃衣狐裘皇疏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者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爲蜡蓋本鄭狐裘黃黃箋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所謂大蜡之服猶云息民之服耳解此則黃衣狐裘雖得並稱大蜡之服而與大蜡之皮弁服究未嘗混也淩廷堪黃衣狐裘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云云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爲不倫詩羔羊素絲五緎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

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即爵弁服是也按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玄端三也玄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玄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褖衣三也賈疏謂褖衣則玄端又連衣裳是褖衣即玄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即爵弁服也冠弁服即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逮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疏故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曰韋弁服即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依陳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

鄭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玄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玄裳爲玄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褖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褖衣非正服也褖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也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又何疑乎金鶚求古錄曰論語三者並列其服宜相當乃緇衣羔裘大夫士以爲朝服而助祭於君及自祭家廟皆服之素衣麑裘以爲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及大蜡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用之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妖好敖壯[illegible]侯其用皆最賤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古人用

之服冕爲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玄未有用黃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必取乎玄黃冠乃象地而不象天與法象相悖必爲古人之所賤也此特以象草木黃落別有取義故不爲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也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蜡祭饗先嗇司嗇等八神而於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非先祖五祀蓋四方百物之神也蜡之祭天子諸侯主之而息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冠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重服類聚必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黑色玉藻云一命縕韍鄭注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鄭注縕

執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illegible]兵用兵所以闘上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韎韐爲赤陽則弁用赤色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金象地也上服亦黃色其內之裘宜用狐黃陽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凡裘與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同玄衣用狐青裘以玄色而兼青與青相近故也則錦衣用狐黃裘錦色赤而兼黃與黃相近亦自宜矣小雅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狐黃當爲玄端服之裘[illegible]天子諸侯以玄端燕居當爲狐青裘大夫士冠昏等禮服玄端當爲狐黃裘夫[illegible]蓋狐以白爲上狐青次之狐黃又次之諸陪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自相稱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illegible]

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可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裼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狐黃裘亦裼以黃衣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黃衣而祭之時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巳是以爲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爲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爲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爵爲士者非庶人也孔爲此說者以此章臺笠緇撮是庶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衣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飾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末章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則必爲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深衣燕居亦當用狐黃裘[illegible]深衣之裘不裼非論語玉藻所謂黃衣狐裘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鄭氏以此爲黃衣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齊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服燕燕服朝諸侯燕居

當以狐青裘大蜡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之也孔疏謂知非狐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不知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爲王之裘其裘甚美若大成者故謂之良功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用人功多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羔裘亦在其中鄭注非是然以狐青與麛裘並舉麛裘爲皮弁服之裘其裼自黃豈得謂狐青麤惡邪考狐青爲爵弁服之裘裼以玄綃衣檜君好絜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者檜君必不服之也然則狐裘以朝非黃衣狐裘明矣又曰或曰祭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皮弁服本白下又云素服者明非常此卽司服大札大荒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同也其黃衣黃冠下云黃冠草服也又云羅氏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然則此黃衣不可爲狐裘上裼衣亦猶素服送終不與尋常皮弁服同而說論語者非矣玉藻言君衣狐白裘非素狐白也下云錦衣狐裘是矣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左傳臧之狐裘豳風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皆是矣豈必息民用之下云狐貉之厚以居則爲私居之裘審矣下言其用此辨其裼以類從耳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則狐裘有文飾宜有裼矣以其私居褻裘故序三者在下而下文卽云褻裘之制

褻裘長短右袂 釋文袂彌世反

箋 鄉黨圖考曰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卽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論語釋故曰褻裘之外服深衣又禮記袍必有衣褧衣所以表袍者旣以表袍則亦得以襲深衣又云表裘不入公門則褻裘亦必有表之者褻裘長說文引作結衣長維城衆下衣狐貉之厚以居鄭注謂在家以接賓客王肅以褻服爲私居之服狐貉服於私居卽褻裘江說是也弟旣記長又記厚鄉黨何獨

許於褻裘邪許君所偁爲古文論語此褻裘當从古文作紺衣與下褻衣爲一類說文紺下無釋義疑古通用褻禮記檀弓注褻衣非上服足利本上作正見山井鼎七經攷文論語後錄曰紺衣者釋詩與子同釋箋云釋紺衣近汚垢是作之用六尺裁足褸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褻袒亦以紺爲褻帷段氏據玉篇廣韻補注云衣堅也謂衣豎者今蘇州人所謂勸著許引論語紺衣長乃同音假借不以爲古文論語恐非袂說文云袖也短右袂者對敘云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謂肘以前反詘之得尺二寸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短衣袂者蓋無反詘之尺二寸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釋文長一直亮反**注鄭曰今小臥被**春官玉府疏箋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許鄭義同潛研堂答問曰被以掩身故取其長論語稽求篇曰寢衣即被誰無寢衣而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又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求古錄曰此當在必表而出之之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非謹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說文云衾大被則寢衣當爲小被小星傳云抱衾與裯毛傳云裯襌被也裯爲襌被則衾爲復被可知衾襌而小者曰被曰寢衣其復而大者曰衾褻觀娟適檢惟爲當暑所明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書當暑之事則被者人人所有也而曰君子必有之不可通矣鄉黨一篇致事皆有次第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狐貉之厚中閑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於當暑三句下則綿絡寢衣皆爲當暑所用既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皆爲私居之服厚與長義又相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說亦可通

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集解○釋文狐貉戶各反箋說文貉作貈下引此文詩幽風正義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日門鳳氏韶經說曰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左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豫良是余賢其說曰居必遷坐之居亦坐也遷坐之坐乃坐之處耳寢不尸居不容以玉藻居恆當戶寢恆東首例之居亦謂坐檀弓當戶而坐當戶爲對戶謂坐室中東北隅而對西南之戶與居恆當戶同義維城絫焦贛易林萃之井曰狐貉載剝徙溫厚蓐似即用此而以蓐代居左文七年傳秣馬蓐食漢書韓信傳張晏注未起而牀蓐中食則蓐即褥也是漢儒已有此義

論語古注集箋　卷五　鄉黨

去喪無所不佩釋文去喪起呂反不佩字或从玉旁非箋禮記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緩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加平常也佩說文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巾徐鉉曰俗作珮非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鄉黨圖考曰言去喪無所不佩則觿玦之玉觿燧之屬皆佩之矣佩象環在去喪之後或當如疏說

非帷裳必殺之注鄭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皇疏**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集解○釋文非帷位悲反必殺色界反注同箋禮記深衣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爲十二幅羣經補義曰疏說誤玉藻云衽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爲衽故鄭注云衽爲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

裁爲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爲四幅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者也非帷裳必殺之以當時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爲衽不用辟積也論語釋故曰爵弁服朝服玄端皆殊衣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廣二尺二寸每削一寸以爲縫則下齊一丈四尺其要中爲襞積無數使其長得下齊之半此帷裳之制也其非帷裳則連衣裳爲之其幅十有二前後各六中四幅各廣九寸兩旁爲衽使上銳而下廣一尺八寸合十二幅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而要中七尺二寸綴袖比屬故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四袪縫齊倍要也殺者殺其當旁之衽非幅幅殺之非帷裳之衣深衣一也大夫士夕時所著之衣中衣即裼衣二也緇衣素衣之屬褖衣三也黑色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則長如深衣而純以素其外則袍繭袷褶絺綌皆如深衣之制

羔裘玄冠不以弔注鄭曰**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穀梁僖三年傳疏

箋弁服釋例曰檀弓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不云朝服而云羔裘玄冠者明有不羔裘玄冠者喪大記服男女改注曰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以上羔裘玄冠者也庶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玄冠者則易以深衣既夕禮注於是始去冠而弁纁服深衣是也其本服深衣者則不易經文於羔裘玄冠下加一者字特以別於深衣之不易爾又曰玄冠緇冠也後漢書委貌以皁繒爲之最合古制士冠禮及郊特牲皆言緇布冠既冠而敝則知士常冠不用緇布矣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廣雅縞細繒也縞冠玄武冠用白緇則武用黑繒明矣玄冠縞武武用白緇則冠用黑繒明矣以冠武不異質也又曰弔服凡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玄冠裼裘小斂則改襲裘而絰帶其辭具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爲皮弁服變玄冠爲弁絰或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弁服爲喪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

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也[illegible]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弁絰服者弔服也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亦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絰而玄冠朝服賈喪服記疏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并以弁絰爲小斂時弔服誤矣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玄冠此弔者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玄冠朝服通大夫士一也賈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絰既與喪大記經注不合又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所謂襲裘襲朝服之裘也所謂絰加絰於玄冠也非弁絰也[illegible]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絰則子游於小斂時玄冠加絰不弁絰即爲非禮曾子又安得云夫夫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禮箋曰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成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冠加絰焉凡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弁師掌其禁令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注釋例主人小鄭服脫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士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明聞喪哭者疏謂成服之往弔者誤後與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純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絰所謂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者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末有不絰者[illegible]故錫衰緦衰疑衰名爲弁絰服記言必弁絰錫衰兼舉內外之辭[illegible]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皮弁加絰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弔時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絰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絰異等加此士禮異者於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

記主人即位襲帶絰踊乃奠者襲衣加武帶絰踊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上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鄭君謂即疑衰此既殯弔服也是謂羔裘玄冠不以弔矣[illegible]注謂上之弁絰皮弁之謂如卿大夫非也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諸侯爲卿大夫及卿大夫相爲服皆既葬除之諸侯卿大夫士及士之相爲也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士有朋友之恩者則亦既葬乃除其冠衰絰帶皆如弔服喪服記曰朋友麻若其羣居則絰而已[illegible]鄭君釋檀弓爵弁絰紂衣云麻不加於采絰爲衍字棱謂雜記麻不加於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繅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絰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於采與爵弁加絰異義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絰葛者亦爵弁加絰可互明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注鄭曰朝服皮弁服曾子問正義箋禮學卮言曰侯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注據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嚴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積也蓋魯既不告朔於大廟則朔朝與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猶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之行吉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吾入月朔亦朝服之非也古注鄭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言服求能後也古注禮記之道則已亦不敢充其服以故相隨而弁也朔弁禮記作緇斷狀有則旗其文服以解此乃知必朝服之禮語記者其深意騁朝記文以[illegible]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

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遂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朔亦謂之聽朔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于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于廟朝于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經義述聞曰吉月當爲告月之譌緇衣引尹吉曰鄭注吉當爲告告案字从牛隷書牛字或作十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而譌吉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乃得經義孔注曰吉月月朔也則所據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吉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譌矣

齊必有明衣布釋文齊必本或作齋側皆反下同箋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舊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論語釋故曰士喪禮記曰明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此襲尸之明衣生人之明衣當同制江慎修云他衣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爲齊制之歟論語竢質曰明衣所爲齊者之褻衣曰明者齊潔明之也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蓋於是設明衣以象其

神則思尤婷壹而見尤親切矣布蓋十五升之布也因上文襍記衣服之制而掛記此維城案禮記中庸云設其裳衣鄭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中庸雖言武王周公之達孝諸侯大夫士當亦同之故注以明衣為所為齊者之遺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釋文遷坐如字范甯才臥反

箋齊必變食者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論語後錄曰古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夕也日一舉者謂朝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餕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絜清之義也所謂變食論語釋故曰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論語竢質曰自此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居必遷坐者儀禮既夕禮注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賈疏引此文為證論語釋故曰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寢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於室尊者恆居奧為人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蓋不居奧如侍親也餘詳前狐貉之厚以居條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釋文食不音嗣厭精於豔反注及下同膾古外反又作鱠

箋精說文云擇也詩彼疏斯粺箋云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法云粟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米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文謂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舂八斗曰毇與此異釋名云糳糲米一斛舂為八斗精米也與箋說合維城案精者對糲而言糲米為糳則自糲以上皆得謂之精詩傳謂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是其證食不厭精蓋賤乎鑿及侍御矣膾說文云細切肉也禮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論語釋故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夫子為大夫是不必定食膾但食膾則以細為美耳厭說文作猒云飽也論語竢質曰齊時食必有月食雖精食雖細不因精細而猒足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釋文饐於冀反字林云飯傷熱溼也央莅央冀二反而餲烏邁反一音遏字林乙例反魚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作餧字書同

箋饐說文云飯傷溼也餲飯傷熱也釋文引字林飯傷熱溼也兼溼言之讀書證疑曰饐从壹壹从吉得聲釋名吉實也飯傷溼則實矣故飯窒从餡食不下作噎說文飽饐魚亦傷溼之名釋文引葛洪云饐餲臭雖爾雅論語後錄云賈山至言作餉古今字餲爾雅釋文於介反一音於葛反食敗也而經傳考證云與若同猶與也饐餲魚肉皆對舉之詞餒說文作餧云飢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餒禮記內則魚曰作之正義引皇侃云作謂搖動之視其鮮餧餒者不食郭璞爾雅注餒內爛形疏據公羊僖十九年傳粱亡魚爛而亡也何注魚爛從內發以肉為內之誤是也論語後錄曰人饑曰餓內饑也故魚爛亦稱餒敗郭璞爾雅注云臭壞說文壞敗也故得互訓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釋文失飪而甚反

箋色惡臭惡邢疏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維城案葛洪以饐為餲臭郭璞以敗為臭壞鮑魚之肆之臭亦餒之類是上文已言臭惡而色惡未即臭惡亦不止此記者故又統言色惡臭惡也鄉黨圖考謂米之紅朽國語所謂赤米詩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為色惡周禮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內則注庮惡臭也貍作鬱腐臭也為臭惡是也論語後錄曰色惡謂如鳥皫色臭惡亦鼻腐殠為說而云蜀人作羊腊以臭為美鄙遠之俗則然然非至道咩糷糷覘呂是二者皆不可食故夫子不食也飪說文云大熟也爾雅釋器搏者謂之糷米者謂之粲邢疏引論語此文釋文引李巡云糷飯淖糜相著也郭注粲飯中有

腥郝氏義疏曰爛郭音敎非郭音義當作爤孟子云糜爛今語云爛熟皆是呂氏春秋本味篇云熟而不爛高誘注爛失飪也腥當作胜而讀若生亦通作生故玉篇云饙謂半生也胜生即胜字之省說文胜不熟也爤傷於熟饙傷於生皆為失飪鄉黨圖考曰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亦為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為臉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論語後錄曰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象案鼎上从目下从爿古文象析木以炊卦从上离下巽巽木也离火也离火為目亨飪者用火燒木鼎在其上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中四行相適謂之飪飪之言熟也徐揚閩語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船禮纝融秩飪迦論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不時不食注鄭曰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

集解無下句儀禮既夕記疏○釋文朝夕如字箋論語偶記曰左傳卜楚邱云食日為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沒女寬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為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賜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曰鄭以朝夕日中為三時亦大略言之其食貴賤有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言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是也論語稽求篇謂食時為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愚更即其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亦是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味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名及獻所宜也反是其即不時之食敗漢書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供奉論語後錄曰此說較鄭為長後漢鄧皇后紀詔曰傳曰非其時不食蓋用召義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集解箋割爾雅釋言云裂也邢疏謂以刀裂之也割不正者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牢心舌載于肵俎舌皆切本末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疏云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為食禮禮經釋例曰論語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其說甚明即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肩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為割不正矣少牢肵俎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祀之禮非飲食之禮賈氏引鄉黨為正蓋失之鄉黨圖考謂此記常時之割論語竢質以為齊時二說不同醬周禮膳夫注謂醯醢也禮記內則云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羣經補義曰有烹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醢醯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醢而設醯當用醯而設醢或醯醢皆不設此家人之小過聖人以不食者教之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釋文食氣如字說文作既云小食也無量音亮沽酒音姑買也氣說文引作餼者箋論語古義云氣本古餼字餼又與既通禮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為餼是既與氣同[illegible]效論語後錄亦云古既氣字同氣即來氣諸侯之氣若氣肬有聲之氣則直气字不从米也又既亦同嘰司馬相如大人賦嘰瓊華徐廣嘰音祈小食嘰既聲同也小食即小飯韋昭注漢書呂紀以餐為小食韓信傳如淳注亦

請小飯此可互詳古者禮食先食肉而殽謂食胾及肴及肩也不使勝食既是食肉之節歟說文解字氣或作餼又作槩既卽槩之省幾既字通者易月幾望荀爽本幾作既既與幾通因之幾與既通矣羣經義證曰呂氏春秋去已篇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太鞔高氏注鞔讀曰懣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惟酒無量者論語後錄云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注禮言酒受三升四升又史記滑稽傳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故曰惟酒無量不及亂猶前篇云不爲酒困也沽酒說文沽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則沽當爲酤之借字詩伐木傳酤一宿酒漢書食貨志云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卽說文兩義所本此與下市脯對文當從後一訓又周禮司兵注功沽上下疏沽謂麤惡者爲下等也喪服傳注沽功麤功也則作沽字亦可通但與市脯意不甚對耳市說文云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不撤薑食說文無撤字當作徹[redacted]云去也薑說文作薑云禦溼之菜也論語竢質曰薑食食物中有薑者薑與葱蒜

韭薤皆用以調盉食物殺肉之腥臭者齊忌葷菜葱蒜韭薤皆葷食物中有之必徹之矣薑辛而不葷故不撤不多食竢質謂齊時食必因適故不多陶宏景本草注曰今人噉辛葷物惟此最常故論語云每食不徹薑可常食但不可多耳惜抱軒經說曰古者有皮食之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禮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葷菜則不徹皮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𦟌誠饊皴爛[illegible]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葱韮之類氣皆獨不若薑之清則所皮薑而已雖常皮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備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馬則說非矣聖人不恤於食尚何待記而後明乎四書釋地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耶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生曰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

以班賜不謂神惠也〔集解〕〔箋〕祭於公者八佾篇云子入大廟每事問孟子告子篇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史記孔子世家亦云郊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王肅曰燔祭肉也禮記祭統曰成王康王尊魯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據此知內祭外祭大夫皆嘗助之外祭則致燔肉內祭亦致燔肉故有祭於公之肉也少儀曰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則曰膳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是也宿左莊三年傳一宿曰宿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注〕鄭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集解〕〔箋〕家祭亦有內外禮記祭法云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又曰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夫子初爲

士後爲大夫內祭則有享嘗三廟二廟之肉外祭則有祭三祀二祀之肉皆祭肉也

食不語寢不言〔箋〕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同陳奐疏直言者徒言之而已不待辨論也論難者理有難明必辨論之不已也周禮□□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寢正篇作寢

雖疏食菜羹

瓜祭必齊如也〔注〕鄭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釋文疏食音嗣又如字瓜祭古作反魯讀六云〔箋〕禮記雜記云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蔬謂其薄也羹說文作鬻云五味盉羹也或作薦鬻小篆作羹菜脯之可食者內則有雜羹脯羹雜羹大羹兒羹鴿羹花羹亦其至海者瓜說文云鳳也上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鄭注上環頭忖也孔疏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上環是蒂閒下環是脫華處也魯讀瓜爲必者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彖文作凡與瓜相近而誤雜城系吞并與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何休隨伶文充

書所引亦多今文魯論爲今文所化瓜不作必則知魯論直讀瓜爲必非誤字也鄭所以不從者以下文又有必字故從古讀如字也陳鱣曰玉藻正義云食瓜必祭先是古有此禮惟聖人必齊如耳故祭不言必而齊如言必也齊論衡引作齋

席不正不坐箋史記孔子世家引此在割不正不食下墨子非儒篇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字同韓詩外傳九孟子母曰吾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四書考異據此謂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如寢不言卽以食不語連及此句據五書俱與割不正相儷今所兩處致此句孤出於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席不正不坐者禮記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又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論語釋故曰席不正爲失其面鄉或錯上下及食坐而不盡前講席而不函丈皆是又曰其將坐而正者所以爲禮曲禮主人旣迎賓則請入爲席賓旣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是則席而不正卽非禮故夫子不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箋禮記鄉飲酒義正義曰凡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儀禮鄉飲酒禮疏略同論語偶記云此鄉人飲酒謂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長周官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

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所謂仲尼與于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酢爲度雜記云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揅經室集據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閒鄭注鄉人鄉大夫也謂此鄉人飲酒卽儀禮之三年大比主賓賢能說與方說不同禮學卮言云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尙齒敎做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三說皆可從讀書證疑曰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疑解中鄉字當讀上聲卽饗字饗鄉字通漢書文帝紀專饗獨美其禰注饗亦作鄉鄭注儀禮少牢饋食饗辭云饗勸強之也則鄉人者謂勸強人飲酒也此鄉人或亦當讀作饗人禮有鄉飲酒無鄉人飲酒論者以族師祭酺飲酒當之正泥於下文鄉人儺一例故別施議論耳此當與上文飲食一例鄉黨圖考謂此所記爲鄉人有時會聚飲酒釋故本之謂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後此云夫子杖者出斯出矣則他人有不出者故知非禮飲禮器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周禮族師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酺爲說亦醵之類又詩瓠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匏葉而飲之乃依士禮立賓主獻酬此鄉人飲酒之屬二說於四事外別立一義雖非正解亦自可通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注鄭曰儺魯讀爲獻今從古釋文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

鬼 禮記月令正義○釋文人儺戶多反魯讀云云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逐疫音役

箋 儺續漢書禮儀志注引譙周注卻之也以葦矢射之周禮占夢方相氏禮記月令並作難占夢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說文儺行有節也从人難聲非此義禮記郊特牲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強鬼也禓或為獻或為儺存室神之依人也正義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論語後錄曰郊特牲鄉人禓注禓蓋合古今文論語古者儺與獻聲同儺亦作難周禮占夢注古書難或為儺杜子春讀難問之難其字當為儺是也讀儺同那又因讀獻為莎獻可為莎則儺可為獻矣是古儺獻同字陳鱣據郊特牲汁獻涚於醆酒涚獻讀當為莎齊人語聲之誤也謂魯論獻為儺字聲近之誤故鄭從古作儺是也弁服釋例曰匡謬正俗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注云云徐仙民音禓為儺今讀遂不可言禓亦失之也攷郊特牲注既云禓強鬼也則禓自為強鬼之名論語鄉人儺注云敺逐

疫鬼即月令所謂難陰氣也則儺自為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敺逐疫鬼又兼敺逐禓鬼故即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攷急就篇謁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王伯厚補注一曰道神周禮注行祭軷之道中如今祭殤司巫注就巫下禓脊傷郊特牲鄉人禓注禓強鬼據伯厚此注則郊特牲注所云禓強鬼與說文所云道上祭同蓋敺逐強鬼而祭之於道上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死於國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禓通鬼無主則為厲故曰強鬼國殤之辭曰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鄉人禓此強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恐其襲驚先祖而朝服臨廟罔其宜也鄉儺之儺主於儺陰氣張平子東京賦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引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水則亦儺之於道上矣與郊特牲之禓名義雖殊而敺強鬼與敺疫鬼則一也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於廟孔論語注則云

立於廟之阼階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士入廟玄端大夫入廟朝服孔子為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入廟也故厓考古錄曰此即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也凡難有三季春國難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難仲秋天子難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難惟季冬難貴賤皆得為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祇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皆徒之屬其日命有司者大難通于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各學其鄉之政教禁令此難亦其一事如今時出土牛各郡太守必盛儀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難出土牛為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為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从禓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敺疫比戶為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疏以為季春之難失之紀城宋續漢書禮儀志云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注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

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日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蓋惟季冬為大儺故後世惟季冬行之而季春仲秋皆不儺任氏鍾氏說是也阼說文云主階也據釋文陸本阼下無階字經義雜記曰郊特牲孔子朝服立於阼知禮記文與古本論語同則或本有階字者非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箋 皇疏問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羣經義證日以物將誠曰問皇疏義曲又明言人亦非邦君之謂邢疏引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為證蔽匡考古錄曰詩雜佩以問之曲禮所云苞苴盛魚肉簞笥盛飯食二者祇可施之同國若珩瑱琚瑀及弓劍之屬皆可遺及故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使問弦多以琴又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一由齊至魯一由衛至魯問人於他邦蓋指此紀城宋周禮庖人之脯鱐腊人之乾內皆可及遠又左傳哀二十年吳王與楚隆一簞珠

則苞苴簞笥亦有可通問他邦者但不得以曲禮所言概之耳再拜段玉裁經韵樓集釋拜云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注卽引下文爲證下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則一拜**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釋文饋藥其媿反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箋〕說文饋餉也藥治病艸嘗口味之也周禮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鄭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疏謂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維城案藥得其當則毒者亦能療病不得其當則不毒者亦能害人此非深於醫理達於藥性者不能知故夫子云丘未達不敢嘗也**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集解○釋文廄久又反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賤畜許又反〔箋〕說文廄馬舍也从广𣪊聲李浩

刋誤曰馬廄字皆書廄字廄字从殳既字从旡經史中無此廄字殳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廄庫若从旡卽失武事之意家廄公廄鄭王之說不同禮記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廄被火焚也經義雜記曰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廄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章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不合而爲王弼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旣爲國廄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鄉人雖有來弔者而孔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論語偶記曰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曰退則退朝明是退至於家果屬公廄出朝時便可致問且公廄

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馬亦非可輕記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說非是錢坫陳鱣並從鄭說經讀考異曰楊雄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臧言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授讀必有所自是不字宜作一讀問馬又作一讀依文推義尤於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讀从古讀爲正是從釋文後一讀蓋讀不爲否也李氏刋誤則謂先問人後問馬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推問人弟子纂聖人推心足以垂範且傷人乎卽是問之之辭四書考異亦據鹽鐵論問人不問馬謂漢人亦但以不字下屬未嘗作否者是也陸氏後一讀不可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注〕鄭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釋文賜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賜生魯讀云云〔箋〕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非此義不熟之胜作胜論語後錄曰胜與腥通胜本雜犬膏借書腥字[illegible]

[illegible]腥本星見食豕借以爲胜故經凡胜皆作腥維城案胜說文云从肉生聲月卽肉也是合生肉二字爲文不熟之義顯然自經典借腥爲胜後世遂不知腥爲借字其說甚矣熟說文作䰞云食飪也薦爾雅釋詁云進也邢疏薦者進獻也月令曰先薦寢廟蓋薦諸祖考也畜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論語釋故曰天官內饔凡王之好賜肉則饔人共之此賜食謂好賜也賜脟賜生皆不見于經又聘禮致飧飪一牢腥一牢歸饔餼飪一牢腥二牢饋二牢飪熟肉饋生牲也記曰賜饔惟羹飪筮一尸加饋食之禮假器于大夫肦肉及庾車注云飪饋不祭與此異蓋彼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薦飪此尋常小賜禮熟食非牢故不祭腥或牲故祭不同也禮經釋例亦主聘禮言之云君賜食卽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卽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卽禮所謂餼也維城案聘禮注牲殺曰饔生曰餼又饔注云謂飪與腥則無論已亨未亨凡已殺者統謂之饔矣是記所謂賜饔實統鄉黨之賜食賜腥而注以羹飪爲飪一牢又云腥餼不祭餼爲生牲則不

祭或如夫子之必齊未可知而祭飪不祭腥則正與此文相反疑奠飪指腥者言奠之飪之熟而後薦也士介不祭以初行不釋幣于禰非謂無飪也方與此文相合釋例意當如此否則淩氏深於禮經豈其忘卻聘禮記賜饔一節鄭義與此文相反乎當不然矣牲說文云牛完全是牲之本義為牛完全而君賜不必為牛故鄭從古作生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也集解○釋文先飯扶晚反注同若為嘗食然一本作若為君嘗食然為于偽反箋儀禮士相見禮曰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禮記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飲而俟之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二義相成鄉黨圖考云此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

食客之則已嘗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略之邢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蓋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故江氏云然論語釋故取其說論語後錄云此侍食是君以客禮待之者依玉藻以客禮待之者君命之祭臣當祭此反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藻止言命此言君自祭禮以互通羣經識小云此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忘先飯而夫子亦先飯之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釋故又云凡君與臣正禮食公食大夫禮是也交退于箱不共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客之則非禮食二者皆謂之侍食則此節宜兼此二義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集解○釋文東首手又反注同拖本或作拖徒我反又勑佐反紳音申南牖由久反不衣一於既反箋禮記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卽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疏以喪大記三問謂君自行此無算謂遣使則大夫士疾君固有親視之禮矣東首加朝服拖紳者玉藻文君子寢恆東首注首生氣也鄉黨圖考云向禮因請衽何趾蓋亦有意所便安之時至君來視疾則必正東首之禮紘城案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褻衣加新衣注謂君來視之時也則江氏以為首主疾病說是矣注又云病者恆居北牖下撤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論語後錄云鄭意未了言恆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語是其證拖陸本作拕說文作袉云裾也龔勝傳作拕說文云曳也是拕當為正字袉疑通借字拖拕皆俗字也紳說文云大帶也

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集解箋說文駕馬在軛中禮記玉藻曰凡君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不俟屨車趨君命也與此注合論語後錄曰駕者車也言駕是在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

入大廟每事問注鄭曰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集解○釋文大廟音太箋陳鱣曰邢本無此注今從皇本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釋文我殯必忍反箋鄭志田瓊答劉德云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禮記檀弓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德論引作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殯之言賓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殯論語後錄云此合論語檀弓為一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箋禮記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注車馬家物之重者祭肉少儀

云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
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
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
牢云云覯三膳納不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鄉
黨圖考曰饋祭肉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
受言再拜稽首者饋尊者之辭平敵當再拜不稽首
維城案受之之禮當亦如饋朋友爲平敵夫子之拜
當亦再拜不稽首例以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之
文則當云非祭肉不再拜而此不云不再拜者
蓋恐疑朋友車馬之饋之拜故但云不拜也寢不
尸注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集解箋尸說
文云陳也象臥之形許云象臥而經云寢不尸義似
相反故包以尸爲死人迺作屍也說文屍終主从尸
从死經義雜記曰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與下文容字
相對丈夫坐如尸既寢則不必執是禮包注非是山
陽汪廷珍亦云居不容釋文居不客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箋容陸本作客經義雜記曰

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
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
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
當從陸氏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客讀書叢錄曰大戴
禮衛將軍文子篇在貧如客說文愙敬也皆謂客爲
敬則作客本是論語補疏曰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
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
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見齊衰者雖狎
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鄭曰魯讀弁爲
絻今從古釋文周生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也集解
○釋文齊衰吐雷反雖狎戶甲反見冕鄭本作弁謂數色角反箋齊衰者並見子罕篇狎說文云犬
可習也段注引伸爲凡相習之偁鄭用禮注云習也
近也此蓋謂素所近習者冕四書釋地云孤卿大夫
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
孔子所得見哉此不必真見但當服此者邢昺以

見大夫疏見冕者得之江都汪中經義知新錄亦云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時此謂位爲大夫得服玄
冕者也猶所謂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鄭曰
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文學篇注箋式曲禮尸
必式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
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
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
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故詩云倚重較兮
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
式視馬尾也式之象如此版周禮司民注今戶籍也
曲禮負劍注負謂置之於背經傳攷證曰負版當讀
如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
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有盛饌必變色而作箋說文籑具食也
饌籑或从巽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

爲烈也集解○釋文迅雷音信又音峻箋迅說文云疾也此與禮記玉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
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文異義同故彼注亦
云敬天之怒論語補疏曰風雷之來既疾急而至於
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烈屬雷互明之
也維城案爾雅釋天云疾雷爲霆霓即迅雷也尚書
大傳天無別風淮雨別爲列之誤
烈古或省作列即風烈也義亦通升車必正立執綏
注周生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集解箋綏說文云車中把也論語
釋故曰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
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皆繫於車少儀執君之乘車
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
執轡然後步曲禮君車已駕僕展貳綏跪乘大夫以
下則推一綏升車則僕人授少儀僕於君子升下則
授綏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
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
之是則正立執綏蓋謂僕人方授時耳升車王履乘

石親顧踖尸乘以几覲曲注謂尊者慎也而大夫士所履以乘者不見於經鄉黨闕考謂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蓋不敢同於尊者也

車中不內顧 注 包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視不過輢轂也 集解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 釋文 車中不內顧音故魯讀云云輿中音餘一本作車中枙於革反今作軛輢於倚反又居綺反轂古木反 箋 張衡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盧文弨鍾山札記曰魯論作內顧無不字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字此但知今本而不知魯論本也賦之車中內顧與黈纊充耳皆四字為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於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卽

正立古位立通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顧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卽包注是包依魯論為說也四書考異札樸論語古訓過庭錄並謂張賦用魯論與盧說同鄭所以不從魯論者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說文云顧還視也故知當有不字漢書成帝紀贊注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是也然卽曲禮所云并包注觀之皆是不外視則魯論作車中內顧亦通

不疾言不親指 箋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注為若自矜廣猶弘也又云不妄指注為或眾疾言與廣欬類親指與妄指類故夫子不然也漢書成帝紀贊注不疾言者謂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或下也

色斯舉矣 注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集解 **翔而後集** 注 周生曰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 集解 箋 經義述聞曰斯猶然也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正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門諸大夫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曰翻翔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曰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曰色斯輕舉翻然高絜費鳳別碑曰功成事就色斯高舉皆與馬義異翔說文云回飛也雧羣鳥在木上也集雧或省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注 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雉食梁粟也 釋文 山梁音良鄭云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共之本又作供九用反又音恭息暫反又如字嗅許又反 箋 文選七發注引鄭注一下有雌字食下有其字粟下無也字梁說文云水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作粱三蒼曰好粟曰粱字从米不从木與浮梁之梁異雌說文云鳥母也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翰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𠷕東方曰甾北方曰鵗西方曰蹲爾雅名同而字旁多加鳥雌雉而在山梁則意者其翟雉時哉字陸本不重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同共與拱同經學巵言論語後錄鼓厓考古錄並據呂氏春秋季春紀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謂為執取說文口部無嗅字鼻部有齅字云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疑嗅為齅之訛故玉篇引論語作齅也荀子榮辱篇云三臭之不食也楊注臭謂歆其氣則又省作臭爾雅云鳥曰狊郭注張兩翅湛園札記論語竢質論語後錄據此並云嗅當作狊狊釋文古闃反是狊與臭聲義俱別維城案五經文字云說文齅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狊為之是唐時本固有作狊者狊臭以形近而訛唐石經作狊恐亦為形近之訛竢質謂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抍雌雉見之疑將暴己遂三振翅而起是也故厓考古錄謂子路從而執之雌雉方食遂三嗅其粱粟而作也亦勝

何晏謂子路供具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說然以爲執之不如誒質但云棘于上鬥尤合上文色斯舉矣意也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也鄉黨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五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六

吳　潘維城學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集解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輩也必內反之中丁仲反野人粗略也喪服傳疏箋陳鱣曰先進後進鄭訓學之先後進與包謂士先後輩合釋文引作仕似非包義然子張篇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學不分義亦可通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注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集解○釋文猶近附近之近箋邢疏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論語補疏譏其於注禮樂因世損益之意不合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羣經補義謂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從先進謂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已戚己慤之類惜抱軒經說亦謂樂從先進即樂則韶舞維城案禮記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雍也篇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則以野人爲指虞夏是矣第以殷爲文亦未盡然八佾篇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文之至者惟周殷不與焉故傳記亦多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此蓋記禮者之失江氏謂先進爲統指殷以前實足彌縫其闕然其以周以後爲君子尚有可議者蓋周至春秋時諸侯大夫僭禮越樂非復周初此君子當指周初文質彬彬之君子夫子之從先進

直欲矯其弊而救其失是猶國奢示儉之意春秋之禮樂有文無質類於府史之文書是掌祝史之矯舉以祭故曰文勝質則史也今不謂之史而謂之君子是直指周初言之夫子以流弊已久非文質彬彬之君子所能救止故用之必從先進也不然夫子固從周者豈有舍周而從先進之時哉合雍也篇觀之可以知夫子之意矣論語述何曰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集解

○釋文從我才用反注同箋從我陳蔡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如葉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鄉黨圖考云孟子云君子之阨於

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時當在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旣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案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葢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葢以為哀四年事故年譜云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二歲自陳遷蔡絕糧於陳蔡之閒維城案陳素服楚葉公又素善孔子昭王欲用決無發徒圍之之理此史公之誤江氏考遂陳蔡極為確蔡確蔡於哀四年則苟非被兵不得為阨孔子阸未被圍而陳與故蔡又無被兵之事則不如史記敘此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之後

猶見左傳但非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耳從陳蔡史記惟記子路子貢顏回問答語未備樂四科諸賢也門鄭以為仕進之門者書闕門門正義曰闕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然則子謂不及門猶言不登仕路耳論語補疏以及門為仕於卿大夫之私朝恐非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釋文德行下孟反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為一章箋論語筆解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德行周禮師氏注在心曰德施之為行史記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德行顏淵閔子騫云云次政事於言語前鹽鐵論殊路篇同論語稽求篇據弟子傳謂此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此時伯牛閔騫雖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為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

為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今據釋文則別者乃皇本非鄭本也論語竢質亦云聖門弟子多矣分為四科而惟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尤專目之爾釋文云鄭曰合前章則曰此十人為從陳蔡索太史公書孔子阨於陳蔡惟子路子贛顏子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不宜合也論語後錄亦從皇說四書釋地云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此合前章為說者史記伯牛傳孔子稱之為德行新序雜事篇引言語宰我子貢亦以為孔子言是皆不謂記者所記矣疑亦合前章讀但皆字而不名與全書之例不合恐是誤憶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釋文不說音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

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集解○釋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廁之閒注同箋孝哉閔子騫湛閔求定蘂謂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權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當是直述時人之稱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因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無是稱矣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漢書杜鄴傳謂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潛研堂答問謂即陳義所本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注引此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論語古義論語後錄並依此解後錄謂即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也論語稽求篇又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嘗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於

父母昆弟閒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論語補疏云杜鄴傳云云范升傳注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為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不義則人必有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從令務使親所行皆合於義人乃無非閒其親之言乃得為孝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母曰吾乃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為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不遣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慍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一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酷可閒二子獨綿纊可閒父不能察後妻可閒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失其慈二子不失其悌使可閒化為無閒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經義述聞亦云言閔子騫論父母於道納昆弟於義故人於其父母昆弟無非閒之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釋文三復息暫反又如字妻之七細反箋周禮司儀注引鄭曰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釋文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呼報反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釋文顏路淵父也名由字季路之車音居無椁古廓反箋子之車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論語後錄曰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則車焚於獻帝時也又永壽二年韓明府勅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邱君於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據此則車亡於秦始皇時也椁說文作椁云葬有木郭也禮記檀弓殷人棺椁注椁大也以木為之言椁大於棺也論衡問孔篇引作槨釋文此處椁字無音音在無椁下下疑無字為之字之誤

今仍其文而次於此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箋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鯉也死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云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云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四書考異曰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孔子年譜云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皆在獲麟以前與考異說不同三餘

續筆云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是顏子卒時孔子年五十九也世家又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按孔子以二十歲生伯魚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觀此夫子所言則是顏子之卒在伯魚後邢疏亦無能為之說而引王肅家語注此書久遠年數錯悞或以為假設之辭則非情也今詳考孔子世家於孔子去魯十四歲反魯後述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云云繼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哀公十四年夫子年七十二顏子卒年列傳謂二十九非是當從家語作三十二世家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敘及顏子之卒則是顏子少夫子四十歲列傳三字是四字之譌又考世家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九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是年鯉卒若以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顏

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正當哀公之四年孔子方與顏子同厄於陳蔡之閒顏路何緣於道途中請子之車以為椁以此推之則顏子之卒必在哀十一年孔子歸魯後可知而孔子因是有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之語世家繫顏子之卒於西狩獲麟之歲是顏子之卒後伯魚之卒三年故夫子云鯉亦有棺無椁不然夫子何以出此不倫之語哉又按白虎通曰臣七十懸車致仕臣以執事趣走為職七十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顏子卒時孔子七十二正在懸車致仕之年故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椁而夫子曉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年夏請討陳恆曾沐浴而朝告於哀公亦以從大夫之後故耳以此推論當日情事則顏路之請不為無因而夫子第示以義之所不可而亦非有所靳也此皆可以意揣而得之者也論語後錄亦以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字為訛謂哀公六年子貢使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三十字則顏淵己死久子西安得及之維城案顏子

卒年經無明文史記繫蚤卒於年二十九髮盡白之後則不以二十九為卒年矣三十一之說出自王肅家語不足信而三餘續筆又引作三十二未知何本而與後錄必以少孔子三十歲為三譌文十之訛恐亦未確蓋既未確知卒年則安知其必非三十邪考異謂在哀公十四年年譜謂在十三年悉屬臆斷雍也篇短命條下可互參總之在伯魚後不必定其為何年也顏路請車續筆謂當夫子懸車致仕之時夫子故答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云云於情事為合潛夫論浮侈篇引此文作鯉死有棺而無椁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篇引可下有以字

顏淵死子曰噫 注 包曰噫痛傷之聲也 釋文曰噫於其反痛傷之聲

箋 噫公羊哀十四年傳注咄嗟貌段氏說文注謂與鄭氏毛詩噫此皇父噫厥哲婦皆為有所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釋文天喪如字亡也舊息浪反下同 箋 喪說文云亡也公羊哀十

四年傳注予我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是則天喪予者猶云天亡我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集解鄭曰慟變動容貌○釋文慟徒送反下引馬鄭云云箋說文無慟字漢北海相景君碑潞慟傷興歎金吾丞武榮碑慟感哀悲慟郭仲奇碑悲慟剝裂李翊夫人碑慟切剝分未不榮知古皆作慟論語竝質曰說文慟本訓遲古通借爲悲慟字陳鱣曰慟从心重聲鄭云變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夫子容貌變動而言也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釋文從者才用反箋從者論衡問孔篇引作門人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釋文夫人音符下章夫人同之爲于僞反箋論衡問孔篇引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能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集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世說簡傲篇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集解○釋文焉能上於虔反語之魚據反箋鬼神禮記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亮引鬼下有神字敢問是邪本唐石經上並有曰字匡謬正俗引同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集解○釋文誾誾魚巾反行行胡浪反剛貌或戶郎反侃侃苦旦反子樂音洛曰箋子路行行如也說文侃剛直也下引作子路侃侃如也過庭錄曰侃當爲嘉賓式燕以衎之衎假借作侃侃故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曰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維城冢冉有子貢氣象皆非侃侃者則侃侃或爲衎衎之通借必謂古文論語作衎衎究無確證而謂行行涉下文衎衎而誤尤不可信蓋鄭注已作行行當非誤字不可以不見他經傳而疑之也摯經識小曰行字古讀平聲入陽韻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箋漢書敘傳注引若上有曰字文選幽通賦崔子玉座右銘注同論語族質

曰此書之例記者稱諸弟子輒字而不名在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今挩去曰字非也讀書叢錄曰此句本別爲一章曰上脫子字文選注引皆作子曰或謂樂即曰字之譌非也淮南子精神訓注季路仕于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集解魯讀仍爲仁今從古釋文仍舊魯讀云云貫古亂反事也藏才浪反藏名箋長府左昭二十五年傳公居于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傳又云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四書釋地曰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鄭注云云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益應劭

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南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故宅也然則今知孔廟所在卽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府說文云文書藏也仍因釋詁文貫事見里仁篇子魯讀仍爲仁者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不仁九經古義謂此用魯論并經文集云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陳鱣謂義雖通而論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論語後錄據左傳公居長府謂非藏貨財之府貫讀閑之者貫之之貫漢書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充入先帝宮室耳長府亦宮室引此見漢師傳授之說四書考異曰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公孫于齊公益留君別館有畜積并樂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已事後舉魯人卑其閑閎俾後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蓋可

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集解○釋文有中丁仲反注同箋夫人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夫夫也鄭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人猶言此人也論語後錄云中者得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集解箋經傳釋詞曰爲猶以也奚爲何以也論語後錄曰言門者外之也故門人不解之古者堂上有室門在堂延之外堂者猶明堂室者猶重屋門者猶路寢門也路寢門是外朝故言外之**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爲賤子路故復解之也集解○釋文不解音蟹故復扶又反箋未入於室也儀禮鄉射禮疏孝經序疏引並無也字經傳釋詞云也猶耳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釋文師愈以王反與音餘箋高誘淮南子說山訓注賢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箋過猶不及禮記仲尼燕居注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釋文爲之于爲反又如字箋季氏富於周公論語竢質云左傳桓十八年有周公黑肩當周莊王時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富謂采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侔於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多於王朝卿

士故曰富於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踰侈無度爾非封於魯之周公也求爲之聚斂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故春秋十二年春卽書用田賦卽孟子離婁篇所謂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也四書考異曰說文云富備也一日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卽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魯語證此最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

第154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也集解箋論衡順鼓篇引此章作小子鳴鼓攻之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
柴也愚釋文柴仕皆巢諧二反箋柴史記弟子傳齊人鄭篇目弟子云衛人論語後錄曰柴姓高
齊俞皆有高氏字子羔禮記作子皋參也魯箋魯說文云鈍詞也下引此禮記檀弓容居魯人
也注亦云魯魯鈍也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
過也集解○釋文也辟匹亦反在邪似嗟反箋辟史記引作僻羣經義證以為便僻云墨子再
拜便僻便僻與再拜逡文即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召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注服虔曰行逡容拜也儒林
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盤亦便之轉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
行失於叛喭也集解○釋文也喭五旦反之行下孟反叛普半反本今作畔箋說文
無喭字書無逸正義引作諺邪疏云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吳氏遺著云喭說文失收蓋諺之異

文古从卩从言相出入喭當兼出言鄙倍說則率爾迂也兩對可證爾雅釋訓美士為喭釋文喭本今作
彥匡名曰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以其有人所言之義故又從而加口也則彥古或與喭
通維城案爾雅說文並以彥為美士例以上文愚魯辟等字似為不倫故鄭注不用而以為叛喭也廣韻
喭弔失容於失容上增弔字義稍不同叛畔聲近吸俗字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釋文子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為別章今所不用屢空力縱反殖焉市力反億則於力反度也屢中丁仲反
箋其庶乎論語後錄曰讀與易其殆庶幾乎同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虞翻注幾神妙也翻說幾以上知幾其神故云爾侯果訓庶為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
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屢中者又相去遠矣屢空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糟

糠不厭即用此文後漢書賈逵傳帝謂馬防曰逵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焦氏易
林云衛門屢空讀書叢錄以此為空乏之空又引漢書鮑宣傳唐尊衣敝履空北堂書鈔三十八會稽典
錄徐宏為右扶風郡尉衣敝屢空空穿也屢屢古字通用維城案說文無屢字古祇作婁說文云婁空也
則與下空字同義然下文云億則屢中空中殊不成義當以新坿屢字訓數之說為得屢中字古雖通用
而空又異訓會稽典錄所云當別有所出非必本此文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論衡率性篇賜本不受天
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引億作意隸續漢陳度碑同
論語後錄曰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論語補疏曰此章
宜以不受命三字為樞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矯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
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為合揆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貧而至於屢

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屢中貨殖上用一而字明從屢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
貨殖而屢中故不屢空兩屢字相應不善貨殖者損折亦能屢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不度而得贏餘
也同非不能貨殖屢中其至於屢空本不貨殖以得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三字下文倒裝互發
周泰之文往往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文踐迹本亦作跡
子亦反箋踐說文云履也迹步處也从辵亦聲蹟或从足責魏志司馬朗傳注文選辨亡論注引並
作跡與釋文別本合俗字也論語後錄曰踐迹者循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蹟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
迹猶云不蹟矣是也惟以踐為即說文之後則說文云後迹也如其說則踐迹為迹迹矣殊為不辭恐非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釋文是與音餘箋集解以此

合前章皇疏謂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維城案節首別著子曰字又其語氣非似答問者疑當別爲一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集解箋潛研堂答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說本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即用包說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集解箋雍也篇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求也退之證也公冶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此由也兼人之證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集解箋論語補疏曰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

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卽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爲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仰曾子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何從來未見及此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鄭引子畏於匡之畏證弔而不死之畏且以死而不弔爲輕身忘死豈孔顏而輕身忘孝以畏而死乎是同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惜鄭氏論諸此注何氏不探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其厭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命而死乃爲如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虎嘗侵暴子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亦使刻御車從臣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魋之怒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可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鬪必死於畏矣故琴操解子路之欲鬪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鬪不鬪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以明節是也邪疏云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鬪也謂鬪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同之不敢鬪也

史記集解引包注謂已無所致死邪疏一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恶古文臣字本今作臣與音餘下同

箋史記弟子傳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不言冉求又以季子然為季孫與此微異臣陸本作恶論語古義職國策宋使者曰恶楷𢧵請受邊城是臣古有作恶者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箋史記弟子傳文選從軍詩注引子曰作孔子對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箋具臣猶魯語所謂備官也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釋文弒父音試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

未孰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集解○釋文費宰悲位反夫人音符

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為費郈宰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為郈宰孔子以為不可一以為費郈一篇以為郈無言費者與此不同讀書叢錄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在此時或費或郈擇一使之歟史記茲書之子羔見上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箋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引兩句互倒人論語後錄云讀如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釋文惡夫上烏路反下音符

子路曾晳釋文曾晳星厤反史記云曾蒧字晳箋史記弟子傳曾蒧字晳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黬雖晳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黬字晳然則下文點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誤也當作黬音如緘讀書證疑曰史記弟子傳曾蒧字子晳古人名字相配說文晳人色黑也黬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黬字皆是蒧乃黬之省今曾蒧作點說文點小黑也義與黬同周禮夏官射鳥氏注鍼箭具釋文沈氏云鍼或作鍼故黬亦或作點而字又變為蒧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釋文侍坐才臥反又如字長乎丁丈反毋音無吾以鄭本作已箋吾以鄭本作已者論語後錄云說文已以也以用也二字義同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已字本同是以已古字通用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率爾論語後錄曰率先也依字應作衛古文字少通用率又借用帥楊雄甘泉賦帥爾陰閉帥爾四書考異以義疏本率作卒謂卽孟子梁襄王之卒然作卒形近致訛然陸氏釋文不載恐不足據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乎大國之閒也集解○釋文千乘繩證反饑音機鄭本作飢同饉其靳反箋攝乎大國之閒論語補疏曰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懾猶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晉書食貨志云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師旅既加饑饉是因饑饉鄭本作飢說文饑穀不孰為饑从食幾聲飢餓也从食几聲錢坫陳鱣並云當作饑鄭借用飢也饉說文蔬不孰為饉爾雅詩傳為作曰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又云五穀不升為大饑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說雖不同皆以穀核蔬與此異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鄭曰方禮法也釋文比及必利反下同知方鄭云云

〔箋〕方禮記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
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故鄭以禮法訓方也漢書禮
樂志亦云教以
禮詁之謂也
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
集解○釋
文哂之詩
忍〔箋〕皇疏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過庭錄曰此
反　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說
文欢笑不壞顏曰欢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欢
爲正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
容故曰笑不至矧留皆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論
語後錄亦據曲禮注謂此借欢爲齗字應兩異然大
笑見齗則不見齗者爲莞笑矣欢笑不壞顏而壞顏
者爲大笑矣義實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雜城案
曲禮釋文矧本又作哂則哂矧字通說文以欢爲笑
不壞顏从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气悟也欢
有開口之象故欢爲正
字矧借字哂俗字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箋〕
求爾何如元白疑悲淵靜語曰求爾何如
赤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赤皆當

讀斷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孟子萬章篇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則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者伯子男之國也
如經義述聞云廣雅與如也與可訓如如亦可訓與
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此如字當
訓爲與下如
會同之如同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箋〕
說文竢待也俟大也據經文
當用竢字段注竢俟古今字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注〕
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
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
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集解○釋文非曰音越小相息亮反注及下同時見
賢遍反殷煩吐弔反本或作見衣玄於旣反冠章古
亂反視朝
直遙反〔箋〕
端章甫論語後錄云禮服襟三裾四幅
皆正謂之端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
其正也章甫玄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冕端委劉
熙說衣袂端方與要接者曰端是袂口闊四尺四寸
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儀禮士冠禮注云章明也
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小相論語釋故曰
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爲
天子之宗廟會同相之者諸侯非也諸侯宗廟之事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祫祭及追享朝享是也
春官大宗伯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大行人
職大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
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
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於王之事
其諸侯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
於郤地曰會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
注云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攷
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

是也言會同舉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宗廟之相在
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祭
祀之小禮肆師相治小禮則小相者小宗伯肆師之
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爲士則大相宜
司馬小宗伯以下爲小相也會同之相卽擯介邢疏
云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
介之大夫士耳宗廟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祭者皆
玄冕士爵弁會同之事朝于王則裨冕相者亦冕弁
諸侯相朝則皮弁相者亦皮弁玄端章甫豈其服乎
鄭以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爲視朝三事
也[illegible]視朝之相依周禮大宰贊
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大僕正朝
位皆小相諸侯略同禮經釋例亦云士冠禮陳服玄
端玄裳黃裳雜裳鄭注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
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玄端者士之正服論
語公西華曰非曰云云端卽玄端也小相猶末擯也
皆指士而言恭思以其所學仕於列邦而又不敢當
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相禮

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豈有玄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點爾何如鼓瑟希**箋禮記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方觀旭據此謂點之鼓瑟必夫子使之也說文無希字禾部稀疏也从禾希聲則希當與疏義近蓋謂其聲之疏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注鄭曰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釋文鏗爾苦耕反投琴聲本亦作瑟聲舍瑟音捨之撰士免反具也鄭作僎讀曰詮云云箋鏗爾說文無鏗字而注凡三見臤堅也讀若鏗鏘之鏗手部揺擣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輴車輴鉏也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遺著据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論語後錄曰古無鏗字當用堅說文解字車部有輴字云車輴鉏聲也从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云云一曰讀若掔又周禮典同高聲硍注故書硍作硍杜子春讀鏗鏘之鏗鄭大夫讀衮冕之衮依然硍卽是硻硻掔並从臤爲聲義聲相近鏗又从堅堅亦从臤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硍爲硍者誤與銀字之爲金艮配物同說文揘口莖切玉篇搫口耕切下引此文作搫爾類篇集韻同云或作揁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又謂集韻引作撊四書考異曰撊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鏗下今無引撊之言作厚引之必別見一本陳鱣曰鏗字搫字說文俱無疑當作摼維城案禮記樂記云鐘聲鏗周禮典同高聲硍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蓋皆指鐘聲言之以鏗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从金从堅似非所以狀瑟聲者竊疑此鏗字亦當讀爲衮以象舍瑟之旋如裏也撰鄭作僎讀曰詮者說文無撰字故鄭本作僎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僎具也詮亦具也是僎詮同義詮字从全古全與僎通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仝與僎通亦詮與僎通矣陳鱣亦据鄉飲酒禮爲說臧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

論語古注集箋　卷六　先進　卅

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釋文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集解鄭曰沂水出沂山水經沂水注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禮記郊特牲正義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釋文莫春音暮本亦作暮冠者古亂反注同浴水音欲沂水魚依反水名也舞雩音于而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云云衣單於既反下音丹袷古洽反箋論衡明雩篇曰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饑颻讀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論語發微曰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

論語古注集箋　卷六　先進　卅一

非雩論語暮春者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
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
浴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撰禮節
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
以爲僞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
意不特異三子并與孔子問意反矣公羊桓五年經
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
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
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
少復不言男女今以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
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
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
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
南沂水上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
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
六人兼有此事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

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
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
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正
義曰正雩則非唯歌舞並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
而歸是也按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詠饋爲雩祭
故具錄之莫春後漢書郊祀志注文選何敬祖答張
華詩注徐堅初學記引莫亦作暮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論語後錄謂男子滿廿而冠陽成于陰之義
也自十五以上稱之曰童浴乎沂風乎舞雩說文浴
洒也宋翔鳳曰與祓濯同義祓濯即是澡身廣雅釋
詁澡沐浴湔濯沬洒也義皆韓注無別也沂四書釋
地云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論語浴沂指徐州言
以魯事蓋出魯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
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
沂水者別天台齊召南水道提綱曰雩河即浴沂之
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之尼山下北流數十里折而
西北六十里又西流繞曲阜南又西南至兗州府城
東南注泗水其大沂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之東

鎮沂山經沂州府城東南又西南入江南邳州界經
邳州城南西入運河舞雩方輿紀要云舞雩壇在曲
阜城東南二里引鄒山水爲池至府西曰雩水水經
泗水注沂水北對稷門稷門亦曰雩門左傳莊十年
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皐比而出者也門南
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illegible]
[illegible]四書紀聞曰以鄹注推之
則出魯門即爲沂水而舞雩又在沂水之南也論語
後錄曰司馬彪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
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illegible]絜者言
陽氣布散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蔡邕曰論語莫春云
云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絜於水濱蓋
出於此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
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皆浴乎沂之說也風
讀曰諷論衡曰風乎舞雩風歌也後漢書仲長統傳
正作諷乎舞雩與充義合陳鱣曰水經泗水注沂水
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北對稷門門南隔水云云
道西即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

北二里有周公臺臺西四里許即夫子故宅也故王
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皆與鄭合則魯
論作歸包曰歸夫子之門義亦通也鄭必從古作饋
者以浴沂是三巳祓除之禮事見韓詩周禮月令季
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于名川也引論語
此文爲證論衡明雩篇云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是皆
用古說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
太史公采古文論語故作饋鄭以古義爲長故從之
臧在東曰祓禊之禮當用酒食歌詠以祭初學記引
張協洛禊賦云布椒醑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痾是也
古魯異文者歸饋字通見聘禮注又按說文解字饋
餉也餽吳人謂祭曰餽是古論饋本作餽也論語發
微曰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義曰絲衣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
能與靈祭之轉經傳無靈星之祭漢書郊祀志高祖
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
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高皇帝四年
詔天下祭靈星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

雩之祀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雩確然無疑雩祭有壇祭靈星獨壇謂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生曰善點之獨知時也釋文喟起愧反又苦怪反箋論語補疏曰三子所言者爲政之具具猶器也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焉故與點也邪疏以知時生值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失之鑿經識小謂二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己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亦與邪疏義近**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集解○釋文夫三音扶箋禮記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禮尙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也與音餘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箋皇疏孔子謂我非笑子路之志若笑子路爲國則求亦志於爲國赤云豈曰非邦我何不笑乎經傳考證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

見非爲邦之事特詞音謙與使人不覺耳非曾晳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辭不別白皇疏得之

顏淵弟十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也集解箋顏淵問仁孟子萬章篇章句引作問爲仁克己復禮爲仁二年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皇疏克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左傳正義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拜經文集曰劉光伯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即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通馬氏約身之訓即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論語左傳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不合論語族貧述其師惠棟云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儋何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目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集解箋後漢書郎顗爲李固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集解鄭曰欲知其要周禮蔡人疏箋論語後錄曰鄭康成

于海亦聊時之寓言耳二三子唯子路憤世嫉俗如慍見于陳不悅于公山佛肸之往其素志也故夫子許其從行于路聞而喜自是雲霄一羽氣槩非眞喜浮海喜夫子無道而隱已得與同志也故夫子詑其果決而稱其好勇過我以微諷之已而戲之曰若是則成行矣但無所取桴材耳與牛刀之戲相似

聖門惟子路直諒聖衷隱曲多所摘發如見南子往公山佛肸莫匪秉桴喜與不悅莫匪知己子云自吾有由惡言不至於耳死則云天祝予以此

此章摹寫聖人言語氣象如生宜作鏡花水月看論

語多有此等意思道不行不行于四海之內也舉世傾危率土之濱無地著足除是絕跡入境如海水之洋無人之處乃可自託然非桴不可往獨行又不可與他人往又不能除是由乃可耳此聖人寓言即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子路自知浮海設言而喜夫子獨與己覺平日慍見不悅有當聖心者故夫子微諷諭之未嘗重詆子路亦畧以明絕世之終不可而由欣然果確是能爲聖人所不忍爲者矣過字微箴其病我字微露其眞聖人妙語從容不迫此句氣畧斷夫由旣喜則此行決矣但作桴無處取材耳桴編竹木爲之一名桴一名筏材即竹木無所無處所也無材則桴不成無桴則海亦終難浮矣意在言外舊註謂不能裁度義理非是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仁聞聖門以仁爲教也以仁爲教由求輩自是不爲不仁夫子竟不許何也仁體純粹一絲駁

雜雖震世功名都非萬物一體之懷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中庸不可能者也涵養熟德性用事即才是仁氣質用事雖做得煞好亦秖是才然不明言無但云不知何也仁存于心諸子之仁日月至焉難謂絕無但可謂不知耳聖言精確如此

聖人許諸賢與諸賢自許若合券許由治賦即由自任千乘之國有勇知方者也許求爲宰即求自任可使足民者也許赤與賓客言即赤自願學[illegible]者也皆不知其仁所以子路不得其死[illegible]華爲小相耳

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集解箋牛兄弟左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羣經識小曰魋奔齊牛復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牛因過曾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論語偶記亦云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之後蓋魋等欲逆未彰牛亦不能不以之為兄弟隱其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即子夏慰解之辭隱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歿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集解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命義篇引此云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為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又祿命篇辨祟篇引此皆作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鹽鐵論和親章引作皆為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集解○釋文浸潤子鴆反之譖側鴆反膚受方于反之愬蘇路反鄭曰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後漢書戴憑傳注箋譖說文云愬也臚皮也籀文作膚是皮膚同義說文訴告也或作謝愬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引作訴師古曰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皆與注合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引作可謂明矣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

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集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箋漢書藝文志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用此日知錄曰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書而五經無此語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文而去起呂反下同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箋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作古皆沒民無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注

引作非信不立北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兵信
不可失皆文異義同論語述何曰春秋書滅者亡國
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
之以奬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
子成衛大夫也集解○釋文棘子紀力反【箋】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蜀志秦宓傳作革
子成論語後錄羣經義證拜經日記並據詩匪棘其
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
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即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
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棘朱濞表作革朱
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
是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魯論盛行故
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又鄧名世
姓氏辨證書云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
乾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
或楚人仕衛者過庭錄曰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

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
家三翮六翼壘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異蓋膠鬲亦稱
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仕殷衛是殷都故子
孫在衛也維城案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
西南故鄲縣東北或是子成采邑何以文
爲經傳釋詞云爲語助也言何用文也　子貢曰惜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
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集解○釋文駟音四
【箋】論語述何曰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
補其弊而已則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
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法賊民興喪無日矣
駟不及舌鄧析子轉辭篇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
而急駟馬不及維城案左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則鄧析在子貢之前今子貢之言辭意
略同疑古有此語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鞟【注】鄭曰鞟革也釋文鞟苦郭反鄭云云【箋】虎豹之鞟易革九五象辭云大人虎
變其文炳也上六象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
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鞟說文作鞹云去毛皮也論
語曰虎豹之鞹从革郭聲陳鱣曰今作鞟俗省詩載
驅正義引說文云鞟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鄭此注
正合疑唐時說文有此異本然按說文革訓云獸皮
治去其毛曰革則文不同而義同也四書考異引法
言修身篇犂牛之鞹與元騂之鞹有以異乎小變論
語之文亦不省邑作鞹惟韓詩外傳四南苢異獸之
鞟猶犬羊也作鞟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
此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注】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

也爲天下通法也集解○釋文饑居其反鄭本作飢盍胡臘反徹乎直列反而稅舒銳
反【箋】徹說文云通也鄭許同義論語釋故曰周禮不言徹故鄭云諸侯謂之徹又鄭釋徹義以爲通
貢助之法通內外之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又
日爲天下之通法其說足以彌縫遂人匠人之異又
以傅合孟子可謂善於持論張南軒袁明善本其說
謂兼貢助爲徹竊意既別法爲徹當自有制度假仍
用貢助何取空立徹名又周禮雖有井授不開公田
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通貢徹兩法
之制稼人職曰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謂
斂法蓋卹徹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則通豐
凶計之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論語述何亦
日徹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著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與也宜公稅畝於公
田之外復加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
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
殷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開之　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鄭曰二謂十二而稅也考工記匠人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箋爾雅孰誰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惜抱軒經說曰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節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恭儉愛人而况其於飢歲乎公曰年飢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己苟欲足己而己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鹽鐵論未通章引不足下有乎字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與作予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舊唐書韋思謙諫太子文選藉田賦注引此四句並以爲孔子語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包曰辨別也集解○釋文辨惑本亦作或辨別彼列反箋說文辨判也段注小宰傳別故書作傳辨朝士判書故書判爲辨大鄭辨讀爲別古辨判別三字義同也馬融虞翻鄭君周易注並云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集解箋易乾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繫辭井德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又曰井以辨義徙說文云迻也迻遷徙也是遷徙同義故主忠信徙義所以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集解○釋文惡烏路反注同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論語駢枝謂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益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乘上文而迫笮其辭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昏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愛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造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淵疏知人聽言益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謂怨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鄉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邴原曰孝廉國之俊選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集解○釋文亦祇音支此行下孟反箋誠詩作成祇詩傳云適也陳奐疏伯兮傳適主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猶賄也異猶貳也言誠不以外昏之有財賄亦主以昏姻之有貳行爲可惡也論語引此以證愛惡之惑與詩義略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箋君君臣臣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父父子子易家人彖辭論語後錄曰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是時陳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弗能禁是不能君君臣臣也又論語述何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弒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是不能父父子子以致臣得篡國也夫子早見及此故其對深切如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釋文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箋〕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四書考異曰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吾得而食諸史記齊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引作吾豈得而食諸維畯案陸本得上有焉字史漢所引本得上有豈字則今作吾得而食諸者俗本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釋文片言如字鄭云云以折之吉反魯讀云云也與音餘〔箋〕片言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是片有判義故鄭訓半也折獄說文斨斷也从斤斷斷艸譚長說折篆文斨从手九經字樣云說文作斨隸省作折類篇集韻皆云隸從手則折非篆文段注謂後人所增是也獄說文云确也韓

詩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獄字从犬者取相爭之意維城案犴與獄對文則異散文則獄可以賅犴故經傳皆言折獄無有言折犴者也論語竢質曰尚書甫刑曰明清于單辭片言所謂單辭也片言以折獄惟子路可係其明清故也孔子蓋嘗試之而稱之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過庭錄云書折民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悊智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重文悊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亦作哲折獄爲斷獄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爲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陳鱣曰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制本通故古魯異也臧庸曰鄭以折訓爲斷義統明是以從古

子路無宿諾釋文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箋〕文選江淹雜詩注引此上題子曰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言與人等也集解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也集解〔箋〕潛夫論德化篇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即禮記大學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之意又鹽鐵論大論篇引此云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據此知聖人益務爲其難不以明決爲能也訟說文云爭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集解〇釋文無倦其卷反亦作卷懈倦古賣反〔箋〕倦當作券論語古義曰說文券勞也鄭氏攷工記注云券今倦字也疑釋文亦作卷者券之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〇釋文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矣夫音符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箋〕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述何曰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之法穀梁氏反以爲成父之惡而春秋戒之知不達斯義矣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集解〇之帥所類反又所律反字从巾同訓並與率同〔箋〕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夫子之對康子亦此意也政者正也又見管子法法篇說文亦曰政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箋〕汲冢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子大夫爲政不能不

盜何以詰吾盜四書考異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汲冢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維城案說文盜私利物也則凡存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謂之盜故左氏定八年傳陽虎取寶玉大弓春秋書之曰盜竊寶玉大弓說文盜自中出曰竊盜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而竊邑者可推也定公時家臣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大夫爲政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惟成宰公斂處父不肯墮康子此問其猶有大都耦國之憂乎夫子以不欲對之蓋隱以强公室弱私家諷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箋就爾雅釋詁云成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釋文焉用於虔反草

尚尚加也本或作上箋君子之德風詩關雎序風之始也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是此義上陸本作尚偃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伏也說苑君道篇曰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靡卽必偃之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集解箋問詩卷阿令聞釋文云音問本亦作問箋以聞爲聲譽聲譽卽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集解○釋文夫達音符下同而好呼報反以下遐嫁反注同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箋史記引作在國及家必達蓋約舉之辭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易謙卦彖辭經義述聞曰尊讀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劉晝新論誡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集解○釋文而行下孟反箋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卽禮記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辯鄭注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孔疏謂行

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辯者謂言談僞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夫言僞則色必取仁矣行僞則行與相違矣堅且辨則居之不疑矣故馬氏以聞者爲佞人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也集解箋史記作在國及家必聞漢書王莽贊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遊也集解○釋文從遊才用反壇徒丹反墠音善箋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釋文修慝吐得反箋陳鱣曰慝古止作匿當卽忒字之變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釋文德與音餘箋無攻人之惡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作不攻人之惡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語古義曰荀子不苟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志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論語述何曰此章蓋在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是而不正言如此宋翔鳳四書纂言曰此當是孔子自衛反魯由後追前之言時哀公亦欲去季氏故舉昭公前事以危之考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孫齊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在是年又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遊並誤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釋文問知音智下同箋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集解○釋文錯諸或作措同七故反下同枉紆往反邪似嗟反箋論語述何曰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僭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釋文鄉也許亮反又作嚮同吾見賢遍反箋鄉也論語後錄曰作嚮是說文解字嚮不久也士相見禮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注嚮曩也許鄭二義並通蓋古文字少假借鄉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釋文選於息戀反又息轉反下同皐陶音遙遠矣如字又于萬反下同注鄭曰皐陶為士師號曰庭堅左文十八年傳正義箋皐陶漢人作咎繇說文引書曰臯咎繇論語竢質以為何晏改之不仁者遠書皐陶謨云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孫星衍疏言能聖且仁則不仁者遠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皐繇不仁者遠為孔子語當是記憶之誤皐陶為士師書堯典帝曰皐陶汝作士馬融注獄官之長孟子盡心篇皐陶為士趙注皐陶為士官即鄭堯典注亦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皆不云為士師今云為士師者鄭周禮甸師注云師猶長也則猶馬注云獄官之長耳非周禮小司寇屬之士師也號曰庭堅者據左文十八年傳庭堅為八愷之一班氏古今人表以咎繇代庭堅故鄭以為號庭堅也伊尹書君奭疏引鄭注云名摯湯以為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又說文伊殷聖人阿衡也段注謂殷聖人之上當有伊尹二字傳寫奪之伊與阿尹與衡皆雙聲論語竢質曰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羣經義證曰漢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即選於眾也皐伊皆非出自世胄舜之揚仄陋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選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也集解○釋文忠告古毒反善道導也毋自音無箋後漢書朱穆傳論注引蔡邕正交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陳鱣曰義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可知古本經文不可有作否者今皇本高麗本作否無陸本作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箋詩鄭風子衿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論語文會說文云合也輔人頰車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兩喻呂覽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陳奐詩正月疏云車之有輔猶齒之有脣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車口輔亦曰牙車其命名卽取車輔之義也然則輔仁者猶云相依爲仁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六終

[stamp]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

吳 潘維城學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箋勞之陳鱣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請益曰無倦釋文曰毋倦上音無下其卷反本今作無箋請益鄭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下引此章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集解赦小過舉賢才箋赦小過說文云赦置也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注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

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之類是也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才作材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釋文焉知於虔反其舍如字置也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集解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云云論語後錄曰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也集解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

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皇疏箋經義雜記曰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馬說所本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此鄭說所本潛研堂答問曰禮記祭法云黃帝正名

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持經文集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衞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斥以爲野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正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顚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至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與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爲不當正孔子世家以此章列之衞輒父不得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取也維城家左成二年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則卽以爲

正名分亦奚不可者且史公在馬鄭之先義當並存但以子路爲正名分爲迂則未免視子路太淺其實卽訓正字正名分意何嘗不包第子路泥於正字故以爲迂仍當從馬鄭爲允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集解鄭曰于狂也釋文之迂音于包云遠也鄭本作于云云箋迂說文云避也次於迴違之下迴違皆訓遠迂與遠義相近故包以爲猶遠也鄭本作于者禮記文王世子于其身鄭注于讀爲迂蓋迂于古通丁授經曰狂當爲往字之誤與佛肸章子之往也義同宋翔鳳鄭注輯本云于訓往見毛詩傳及鄭箋迂無往訓故改字爲于音義舊作狂近校本作枉皆誤論語後錄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衞君待子于亦往焉而已矣奚其正史記作何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當闕而勿據今出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集解箋蓋闕如也過庭錄曰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按丘古音同區丘蓋卽區蓋稀蹤者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卽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闕如連文者非與包義異段氏說文解字敘注曰蓋闕疊韻字凡論語言如或單字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制下亦引漢書荀子爲說云上區闕三字雙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集解○釋文不中丁

仲反下同濫罰力暫反箋漢書刑法志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與則刑罰濫矣讀書脞錄曰刑
罰不中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
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後錄亦云夫子此言本呂刑周官後漢梁統疏
引中作衷中與衷古字同據此則讀丁仲反者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也集解○釋文所錯七故反本又作措箋錯一作措說文解字後漢張衡傳引措並作厝論語後錄
曰皆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匪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漢書朝錯晉灼音錯爲厝置之厝厝置字卽
措手足之措矣名之必可言也史記作爲之必可名**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箋穀梁僖十六年傳論五石六鷁事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論語後錄曰責子路之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集解○釋文學稼音嫁爲圃布
古反又音布箋稼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周禮司稼注種穀曰稼圃詩傳云菜圃說文種菜曰圃說
文無蔬字經典通用疏或作蔬**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集解○釋文上好呼報反下同夫如是音符襁居丈反又

作襁同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箋襁史記弟子傳同陸本作繈說文襁
負兒衣从衣强聲繈犆類也从糸强聲類絲節也段注古繈緥字从糸不从衣絲節粗長謂之繈引申爲
繈緥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緥高注緥小兒被也縫褸格上縄也又直諫篇繈緥注繈褸格縄褸卽褸格卽
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具縄謂之繈博物志謂其絡末及其繈凡縄韌者謂之繈吳氏遺著亦據說文
襁繈義異謂古多襁緥連文說文緥小兒衣也重文作緥則繈襁亦一字况博物志云云是繈本以粗縷
文結如网故訓粗類犆粗也類多結如絲節也襁當爲繈之或字說文分屬兩部末是論語後錄則謂繈
非也應作襁李奇曰襁絡也以緍布爲之絡負小兒毛亨謂之錫韓嬰謂之襁四書考異云史記三王世
家皇子或在縫緥作繈魯世家成王任强葆之中又借作强他如漢封禪書業陸于縫緥曹全碑百姓縫
負大槩从系爲繈者多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鏺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札樸曰雲南
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四書牘言曰古凡習稼者皆
稱小人尙書無逸篇三言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北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已
爲小人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學古學字卽教字爲教而學故
教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圃圃毓草木注圃卽載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蔬果蓏亦
治民之事論語發微曰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
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卽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爲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庶國斥大而封建壞多
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以維封建思兒先王之籍亦深閔治之心不知封建因
乎時井田因予地隔閡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

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下無學則上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釋文使於所吏反箋誦說文云諷也不能專對釋地又續云專擅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藝文志引作顓對雖多亦奚以爲經傳釋詞云言雖多亦何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箋令說文云發號也从亼卩徐鍇曰號令者集而爲之卩制也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衞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集解箋史記以此爲出公哀公發羣經義證曰漢書馮野王傳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非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衞之政敷二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可據論語偶記亦曰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衞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衞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衞之士竝見二國之政俗未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人歌立與野王曰政如魯衞德化鈞云云正用魯論漢世之解如此論語述何則云魯之君臣不正衞之父子不正政本皆失故發此歎

子謂衞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竝爲君

子也集解○釋文蘧其居反瑗于眷反史鰌音秋箋衞公子荆錢坫金文湣蛾子錄曰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也左哀二十五年傳公子荆之母嬖公立爲夫人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荆語特加衞字嫌與魯同故別之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釋文苟完音桓箋合說文云合口也完全也古文以爲寬字

子適衞冉有僕箋論語後錄曰此適衞在哀公元年四書考異曰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參乘於是醜之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遂至陳居陳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衞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云云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此孔子三至衞時孔子年譜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去適衞與論語後錄合當是考異據史記去衞過曹在魯定公卒之歲又三歲而適衞則在哀之三年靈公已卒於二年夏安得有郊迎之事史記誤也冉有僕風俗通義十反卷論衡問孔篇引竝作冉子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亦稱冉子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箋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教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致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說苑建本篇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則夫子又嘗以答子貢問政非獨與冉有商治衞庶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釋文期月音基箋

史記儒林傳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漢書公孫宏傳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期或作朞史記世家引朞月而已無可也字云孔子去衛時語與儒林傳不同者一總其生平一記其時地也論語後錄曰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字宜作稘此期會字借當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集解○釋文勝殘音升注同箋善人為邦百年史記孝文帝紀贊漢書刑法志諱邦為國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史記引無矣字刑法志引無亦字矣字殘說文云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

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詩皇矣正義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大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禮記緇衣正義○釋文王者于況反又如字箋漢書刑法志引此云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班氏蓋約此兩章之文為說也史記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而後竝作然後疑漢時本有作然後者又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三歲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成成

此道也世說文云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卅三十幷也揅經室集曰此章論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為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注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詩緇衣正義周生曰謂罷朝於魯君也集解○釋文朝直遙反周生云君之朝鄭云季氏朝箋陳鱣曰冉有時仕季氏故造於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詰之曰其事也其卽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為罷朝於魯君誤矣論語偶記曰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于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續漢胡培翬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韋注為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謂路門外每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為私朝考工記九卿朝焉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于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外朝為卽指

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入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內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玉藻所云及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眾論語冉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過庭錄曰詩緇衣正義引舜典闢四門注云卿上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內門者因卿士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矣冉子所退之朝指此而以皋注外朝為君之朝為解是則由前之說冉子為退自家內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為退自國門之朝其以為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錄亦引左傳國遷朝朝至未已得語台家事於內朝以證鄭義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集解○釋文何晏於諫反箋晏小爾雅廣言云晚也晉語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夫子問冉子意同

子曰其事也注

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集解箋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過庭錄曰魏書高閭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為政何者為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集解○釋文其與音預箋論語述何曰季康子先召冉子因冉子而以幣反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子之力也冉子朝事畢即至夫子所一日遲至故異而問之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日常行事也夫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救也其後伐顓臾用田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否則末如之何矣吾其與聞之鹽鐵論刺議章引作吾其與聞諸侯疑衍侯字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集解箋幾易旋卦月幾望虞翻注近也子夏傳作近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詩匪風正義○釋文不易以豉反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釋文而喪息浪反無樂音洛箋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論語後錄謂當夫子時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歟申鑒雜

事篇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晉書潘尼傳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邦茲作國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釋文葉公舒涉反本今作葉者說音悅箋葉四書釋地引括地志云楚舊爭霸中國連山累石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故以沈諸梁鎮撫焉論語後錄曰夫子自蔡遷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皇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近者說遠者來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史記世家引作孔子曰政在來遠附近書大傳載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與答魯哀公齊景公不同子曰制之地質而都狹民有離志焉

故曰存于附近而來遠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謂孔子答定公以徠遠論語後錄以爲所見異本徠與來同而據史記崔實政論孔子答葉公以來遠謂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集解○釋文莒居呂反父音甫注同箋莒父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不言所在四書釋地亦第就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朝歌在魯正西謂莒父爲魯西鄙約略言之亦未明指所在惟山東通志謂莒國卽今沂州府莒父境一云卽魯之莒父邑今州治西南有子夏祠論語後錄取之春秋大事表曰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其或然歟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鄭曰直人名弓釋文公語魚據反直躬鄭本作弓云云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生曰有因而盜曰攘集解○釋文攘羊如羊反箋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陳鱣曰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讀書脞錄謂高誘盧植門人植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謂直人名躬論語後錄謂太邱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故鄭本作弓也論語竢質據呂氏春秋謂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故語孔子而折衷焉左哀十六年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攘鄭費誓注因其失亡曰攘高誘淮南子注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皆與周生義近周禮司刑疏引作鄭注證說文云告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釋文父爲于僞反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論語後錄曰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實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之詔與夫子此言合可謂忠厚之至矣韓詩外傳四子爲親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受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語意與此相似皇疏幾諫章韓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引此二語並倒置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集解箋居處恭執事敬洪範五行傳劉歆說內曰恭外曰敬論語後錄曰若夫子之告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釋文使於所吏反稱弟亦作悌同大計反○宗族爾雅釋親以自高祖至雲孫

旁及親同姓爲宗族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鄉黨見雍也篇學而篇云入則孝出則弟孝在門內故稱在宗族弟在門外故稱在鄉黨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矣集解○釋文行必下孟反注同硜硜苦耕反

箋硜硜孟子公孫丑篇悻悻然見於其面章句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孫氏音義悻字或作慳然論語音鏗維城案說文無悻字慳說文云恨也當非此義

此當與憲問篇鄙哉硜硜乎同義硜硜爲磬聲蓋形容其言行之信果如石之堅耳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集解○釋文噫於其反斗筲所交反算悉亂反本或作筭數色主反

箋說文無筲字說文䈰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䈰䈰陳留謂飯帚曰䈰从竹捎聲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筩爲䈰論語竢質謂二字末知孰是今从竹肖文未全也過庭錄曰儀禮既夕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㪽也按㪽受斗二升康成以筲與簋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筲字有䈰䈰字竝可通筲云容五升許鄭解筲量多少不同故論語言斗筲之人則筲量宜更小於斗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筲禮亦數不必定容斗二升矣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鹽鐵論大論引算作選論語後錄謂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選作算是選與算同過庭錄疑作選者爲俗論語其或然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集解○釋文狷音絹

箋中行孟子盡心篇作中道趙注中正之大道也必也狂狷乎風俗通義第三卷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集解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詩載馳正義

箋狂者進取說文敢進取也籀文作𣪘古文作𢽏今作敢則所謂狂者偏於果敢之人也狷者有所不爲說文無狷字孟子盡心篇作獧說文獧从犬

睘聲睘卽獨行睘睘之睘詩唐風杕杜篇傳睘睘無所依也其首章曰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孟子行何爲踽踽涼涼趙注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皆形容獨行之貌故从睘作獧爲正孟子以不屑不絜者當之不屑不絜自有所不爲矣則所謂狷者偏於耿介之人也又論語先進篇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過者過乎中行也不及者不及乎中行也過乎中行卽狂者不及中行卽狷者皆中行之次故夫子因不得中行而思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注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也集解○釋文醫於其反

箋禮記緇衣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孔疏南人殷掌卜之人論語後錄謂或作卜筮或作巫醫字異義通鄭未得解陳鱣云鄭訓巫醫不能治者猶左氏傳所謂疾不可爲也巫善禱醫善療皆能治

人之疾無恆之人二者所不能治也巫說文云祝也醫治病工也惠氏禮說曰古者巫彭初作醫說嫛故有祝由之術移情變氣以治病曉春官大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祝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哉則曰造巫恆恆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卻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恆者無恆之人巫醫非爲信矣惠棟謂巫醫乃卜筮之論詳下文

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集解〇釋文善夫音符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箋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易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緇衣正義引鄭易注云爻得正互體爲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爲毀折是將有羞辱也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爲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允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爲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集解

箋論語騈枝曰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黄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爽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著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南人有言云云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鄭以不可爲卜筮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論語竢質迹其師惠棟說論語偶記竝以此爲不占之意惠棟因以巫醫爲卜筮之爲義九一貫論語偶記又云屈子卜改行易輟詹尹曰龜筴誠不能知此事得斯旨也論語後錄云占讀漢律占租之占占租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箋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後漢書劉梁和同論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和而不同論語後錄曰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和同之辨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鄉人皆惡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

於前故知是實善公羊莊十七年傳疏按疏曰云云之說備於鄭注知約鄭義也〇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下同箋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述何云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略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釋文易事以豉反下同難說音悅下同箋禮記曲禮曰禮不妄說人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箋說文泰滑也段注滑則寬裕自如故引伸爲縱泰如論語泰而不驕是也維城案以泰字本義訓滑引伸詁此泰字屬諸君子恐未允當

竊謂驕泰字相似不同猶周比和同之比連文則同故禮記大學以驕泰爲忠信之反對文則異故此文以泰驕明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集解○釋文剛毅魚既反木訥奴忽反質樸普卜反遲鈍徒頓反箋論語補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質樸遲鈍所以近仁也唐書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强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木訥論語後錄曰漢書周昌傳周昌木强人也即此意君子欲訥於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訥从言內有訒言之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集解○釋文偲偲音絲本又作偲怡怡以之反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詩常棣正義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詩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正義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云云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大戴禮立事篇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論語後錄曰祭義漆漆者容也自反也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此切切當讀同漆漆鄭云切切勸競貌維城案說文云偲彊力也競彊語也則鄭注所謂勸競貌常兼偲偲釋之引者脫去偲偲字耳故常棣正義云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說文勸勉也勉彊也勸勉力也讀與厲同則勸即勵也勸正字勵俗字勸勉勵字皆从力亦具有彊力義熙熙憘憘皆怡怡之異文集韻字也說文無憘字熙熙左襄二十九年傳廣哉

熙熙乎又老子上篇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侍與和順義近兄弟怡怡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作兄弟怡怡如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集解箋即詩傳云就也戎說文作戒云兵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集解箋穀梁僖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白虎通辟雍篇云明無不教民也漢書刑法志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其習兵閱其車徒之數賈疏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申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此文以證田獵習兵之事公羊桓六年傳注引此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賈疏益合何鄭而一之過庭錄曰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棄論語後錄謂讀如鄭棄其師之棄是也

憲問弟十四釋文凡二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箋皇疏問孔子進仕之道也顏淵子路學優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憲既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備遠公次憲問也四書考異曰侃敘篇次自云受自師業問恥之恥似說爲仕而經文仍止作恥疏亦不以仕爲義但所宗凡十三家

此或其一家之別傳故但存其說不遽易其文邪維城案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邦無道而穀固為可恥至於邦有道當以貧賤為恥穀又何所恥者竊謂夫子言恥當主邦無道穀說蓋以憲為宰辭祿即邦有道亦恐有不食其祿者故語以邦有道穀而惟當邦無道乃為可恥耳否則以泰伯篇文例推之則邦有道穀亦宜有恥也字何獨於邦無道穀言恥乎史記引此章文憲作子思邦作國又下引子思曰克伐怨欲云云合下文為一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集解○釋文好勝呼報反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集解○釋文行之下孟反又如字箋論語補疏曰董子論

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恉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為易也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呂覽察微云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不欲也而贖人之路遂窒孟子稱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此即孔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義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孤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為仁也吳志鍾離牧傳注引此章文章首有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字可以為仁矣作可以為仁乎子曰作孔子曰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箋學而篇君子居無求安士宜志君子之志

而苟懷居焉尚得為士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集解○釋文危行下孟反注及下同鄭曰危猶高也後漢第五倫傳注箋危說文云在高而懼也从产自卪止之邦無道危行言孫釋文言孫音遜注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諭也後漢第五倫傳注箋危行言孫孟子弔滕文章指引作遜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釋文宮适古活反本又作括箋史記弟子傳作南宮括問於孔子曰羿

善射奡盪舟釋文羿音詣奡盪上五報反下吐浪反箋羿善射說文羽部作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弓部作芎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說文云奡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曰奡湯舟盪作湯者說文盪滌器也段注郊特牲曰滌蕩其聲注滌蕩猶搖動也蕩者盪之假借維城案許以盪舟不作滌蕩解故作湯不作盪盪蕩湯古通述而篇君子坦蕩蕩魯論讀蕩為湯是其證左僖三年傳齊侯乘舟于囿蕩公則盪舟當作蕩舟盪乃通借字論語後錄曰古之稱羿者有三稱羿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竝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解字有羿又有芎芎下引此文許君說古文論語引作芎是古論作芎於羿下又云古諸侯一曰射師即芎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為今文論語歟堯之子丹朱一羿也羿從之子一羿也古者羿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傲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冀國皆堯之子羿則作敖寒浞

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道威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羿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考之經典少康所殺之羿有覆舟無盪舟若云盪舟爲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傳之爲合論語竢質謂弖篡夏自立爲寒浞所殺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又云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本夷弖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今經典相承作羿而弖字廢矣羿之盪舟紀年僞書不足據左襄四年及哀元年傳伐斟鄩者澆也及天問覆舟斟鄩與此文三文相參羿卽是澆蕩舟卽是覆舟信矣困學紀聞又據說文羿下虞書論語並引而書有罔水行舟之語疑倣卽丹朱蓋泥孔注陸地行舟之說不知孔注乃後人僞託非出安國況康成書注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領使人推行之則罔水爲無洪水非言陸地也且丹朱亦未聞不得其死何得以是當适所言之羿維城

案羿漢時本有作澆者楚辭天問王逸注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則僞孔以羿爲澆實本叔師但謂陸地行舟則經傳無徵耳

俱不得其死然 箋 潛夫論五德志引然作也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注 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 集解○釋文盡力津忍反溝洫況域反世皆王于況反 箋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受舜禪稷末有天下而亦謂之有天下者猶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由其後曰言之也答說文云小尗也非對答之義爾雅釋言曰俞畣然也郭云畣者應也釋文畣古答字說文無畣字吳氏遺著謂答古止作合釋詁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奔尚存古文餘皆借用答矣說文合合口也合訓合口蓋謂口與口相應答也

南宮适出子

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尚史記弟子傳作上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釋文矣夫音符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釋文勿勞力報反 箋 書盤庚正義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詩隰桑篇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箋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經義述聞曰呂氏春秋孟夏紀爲天子勞農勸民高注勞勉也謂愛之則儆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官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白虎通義諫諍篇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云云物無吳志步隲傳孫權太子登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教雖實驅之欲盡性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云云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勞有勸勉之義也皇疏引李充說以勞爲勞心失之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釋文裨諶上婢之反下時針反草創初向反制也依說文此是創裁字創制之字當作刱 箋 爲命周禮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羣經音辨鄭作卑婢支切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義姓氏卷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左傳裨諶始見襄二十九年釋文本作湛云本亦作諶又裨竈始見襄二十八年人表列裨竈於卑湛之後論語竢質謂裨諶裨竈皆是一人諶當从火作煁其从言从水竝形近而誤亦可段借也詩卬烘于煁傳

湛烓竈也說文解字曰煁烓也烓行竈也一名竈故字煁也宋翔鳳四書纂言謂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竈與子産相終始而裨諶不更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維城案班氏爲人表時列國諸臣當有世本可據而以諶與竈爲兩人恐諶非即竈矣況傳云裨諶能謀不言其知天道而竈於襄二十八年始見即言歲棄其次而昭十七十八年傳再請瓘斝玉瓚禳火子産斥以爲知天道非若諶必資謀可否者其爲兩人無疑也卑氏任姓黃帝後見潛夫論志氏姓篇草當讀如屬草稾未定之草創釋文云當作刱是也說文刱造法刱業也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 注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産居東里因以爲號也

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 集解○釋文復治扶又反掌使所吏反孫揮許歸反更此古衡反故鮮仙善反 鄭曰討論整理 書序正義 箋 世叔即太叔古世太字多通用故太子稱世子太室稱世室也討論說文云討治也論議也修飾說文云修飾也飾敉也段注發其糾紛而治之曰討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論从侖會意侖部侖理也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是則鄭言整理正可足成爲義非有異解也巾部飾者敉也又部敉者飾也二篆爲轉注飾即今之拭字拂拭之則發其光采故引伸爲文飾修飾也者合本義引伸義而兼舉之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縟采不可謂之修修之从彡者洒敉之也藻繪之也維城案此文修飾下更言潤色則修飾止謂洒敉塵垢下文潤色乃言施藻繪縉采也夫如是而爲命始畢焉夫子所以藻之也東里釋地三續謂列綵冠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産之流風乎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 箋 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産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注 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集解 邢疏鄭子西公孫夏也楚子西公子申也 箋 吾亦廬稿曰論語意原曰此必鄭子西也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産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政者也其說是也彼哉彼哉論語稽求篇曰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紙韻遂各收彼字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傳會者遂謂魯論本是彼字然案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戰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問管仲曰人也 注 鄭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 集解○邢本無鄭曰皇本有 箋 論語補疏曰詩所謂

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辭也此人也二字亦貫下之辭故注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美管仲非是經傳考證云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也人即仁之謂孔子於子産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没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

奪伯氏騂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釋文騂邑薄田反又薄亭反地名飯扶晚反蔬所居反本今作疏食如字又音嗣 注 鄭曰伯氏齊大夫 禮記雜記正義 騂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 坊記正義 箋 奪說文作奪云手持隹失之也段注引伸爲凡失去物之稱伯氏皇疏云名偃未知何出阮元積古鐘鼎彝器款識曰伯齊彝乾隆辛亥夏出于臨朐柳山寨土中考柳山寨有古城基即春秋之騂邑論語云奪伯氏騂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爲伯或即伯氏之器歟山左金石志謂之父癸彝云伯氏或即伯雒父辭

爲騶歟與之後齊之世族猶魯三家鄉季氏孟氏也駢邑漢地理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水經巨洋水注亦云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論語後錄曰駢本作郱紀地爲齊襄公所遷者三百雜記正義云鄭注易訟卦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四書釋地曰荀子仲尼篇齊桓公主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秋槎雜記又據秦策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爲三百社義亦通然經言邑不言社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論語偶記亦主鄭訟卦注說云吳語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食邑三百家之證也管仲所受之邑自不止此奪諸伯氏者乃此數耳經學卮言云奪如八枋之奪益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論語補疏亦據八枋注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益伯氏當此罪也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廖問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已哉習氏引以例諸葛今轉可引以例管仲邪疏未詳也惟召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難爲一章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注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集解本無依考異據一本補入○釋文怨難乃旦反驕易以豉反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釋文公綽昌略反本又作卓滕薛上徙登反下息列反箋孟公綽惠棟曰綽當作卓左傳作卓見徐邈本又唐扶頌云朝有公卓卿古文卓讀爲綽也四書考異曰左傳襄九年齊於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公孟綽齊臣與孟公綽別而其釋文亦云綽本又作卓趙魏晉六卿之二也老左傳所謂室老也滕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縣故滕國今兗州府滕縣薛續漢書郡國志魯國薛縣注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四里後漢書韋彪傳孟公綽優於趙魏老注論語孔子言也袁宏後漢紀連及不可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集解○釋文之知音智孫紇恨發反箋左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是武仲之知夫子固嘗稱之矣

公綽之不欲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集解卞莊子之勇注鄭曰秦大夫釋文周生曰卞邑大夫也集解○釋文卞莊子皮彥反鄭云云箋秦策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史記陳軫傳管作卞故鄭以爲秦大夫論語後錄曰卞卽季武子所取者鄭注非也荀子大略曰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寶魯人陳鱣又據韓詩外傳十云魯興師卞莊子請行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後漢班固傳崔駰傳皆作卞嚴注以爲魯人卞邑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界東是魯地非秦地且臧武仲公綽冉求皆魯人當卽周生烈注下字亦作弁漢書東方朔傳弁嚴子卽卞莊子也羣經補義經學卮言貨殖齊札記兹據左襄十六年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謂卽孟莊子速經學卮言又謂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爲孟氏私邑之徵雖然案孟氏食卞傳究無明文論語

子張篇曾子述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不云卞莊子則卞莊子非孟莊子明甚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箋雍也篇求也藝文之以禮樂論語後錄謂諡法經天緯地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緯以樂

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集解

箋經傳釋詞曰語更端也見利思義者禮記曲禮曰臨財毋苟得注爲傷廉也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箋見危授命者曲禮曰臨難毋苟免注爲傷義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鸚鵡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阮籍詠懷詩顏注引要作約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箋禮記檀弓注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論語後錄曰拔左傳作發古字通公明賈孟子有公明儀公明高當是姓公明名賈讀書脞錄曰明古讀如羊即禮記雜記之公羊賈是則公明高即公羊高然不聞有公羊儀也存之姑備一說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論衡知實篇引乎作有諸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七　憲問　卅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注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集解

○釋文不厭於豔反下同樂然音洛

箋夫子時然後言四句論衡知實篇引後皆作行論衡辯篇引其言其笑其取下皆有也字樂然作笑九經字樣引字統注云笑從竹從犬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似讀樂爲偕皆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引竝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案經義述聞曰重言無爲抑揚之詞與馬氏本異韓詩外傳說公使子貢問孔子亦曰語豈其然語豈其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釋文以防音房不要一遙反

箋左襄二十三年傳臧武仲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此以防求爲後於魯之事也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曰魯有三防隱九年之防此東防也本魯地在今沂州府之費縣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即此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此魯國之防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論語釋故論語後錄但言二防亦以防爲東防是也難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者禮記表記曰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道猶大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是則以道去君猶且不可久戀況武仲得罪出奔

論語古注集箋　卷七　憲問　卅一

據邑以請也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集解

○釋文譎而古穴反詐也朝之直遙反狩本亦作守手又反

箋譎方言云梁益謂謬欺天下曰譎穀梁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傳曰諱會天王也范甯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言盟踐土而不言狩河陽不若鄭據大子之論義尤正大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集解

箋穀梁僖四年春王正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蔡潰以桓公為所侵也不士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陳鱄曰穀梁疏云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莊事大故馬鄭主之據此則鄭同馬也困學紀聞曰李部世紀云桓公會不迺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讖內盟子虎矣桓公甯不得鄭不納于華懼其獎臣抑若文公則為元晅執桓侯矣此大子所以有正譎之辨經義述聞曰說文譎權詐也訓詐為惡德訓權則亦可為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正義曰論皆權詐之名鹽鐵論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凶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是權譎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尼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

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難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譎為齊桓之所知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皆其不正可知矣論語發微曰漢書鄒陽傳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班所引為魯論今作正蓋古論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遂改為正案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術也善用譎則為權不善用譎則為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為義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謂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法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役廟七書晉七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則王法亂非正也晉可與故書

朝因正其義是冬文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貴非禮之正故曰譎而不法鄒陽言魯哀姜云云師古法謂不能用權以免其親蓋齊桓公知正不知權親視之義先闕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知權而不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狹王道備成春秋之治在可與立又可與權也論語述何曰譎讀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侵劣也春秋書晉文則譎為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書齊桓之纂則從正例公羊子詳之矣經史問答曰聖八去春秋時近所見闕必詳不備如今日區區三傳也若但以三傳則齊桓據有可毀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於晉文此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八助逆王襄大樓桓公已圖衛前後一十二年譏鄭賜公討賊納王坐觀而不之問前八年天子特陽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八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競受賂而還曾是一臣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觀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大叔盍

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諸姑始而於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甯母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截書則束牲設侵乎賢方伯矣聖八許之或自其中業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其初年末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追桑榆又適當楚勢鳴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予巳憂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為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甍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中若使多享遐黼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於請墮召王國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日至於正譎之問則不過彼善於此維城案詩曹風下泉字云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變而思則王賢伯也陳負毛詩疏謂共公郎位在釋倍公八年春秋經于洮于葵邱于臧于牡邱于淮齊桓公作方伯其公幾盟會無不至自管文公修觀獄之怨使討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取

濟西田終其公之世不得儕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傳曹伯之豎侯獳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是明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否則其公時晉文正在位詩何以傷無伯乎又衛風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至晉文繼霸詩無美之者二詩可爲夫子兩言之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釋文公子糾居黝反召音邵**箋**左莊八年傳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其事也**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鄭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皇疏○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箋**論語釋故曰國語云桓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數與九合數同而與不以兵車悖不可爲據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之衣裳之會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云云[illegible]兵車之

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又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貫與陽穀皆有江人黃人可知此二會非管仲意不得爲管仲之力除此二會則衣裳之會九正合九合之數然范數衣裳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始北杏會諸侯經皆稱人傳以爲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曰可矣乎是此時桓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劫齊侯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鄄後年又會鄄背謀推齊爲伯又後年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於是而授之諸侯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九合始莊十四年會鄄以至葵邱依范注止有八劉炫以爲兵車之會唯有三洮亦衣裳之會穀梁誤其說爲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葵邱爲限葵邱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邱以後皆

兵車管仲死也葵邱爲桓之極盛於是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爲桓之始衰洮之會在甯毋之後葵邱之前止九合之數也蔽匡考古錄曰鄭以孔子云九合諸侯釋廢疾數九會則自柯之明年爲始以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而葵邱以前又去貫與陽穀爲數止八故後人有以公子結之盟當之者又有讀與爲數而其所去惟貫者疑不能明邢疏又以北杏與陽穀爲九與鄭說小異而史記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正義以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邱設之數既不符又誤以盟洮爲衣裳之會此又一說也近所傳九合之目則北杏一也會鄄二也又會鄄三也盟幽四也又盟幽五也會檉六也會首止七也盟甯毋八也盟葵邱九也與前說又異案北杏之會宋人穀梁傳謂將以事授之誠不足當九合之數會鄄左氏傳宋服故也又會鄄左氏傳齊始霸也盟幽左氏傳鄭成也又盟幽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齊侯得眾也會檉之盟左氏

作檉傳云監于檉謀救鄭也首止左氏傳會王大子鄭謀甯周也甯母左氏傳謂齊侯修禮於諸侯穀梁又特表衣裳之會葵邱其最盛者觀孟子所載可見穀梁傳云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與孟子合公羊傳謂叛者九國語咏無據此八者誠足當九合之數缺其一當爲陽穀合三傳觀之其謂謀伐楚者以明年有召陵之師也其謂大會與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者亦葵邱明禁意也謂九合不數陽穀者非也二說與鄭此注不能盡合惟論語謂公羊傳詳針云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則九合宜斷自柯始北杏在其先范氏數北杏非也左氏僖三傳云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言謀伐楚則兵車有無未可知不應在九合之數公羊僖九年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亦不應入九合之數矣足中鄭義論語後錄又引管子一會諸侯令曰非元甯之命外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之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元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於元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亦一通也論語發微曰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案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出而已以一匡九合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匡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不必衍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即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誰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

讀書脞錄曰管仲才優於德輔翼桓公尊周攘狄其功亦不可沒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衰其功爾如其仁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自孔安國誤解嫌辭嘲訊由鑰後之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仲云爾不知齊論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晉論所無而爲齊論所習者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副潤點與於其問乎如其仁如其仁經傳釋詞云如猶乃也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管仲之力也說苑善說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懈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過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懈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正義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集解○釋文者與音餘又相息亮反下同箋霸諸侯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下引此文一匡天下漢書郊祀志注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一說

第154冊 續修四庫全書

謂陽穀之會會諸侯云無障穀無貯粟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矣集解○釋文被髮皮寄反左衽而審反一音而鳩反箋被髮左衽漢書匈奴傳贊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言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集解

箋諒說文云信也溝瀆左莊九年傳殺子糾於生竇史記齊世家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鄒誕生本作莘讀莘笙聲相近論語作溝瀆論語後錄讀書叢錄論語竢質竝謂句瀆即溝瀆論語發微曰桓十二年公會齊人燕人盟于穀邱左傳作盟于句瀆之邱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邱左傳以爲句瀆之邱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即穀邱也在春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因王豹于句瀆之邱或其時曹將亾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因人于曹地也蓋齊魯曹宋壤地相陵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醲[illegible]吳氏遺著亦據桓十二年經傳謂溝瀆二字合聲爲穀復引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二十九年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哀六年因王豹于句瀆之邱謂句讀乃齊用刑之地名猶衞之有因諸也句溝古今字據以上諸說則溝瀆之即爲溝瀆無疑徐幹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又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漢儒皆以此節指召忽言論語發微謂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四書考異亦云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一匡九合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前章由言如其仁其者賢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後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者爲夫子貶召忽固哉其讀書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釋文大夫僎本又作撰同士免反箋四書賸言曰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羣經義證論語後錄竝據檀弓陳子車死于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爲說是也臣字宜屬上讀大夫僎漢書人表作大夫選五經文字僎西兗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子聞

之曰可以爲文矣箋論語後錄曰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竝無修制交鄰社稷不辱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衞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據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僎事以合之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釋文子曰衞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夫如是音符下同不喪息浪反下同又如字仲叔圉魚呂反祝鮀徒何反箋子言衞靈公無道論語述何謂夫子嘗事衞靈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仲叔圉治賓客云云述何謂舉三臣以勸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念

第一七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2 版反内

於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馬仲叔以漢書人表作中叔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也集解○釋文其言之不怍才洛反慙也箋大戴禮立事篇君子出言以鄂鄂盧辯注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怍其後爲之難與馬本不同讀書脞錄曰作當通作㤰字荀子儒效篇無所儗㤰楊倞注㤰與怍同說文亦云怍慙也則爲之也難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則下有其字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集解○釋文弒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而朝直遙反先齊齊必沐浴側

皆反亦作齋字箋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論語稽求篇曰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截相爲表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諸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臣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禮記王制正義有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簒逆亦得專征伐公曰告夫三子釋文告夫音符下同箋論語偶記曰左傳云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竊謂當以此文爲正蓋季氏雖爲家卿專將兵柄實三子分北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一子守二子從公樂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寇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足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

子之文爲正哀公既使孔子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爲所沮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爲正惟是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豈以君命而至私家圖國政耶詩褰裳正義云哀公不能自專其義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集解○釋文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語之魚據反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箋禮記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爲事君之正然但知無隱而不知勿欺猶未盡事君之道也故夫子以此告子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釋文爲己于僞反箋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云齊王問於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荀子　篇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者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釋文蘧伯玉其居反箋蘧伯玉禮記檀弓注云衛大夫高誘呂氏春秋召類篇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淮南子作瑗伯玉論語稽求篇伯玉於春秋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

則此時已為大夫且為逆臣所敬憚其在強仕之年可知乃後此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生之證使人於孔子當在哀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箋夫子何為論衡問孔篇引為下有乎字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集解○釋文使者所史反下及注同箋使乎使乎漢書藝文志曰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論衡問孔篇曰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四書考異曰論衡以非之者二句為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字似為其正文所有疑不能明也段玉裁經韻樓集謂猶孝乎惟孝包注以為美大孝之辭使乎使三字當逗

下一字為永歎之語助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其以為美使者之辭與此注善之義同惟不以為再言而必別讀一使乎三字一逗則經傳幾見有一逗之下單存乎字者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箋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卦象辭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為出坎為隱伏為思故曰思不出位論語後錄曰艮三互震故云震為出又互坎故云坎為隱伏此思思不出位即立不易方之說論語稽求篇曰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一章北齊魏長賢為法曹參軍轉著作郎以參議時政斥為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為長賢責其出位謀事故也論語竢質亦云曾子云云中夫子之言也夫子之言已見泰伯曾子之言則彼文未有謚記彼文者未之聞爾此則兼聞曾子之言正相印合遂幷記之也四書考異曰易象辭君子下有以字詩采菽箋思不在其位正義云引論語不云引易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釋文其行下孟反或如字箋禮記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潛夫論交際篇君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釋文知者音智不惑音或箋君子道者三孟子厄陳蔡章趙注引作君子之道三疏本改作道者

子貢方人注鄭曰謂言人之過惡釋文方人如字鄭本作謗云云箋方人鄭本作謗者論語後錄曰方與旁通因之亦與謗通謗字从旁也方通旁者書方鳩或作旁逑是陳鱣亦云古文謗作方蓋謗从旁旁又从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則子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鄭故

從魯不從古讀書脞錄曰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意異也魏志胡質傳引此文上有孔子曰字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釋文夫我音扶暇行訝反箋賜也賢乎哉經傳考證曰賢猶多也禮記檀弓又多乎哉多矣乎予出祖者語意相類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其證多多有饒矜意故下文曰夫我則不暇維城箋以賢訓多多古無此訓詩北山傳云賢勞也此賢亦當訓勞與暇字相對謂賜不厭勞而我則無暇也胡質傳引我上無夫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集解箋管子小稱篇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語意與此相似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釋文不億於力反

箋逆當讀如以意逆志之逆詐說文云欺也億讀如億則屢中之億覺說文云寤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也集解○釋文丘何或作兵何鄭今作丘何是本今作丘何爲是

箋微生畝漢書人表作尾生畮微尾古通說文畮重文作畝云畮或从十久是畮正字畝或字栖晒說文無栖字其卥字下云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是西爲棲之本字集韻棲重文作栖鳥棲或从西通作西是栖爲西之俗字左哀十年傳孔子以孔文子將攻大叔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是夫子曾以鳥自喻矣微生畝言栖栖猶詩采采芣苢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言夫子歷聘諸邦皇皇無定耳漢時本作棲棲楚辭九辯獨遑遑而無所集王逸注孔子棲

棲而困厄也班固答賓戲棲棲遑遑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棲棲皆其證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集解

箋子罕篇云子毋固故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集解○釋文驥音冀古之善馬也

箋驥說文云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箋以德報怨老子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說苑權謀篇孔子曰聖人報怨以德賈誼書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札樸曰德不作惪說文云惪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箋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四皆

考異云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以相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即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說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集解鄭曰尤非也釋文夫音符不怨於袁反又於願反注同不尤鄭云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箋史記孔子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

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云云知我者其天乎論語發微亦云此孔子自言修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天者上下之閒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即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集解○釋文伯寮力彫反愬悉路反譖也側鴆反箋公伯寮說文作竂云竂从穴寮論語有公

伯寮今从宀作寮說文無此字史記弟子傳作僚亦非史記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維城案弟子籍出自孔氏史公據以爲傳固非鑿空撰出不得以王肅家語不載而轉疑馬注爲誤也論語後錄曰寮與子禽同類耳愬據說文爲訴之或體說文訴下引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注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集解

箋論語後錄曰世本曰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案左傳景伯名何陳鱣曰忌字誤衍

曰夫子固有惑志箋集解本此下引孔注蓋以志字絕句史記惑志下亦閒注文下作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

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集解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秋官司市疏○釋文市朝直遙反

箋拜經日記曰季孫惑志于寮故景伯欲誅寮必先向季孫辨子路之無罪使季孫知子路無它又知寮之愬然後季孫誅之於市與衆棄之景伯必無不告季孫而竟自誅寮也肆諸市朝若左成十八年傳晉厲公誅三郤皆尸諸朝三郤皆大夫故于朝襄二十八年傳齊人以棺尸崔杼於市崔杼亦大夫不於朝而於市者以其死已久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釋文也與音餘

箋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傳引無也與二字下同

子曰賢者辟世釋文辟世音避下同**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也集解○釋文適治直吏反**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集解○釋文長沮七餘反荷蕢上胡我反本又作何音同下其位反蕢草器也下同楚狂接輿音餘

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

箋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與包鄭不同風俗通義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疑與鄭合小異於鄭而大異於包孟子盡心篇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

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蓋古與賢者辟世合作一章故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嘗記以包注爲允陳鱣主鄭氏說謂包所稱晨門封人雖隱下位核以四者之辟則非矣王弼云云益不足據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後漢蔡邕傳注

箋石門四書釋地曰或曰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地凡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陳鱣又據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于水上謂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閻徵君曰不曰孔丘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是也晨門羣經義證云門者多舉昏爲言此作晨記者以子路宿於石門不及入城故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閽人疏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人也四書考異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疏

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術今皇本高麗本並復石門二字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
言孔氏知世不可爲而强爲之也集解○釋文者與音餘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箋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或以爲鄭注則作者七人孔注以荷蕢爲辟言不應彼此互異非也擊磬隸釋賜孔宣公泰帥碑荷蕢微者反差擊磬之心磬作磬荷蕢漢書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詩商頌百祿是何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傳何任也箋云謂擔負段注謂經典作荷者皆後人所竄改是則此文古本當亦作何也說文荷芙蕖葉非此義蕢說文云艸器也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知古論蕢作臾荷不作何

知許君時古論已然矣說文繫傳通論作擁墣子未知何出四書考異謂擁墣當即荷蕢恐不足據維城宋禮記明堂位蕢桴注蕢當爲由聲之誤也說文由墣也从土一屈象形塊由或从鬼則蕢亦可讀爲由荷蕢者猶云負土也亦通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釋文硜硜苦耕反莫己音紀下斯己同箋硜硜論語古義論語後錄竝云硜古文磬臾記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論語竢質陳鱣竝同竢質又謂石聲磬以其聲名其石遂名樂石爲磬石聲磬單言之前哉磬磬乎重言之皆言其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德明以苦耕反磬誤矣史記孔子世家引無既而曰鄙哉五字斯已而已矣世家引作夫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

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過
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集解○釋文則揭砌例反揭揭上起

例反下起列反又皆起例反

鄭曰由郄以上爲厲詩匏有苦葉正義箋深則厲詩釋文韓詩曰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爾雅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帶以下爲揭繇郄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毛傳同戴震毛鄭詩考正曰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作砅又作瀨省用厲鄭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石詩橋有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論語後錄亦以許義爲長爾雅正義云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辨矣然古字段借詁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倚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躍舟航以橫瀨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瀨是相如劉向皆宗雅訓不可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

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異義主於爾雅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開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訓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尚當度其淺深別居室可喻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義而傳合橋梁也經義述聞亦曰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涉水之名非謂橋梁也自當从雅訓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砅爲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砅爲石橋也水經注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段注說文云履石渡水乃水之至淺徇無待於揭衣者其與深則厲絕然二事明矣厲砅二字同音故詩容有作砅者許偁以明假借

其或然歟淺則揭過庭錄曰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過故曰揭說文涉徒行厲水也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消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云由厀以上爲厲知涉者正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陳鱣謂釋水云繇厀以下爲揭繇厀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益分擧之則三總言之則二以厀爲準而分上下也詩正義又謂服注左傳同是爾雅本有兩文故鄭服據之也包云以衣涉水爲厲則亦以繇厀以上言之不謂由帶以上也此注當有繇厀以下爲揭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釋文末之難如字或乃旦反 箋 經傳考證云果哉六字二字爲句自成顏語末無也茂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亾之辭意皆相近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注 鄭曰諒闇謂凶廬也 後漢張禹傳注○釋文諒音亮信也陰如字默也鄭讀禮爲梁鷂 箋 高宗詩商

頌譜正義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注云謂武丁也諒陰高誘呂覽注引作諒闇論語後錄曰喪服四制止作諒闇鄭康成注諒古作梁禍情默鷂楣謂之梁鷂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着地以屮被之既葬則翦去少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柱楣者梁也廬與闇同意孟子言滕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闇歟諒本梁字與諒通闇正字通於陰以諒爲信陰爲默孔義也是爲無本之談過庭錄曰書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古文當作諒作亮是隸古定本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融書注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僞孔傳同此古文書也論語諒陰孔注同亦古文也伏生書大傳作梁闇云高宗居凶廬此今文書也禮小戴記亦今文故亦作梁闇而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者謂古字可段借作梁非謂古文書如此也又公羊文九年注引論語作諒闇當是魯論後漢張禹傳注引鄭

注同知鄭同魯論而不從古讀也陳鱣曰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皆同喪服四制作諒闇陰闇音同故孔作陰也維城冢僞傳訓亮以爲信默而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注同疑正義誤以僞傳爲馬注否則馬爲鄭之師因深於三禮者何予不知天子諒闇之禮而必待鄭言之邪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 注 馬曰己己百官也 集解 箋 論語補疏云總攝束也己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 以聽於冢宰三年 箋 禮記檀弓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周禮冢宰注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上論語述何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即知天子之諭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禮記檀弓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書大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辭稱異而義同疑皆本此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釋文上好呼報反易使以豉反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箋 論衡宣漢篇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集解○釋文原壤而文反夷踞音據鄭曰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引魏書李業興傳陳繪曰傳上引檀弓文下引此注今檀弓無此注與馬注論語略同當是鄭論語注箋原壤左氏傳有原縶原仲孔子弟子有原憲則原其氏壤其名也夷俟帑經義證云墨子天志中篇紂越厥夷居非命上篇紂夷處即此夷俟之文儀禮士喪禮奉尸俟于堂注俟之言尸也喪大記釋文夷尸也陳也本或作俟記云夷俟狀其箕踞如偃屍也論語釋疏曰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咍之奚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廣雅蹲踦屣啟肆踞也夷俟即是倨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跂肆與鞠躬爲芻躬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失之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釋文不孫音遜弟大計反長無丁丈反叩其音口又音扣脛戶定反箋脛說文云胻也又云腳脛也胻脛耑也段注厀下踝上曰脛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載物又曰耑猶頭也脛近厀者曰胻言脛則統胻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集解○釋文傳賓直專反箋闕黨日知錄謂卽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論語後錄亦云卽闕里古今人表作厥黨謂古者闕與厥通說文解字足部有獻或作闕是惟釋地又續謂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達巷黨人之類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亦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爲證以居爲暫居釋地辨證云新序雜事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此闕黨正孔子所居卽曲阜之闕里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負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閒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也闕氏本兗州府志謂闕黨非闕里不足據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釋文者與音餘注鄭曰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儀禮既夕記疏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集解○釋文不差初佳反一音初賣反箋借抱軒九經說曰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爲窮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爲益者與夫子謂其居於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竝行踰節躡等損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爲者哉四書紀聞曰此章注疏本不誤韓退之贈張童子序曰愈將進童子以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是亦以速成非美與注疏同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

吳　潘維城學

衞靈公弟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問陳直刃反本今作陳 箋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問兵陳說文敶列也从攴陳聲陳鱣曰今作陳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大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據此則釋文作陣乃六朝時俗本也孔子年譜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在衞問陳當魯哀公二年孔子六十歲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注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

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集解○釋文俎豆側呂反 箋 孔子對曰史記孟軻荀卿等傳云衞靈公問陳孔子不答後漢書光武帝紀昔衞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者四書考異曰蓋云軍旅末學雖有對辭仍未對兵陳也俎說文云禮俎也豆古食肉器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皆豆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注 鄭曰粻糧也 釋文絕糧音糧鄭本作粻音張云糧也從者才用反 箋 明日遂行論語述何曰夫子於衞靈公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去魯待放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行復如陳論語後錄曰夫子以哀公二年去衞絕糧在四年蓋居陳者二年耳其三年則歸季康子召冉求孔子在陳思歸與江氏年譜合拜經文集曰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衞居陳時久事多遂綴敘三次第一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衞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衞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衞主蘧伯玉家去衞

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衞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二覆敘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衞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雁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蔡細繹其所以然不紊第二番敘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衞靈公聞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即第一番月餘反乎衞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衞是也第二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衞即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衞主蘧伯玉家是也案左氏傳哀二十五年衞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衞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衞在此時矣又明

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聖博采衆說以申宗仰之旨凡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即適衞去衞即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衞居衞月餘乃去衞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始公十四年[illegible]至史公於居十月去衞下大書曰將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反衞去衞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証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衞從衞之陳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乎衞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涿鄒家適陳過匡還衞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乎衞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四適衞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不

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致斯誤又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鄭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宋適鄭則在唐初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人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蘧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六年時厄于陳蔡之閒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還蔡自蔡還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卽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其說與兩家異要亦本史記融會分辨似可從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絕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糧鄭本作粻而訓爲糧者粻糧釋言文鄭注雜記亦云粻糧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鄭曰濫竊也釋文慍紆問反見賢遍反斯濫力暫反鄭云云箋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呂氏春秋孝行覽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閒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文作㜮云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㜮矣九經字樣論語小人窮斯濫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易繫辭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德於是別也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一章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釋文首與音餘下非與也與同箋女史記世家作爾**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釋文以貫古亂反箋經學卮言曰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敢强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子一以貫之言子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集解○釋文鮮仙善反箋論語筆解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經義雜記曰此與王注合潛夫論德化篇云孔子稱知德者尠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釋文而治直吏反夫何音符箋詩卷阿箋言任賢故逸也漢書董仲舒傳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管子乘馬篇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曰伯論語後錄曰舜無爲故帝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詩卷阿箋引恭作共無矣字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集解○釋文行篤下孟反下行不篤敬亦同蠻貊亡白反說文作貊云北方人也箋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晏子春秋篇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雖蠻貊之邦行

矣弟子傳邦作國矣作也後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貊行焉鹽鐵論崇禮章引作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集解○釋文參於所金反注同在輿音餘倚於綺反注同夫然音扶軛音厄本今作軛箋經義述聞曰參可訓直墨子經篇曰直參也此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包注參然在前釋文參所金反苦未安

子張書諸紳釋文紳音申箋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

子曰直哉史魚箋史魚釋地又續曰襄二十九年衛邦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史爲氏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箋論語後錄曰詩其直如矢夫子此言之本也說苑雜

言篇仲尼言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祝而敬鬼直能曲於人漢書貢禹傳注言其壹志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集解○釋文卷而眷免反注同不與音預不忤五故反箋君子哉蘧伯玉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繼城案札以伯玉爲君子而未嘗實指其行故夫子特爲表之又案伯玉仕靈公似非在有道時然夫子稱其以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是靈公非不知人者又列女傳仁智篇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覘之果伯玉也是非惟靈公知伯玉夫人亦知伯玉矣此伯玉所以不卷而懷之也此夫人非南子南子列女傳於孽嬖靈公之所以不亡其賴此夫人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釋文知者音智箋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論語後錄曰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躁義與三愆章通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箋無求生以害仁即孟子所謂舍生取義也楚辭懷沙賦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亦此意殺身成仁論語補疏謂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實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引利作厲論語古義曰古文論語利作厲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論語後錄曰厲古以爲旱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刮之也詩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叔說工巧飾云工者已善矣梅福傳注工以喻國器利器以喻賢才維城案漢書多今文疑作厲者今文作利者古文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經傳考證曰事與友皆以位別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謂越石父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即不賢之謂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仁則空虛也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箋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引時作正易姤象傳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注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彖象以皆用夏家月是改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論語後錄日有夏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以人爲正殷時春以地爲正周時春以天爲正三代革命應天順人故改正而月從之陳寵所稱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者是已後世儒者說春秋有夏時冠周月之論是於古制無所依據雜信之矣又曰周雖改正月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火六月北伐禮春頒秋剛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歲終以十三月爲正歲十二月爲歲終先王遵夏時之明惜歟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比物此志歟過庭錄元年春王周正月解日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鄭康成說中數日歲朔數日年中數者日數凡十二月之中須於是乎出朔數月數也晦朔弦望於是乎成春夏秋冬之序以日所次爲紀班固述博士義謂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書周月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然則所謂正歲年者以中數正朔數也事者授時巡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年之法嚴故或以秋爲冬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而生長收藏舊訓咸矣治於風謠及於紀載并沿訛於儒者之說經由太史之失官也既有元有春而後有王董仲舒言王者上承人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

道之端云爾春秋以王上承天故繫王於春而繫正於王春秋之名即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竊取則春秋之義天法也其不隨正朔而變所謂大不變也正月以下皆王之所爲故有三統而史之文用之凡商周之書稱月者未嘗繫時又代所流傳商周弊器其銘詞皆史官所錄皆備月而不繫時以繫時則文不順也春秋之經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爲五始然辭春故或不書春或不書王或不書正月或不書即位以各爲一條非連綴而讀則辭得參差也或難曰子所言之義皆今文家言說左氏者恐不然答曰左氏之書史之文也於春秋之義蓋闕而不言故博士以爲不傳春秋學者求其義舍今文家末由也且左氏獨言周正月以見正月以下爲史官之文未嘗以春爲周之春則亦以爲不變是雖不傳春秋而循文求義亦不倍也論語述何曰春秋于部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即春言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識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識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令在禮記文簡而有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論語族質曰此爲周後言之也鄭注尚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王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又其前高陽氏必建子凡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則繼周者自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行夏歷久不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之朝其出令行政必率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幽風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集解〇釋文之輅音路本亦作路越席戶括反

箋論語後錄曰殷車曰大輅大輅木輅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大路木路乘路玉路

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案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遞降木路最簡易故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周以之田漢以之祭漢改周制以天子之言歎又致司馬彪輿服志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輅者也劉昭曰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曰金根然則桑根非金根矣論語釋故曰虞夏之時止一輅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虞夏之路此外無閒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云玉路亦曰大路先金路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此周天子之禮以賜之郊天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路明堂位曰是以魯君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曰大路殷路也乘殷之輅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路次路以賓朝之等也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蓋本此論語述何曰謂貴其質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輅經傳皆作路論語族質曰說文解字輅車輪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後人改論語之路為輅誤矣

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充耳不任視聽也　集解○釋文黈吐口反纊音曠　箋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論語後錄曰夫子稱服周之冕者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邃延前有旒旒十二玉大戴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蓋袞冕十二旒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旒用玉八十四希冕五旒用玉六十玄冕三旒用玉三十六叔孫

通作漢禮器制度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是誤旒為邃延矣鄭康成注弁師言袞冕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百六十八希冕玉百二十玄冕玉七十二每冕用玉增半者蓋因漢制以叔孫通之說而為數其五采玉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青次黃次玄取五行勝數旒長尺二寸旒說文解字作瑬論語釋故曰世本黃帝作冕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則虞夏殷之冕別名皇收冔矣禮器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旒云天子十有五旒亦夏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案弁師注繅斿以其命數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皆三采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繅玉皆三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此夏殷之旒江永云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七旒五旒用之上下大夫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禮之善釋故又云冕旒有二前後有旒者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前無後者夏侯說也江永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論語述何曰謂貴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論語後錄曰夏以忠教殷以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謂忠也殷輅所謂敬也周冕所謂文也樂緯稽耀嘉云顏淵問二教者以此

樂則韶舞。箋　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樂無如韶舞者子故終以此告顏淵也陳祥道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為樂之成也四書釋地三續曰吳公子札觀樂以歌始以舞終舞又以文武始以韶箾終論語述何曰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釋文遠佞上于万反下乃定反

箋放鄭聲白虎通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樂記正義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羣經義說曰莊十七年公羊傳疏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鄭既與服同指殆勝許氏之單說矣又鄭聲即樂記鄭音好濫淫志亦非鄭詩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內諱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於定公十四年去冬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遠佞人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寇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漢孝元帝紀荀悅曰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之義聖人所與其制作者惟顏氏之子博文約禮用含行藏獨麟為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論語發微曰此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治天下以為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王正月不脩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為歲之始董生書曰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illegible]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

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間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致伐于商云云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即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授時迎守皆用建寅即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云云白虎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為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正朔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黃生有云春秋者天之所為云云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時乃名之矣考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殊將略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為春正月自為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後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書一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以周正建子為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言清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為春四時類是且春者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擊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為春則春不蠢動秋不收斂按之名義四時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輒以孟秋為孟冬[illegible]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為建子季夏為建巳者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曰乘殷之輅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云云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

祭天乘殷之輅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按被衮象天之義與堯典虞書所載之同亦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亦可謂之魯禮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制不必如鄭君引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曰樂則韶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春秋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尙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樂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仁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最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曰甚佞也何休曰鄭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

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故口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謂遠佞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慮而豫防也集解【箋】易未濟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說文慮謀思也故注以慮爲思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如好色並呼報反下章好行音同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釋文者與音餘【注】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文選陶徵士誄注【箋】柳下惠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高誘淮南子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說林訓劉凱皆不以柳下爲邑與鄭義異高誘以邑名列於後一解莊子盜跖釋文亦云一曰邑名四書釋地續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柳下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又曰謂居柳下者意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耶魯記又據荀子成相大略篇注亦云居柳下是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錢坫梁履繩左通補釋曰余於乾隆己酉孟夏至曲阜過宋家營有柳下惠墓豈卽春秋之柳下乎據詩謂古人多葬於食邑梁說是也攻惠爲公子展之後其有食邑或是世傳之邑耳雒城案惠其私謚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旣死門人將誅之妻曰將誅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乃誅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之是其證不然惠爲上師安得有諡哉文仲知而不與立者羣經義證云左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怒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此兩世皆爲司寇獨臧文仲無文古者仕有世官文仲蓋居是位而子孫因之文十八年傳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文仲告文子皆舉其職言之無禮則誅司寇責也文仲居是官微見於此則惠爲士師實爲其屬日相從事材與不材必無不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遁辭矣

羣經識小亦云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相反也論語述何曰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皆同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文仲柄政若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曾不一見於策蓋削之也若日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若遄死之爲愈矣繹史曰魯國之無治也世卿柄政而公室不張臧孫蔽賢而展禽伏處於下位屬有疆場之事則談言可以卻強敵要信足以孚鄰國昭[illegible]亦足唯柳下惠是問彼肉食者安往乎故惠之三黜不足以損惠之聖而魯不用惠非惠之不幸是魯之不幸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釋文遠怨于萬反 箋 經義述聞云躬自厚者躬自厚責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皇疏引蔡謨云厚者厚其德也失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此文人作外論語述何云春秋詳內小惡諱外小惡之義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箋 陸賈新語辨惑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注 鄭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 釋文行小慧音惠魯讀云云 箋 慧說文云儇也又云憭慧也段注方言愈或謂之慧或謂之憭郭云慧憭皆意精明是則小慧者猶云小才小智也魯讀慧爲惠者論語古義云漢書言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是慧惠古通陳鱣曰說文解字惠从心叀聲叀重文𤴓云叀或从芔亦引漢書爲證讀書𦀆錄曰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李善注論語曰好行

小惠從魯讀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注 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 集解○釋文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孫以音遜 箋 經義雜記曰據釋文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略同略字蓋衍四書考異曰孝經三才章引無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注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集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箋 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中論考

僞篇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秋時語日知錄曰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乾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阮元名說曰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而以口耳傳之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集解○釋文不爭爭訟之爭箋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注矜謂自尊大也疏云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維城案表記注疏則不矜屬君子言莊屬人言宜君子無有矜焉者而此乃云矜而不爭故包注訓矜爲矜莊孟子公孫丑篇趙注矜敬也矜訓敬莊亦訓敬二字義同也羣而不黨

論語古注集箋　卷八　衞靈公　十七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集解箋逸周書芮良夫解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不以人廢言箋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集解○釋文誰譽音餘下及注同箋漢書藝文志注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魏志胡質傳引無也者矣字漢書藝文志谷永傳辥宣傳無者矣字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集解箋漢書景帝紀贊注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論語稽求篇曰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試也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又後漢谷永薦辥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皆引此作用人解論語述何云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

論語古注集箋　卷八　衞靈公　十八

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漢書景帝紀贊引此文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引三代下皆無之字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集解箋漢書藝文志曰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王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集解○釋文借人子夜反注同今亡矣夫音符箋論語後錄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說也包說未是論語發微曰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

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孔子言執御言正名言雅言所
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異史猶爲周
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於
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
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書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
史史書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
掌史書之令史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篇皆
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敎班氏藝文志云古制
書必同文云云其引論語史之闕文與子路篇不知
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宣王教學童書也論語
之史或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
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曰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
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許氏又
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
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
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

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包注云古之良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而借
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
氏之所敎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
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皆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
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
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
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也論語補疏亦云史闕文屬
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集解○釋文衆惡之烏路反注同衆好之呼報反比周毗志反箋潛夫論潛歎篇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好惡字上下易置風俗通義正失卷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集解箋漢書董仲舒傳引有也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箋穀梁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注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箋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勸學篇無孔子曰字餘同潛夫論讚學篇引此文下接耕也餒在其中云云二章文連讀爲一經讀考異曰此凡兩讀一讀以思無益句一讀以思屬上二句自吾嘗以下十二字作一氣讀無益另作一讀義並通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集解○釋文餒奴罪反餓也箋潛夫論釋難篇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本也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學相程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卽學又耕之本也又讚學篇連前章釋之云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集解○釋文知及音智注及下同箋論語稽求篇曰盧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揅經室集四書紀聞並主天下國家說紀聞謂得者得乎天下國家也失者失乎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曰莊涖其言明白無疑注疏以居官爲言其說未盡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集解○釋文涖之音利又音類箋說文無涖字當作埭說文埭臨也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卽爲政篇臨之以莊則敬之義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集解箋揅經室集云動之不以禮

謂不動民以禮也維城案鄭本此下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見釋文釋文下章無音卽接音見蹈字不知父在章在此章之下抑在下章之下今無可考陳鱣古訓本增父在章於此章之下未知何據況釋文明曰古皆無此章則不必增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集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集解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集解○釋文吾見蹈徒報反箋說文蹈踐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箋易子夏傳貞正也說文諒信也君子貞而不諒非不信也信近於義不以復言爲信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箋讀書志引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集解○釋文有種章勇反箋漢書地理志引無作亡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釋文爲謀于僞反箋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與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箋潛研堂答問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悔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羣經義證亦據聘禮記謂爲當時邦交之辭而發

師冕見釋文冕見賢遍反箋漢書人表師冕顏師古注卽師冕四書考異曰表與論語同注舉別文當唐初論語有作免者與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箋某在斯禮記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卽引此文爲證論語偶記曰道瞽卽是相師子曰相師之道少儀云道瞽亦然知此是古禮矣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集解鄭曰相扶也釋文道與音餘相師息亮反馬云云鄭云云箋相師周禮春官樂師令相鄭司農曰瞽盲者皆有相導之者故師冕見云云曰相師之道與維城案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此於瞽者爲尤切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曰請使瞑臣往孔晁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又禮記少儀云瞽曰聞名鄭曰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此皆瞽者自名之證其實瞽者有相亦必以名詔之故論語師冕見孔子舉階席及在坐之人一一告之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弟十六

釋文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釋文顓音專臾音瑜顓臾附庸國也見於賢遍反箋左僖二十一年傳顓臾風姓方輿紀要顓臾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武陽城論語述何曰伐顓臾不書於春秋者封內兵不誅或聞夫子言而止也維城案後一說是也否則春秋當大書特書曰季孫斯帥師伐顓臾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而明年春書用田賦卽其例也況三傳皆不載此事則其聞夫子言而止也必矣用賦不與子路並見孔子者其時未再仕季也或疑史記無子路冉仕魯事毛奇齡據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請辭爲夫子反魯後由冉仕季之證又引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復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無奪肥之民即謂伐顓臾是康子事肥爲康子名爲由求其仕康

予之有證維城謂此不必求諸他經傳即下文子云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云云由冉不仕季夫子曷爲與求並責耶況由亦必不肯並見夫子矣此事理之至易明者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釋文過與音餘下同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釋文夫顓臾音扶下今夫疾夫夫如是並同箋東蒙主四書釋地續曰東蒙山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余以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是也讀書記曰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論語後錄曰主爲之神主也鄭語曰主芣騩而食溱洧是其義維城案左僖二十一年傳祇言祀有濟不言主東蒙者猶此祇言主東蒙不言祀有濟也一就川言之一就山言之也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域邦或作封箋邦或作封者或謂漢諱邦改爲封非也尙書敘邦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也九經古義陳鱣說同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邦从邑丰聲古文封作𡉚从土丰聲聲同故字同也維城案說文邦國也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地也域从或又从土據此則邦域同義從封字爲長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箋周禮大司徒注引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無矣字也字蓋謂魯附庸也孟子萬章篇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於諸侯故在魯邦域之中而爲社稷之臣也論語述何曰成王錫魯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於春秋其大小未詳何以伐爲經傳釋詞云爲語助也蓋言何用伐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集解○釋文周任音壬注同度己待洛反箋周任漢書人表次於文王時與辛甲並列上下草徑補義曰周任見於論語外左隱六年傳昭五年傳並引其言是能立言者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為也集解○釋文焉用於虔反相矣息亮反注同下相夫子同箋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顚而不扶危而不持二句誤倒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集解○釋文虎兕徐履反於匣戶甲反於櫝音獨下同檻戶覽反櫃其位反箋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陸本柙作匣者漢書文三王傳正作匣是唐初本同櫝作匵論語後錄曰依義櫝應作匵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作匵匣二句倒置與文三王傳引作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集解○釋文於費悲位反注同箋固說文云四塞也段注四塞者無罅漏之謂周禮夏官掌固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顓臾為附庸國故曰固而近於費水經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者也論語發微曰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為陪尾北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在顓臾之南故孔子以為在邦域之中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

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余讀酈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案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釋文必為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為子孫憂疾夫音符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釋文舍音捨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箋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當是貧二句約舉均說文云平徧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集解箋漢書食貨引三無字作亡論語述何曰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盜驕則暴此眾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釋文離析里歷反箋論語後錄曰遠人謂徐郯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曰荒服者王有不至則修德故上言修文德以來之四書釋地又續曰遠人似謂邾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或曰魯擊柝聞于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為遠曰敝國則遠人矣維城案遠人蓋對顓臾之近言之不在邦域之中即為遠人耳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箋干說文作𢦏云盾也戈平頭戟也攷工記注今句子

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集解○釋文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箋而在蕭牆之內也熹平石經作而在於蕭牆之內云盍毛包周無於四書考異云世行本正依此四家盍氏毛氏他籍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均莫辨悉蕭牆為屏禮天子內屏諸侯外屏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論語偶記曰蕭牆之內魯哀公也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為不臣所以伐顓臾耳蓋其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隱憂顓臾也為魯臣與魯犄角故為此謀夫子此言所以誅季氏之心也維城案方說是也鄭謂伐顓臾在陽虎未執桓子以前則由求未嘗與陽虎共仕季氏而經文明言由求故求之得志於季氏在哀公十一年清之役勝齊以後是季孫當指康子而非桓子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周禮序疏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詩黍離正義箋孟子沈同章章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道之正也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宋翔鳳曰詩節南山正義曰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河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此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兩屬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彊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為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顧忌故此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始也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論語述何云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為強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箋論語述何曰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為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於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蔽厓考古錄曰左傳昭二十四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以三世為文子武子平子四公為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鄭注言此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杜預解左傳之世不數悼子以未立為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應亦由文而起數至桓子為四世也其云五世希不失者亦孔子據理而言非必定指季氏也**陪臣執**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集解○釋文陪臣蒲回反陪重直龍反箋陪臣執國命錢坫馮景解舂集云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辱主第相闕於門之內而已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東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邵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賁

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郈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論語述何曰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箋論語述何曰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翬帥師仲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鄆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困學紀聞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論語偶記曰議者圖議國政若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亦可備一義其由上文大夫推之而以爲陪臣亦庶人則非果爲陪臣夫子必不謂之庶人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集解

○釋文政逮音代一音弟箋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左昭二十五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潛邱劄記云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者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牽經補義論語偶記牽經識小竝據昭二十五年傳注爲說補義謂注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識小謂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矣此論蓋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則文平武桓也其謂五世數哀公而不數宣公與諸家異非也解春集又據左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昭公也四公矣爲政逮四世之確證亦以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顧棟高春秋魯政下逮表敘曰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其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閱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來意加兇惡之後遺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哀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于齊輒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於其位當能感慨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釋文

故夫音符［箋］論語述何曰魯小於齊晉而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韓趙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集解釋文便辟上婢綿反下婢亦反注及下皆同［箋］便辟之字凡四解馬注云云讀辟爲避也釋文辟婢亦反讀辟爲辟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意即指釋文音此讀辟爲譬也漢書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爲嬖也友善柔注馬曰面柔者也集解［箋］善柔公羊定四年傳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義異蓋鄭義也友便佞注鄭曰便辯也謂

佞而辯也集解○釋文便佞乃定反［箋］便佞公羊定四年傳疏云辯佞爲媚矣即本鄭義便說文作諞云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論語後錄曰便僻足恭者也善柔令色者也便佞巧言者也足恭是謂體柔詩云夸毗令色是謂面柔詩云戚施巧言是謂口柔詩云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夸毗則不成威儀眞可謂損友矣子路所稱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此類是歟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釋文三樂五教反下不書者同禮樂音岳［箋］公羊莊十二年傳注引此章疏云言樂節禮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漢書貢禹傳引作君子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箋］公羊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傳注役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疏云謂口道之道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釋文音洛下宴樂同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集解○釋文佚遊本亦作逸音同

［箋］公羊莊十二年傳疏言樂佚遊者樂欲遊從維城案即書所謂慢遊是好也樂宴樂損矣［箋］漢書成帝紀注燕樂燕私之樂也燕宴通公羊莊十二年傳疏言樂宴樂者樂欲安樂而好內維城案左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釋文酖直蔭反莊三十二年飲酖釋文音鴆本亦作鴆國語韋昭注鴆鳥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左僖十七年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管仲故以宴安酖樂比之酖毒而以爲不可懷此即夫子列於損者三樂之意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釋文三愆起虔反［箋］爾雅愆過也說文同云愆籀文作僁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謂不安靜也集解魯讀躁爲傲今從古釋文躁早報反魯讀云云［箋］說文無躁字說文趮疾也當即躁字躁傲疊韻字鹽鐵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本魯論陳鱣云讀躁爲傲者未與言及而先自言

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生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集解○釋文之瞽音古趨鄉本又作向［箋］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韓詩外傳四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其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釋文少之詩照反在鬭丁豆反在得或作德非［箋］邢疏老謂五十以上論語偶記曰是望經文衰字爲訓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其實王制云五十始衰則方衰而非既衰正古人命爲大夫之年

豈反逆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禮疏引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說孟子梁惠王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亦足明老是七十也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强暴老則好利卽此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儀禮士相見禮疏箋經傳考證曰上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注大人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在位者維城案諸注無兼言天子諸侯者惟乾爻利見大人集解引干寶以九二謂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九五爲武王克紂正位之爻又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荀爽云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羣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又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荀爽謂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又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馬融注亦以舜與周公爲言而荀爽文言注又謂龍喻王者虎喻國君皆足證明鄭義**畏聖人之言**箋春秋繁露順命篇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閒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也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闇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閒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親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夫其父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

受命於君辭而出疆雖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衞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衞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反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釋文狎大戶甲反注鄭曰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書大禹謨正義泰誓正義**侮聖人之言**釋文侮聖亡甫反箋漢書外戚中山衞姬傳不畏天人侮聖人言師古注此文引論語也侮古侮字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箋生而知之者上也初學記引揚方五經鉤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縣象列時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大爲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

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說苑書石勒載記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無兩也字顏氏家訓勉學篇同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釋文忿芳粉反思難乃旦反箋書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思亦列五事之一今乃以九思爲綱而以視聽貌言爲九思之四又益以色焉事焉疑焉忿焉見得焉者溫爲三變之一敬爲百事之統審問爲博學之繼以及懲忿窒慾皆君子學問之所存故非九不足盡君子之思而非思不足貫此九者也忿思難者論語後錄云吳祐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顏淵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者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釋文如探吐南反箋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引見善二句不善作惡大戴禮注引同探湯漢書劉向傳注云言其除難無所避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箋有馬千駟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左氏傳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論語偶記據此謂即景公之千駟緇傳放說又據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是則有馬千駟蓋謂大國諸侯耳釋地又續謂指公馬之盛者非也民無德而稱焉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注引德皆作得論語[illegible]求篇曰此舊本是德字無別本作得者何注[illegible]不可考

也故此章正義云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陽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集解○釋文蒲坂音反華山如字又戶化反箋文選廣絕交論夷齊斃淑媛之言李善注引古史考云夷齊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首陽山名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閻學紀聞謂首陽在蒲者得之四書釋地曰水經注云河北縣雷首山臨有夷齊之廟闕駰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松柏蔚然攢茂坵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嶺巘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亦莫能定求古錄曰曾子制言中篇云夷齊居河濟之閒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坂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山在蒲坂者非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即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之閒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之閒是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乃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閒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於首陽明自河濟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四書釋地辨證據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謂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

當在盟津首陽當不甚相遠斷以在洛陽東北者爲是蓋本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恐不足據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集解○釋文謂與音餘箋稱文選東征賦李善注云或爲祠論語述何曰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衛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經學卮言曰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求緻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之義以達其道之人與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雒城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夷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是夷齊隱居求志而君臣父子之道爲民立極焉孔說是也惟以爲弟子之言則史通雜說篇引齊景公節上加子曰字當以子言爲是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集解○釋文陳亢音剛又苦浪反箋陳亢說文伉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伉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釋文鯉音里伯魚名也箋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卷引作不爲禮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四書考異曰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見大戴禮而其文皆不齊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也

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釋文之遠于萬反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箋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注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也正義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由又夫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缺字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

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論語後錄曰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又曰古者生稱夫人歿稱小君也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議者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寡小君不祿是也研六室雜著曰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拜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

論語之説也四書考異據四禮注疏謂大饗之禮疑發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稽且以掩其私如文美之饗齊侯者聖人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誠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論語述何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九

吳　潘維城學

陽貨弟十七 釋文凡二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箋 陽貨或作陽虎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過庭錄曰趙意似以陽貨陽虎爲兩人虎既囚季孫專魯政則升爲公臣豈肎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士大夫之説注但荎文生義未必以爲兩人也 歸孔子豚 注 鄭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釋文歸孔子如字鄭本作饋魯讀云云豚徒門反 箋 歸孟子作饋趙注引此文亦作饋豚説文云小豕也 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釋文塗字當作途音徒 箋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論語騈枝曰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説者謂大夫賜士但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則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其家然後就拜於其家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虎饋豚爾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騎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塗論衡知實篇引作途論語後錄陳鱣拉請當作涂而以塗爲俗字據周禮遂人注涂容乘車一軌者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注 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

迷邦也集解○釋文不治直吏反箋可謂仁乎曰不可經傳釋詞云一人自爲問答加曰字以別之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釋文好從呼報反而亟去冀反謂知音智箋揅經室集曰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歸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許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仁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矣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集解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箋後漢黨錮傳序言嗜惡之本同而遷善之塗異也說文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引孝經說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正義曰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韓詩外傳云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此以性爲善者也春秋繁露實性篇云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

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以性爲不必善者也經傳攷證曰相近指性之善者言相遠當指性之惡者孔子未嘗明言性善聖人之言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後儒言性先不能出其範圍性善之旨直至孟子始發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乃一生順學大本領故七篇自述之維城案聖人言性相近則性無不善可知言習相遠則不善之由習又可知聖人嘗云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言習染既深天性反爲所汩而或遂其性之相遠爲其實性無不近也故夫子特著明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箋知漢書古今人表序引作智曰傳曰譬如堯舜禹稷禼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陽湖孫星衍問字堂集曰上知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論語後錄曰言性者三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性善惡混三家分者也劉向合之荀悅因向意定性三品蓋兼用三家矣三品之論以性善故有瞍鯀之父而子舜禹以性惡故有堯舜之父而子朱均以性善惡混故有中人夫子言中人謂性善惡混者也即性相近而習相遠者也中人以上是上知以下是下愚不移言不易移之言易也知論衡本性篇中論天壽篇引並作智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鄭曰武城魯之下邑文選永明龢秀

才文注箋文選古詩注謝玄暉臥病詩注引並云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聲藝文類聚亦云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當是約舉兩京文故一有子之武城句一無子之武城句也弦歌用體小師注弦謂琴瑟也歌謂依詠聲也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爾華版反本今作莞箋莞陸本作莧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虞翻注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論語古義據此謂漢以來皆作莧論語疾賁云說文解字莧山羊細角者從兔足苜聲讀若丸莧字從此此莧字本誼也訓爲喜說者嘗諸也論語後錄謂荀爽作莧案以莧菜之莧爲莧爾之莧借字歟維城案莧莧莞形竝相近而實不同說文莧莧菜也從艸見聲莞艸也可以作席從艸完聲莧之誤莞猶莧之誤莧歟楚辭漁父王逸注笑離斷也莞一作莧

曰割雞焉用牛刀釋文焉用於虔反箋牛刀卽管子所謂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也或曰說文云牛大牲也又物字解云牛爲大物故凡物之大者亦謂之

牛爾雅釋草莙牛藻郭注似藻葉大疏云莙一名牛藻藻之葉大者是也是則牛刀者猶云大刀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釋文易使以豉反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箋爾雅釋詁云戲謔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釋文弗擾而小反以費悲位反箋弗擾左傳作不狃史記孔子世家同鄒氏云狃一作蹂論語後錄曰狃作蹂蹂作擾擾卽擾從牛從夒今俗作夒旁非尙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亦則蹂字吳氏遺書云擾當爲獿說文獿猱也從犬夒聲女交切玉篇獿同猱說文猱蓋俗獿字也謂獿爲狃之別出字說文獿犬獿獿咳吠也狃犬性驕也女久切獿狃聲之轉驕卽獿同聲通借字說文本以獿訓狃也故弗擾左傳亦作不狃爾雅狃復也說文猱復也詩猱山之猱亦作夒狃從夒從柔從丑之字並可通說文又有擾字云煩也從手夒聲音義亦與擾近無擾字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左氏則於十二年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無召孔子事卽召孔子孔子方且任仲由墮費豈有欲往之理哉史記謂季氏使人召之較爲近理但下文子路不說云云又不可解蓋經補義四書考異多臆度之辭不如闕疑爲是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釋文不說音悅箋論衡問孔篇引作子路曰末如也已無不說二字爾雅如之俱訓往故之可作如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釋文夫召音符注鄭曰東周據時成周詩黍離正義箋說苑至公篇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

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左傳序正義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欲興周道於東方也蓋用集解何晏說與鄭義異鄭以東周爲成周者詩黍離正義云以敬王去王城而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四書攷異陳鱣故主鄭義而論語古義乃謂何義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不知黜周王魯乃邵公謬論豈有是理哉論語述何曰弗擾陽虎之黨也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故子路不達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東遷謂之東周春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尊定公季平子陽虎公山皆畔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故不爲東周

也史記載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此不爲東周之意也豈徒哉言豈爲我徒猶言非吾徒也雖天逝何亦不用黜周王魯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箋】孟子離婁篇云恭者不侮人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箋】周禮大司徒注任信於友道疏曰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箋】論語補疏曰敏孔訓疾公羊僖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之屈完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

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敏或爲謀訓勉則讀敏爲黽勉同心之黽或爲謀則審當之義矣蓋善謀而審當所以有功若徒以疾速爲敏非其義矣推之敏於事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釋文佛音弼肸許密反【箋】佛肸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論衡問孔篇載佛肸章於公山章前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四書考異曰佛肸之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子路曰昔者由也

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箋】論衡問孔篇引子路下有不說二字世家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中牟之地見左傳史記漢志水經而無定在經史問答謂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即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諛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之上杜氏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爾之以

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接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牟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於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鄭注亦強主之僕核水經渠水篇始略爲疏證而得之論語別記亦以爲在河北近之又曰史記言孔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又適鄭遂至陳居陳三歲而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而佛肸召孔子下言荷蕢師襄又言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靈公問陳明日與孔子語仰視蜚雁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六月趙鞅納大

子蒯瞶于戚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春秋哀公二年也哀五年傳云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中牟叛晉而從范氏矣又定九年傳云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如五氏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以褚師圃言而伐齊師是中牟為晉邑又明矣范中行之亂在定十三年中牟之叛當在此後至哀二年孔子在衛與中牟相近故有佛肸之召以此益見中牟不當在濮水之北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釋文磨而末多反不磷力刃反涅而乃結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不緇側其反

箋 子曰然有是言也史記無然字論衡問孔篇引無然字言字磨而不磷漢州輔碑作摩而不粼詩衛風如琢如磨釋文磨又作摩則摩與磨通論語後錄曰依字磨應作礳磷省字也磷應作粼別字也維城菉說文無磷字說文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詩唐風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釋文云本又作磷考工記輪人輪雖敝不甐於鑿注鄭司農云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鮑人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粼鄭司農云甐讀磨而不磷之磷謂韋帶縫縷沒藏於韋帶中則雖敝縷不傷也甐與磷通則不磷者不動不敝不傷也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則石有為水所敝而傷者故說文有粼無磷詩以粼粼狀水中之石也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即鹽鐵論褒賢篇所謂盛節潔言皦然若不可涅也史記屈賈傳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別碑清潔皦爾涅而不滓綏民校尉焦君碑泥而不滓皆即此涅而不緇之異文羣經義證云方言涅休也涅既訓休取音近為義則涅泥樹同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緇與滓訓亦得通史記世家論衡問孔篇新語道基篇引緇並作淄州輔碑作涅而不緇當是隸別說文涅黑土在水中者也段注水部曰澱者滓垽也滓者澱也土部曰垽者澱也黑部曰黗謂之垽垽滓也皆與涅義近論語補疏曰黑土在水

中即汙泥爾故廣雅釋訓涅為泥顥泥非染物者淮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真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注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秦人名為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涅石神農本草經礬一名羽碮碮即涅也蓋今之皁礬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注 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

文選登樓賦注○釋文匏瓜上薄交反下古花反焉能於虔反

箋 說文匏瓠也國語晉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韋注材讀若裁不裁于人言不可食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並與鄭義異陳奐詩疏匏與瓠渾言不別析言之則有異豳風斷瓠小雅瓠葉瓠皆可食公劉酌之用匏匏不可食箋云瓠葉苦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是匏瓠一物異名匏瓠之堅強者瓠匏之始生者也今言匏而不言瓠是指堅強者矣秋槎雜記云苦匏但繫以渡水夫子言己將為世用非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能為人食而皇疏則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為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敖厓考古錄云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繫而不食猶言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怨織女之獨勤古稱匏瓜無不以為星者且繫而不食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釋文六蔽必世反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釋文吾語魚據反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釋文好仁呼報反下同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箋 荀悅前漢高后紀扁鵲引蔽作弊論語竢質曰蕩讀當為愓說文解字曰愓放也從心易聲下文今之狂也蕩同此

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釋文也絞交卯反好勇不好學
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集解○釋文夫詩音
符詩可以興釋文以興許應反可以觀注鄭曰觀觀風俗之
盛衰也集解○釋文以觀如字注同可以羣箋論語稽疏曰詩之敎溫柔敦厚學之
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鄭曰怨刺上政詩擊
鼓正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釋文邇音爾多識於鳥獸草木
之名箋論語族質曰鄭公注禮輒云志古文識然則志古字識今字異文同字也易大畜象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與此多識音同訓同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
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
如向牆而立也集解○釋文召南上實照反下及注同也與音餘淑女受六反下如字如
鄉許亮反又作向同箋爲漢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注說也周南陳奐毛詩疏南南國也在江漢之或
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陽譙周司馬貞說木大王所
居扶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于周故曰周
公當武王成王之世周公在王朝爲陝東之伯率東
方諸侯攝政五年營洛東都王城六年制禮作樂遂
以文王受命以後與己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
歌於大師名之曰周南召南釋文召地名在岐山
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渭水注雍水東逕召
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里奐

案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成王時爲三公北燕國
今京師順天府治召公未就國居王朝爲西伯自
陝以西主之周公定樂遂以分陝所典治之國名之
曰召南焉商邶宋衛四書釋地序曰逸周書南國名
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
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釋地又續本程大昌說云
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非南國諸侯之謂論語偶
記曰詩譜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
南是南方一方何止二國似宋氏信逸周書爲短閻
氏不釋爲國爲長又詩周南有江廣汝墳召南有江
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
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云
在南郡南陽之間閒字最爲賅括漢地理志南陽
南郡並屬荆州又楊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衞
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以此而言實宋氏舉韓詩序
說爲長閻氏謂非南國諸侯爲短至以雅以南箋以
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
任南蠻之樂也蓋任南古音義不別則南樂不得以
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
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璋圭之屬也帛
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
其安上治民也集解箋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
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集解鄭曰言樂不但崇此
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鼓春
秋繁露玉杯篇引作誠漢書禮樂志曰樂以治內而
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

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衛氏集說引臨卭宋氏曰禮云云樂云云與此經相爲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成於我也莫易於玉帛鐘鼓謂其取成於物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釋文內荏而審反箋說文栠弱皃荏當爲栠之借字詩巧言篇荏染之荏同傳云荏染柔意也說文荏桂荏蘇非此義論語後錄云應劭說荏屈撓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穿踰音瑜本又作窬音同說文作穿窬木戶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臾一音豆與音餘箋禮記表記云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論語後錄云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名之曰盜所謂姦人敗陸德明本窬作踰案說文解字踰越也窬穿木戶也郭璞亦云窬門邊小竇蓋窬爲門邊小竇而踰牆乃踰字也集解孔云窬窬牆疑木作踰五經文字窬弋朱反又音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集解○釋文鄉原如字又許亮反是敗亂或作賊字趣鄉許亮反本又作向箋陳鱣曰鄉原孟子解之甚詳周生之言無乃迂曲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壞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九非也中論考僞篇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集解○釋文則傳直專反說之音悅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與哉音餘本或作無哉箋後漢書李法傳引也與作乎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箋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禮記雜記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諂佞邪媚無所不至也集解○釋文邪媚上似嗟反下武冀反箋鹽鐵論論誹章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集解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集解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也集解鄭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釋文廉魯讀云云箋廉隅詩抑箋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故馬以廉爲廉隅蓋狀矜者之嚴正也維城案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故矜亦爲古之疾也魯讀廉爲貶者陳鱣云貶自貶損也釋名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今之矜也忿戾釋文忿戾力計反箋忿禮記大學所謂忿懥也戾當讀如悖戾之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注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箋 七經考文曰古本足利本無此章讀書叢錄曰唐石經此章先無而後添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共廿四章似蔡邕石經篇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為一章故云廿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刪之非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釋文惡紫烏路反下同 箋 周禮司市疏左傳哀十年疏漢書杜欽傳引竝無也字羣經補義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貴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衞渾良夫紫衣狐裘大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注 包曰鄭聲淫聲之哀

者惡其奪雅樂也 集解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釋文覆芳服反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注 鄭曰魯讀天為夫今從古 釋文天何言哉魯讀云云 箋 四書考異曰兩天何言哉宜有別上句似從魯論為勝陳鱣曰天夫形似故異然下句魯亦當讀天論語述何曰聖人之文天文也大道至教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萬事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喻子貢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釋文孺悲而樹反字亦作孺 注 鄭曰將命傳辭者 文選思舊賦注

箋 禮記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是孺悲者孔子弟子也欲見孔子而孔子辭以疾者士相見禮疏謂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維城案古人始見必因介紹悲為弟子疑亦無待介紹者孔子之辭以疾或別有故歟若謂其始見則悲奉君命來學夫子嘗亦不得責其無介紹者疑貫疏因此節有將命者云云望文生義實非定解蓋其所以見拒於孔子之故與史記弟子傳之不列其名者不可放已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釋文期音朞下同一本作其 箋 四書紀聞曰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可已矣之期乃讀為期月之期蓋三年四句申期已久矣之義舊穀二句起期可已矣之義舊說皆讀為基非是維城案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則期非期月之期明甚況上云三年之喪下接言期月義亦不貫管說是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 箋 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當郎本此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注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集解○釋文鑽子官反燧音遂期可居宜反更火古衡反一音古孟反柘章夜反柞楢上子各反下羊久反又音由槐音懷 箋 周書月令邢疏云其辭今亾論語古義牛弘曰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郎此也又云周書月令論明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向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曰辰唐大衍歷議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然則月令篇歷隋唐猶也改火日知錄云有明火

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後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書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傳洲徐頌改火解曰改火之典昉于上古行于三代迄于漢廢于魏晉以後復于隋而仍廢其制則四時異木其名則見周書鄭子其器則燧其用則有常其宮則漢以上皆有其義則或信或不信爲言之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于上古也唐虞尚矣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爟行火之政令故曰行于三代也秦棄古制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日送于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維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絀於魏晉後予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祝爲具文而已故門復于隋而仍廢者也其制若何所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也周書鄭子亾矣司爟注鄭司農

引鄭子以說焉論語鑽燧改火馬南郡引周書月令焉引異語符則可信時則訓其燧松燧等傳聞異辭耳不得據以相難故曰見周書及鄭子其器與用若何夫燧取明火於日木燧則以鑽火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正內則子事父母在佩決捍管遂大觿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非有常乎其官若何顓項有子曰犂爲高辛氏祝融昭顯天下之光明生柔嘉材堯時有火正闕伯居商邱舜使祝掌火夏小正有主大出火相土因商邱商邱七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周則屬夏官下土二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別火主改火事屬典客非漢以上皆有乎至其義則皇佩諸儒以爲配五方之邑賈公彥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又或不得其說則曰此據時所宜用而已依違膚淺俱不足信也惟先師半農先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賈誼書以槐檀爲東方木榆柳爲南方木其說曰春取榆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之西方也秋取柞楢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則與淮南王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

二日云云者合古人取火皆於分至先期灼然見二代本制故獨可信也抑聞之天官心爲大火咮爲鶉火既竝懸象於上出火內火以之爲節而炊爨烹飪則別著改火之令古先聖王法天地揆陰陽順四時理百姓不一定也是故民無夭札物無害生革故取新去疹而蒙福不其神乎後世不知其重而忽之吁三代以上之政其廢於後者何可勝道蓋有大於是者學者亦講明其義以待上之人用之而已論語後錄亦云管子春爨羽獸之火夏爨毛獸之火秋爨介獸之火冬爨鱗獸之火中央爨倮蟲之火義正同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釋文食夫上音嗣下音符下同衣於既反**箋**說文稻稌也稬沛國謂稻曰稬穤稻不黏者札樸曰稻謂黏者稬俗作穤音奴亂切黏者也錦說文云襄邑織文詩碩人傳云文衣也**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釋文不樂音洛**箋**孝經喪親章云服美

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與此言君子之居喪大旨相同**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人元起於子男从子左行三十女从子右行三十俱立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易正申爲金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此其義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箋**通喪禮記三年問作達喪史記弟子傳作通義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天下通喪可如舊讀注引禮記作通喪說**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箋**漢石經無乎字經傳考證曰有之爲言無也言三年之喪爲通喪豈同也獨無三年之恩愛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集解○釋文博弈音亦爲其于僞反據樂五教反又音洛淫慾音欲又羊住反本今作欲箋韋昭博弈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微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是則博弈不可爲聖人曷爲謂賢於無所用心者博弈論注引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蓋雖有上中下之別無不用心爲之者廣雅曰賢勞也聖人非眞以博弈爲賢第以爲猶勝於無所用心者耳法言寡見篇引乎字作於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箋史記弟子傳引無君子字以作之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箋弟子傳有作好爲作則漢書地理志引無義作亡誼爲字上有則字論語後錄曰古者義誼同字周禮治其禮儀注古書儀作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誼古字義今字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集解○釋文有惡烏路反除稱人之惡注爲惡三字餘皆同音好稱呼報反箋漢石經無亦字子曰有下無惡字陳鱣曰子貢方問君子有惡夫子答之子貢乃云賜亦有惡也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何法同也惡稱人之惡者管子版法解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釋文而訕所諫反箋漢石經無流字四輩經比邱尼經音義引同鹽鐵論□□章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本亦無流字論語後錄曰有流字者俗本也無義少儀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臣下不得爲下流論語古義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說文訕謗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集解鄭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釋文而窒珍栗反魯讀云云箋說文窒塞也魯讀窒爲室者韓勅脩孔廟後碑亦以

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窒中徐廣曰室一作窒知窒與室通論語後錄曰室窒皆从至爲聲故互通陳鱣曰室乃窒之省故從古爲正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釋文徼以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爲知音智箋中論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以此爲孔子語絞即用鄭本陳鱣曰泰伯之篇云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刺也皇疏譏刺人之是非與下不孫與訐同一例也漢書五行志引詩匪激匪儆應劭注云言在位不儆許不倨傲也經義襍記謂論語惡徼以爲知者徼鄭本作絞徼絞古通毛詩作[illegible]絞之省假故漢志作儆據此則應鄭義同也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集解○釋文不孫音遜下同訐以居謁反攻人陰私說文云面相斥字林訐紀列反箋說文訐面斥罪相告訐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釋文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箋】後漢書楊震傳疏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則本此文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恨無已亦此意也但彼專言女子此兼言小人耳後漢書爰延傳引此文唯作惟養下無也字孫作遜魏志黃初三年令亦作遜漢石經作孫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是終無善行也【集解】○釋文見惡烏故反下同善行下孟反【箋】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陳鱣曰廣韻引說文云卌數名今說文十部无此字惟𣥌字下云卌數之積也與庶字同意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卌彊而仕漢孔龢碑云遐年卌以上孔宙碑云年卌九雍勸闕碑云年卌五皆以四十作卌也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集解】○釋文紂之直又反【箋】微箕二國鄭康成謂俱在圻內四書釋地曰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僞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是紂之長兄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是即太史爭紂時之事矣箕子史記宋世家正義引司馬彪說名胥餘論語後錄曰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鄭司農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以罪言之非名也詩淪胥以鋪淪胥即熏胥以爲闍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傅說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經義知新錄亦云莊子大宗師云若將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比干諫而死楚辭九章云比干菹醢王逸注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斮朝涉刳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史記宋世家引此節爲孔子語經傳攷證曰此章記者止敍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初無一言悟主者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使

人不覺耳史記宋世家曰微子紂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西伯昌修德滅阢阢國祖伊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不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彼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子曰殷有三仁焉【注】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集解】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

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詩柏舟正義○釋文行與下孟反箋史記微子世家注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忠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黜勑律反焉往於虔切箋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展禽三絀絀即黜字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作可以去矣新序雜事篇三同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釋文枉道紆往反箋漢石經邦作國風俗通義

十反卷樊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又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疑孔子爲孟子之誤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爾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箋經史問答曰春秋之世三卿次第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

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放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放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殺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也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偏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强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偏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illegible]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閒之說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箋經傳釋詞云曰者語更端也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

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孔子年譜時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景公三十二年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釋文齊人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女樂竝如字不朝直遙反箋漢書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魯孔子斯征文選鄒陽上書注引作饋當是一用今文一用古文也餽饋字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心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四書考異云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史記不兼收韓非語蓋失之拜經日記曰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敘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至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敘孔子去魯本末復提定公十年者以文繁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

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爲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諳復提文法耳當據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震煊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爲定十二年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禘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于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見聖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未

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奈何也是未知孔子去魯在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二月也維城萃孔子年譜云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郊膰不至孔子去魯適衛亦以郊後爲十三年春其云五十六歲者年譜生年從公穀以孔子爲生於魯襄二十一年先史記一年故也論語後錄從孔子世家作十四年謂與公羊何注合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者蓋三年待放云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釋文接輿音餘下同　箋　楚辭九章接輿髡首兮王逸注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法言淵騫篇狂接輿之被其髮也　**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箋　漢石經何下有而字何而德之衰下有也字往者二句末亦有也字莊子人閒世引而作如句末亦有也字孔子世家引

追下有今字而如古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注　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釋文殆而魯讀云云　箋　四書考異云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問喪章期可已矣錯簡陳鱣云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知古本如此也維城案魯蓋讀已爲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脫字非讀此句爲期斯已矣習說非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注　包曰下下車也　集解鄭曰下下堂出門也　釋文孔子下包云云鄭云云　箋　包以爲下車者蓋以接輿爲接孔子之輿不著姓名論語隱者皆其不欲人知而以皇甫謐造設姓名爲妄四書考異反據論所云姓陸名通以證接輿之非姓名誤矣鄭以下爲下堂出門者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鳳兮云云蓋謂如荷蕢過孔氏之門故以孔子爲下堂出門也論語偶記據秦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宋翔鳳又據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證其爲姓名而非接孔子之輿是也維城案下車之說魯論說也下堂出門之說古論說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二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集解○釋文長沮七餘反桀溺乃歷反耦而吾口反廣古曠反箋史記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焉四書考異曰夫子但稱丈人爲隱者於沮溺未稱史記說合爲一也漢婁壽碑樂且溺之耦耕沮作且溺說文云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而灼切論語族質云釋文音乃秝反依乃秝反之音則字當作休休沈沒也今字作溺而音乃歷反其字其音必有一誤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水經注略同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論語後錄曰耦耕即合人耦也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古者有牛耕有人耦耦耕者人耦也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然則謂漢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爲之者非矣依月令耦耕在季冬時論衡知實篇引此節云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集解○釋文夫執音符丘與音餘言數所角反處也昌慮反本今無也字箋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曰字史記世家引夫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論語後錄曰執讀曲禮執爾顏之執車輿古通論語古義曰詩出車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下章出車彭彭史記引作輿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釋文孔子之徒與音餘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子之徒與滔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箋是魯史記世家引作子滔滔當作慆慆讀書叢錄曰魯論作慆慆古論作悠悠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者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慆慆亂貌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慆慆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史記世家同鄭從古文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以未效不求李善注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者是後人改鄱陽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滔袁本作悠悠陳云陸氏釋文滔滔鄭本作悠悠注自據鄭康成本與他本不同是也陳鱣謂後漢朱穆傳悠悠者皆見其可稱乎亦本古論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釋文辟人音避箋史記世家引無而字也字

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集解○釋文耰音憂不輟張劣反覆種章勇反下字同箋漢石經作擾不輟說文耒部無耰字木部有櫌字云摩田器从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羣經補義云櫌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櫌國語云深耕而疾櫌之是櫌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羣經識小謂櫌有二義孟子播種而櫌之說文徐注謂櫌爲摩田器布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櫌即齊語深耕而疾櫌之以待時雨韋注云櫌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櫌之注櫌鉏也史記龜策傳耕之櫌之鉏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亦一通也論語後錄曰說文櫌摩田器服虔說鉏柄徐廣說田器高誘說椓塊椎三輔謂之櫌所以覆種是又不止二義矣

子路行

以告夫子憮然釋文憮音呼又音武箋漢石經無行字太字史記世家引亦無行字憮
然札樸云三蒼憮失意皃也怪愕之辭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箋魏志管輅傳注
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當即本此四書
考異曰莊子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
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傳會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
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箋史記引無此句魏志管甯傳引句末有哉字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者也蓧艸器名也集解○釋文子路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蓧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莜箋
丈人高誘淮南子道應訓注老而杖于人者又修務訓注長老之稱蓧說文作莜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

論語古注集箋　卷九　微子　二六

論語竢質曰蓋田中除艸之器耜者所需也吳氏遺
著曰古作莜正字今作蓧俗字而匚部又有㔶訓田
器蓋莜之別出字吾亦盧稿云王氏農桑圖曰蓧字
从艸从條取其象也即今盛穀種器與簣同類可杖
荷者以其差小耳陳鱣曰說文作莜為正字作條者
假用也今作蓧俗或不省也皇本作蓧集解何曰蓧
竹器義疏以杖擔一器籮簏之屬皃誤以經文从竹
邢本經文雖作蓧而注竹器則承其誤惟史記集解
引作艸器與說文合今據正之丁敎投日說文云癹
以足蹋夷艸从癶从殳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今南
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
一杖曰足踏艸入泥中名曰腳蹬是可為論語以杖
荷蓧植杖而耘及說文莜字之證丁得諸目驗
云段氏說文莜字注謂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莜加於
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莜芸田植杖者置杖也
云以杖荷莜置杖而芸則莜為芸器明矣包曰莜竹
器此行脫誤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
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集解鄭曰分猶理釋文不分包云
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經傳考證云宋
呂本中紫薇雜說[illegible]
引曰二語丈人自謂其說得之言由四體不勤則五
穀不分田閒野老不能舍己之業而具知道塗往來
之人也分論語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為
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
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
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即勤四體分五穀之
事包注云云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自述其不
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為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
子路也二說大略相同植其杖而芸釋文植其音值又市力反而芸
但一則讀分為糞耳
音云多作耘箋漢石經植作置論語古義曰詩商頌
字芸香艸也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

論語古注集箋　卷九　微子　二七

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然則古植置字同說文
曰植或作櫃从置羣經義證曰呂氏春秋異用篇有
置杖之文是植置為一字羣經補義曰植其杖而芸
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芸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
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吳氏遺著曰芸說文
作積云除苗閒穢也重文作秐据陸氏說以古本說
文秐止从云然秐从芸聲有芳蘭當門不得不耡之
意田中之艸雖芸亦去蓋深慮艸之害苗也秐殆俗
省字讀書叢錄謂芸即秐字之省雒城案孟子盡心
篇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亦作芸不作秐然說文
云芸艸也則芸當為秐字之省借子路拱而立釋文拱居勇反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釋文而食音嗣見其賢遍反箋風俗通義
窮通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辯止子路為雞黍見其
二子焉雒城案長沮無此事而風俗通義云然者古
人引書往往牽連稱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
城經傳無徵亦若以沮溺耦耕牽連為一耕耳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箋論語補疏曰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寔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偕去不在耳陳天祥四書辨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子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集解○釋文以語魚據反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釋文長幼丁丈反箋漢石經之下有也字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也理也集解箋漢石經潔作絜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集解○釋文已知音紀一音以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集解○釋文朱張竝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少連詩照反下同箋逸民說文作佚周禮廋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是佚與逸通論語補疏曰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若瞠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及則以逸民爲奔逸絕塵者也虞仲日知錄云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大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竝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大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是爲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羣經識小曰以虞仲爲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竝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夷逸尸子謂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軛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漢書人表有朱張而無夷逸故地理志引謂虞仲夷逸云云師古注即就仲雍之逃荊言之云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朱張惟王弼云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而荀卿書言子弓亦未必其爲朱張之字其言無所依據鄭作侏張者宋翔鳳云文選劉越石答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目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拜經日記云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侜輈譸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皇疏作者七人下引鄭注伯夷叔齊虞仲辟

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夷逸朱張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倂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不與泰伯者三讓天下至德不可以逸論也倂張爲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倂張誑也誑可讀爲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二人注以荷蕢楚狂皆辟言者若從衆家以夷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由此言之包氏以逸民爲七人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爲五人當是古文家說八表不列夷逸而列朱張則不合於古今文者也少連禮記雜記云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善居喪兼稱大連而逸民但列少連少連當必有勝於大連者但經傳散逸無從考見耳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

庸君之朝也集解○釋文齊與音餘之朝直遙反**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釋文言中丁仲反下同箋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集解○釋文不復扶又反箋困學紀聞曰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可申包義**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集解鄭曰發動貌釋文廢中方肺反馬云棄也鄭作發云云箋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經傳考證曰身作行是也中卽訓身鄭君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上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清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

廢也與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皆是廢鄭作發者拜經日記謂古論假借爲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訣當從鄭謂發動中權始與虞仲事合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吳氏遺著曰發中權蓋指亡如荊蠻說子稱泰伯曰讓有道而不居之辭也虞仲亦能以國讓而本非有國謂之爲讓則乖於義子故云發中權廢發古通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釋文云司馬本作廢馬季長以爲遺亂廢棄毋乃望文生訓乎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集解鄭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後漢黃瓊傳注箋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注引此文爲證四書考異曰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李固所引當爲法言文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注云云自與引文脗合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釋文大師音太摯音至亞於嫁反飯扶晚反下同注鄭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注**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集解○釋文繚音了缺窺悅反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周禮膳夫疏箋三飯繚廣韻三字下引作蔡云三飯繚之後有三飯氏秦國名史記秦本紀伯翳末孫非子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時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是平王以前秦未爲國故鄭君以師摯等八人爲平王時

人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
居其河內也集解箋周禮地官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其即方叔之職歟
播鼗武入於漢釋文播彼佐反鼗徒刀反亦作鞉箋周禮春官瞽矇掌播鼗眂瞭掌
凡樂事播鼗注播謂發揚其音鼗小師注云如鼓而
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詩商頌置我鞉鼓禮記
月令修鞀鞞鼓鞉鞀皆鼗之異文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釋文少師詩照反
箋少師儀禮大射儀注工之長也論語後錄曰周禮謂之小師小少字同小師上士又曰眂瞭掌凡樂
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然則襄及播鼗武皆眂瞭也眂
瞭凡三百人維城案周禮有磬師掌教擊磬則此及
播鼗並有瞽矇有眂瞭矣漢書禮樂志引書序云殷
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已說婦人
樂官師瞽抱樂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
注引論語此章爲證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

[illegible]皆謂是也云諸
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
已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訊斯亦未允也
據此則班氏以八人爲殷紂時瞽矇非眂瞭也稽求
篇謂志所引又見史記大誓[illegible]
[illegible]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
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則明是殷紂時人
而世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
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
地實證之師古云追繫其地是也又周本紀大師疵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
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大師少師持其樂器奔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
望食也又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
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
有敝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者平居中
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
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

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
飯尊卑之差也論語後錄曰羣經義證論語釋故竝從
漢志白虎通說義證釋故以所說爲殷制釋故又云
鄭注不時不食云一日之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
禮膳夫王日一舉注謂朝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注
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三飯禮器云禮有以少爲
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謂告飽也儀禮
注謂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士九或天
子一食即告飽侑之乃更食凡三侑而盡十五飯諸
侯再食告飽三侑而盡十三飯也其一侑爲亞飯再
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耳此不專主天子言之舉經
識小曰不言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制與
或有其人而此時未去與其以屬魯者以大師摯即
師摯擊磬或即師襄皆魯之樂官與夫子同時故耳
口口口札記曰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亞飯三飯
四飯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
貳大師者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於
言之序不苟如此入於海漢石經作于則上文二於

字當亦作于過庭錄云大師摯適齊以下疑是記殷
周閒事而論語述之凡論語引經皆作于也維城案
班氏以爲殷紂時人當是今文家說
鄭君以爲平王時人其古文家說歟
周公謂魯公箋史記魯世家周公使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詩魯頌閟宮篇云乃命魯公俾侯于
東箋謂策命伯禽則魯公者伯禽也周公謂魯公當
是就封時訓其子蓋在策命之外者故魯論特明著
之曰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不施舊音絁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
反落也竝不及舊音本今作施箋漢石經作施左傳曰施邢侯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論語古
義曰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箋魏志杜恕傳引不作無乎作何羣經義證曰何與呵通今本作乎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
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漢碑亦多作乎繁陽令
楊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謂乎爲語助非矣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鄭曰大故爲惡逆之事禮記檀弓正義箋詩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又云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素友即此義也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弃弃上有可字唐石經同禮記檀弓正義引作則不相遺棄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引無作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耳集解馬曰宣王時釋文周有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伯适古活反季騧古花反四乳如注反又如主反生所幸反又如字鄭曰周公相成王時所生詩思齊正義

箋春秋繁露郊祭篇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爲包注所本逸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惟固九讓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則八士尹氏也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則八士又若南宮氏也據此八士當爲武王時人又晉語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八虞周八士皆爲虞官周書君奭篇文王之臣有若南宮括此八士中有伯适括字通疑卽一人第括爲文王四友之一又爲武王亂臣十人之一不得稱之爲士當別是一人經學卮言論語竢質據以上諸書斷爲文武時人四書考異據逸周書晉語以爲武時八人論語後錄亦據此而以爲文王時人不及三家之確漢書古今人表列八士於周初最爲允當劉向馬融謂宣王時鄭君謂成王時當時或別有依據也其曰尹氏而又曰南宮者經學卮言論語後錄並謂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八士蓋尹氏而居南宮者近是羣經補義四書考異論語竢質並以爲南宮氏恐非

白虎通姓名篇云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卽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益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考異謂此伯仲叔季兩兩相並而班氏言之如此豈當時別典所記有與論語絕殊者邪不知不積於伯季二語乃申明質家積仲文家積叔之故不指舉生者言故曰明其無二若八士之積於伯仲叔季固已以兩兩俱生句申言之考異說非也經學卮言謂獨尹氏兄弟八人均有字之爲禮之變而記之是矣仲突仲忽人表作中突中督後錄云鄭厲公昭公亦名突忽說文解字曰突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去如其來如去卽突字以忽訓突是突忽同義於此見古人命名之義叔夜宣和博古圖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人歟論語古義據書大傳脂夜之妖鄭注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然以夜爲液非以液爲夜也薛氏鐘鼎款識載叔夜鼎銘云叔夜鑄其饙鼎以征以行用鬻用鬻用蘄眉壽無彊定爲周八士叔夜之器較博古圖爲可據矣季隨季騧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逡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騧或作瓜吳氏遺著云八士名皆韻古讀隨食遮切與騧韻維城案八士命名皆以類從達适其部同也突忽其義同也夜夏其爲時同也惟隨與騧爲不類說文隨从也騧黃馬黑喙其義各殊或疑隨當讀爲獮爾雅釋獸豕子豬獮獮郭璞注俗呼小獮豬爲獮子猶漢司馬相如之初名犬子與騧皆取於物爲類也然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虞注云劇豕稱豶釋文引劉氏云豕去勢曰豶晉師服云名以制義古人以奄割之豕名其子哉必不然矣今案易繫辭傳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隨本有乘馬之義季隨當爲隨卦之隨故季隨之弟卽以馬名之騧名之也或謂伏羲氏祇畫八卦文王始演爲六十四賈唐以八士爲文王時人則未有隨卦將何以解之曰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淮南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

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爲重之者伏羲鄭君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總之夏時已有六十四卦大卜之文可據況繫辭言取諸則必先有其象而後可言取故九家易以類萬物之情注云以此知庖犧重爲六十四卦是八卦以前實先有隨卦季隨季騧之取義於此可確然無疑也已

論語古注集箋卷九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十

吳　潘維城學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箋八佾篇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故子張以思敬思哀爲士之可貴者也不曰禮而曰祭者禮記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釋文焉於虔反下同爲亡如字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箋子夏門人史記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又漢書藝文志云詩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一云子夏傳曾申春秋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穀梁名赤魯人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又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則文侯斯亦其門人也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箋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漢石經拒作距者論語後錄謂少牢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是古拒與距同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

當如子張集解○釋文而矜居陵反賢與音餘下同距具呂反雞爪也本今作拒下同汎芳劒反鄭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皇疏王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皇疏箋陳鱣曰汎交當如子張但與下五句相合不知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尤見是指尊卑若汎交安得如此言王云覆蓋交亦承包說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於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交則汎愛而親仁潘濬筆記曰皇疏引晉欒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意亦同蔡較包氏友交汎交康成倫黨尊卑之說為優維城案欒說較勝於蔡蓋子夏非寬者夫子之告以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非恐其不能拒人而恐其可者亦為所拒也子張非褊者夫子之告以尊賢容眾

嘉善矜不能非恐其不能容眾矜不能而恐其於賢者善者亦祗汎交也蔡說失之四書考異據韓詩外傳九子貢謂堂衣若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證其與子張同聞於夫子云以下五句方是子張重中己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後漢蔡邕傳注箋陳鱣曰義疏云小道諸子百家之書也又引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道皆本鄭義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注包曰泥難不通也集解○釋文恐泥乃細反下同泥難乃旦反鄭曰泥謂滯陷不通後漢蔡邕傳注箋說文滯凝也楚辭漁父云聖人者不凝滯於物凝滯即泥也論語補疏曰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為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小道謂異端也可觀謂可以相觀而善即攻乎異端也百家九流彼此各異彼此相摩則異者相易而為同小者旁通而為大惟不能相觀而善小終於小而不相通則不能致遠矣泥即執也相觀則能致遠不相觀則泥故欲致遠則恐其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即是以君子不泥也邢疏謂必有小理可觀覽非其義致遠恐泥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為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四書考異云邕所書石經自為子夏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為孔子似因班書悵憶而後人皆相承誤不漢書藝文志引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箋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為孔子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可謂好學也已矣釋文謂好呼報反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箋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作孔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集解箋易說卦傳巽為工虞翻注引子夏曰工居肆齊語管子對桓公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又曰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其即居肆成事之謂歟管子雖不言君子之學而其言士也曰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韋昭注士講學道藝者道莫大於君臣父子君子之致道當亦不外是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箋】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即此義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注】鄭曰厲嚴正也集解○釋文儼然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如字下厲己同王云病也鄭讀爲賴恃賴也己居止反【箋】說文儼昂頭也段注昂當作卬卬者望欲有所庶及也禮記曲禮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詩澤陂傳亦云矜莊貌蓋即下篇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厲禮記表記云君子不厲而威威與嚴正義近但彼狀其色此狀其言也日知錄據洪

範正義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謂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是之謂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注】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釋文王曰厲病也集解【箋】陳鱣曰鄭讀厲爲賴者厲賴音同止言未信於民未見民之怨上也王肅故與鄭違論語後錄曰左傳昭四年濑賴二氏作厲是厲與賴通經讀考異云舊讀從民字絕句攷此宜以勞字爲斷與下信而後諫相比其民連下未信爲句義並通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釋文謗布浪反【箋】後漢書李雲傳論末引而諫則以爲謗己注引此信上有事君字未信上有其君字無也字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箋】易文言傳宋衷注閑防也禮記坊記述子言云君子之道辟則防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大德即君子之道豈有坊民之失而先自踰其坊者乎故子夏以爲不可踰也坊防古字通說文閑闌也闌門遮也亦與防義近春秋繁露玉英篇引不作無說苑尊賢篇引作毋

小德出入可也【箋】韓詩外傳二孔子遭程本子於剡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四書考異曰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荀子王制篇又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此意同方觀旭曰大德小德皆有德之人大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是其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

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集解○釋文洒埽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下素報反本今作埽應對抑證反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

【箋】游漢石經作斿論語古義曰說文㫃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斿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大宰九貢八曰斿貢注云斿讀如閭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子夏之門人小子經讀考異云近讀以門人小子爲句攷此子游所譏宜以子夏之門人爲句稱較韓附於其門人中有幼者如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言外見子夏之門不分長幼悉以此爲務也雜城案小子屬下讀是也不然小子即門人經文復出無謂矣周禮隸僕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並無小子字洒說文云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論語古義曰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爲灑後鄭振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如毛詩晉

語並作洒埽皆古文也論語後錄曰古文以洒爲灑
則魯論作灑可知陳鱣則云釋文洒正作灑說文灑
汛也洒滌也古文云云然則作洒者乃古文假用也
埽說文云棄也埽所以訓爲棄者說文棄捐也从廾
推苹棄之苹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故
得訓爲棄周禮注氾埽曰埽俗作掃非子夏聞之曰
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包曰
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
將教以大道也集解○釋文先傳直專反注同
後倦其眷反必先厭於豔反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
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集解○釋文區羌于
反以別彼列反注同箋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牟子理惑論引別下

有之字論語發微曰說文區踦區藏匿也从品在匸
中品衆也按此知區爲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
以別之凡言區分者卽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
萌達鄭注屈生曰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爲區
萌之區區屈聲之轉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
達之時卽有以別之以區萌喻學者之始也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
但能洒埽而已也集解○釋文焉可
於虔反誣音無箋誣漢書薛宣
傳引作憮蘇
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
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
論語古義取其說論語後錄質則謂憮當作憮今漢書
爲作憮音義皆別論語發微曰漢書引誣爲憮是魯
論馬所著爲古論也說文憮愛也是憮有兼愛義故
蘇林訓兼論語稱詁曰說文言部云誣加也加之義
與同兼義近憮字說文訓愛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
訓傚漢書憮字乃誣字叚借耳誣字本義自通馬以

誣爲欺妄則
非誣字本義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釋文有卒
子恤反箋
漢石經卒作卆惟作唯漢書
董仲舒傳亦作唯乎作虖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集解
○釋文而優音
憂行有下孟反學而優則仕箋說文仕學也段注訓
仕爲入官此今義也
古義宦訓仕仕訓學以仕學分出處起於
論語邢昺公冶長篇子使漆雕開仕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箋論語後錄曰喪過乎哀過而
亭者也雖過而亭是亦過矣
故曰致乎
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
之容儀之難及者也集解箋王肅家語注子張不務立
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

爲未仁也誤子游爲子貢論語補疏曰此文但言難
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
知堂堂爲難能卽知難能指堂堂此論語自相發明
之例也廣雅堂堂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
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
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爲容故
云師也辟卽盤辟也又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仁道薄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弟佗誦
子其冠衶禫其辭禹行
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正堂堂之象論語稽
求篇曰堂堂夸大之稱夸大不親切故難與並爲仁
魏武兵書無與堂堂之陣越絕書此邦堂堂被山帶
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
之鋒皆以相
對難近爲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集解箋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集解箋春秋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蔑卽莊子之父獻子也其卒之相去不過四年學而篇稱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莊子襲賢父世卿之位歷四年之久左氏傳於盟向伐邾外無所敘述是其用人行政悉仍父舊未嘗改易可知三年

無改爲孝莊子不止三年尤所難能是以夫子獨指而稱之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注鄭曰慶父抗輈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禮記檀弓正義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集解○釋文陽膚方于反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抗輈經而死鄭注本此陳鱣云檀弓正義誤衍稱字臧在東曰稱蓋經之誤僞王應麟集本此條在孟懿子章下丁教授曰當在此下觀檀弓正義可見今從之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集解○釋文輕漂匹照反箋鹽鐵論後刑章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韓詩外傳三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蔡經義證四書考異據此謂曾子述夫子之言論語後錄曰哀矜卽今文尚書所謂哀鰥哲獄也古鰥矜同字維城案作鰥者見漢書于定國傳贊漢書多引今文後錄說是也書大傳亦今文引書作哀矜又以哀矜爲哀孤獨矜寬宥則今文作鰥又作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釋文惡居烏路反箋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倣此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論衡語增篇齊世篇引此章爲孔子語如一作若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箋孟子公孫丑篇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似卽本之蓋以有過則改故如日月之食無傷於明也

衛公孫朝注馬曰朝衛大夫也集解○釋文孫朝直遙反箋四書考異曰論語中以國繫人名者公子荊與公孫朝耳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記者故特著衛字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釋文焉學於虔切下不學同箋史記弟子傳引此章作陳子禽問子貢與此異仲尼孝經疏云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諡也四書考異曰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章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與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

稱謂襯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父祖之字殆未深攷**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釋文未墜直類反**箋**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陳鱣曰鄒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楊注隧讀爲隧楚辭九歌矢交隧兮士爭先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漢西狄頌數有顛覆隧之患皆作隧是隊隧古通也論語古義曰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賈疏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說文無志字徐鉉於心部補之云志意也从心㞢聲段注謂志所以不錄者古文有志無識小篆乃有識字保章注志古文識識記也哀公問注志讀爲識識知也今之識字志韻與職韻分二解而古不分二音則二解亦相通古文作志則志者記也知也許心部無志者蓋以其即古文識而識下失載也維城案段

說是也否則許君於意下云志也苟志意連文何至志之鉉增於志意也之上失之且但以意也訓志遺卻古義記知二訓矣**而亦何常師之有箋**晉書禮志引而亦作夫文選閒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常是誤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諡也集解○釋文語大夫魚據反於朝直遙反州仇音求**箋**禮記檀弓注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箋**漢石經之作諸白虎通社稷篇同牆漢石經作牆下同丁希曾曰此宮字是爾雅大山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論語偶記曰禮記曰君爲廬宮之又曰儒有一畝之宮康成云宮爲牆垣也是其遂左傳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爲牆古者以牆爲宮故築牆曰宮之矣**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釋文闚頃規反之好好如字舊呼報反**箋**漢石經賜之牆下窺見上闕二字今此則有三字疑漢本無也字窺陸本作闚維城案說文云窺小視也闚閃也段注此與小視別則作闚者非也**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注**包曰七尺曰仞也集解○釋文數色主反仞一作仞音同**箋**通藝錄釋仞曰說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應劭曰五尺六寸[illegible]此其繆易見也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並云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則皆以爲七尺淮南原道注八尺曰仞而覽冥注則云七尺曰仞其注百

仞亦云七百尺也是書有許慎高誘兩注證以說文則八尺是許注雜高注中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說也瑤田以爲言七尺者是案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仞溝洫杜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其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弧曲而虛弦平而滿故仞爲充七滿刀背如弧其刃如弦義亦然爾度廣度深數雖齊一得吾說焉其亦可以已於爭也夫又曰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然則悟測之爲言側也余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義與之合然則度物皆可曰測散文則通也對文言之測專屬於度深明矣周髀言用矩於平矩曰正繩於偃矩曰望高於卧矩曰知遠獨於覆矩則曰測深乃知古

人用字不苟又曰尋八尺仞七尺伸臂之度有異也猶捉圍九寸咫八寸布指之度有異也人身一事而異度者如此又曰說文閱其數於門中也古者以身度物謂於門中其數不能全伸其臂以度之又云揲閱持也謂閱而持之以其數門中不能伸臂八尺止五尺也何以明之說文又云匹四丈也从八匸八揲一匹蓋謂揲五尺八揲故得四丈為一匹也其法始申左臂而曲其右肱拳其手適當右肱自右肱左行至左手指尖閱而持之為五尺與今人屈右手引布帛而量之謂之一度猶如此一度約今三尺則古五尺也以身度物閱持曰揲其長五尺見於說文合於今俗度物之法其可考者如此論語後錄則謂仞尋同為八尺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小爾雅主四尺之說又謂人伸兩臂以度謂之尋尋八尺也但一伸一臂則謂之仞四尺也孔安國以為八尺何緣一度立二名邪孟子掘井九仞体鯖若以八乘九則為七丈二尺世未有掘井至七丈餘而不及泉以四乘九為三丈六尺此尋常掘井之數猶不得水者皆非也之牆御覽百七十四引風俗通義作宮牆魏李仲琁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例作刃百官之富論語後錄云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當即指此吳氏遺著曰官古館字曲禮在官言官注官謂版圖文章之處即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朝曰官曰室曰朝一也皆在宮牆之內故康成攷工記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蜀才本作館說文官吏事君也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子謂武叔也〔集解〕

叔孫武叔毀仲尼〔箋〕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四書考異曰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為詞俳謂之毀聖人可爾**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箋〕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釋文不知量音亮〔箋〕經傳釋詞曰古人多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猶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釋文為知音智下同〔箋〕周髀算經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釋文道之音導綏之音雖〔箋〕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

堯曰第二十

釋文凡三章〔箋〕四書考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論語後序故專為篇而文今不全故難通解也周易序卦傳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篇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序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皆書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為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啟後章為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為序則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為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

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邪子張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爲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鄭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正義箋書堯典帝曰格汝舜潛夫論五德志堯禪舜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皆言格不言咨詩蕩傳云咨嗟也春秋繁露郊祭篇言察身以知天也論語後錄曰洪範五紀五曰歷數即此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解箋經義述聞曰允猶用也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補疏曰尚書古文疏證云四海困窮不得作好天祿永終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王命論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論語竢質亦曰永終者吉祥之辭猶尚書金縢云永終是圖也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釋文玄牡茂后反注鄭曰皇王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謂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閟宮正義引上三句書湯誥正義引下五句箋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皇王后帝閟宮正義謂論語說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

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季秋紀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尸子韓嬰詩傳亦稱湯之救旱禱于山川與墨子呂氏合而與鄭異而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韋昭注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白虎通姓名篇云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論語曰予小子履湯名也歷稽古籍自以屬湯爲是而鄭以爲舜命禹事者疑以曰字連上文讀望文生訓而不知其於履字終無解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履字上屬予小子爲句據大戴禮盧氏注引論語曰履敢用玄牡是又以履字下屬義並通論語後錄曰五帝即明堂所以祀五帝者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總章張衡亦謂之總期就歟桓譚新論堯謂之五府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猶周之明堂五府之大名也又考工記夏后曰世室殷曰重屋此湯祀五帝或即是陽館歟有罪不敢赦注包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集解○釋文擅赦市戰反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鄭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正義○釋文不蔽必袂反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箋漢石經無作毋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釋文大賚力代反賜也箋詩周頌賚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說文曰賚賜也論語古義曰戰國策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是也惟復引太誓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證善人爲黎元則東晉古文武成文古大誓無此文不足據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箋】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有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韓詩外傳三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亦同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商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傳不云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注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之文誤也說苑君道篇百姓有罪王弼周易觀卦注亦曰百姓有罪在於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稱也量斗斛也○集解釋文權量音亮注同權秤尺證反【箋】漢書律歷志周衰矣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云云焉作矣公羊

昭三十二年傳註引全節亦冠孔子曰字四書釋地曰權量度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一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未有舉權量而遺度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亂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其證也漢書律歷志云職在內官廷尉掌之師古注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論語釋故以此為法度為度之切證是也邢疏引律歷志五權五量五度為說而謂此不言度從可知不知法度即度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箋】詩文王正義引五經正義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子孫雖有皋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白虎通封公侯篇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左襄十年傳疏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者此也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公羊宣十七年傳注引全節文上冠孔子曰字文選兩都賦序為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引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作人與逸民傳注論同逸民漢書律歷志注謂有德而隱處者**所重民食喪祭**【箋】漢書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注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論語述何曰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譏權量如譏初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修廢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為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肸曹喜時

吳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重也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含襚重喪也詳禘祫烝嘗譏立廟屋壞重祭也**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釋文則說音悅【箋】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今皇疏本同皇疏本說上有民字四書考異曰四語與上文絕不相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慢泰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子張篇首而此為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侯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書一題以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為一篇與前季氏篇為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如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滅之間攙隔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十篇

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顛倒失次東坡又嘗言之民食喪祭以上已似輯自殘斷之餘以下則竟全脫一簡敘摯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或弟子贊孔子若祖述堯舜之類今亦已脫去矣恭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慼帝王爲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箋】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隸釋後漢傳有遵五迸四之文今惟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惡屏或作迸而尊並作遵疑漢時本多作遵說文遵循也遵五美者猶書洪範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也說文無迸字禮記大學篇迸諸四夷釋文引皇云迸猶屏也迸屏異文同義則當以此文作屏爲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釋文不費芳味反下同【箋】不費論語後錄曰費讀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謂不拂於人心與下不怨同義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中論法象篇引二句倒置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集解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釋文敢慢武諫反【箋】無小大書無逸曰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之也嘉定王鳴盛尙書後案曰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釋文儼魚檢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集解慢令致期謂之賊【箋】漢書董仲舒策引殺作誅荀子坐有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然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三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荀子所言四惡缺其一韓嬰所言有責而無有司亦與夫子所言不同而大致本此虐說文云从虍爪人虎足反爪人也段注覆手曰爪虎反爪鄉外攫人是曰虐盖以不教而殺者比虎之虐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釋文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之吝力刃反舊力慎反【箋】論語述何曰五美四惡皆春秋法戒也秦項之失皆以四惡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鄭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釋文【箋】韓詩外傳六引此無也字云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智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過庭錄曰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重終論語自微子至堯曰稱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義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集解○釋文別共彼

列反箋知言如易繫辭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孟子公孫丑篇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是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十終

論語考

吳　潘維城輯

論語注解傳述諸家皇邢二家於序疏言之詳矣而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家語後序云孔安國為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何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論語孝經為傳也古文者科斗書蒼頡本體周所用以

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貈之厚絬衣長短右袂色孛如也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既朝服袉紳芎善射小人窮斯爁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諞佞以杖荷莜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奡湯舟皆古文也又引論語路予之足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晁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

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
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
哉何晏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雒城
案鄭注但云從古齊論未及也文軒林氏曰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
未必審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
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瑮猛也如玉之瑩又曰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眎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亦謂逸論語之文思謂問玉疑即問王也篆文相似維城案辭氣不似論語恐非齊論季氏
篇洪氏曰或以爲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魯

二十篇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皇覽引魯讀六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即今所
行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
訓不遠若置其杖買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
文祝睦碑云鄉黨逡逡劉修碑云鄉黨遜遜如也古
今人表申湛尼生高尼生㬹厥蕘童广祝佗革子成
邪盻廣韻引子西彼哉彼哉彼義切集韻引舜爾捨瑟而作魯安昌侯說二十一
篇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

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本傳禹爲成帝師以上好論語
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爲
本參考齊古而爲之注伯厚長於考證故其說多足
補二家所未備而　國朝諸家之說又有出其外者
今彙錄之
臧琳經義襍記曰釋文序錄云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
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
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
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爲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
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
行於世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
注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
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魯齊三書
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
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注以
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
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不采孔馬之注則改包

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今據何氏以前書略爲分別之漢石經殘碑此張侯魯論也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及許氏說文皆古論也石經見洪氏隸釋玆不贅列古論語傳不習乎魯論語專不習乎（釋文下凡見釋文者皆不注所本）古論語未若貧而樂道（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未若貧而樂古論語而衆星共之魯論語而衆星拱之古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魯論語有酒食先生餕古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縱之純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

從之純如也古論語無適也魯論語無敵也古論語可使治其賦也魯論語可使治其傳也古論語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孔子世家）魯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語未知焉得仁魯論語未智焉得仁（漢書古今人表論衡問孔中論智行下句同）古論語崔子弒其君魯論語高子弒其君古論語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世家）魯論語不知所以裁之古論語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語文質彬彬

魯論語文質份份（說文人部份下說文是古論語當互易）古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魯論語曰夫子矢之曰予所鄙者（論衡問孔）古論語子之燕居魯論語子之宴居古論語吾未嘗無誨焉魯論語吾未嘗無悔焉古論語假我數年（孔子世家）魯論語加我數年古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語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古論語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世家）魯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古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魯論語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白虎通禮樂）古論語揖

巫馬旗而進之（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揖巫馬期而進之古論語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論語誠唯弟子不能學也古論語君子坦蕩蕩魯論語君子坦湯湯古論語民無得而稱焉魯論語民無德而稱焉（釋文後漢書丁鴻傳論）古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魯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白虎通聖人）古論語空空如也魯論語悾悾如也古論語弁衣裳者魯論語絻衣裳者古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魯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張壹傳趙岐孟子章指）古論語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語賈之

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商賈)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魯論語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孔子世家索隱隸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古
論語辯辯言唯謹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
論語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古論語執圭鞠躬如也魯論語執圭鞠窮如也(儀禮聘禮注)
古論語上如揖下如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
不使勝食既(說文皀部)魯論語不使勝食氣古論語雖疏食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語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

也古論語鄉人儺魯論語鄉人獻古論語君賜生魯論
語君賜牲古論語見弁者魯論語見絻者古論語朋友
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魯論語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
死於我乎殯(白虎通三綱六紀)古論語車中不內顧魯論語車
中內顧古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
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仲尼弟子傳)魯論語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古論語南容三復白圭(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古論語仍舊貫魯論語仁舊貫

古論語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魯論語柴也愚
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古論語無吾以也魯論語無吾
已也古論語因之以饑饉魯論語因之以飢饉古論語
詠而饋魯論語詠而歸古論語吾與⿰黑箴也(說文⿰黑箴雖晳而黑也从黑
箴聲古人名⿰黑箴字子晳仲尼弟子傳作箴字是省文)魯論語吾與點也古論語仲
弓問政(仲尼弟子傳)魯論語仲弓問仁古論語片言可以折
獄者魯論語片言可以制獄者(廣雅釋詁制折也)古論語子之
迂也魯論語子之于也古論語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
之必可行(孔子世家)魯論語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古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魯論語吾黨有直弓者
古論語硜硜然小人哉魯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孟子公孫丑下
注)古論語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毛詩伐木傳)魯論語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古論語子貢方人魯論語子貢
謗人古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艸部)魯論語有
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論語高宗諒陰三年魯論語
高宗諒闇三年(鄭注本又公羊傳文九年注)古論語在陳絕粻魯論
語在陳絕糧古論語小人窮斯⿰女監矣(說文女部)魯論語小人
窮斯濫矣古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論語工

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漢書梅福傳）古論語好行小慧魯論語好行小惠古論語友諞佞（說文言部）魯論語友便佞古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古論語邦君之妻魯論語國君之妻（白虎通爵又嫁娶）古論語饋孔子豚魯論語歸孔子豚古論語涅而不緇魯論語泥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又隸釋費鳳別碑埿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禮堂謹案文選東方朔畫贊云涅而無滓廣圻案泥而不宰見婁機字源今隸續有錄無書）古論語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魯論語苟患失之亡所不至（漢書朱雲傳）古論語古之矜也廉魯論語

古之矜也貶古論語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魯論語夫何言哉夫何言哉古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魯論語惡果敢而窒者古論語惡徼以為知者魯論語惡絞以為知者古論語齊人饋女樂魯論語齊人歸女樂古論語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孔子世家也亦當作兮）魯論語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二也漢石經有）古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語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古論語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文選晉紀總論注）魯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語朱張魯論語侏張古論語行中清（孔子世家）魯論語身中清古論語廢中權魯論語發中權古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魯論語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白虎通辟雍）古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魯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漢書薛宣傳）古論語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仲尼弟子傳）魯論語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語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魯論語敢昭告于皇天上帝（白虎通三軍）古論語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

知人也魯論語無此章魯論語衞靈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論語無此章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真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漢儒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鄙棄今學皆過也能參合古今擇善而從可為後學法守者惟北海鄭君一人而已

馮景解舂集曰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為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

是爲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者有以也

惠棟論語古義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孔壁論語子張已下別爲一篇）全書訓典論君臣雖人言不廢言恆德則南國有人於晉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家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文王官人本載周書大戴采之以爲記）克己復禮爲仁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即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邪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錢宮詹潛研堂答問曰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會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包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又曰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尚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

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錢坫論語後錄後敘曰論語一書雜出七十子門人所

記案其時在六國之際歟如孟武伯卒在哀公之後其子敬子已得稱謚子夏退老西河爲魏文侯師曾子嘗以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爲之罪而曾子卒事獨詳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當夫子之卒爲二十七歲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左傳終哀公二十七年歲在甲子其明年爲周元王元年去文侯即位計五十一年曾子是時九十歲矣論語之作又在其時後乎獨怪諸弟以所事夫子事有若而論語則有子曾子閔子並稱爲子說者疑此三子之門人所述儻有之歟其于子夏子游子張或多譏刺去夫子益遠微言已絕人各是其所師遂互相標榜耶檀弓鋪張子游過於曾子而子張一篇序子張則非子夏序子夏則非子游序子游曾子又非子張即所謂是其所師者非耶夫子設四科子夏子游並列文學而春秋獨屬子夏諸弟子中惟子夏多撰述禮傳喪服授詩及毛公記爾雅公羊高穀梁赤咸受業焉徐防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夫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洵哉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以事推之其子夏之門人所記多歟漢時有齊魯古文三家馬融孔安國

並傳古文張禹則以魯參齊包周之學出焉鄭則以古兼考齊魯何晏集諸家解名曰折衷至是於前世傳授師說異同皆不詳焉竊疑太史公史記於孟武伯問子路則稱季康子子語魯大師樂則先舉齊太師後舉魯太師班固漢書於葉公問政則稱定公皆三家之互異又孔安國注君子不以紺緅飾以緅爲緅鄭司農爲緅許眘說文解字引誄曰以誄爲讄鄭司農爲誄孔許皆說古文鄭本魯論是亦魯古並行之明證矣後之讀論語者尚于此乎求之

坫又曰諸弟子所稱皆夫子之遺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文質份份之謂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溫故知新之論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答子路成人子張述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對哀公問政子夏傳之象傳喪過乎哀即致乎哀而止之說也繫辭履以和行即禮之用和爲貴之義也由是過齊程本子則大德小德之閑辨議曾孟莊子則觀志觀行之義通然則檀弓所載曾子子游有子所論自不誣矣

李惇羣經識小曰今所傳論語本較釋文多異如患不

知人也釋文無人字奚其爲爲政下釋文有也字吾與女釋文作爾巧言令色足恭章釋文云一本此章首有子曰字恐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文三人上有我字必有作必得子疾病子路請禱鄭本無病字釋文云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子有亂臣十人釋文無臣字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無進字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釋文無季字亦各言其志也釋文無也字吾得而食諸釋文吾字下有焉字子言衞靈公之無道釋文作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無爲是二字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二字是魯孔丘之徒與釋文作孔子之徒與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盖今本與唐初之本又多違異也

洪頤煊讀書叢錄曰何晏論語序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案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問王是問玉之譌說文引論語自敘稱古文玉部璪字注引逸論語曰玉璪之瑑兮其瑑猛也瑩字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以其不在古論篇中故稱爲逸是亦古論無此二篇之證　序又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

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案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其篇名不與班志同者當是俗閒改本堯曰二章不知命章釋文魯論無此章據何晏序古論亦當無此章

吳麥雲吳氏遺箸曰坊記論語曰案論語之書孔子沒後游夏之徒所記孔門答問之言初無論語之名目孟子所引論語猶不言論語也此稱論語知是漢人所記

海鹽陳其倸案坊記引論語與詩書易一例似孔門舊有此名若魯論齊論則自漢人別之耳古文出於壁中

已名論語藏之尚在秦世也論語之名不自漢始矣

姜炳璋讀左補義綱領曰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謚景之無稱武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讓之可與爲國備揭小人之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爲斷不肯屑與小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教民而書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治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隲人物孔子志在東周世莫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回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韓起卽佞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爲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狃之叛無召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臣之對不載大宰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爲吳爲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爲南蒯於陳無絕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春秋者天子之事論語者一家之書例不同而文亦別也

論語敘左傳敘正義引作鄭某注論語敘

仲弓子夏等所撰定經典敘錄邢疏仲弓下有子游二字書以八寸策北史儒林傳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春秋敘正義易詩書禮樂春秋皆尺二寸當作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儀禮聘禮疏

箋陳鱣曰通典吉禮封禪引鉤命決云六經冊長二尺四寸孝經冊尺二寸書敘正義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篇云論語以八寸爲尺又按謙讀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釋文鄭某注唐志作篇目弟子

魯人閔損字子騫史記弟子傳注下同

魯人冉耕字伯牛

魯人冉雍字仲弓

魯人冉求字子有

魯人宰予字子我

溫國卜商字子夏

陽城人顓孫師字子張

魯人原憲字子思

衞人高柴字子羔

魯人漆雕開字子開
齊人樊須字子遲
魯人有若
魯人公西赤字子華
魯人巫馬施字子旗
魯人顏辛字子柳　陳鱣曰辛當作幸古人名字相配其字柳與邢通史記弟子傳索隱引魯人下有少孔子三十六歲句
魯人冉孺字子魯
楚人公孫龍字子石　陳鱣曰此條亦見弟子傳索隱又見孟子傳索隱

魯人冉季字子產
秦人秦祖字子南
魯人漆雕哆字子斂
秦人壤駟赤字子徒
楚人任不齊字選
陳人公良孺字子正賢而有勇
齊人后處字子里
魯人公夏首字乘
魯人公肩定字子中　陳鱣曰弟子傳作公堅定集解引魯人下有或曰晉人句

衛人句井疆
楚人秦商字子丕
魯人顏之僕字叔
魯人縣成字子旗
魯人左人郢字行
魯人秦非字子之
魯人顏噲字子聲
齊人步叔乘字子車
衛人廉潔字庸

魯人叔仲會字子期
魯人顏何字冉
魯人邽巽字子斂
魯人公西蒧字子上

先君子少時從同里夏方米先生文燾游繼又受業元
和李四香先生鋭兩先生嘉定錢宮詹高第弟子也因
得聞經師緒論謂論語爲何晏所亂晏學無師法其所
作集解襍采古文今文家說考漢儒注論語惟鄭君康
成爲兼通古今文集諸儒之大成其間若馬融王肅古
文也張禹包咸今文也至孔安國雖爲古今文家之祖
其注已軼弗傳而何氏采之證諸說文多不合其爲僞
可知而又謬竄已說鄭注之存者無多梁皇侃宋邢昺
皆用其本作疏鄭注日就淪亡非絀去孔何兩家蒐輯

鄭注之散見他書者終無以見漢儒家法先君子謹識
之閒海甯陳孝廉鱣論語古訓本於集解外增列鄭注
求而得之又得長洲宋大令翔鳳武進臧上舍庸鄭注
輯本三書於鄭義皆有證明乃彙訂而存之於集解刪
去孔何兩家又采漢魏古義及近儒之說爲之箋昔阮
文達公嘗欲著經郛一書因雜古訓又嘗欲輯　大清
經解一書彙錄近儒之說皆不果先君子實放其意其
於皇邢二疏非有申明駮詮概弗徵引箋說不必專申
古誼以申古誼者列於前異誼列後而已說亦竄箸爲

鄭君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此書名箋亦猶是焉
以非出一人故曰集箋也先君子是箋或刻節端或爲
條記未及編次錫爵旣遭大故遂屑家事又經寇亂書
籍散亡且苦授徒時多昕夕不遑去夏始得從事編纂
凡八閱月而畢於是去先君子之歿二十有三年矣重
錄遺文不禁泫然先君子又嘗箸毛詩述故二卷羣經
索隱二卷說文索隱二卷壽花廬偶錄草二卷述故已
軼餘未寫定又左氏傳以杜氏多盜竊古注爲已說而

己說又多謬妄命錫爵蒐采古義廣求近時諸家說作
箋錫爵雖纂輯有年未知何日卒業又不勝皇然也同
治壬申良月男錫爵謹識

書成嘗示同里某君某君以箋內所列異誼多有彼
此互相違戾者似難並存宜斟酌去取且加翦裁爲
之疏通庶足成一家言而錫爵以先君子遺箸不知
先君子意云何難以下筆故僅檢過於違戾者略爲
芟薙而餘仍其舊云錫爵又識

義疏之學肇始六朝習論語者無慮數十家顧第詳於名理而於名物制度聲音訓詁均未能實事求是讀者病焉潘君爲嘉定錢宮詹再傳弟子得聞經師緒論昔阮文達嘗欲箸經郛一書以網羅古誼潘君鈎采衆說博訪通人仿而爲之先成論語古注集箋十卷伯寅尚書郵寄示余亟爲刻而問世余觀文達校勘論語記云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惟何晏本顧何晏集解名爲折衷至是於前世傳授師說異同皆不詳今所傳論語又較釋文多異然則今本與唐初之本又自不同要之古多叚借字今或以形聲致訛能參合古今以爲後學法守者惟高密一人是箋於聲音訓詁之說臚舉無遺非徒高密功臣抑亦淩長微意讀者由此以上溯漢儒家法不難矣不曰疏而曰箋者仿高密箋詩之例義本先民詞無虛造近時之治經學者陳氏毛詩而外此其嗣音矣光緒七年四月岡始吳元炳謹識

論語後録　叙

論語後錄

乾隆甲辰刊於漢陰官舍

論語後錄敘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錢子作論語後錄有七例一攷異本漢時有齊魯古三家自集解行後雜而不分然互見於本注及禮易詩注者不少又史記漢書說文解字引據往往不合太抵皆三家之異苟有所見必備載也二校謬舛今世行本爲後代儒者所亂字句多頻脩脫落必本漢熹平石經唐開成石經及諸書所引互校也三鉤佚說集解所載諸家注非全備凡爲何氏所不收而雜見他書者及魏晉後各家義說必具述也四補剩義諸家所未及必以己見附之也五正舊注諸家有非是者必正之也六采通論如閻若璩惠棟諸君子之說必采入也七存衆說凡諸家異義不可折一案而不斷也凡七例彙爲五卷五百七十餘條以附于集解之後成一家之書庶乎可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錢坫記

論語後錄卷第一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嘉定錢坫學

學而時習之

時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所謂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是也

不亦樂乎

譙周曰說深而樂淺

人不知而不慍

鄭康成曰慍怨也夫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是鄭說之本勝何晏解遠矣

有子

有歸姓王符說鄭康成篇目弟子云魯人

鮮矣仁

鄭康成曰鮮寡也

吾日三省吾身

鄭康成曰思察己之所行也荀子云參省即此

與朋友交

鄭康成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傳不習乎

鄭康成曰魯論讀傳爲專今從古言不得以我所不習者授之人然則傳應讀同七十老而傳之傳

道千乘之國

陸德明曰道本或作導案說文解字導引也是應用導字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案千乘即千甸也古者甸乘同字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敶韓詩毛氏作甸甸訓爲乘是甸與乘通又小司徒注云甸之言乘讀如中甸之甸郊特牲注云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甸者四邱邱者四邑以四井爲邑之法例之則甸當六十四井也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樵汲五人計一乘爲一百人輕車七十五重車二十五兵車輕車是也然則千乘之國舉十萬之衆矣非公侯之封何足以當此乎叔疑焉包二義焉義爲當

敬事而信

何妥說易貞固足以幹事云貞信也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案於易乾元亨利貞配仁禮義信元爲仁亨爲禮利爲義貞爲信也於五行元爲木亨爲火利爲金貞爲水土者智也故左傳曰蟲莫智於龍龍屬辰辰爲土乾六爻皆龍智之事也後人妄何義乃改信爲土智爲水失之矣顧未察夫子是言乎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鄭康成曰文道藝

子夏
鄭康成篇目弟子云溫國卜商案漢書地里志溫故國屬河內郡河內衛地也故家語以爲衛人氏於事卜應
勁說

無友不如巳者
陸德明本無作毋

子禽
鄭康成曰子禽弟子陳亢案亢陳子車之弟齊諸陳也說文解字有伉云人名論語有陳伉許君說古文論語是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古文正作伉也作亢者字省通用

子貢
熹平石經貢作贛案說文解字貢獻功也贛賜也應從石經

抑與之與
熹平石經作意予之與案說文解字云𢪔按也俗加手作抑是抑正字意借字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甫抑鄭讀爲意知兩字通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道謂父之臣與父之政三年居喪之歲也能終喪不改父之道則孝可知

禮之用和爲貴
易繫辭曰履以和行履者禮故云禮之用和爲貴

貧而無諂
說文解字讇諛也或省作諂玉藻立容辨卑毋讇春秋緐露讇順主指是用正字此用省字

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今集解本作貧而樂無道字者脫也何晏用鄭康成注曰樂謂志於道此應是樂道謂志於道亦脫一道字下用孔安國注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能自切磋琢磨明有道字案史記正作貧而樂道又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爾疋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鄭康成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依字磨應作礳陸德明曰作摩非是磨者礳之省耳說文解字無磋字玉部有瑳云玉色鮮白也疑即是

而衆星共之
共鄭康成本作拱

一言以蔽之
鄭康成曰蔽塞也

道之以德
鄭康成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

有恥且格

鄭康成曰格來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王制注引尚書傳曰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此應是伏氏尚書大傳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三十熹平石經作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與此相發明五十學易故知天命

不踰矩

依字矩作榘與巨字同也此用篆文省

孟懿子問孝

鄭康成曰慶父輛稱死時人謂之諱故云孟氏

子曰無違

王充論衡無作毋充之說曰夫子言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案懿子之父孟僖子也僖子死於昭公二十四年夫子時年三十有五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先意承志之說未得其衷當時三家僭禮至以雍徹俎祭之不以禮莫此爲甚夫子之論以此而設但云違志何憚顯言而必於樊遲乎發之乎

樊遲御

樊氏有二姬姓仲山甫之後益以邑爲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

不敬何以別乎

坊記曰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注辨別也案古別與辨通周禮傳別注故書別爲辨又荒辨注鄭司農讀爲風別之別是

色難

鄭康成曰和顏說色乃爲難也案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今日安否安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所謂色難是矣故玉藻曰親瘠色容不盛孝子之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

先生饌

鄭康成本作餕云食餘曰餕案說文解字籑具食也從食算聲或從巽作饌無餕字特牲饋食禮有籑注古文籑皆作餕是餕亦即饌也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餕字先生餕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餕與進亦同字祭統曰百官進注進當爲餕進與餕通然則孟子所稱曾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餕字矣孟子以曾子爲養志曾元爲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餕者其即養口體之謂歟曾是以爲孝乎

馬融曰曾則也

觀其所由

由讀如出不由戸之由由即行也諦視曰觀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熹平石經作人焉廋哉人焉廋無弟二哉字案古無廋字說文解字只作捜晉語云秦客廋辭於朝韋昭注廋隱也周禮夏官有廋人注廋之言數知廋即捜字之別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先行其言而後從者所謂不辭費是恐躬不逮徒言之無益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

學而不思則罔

陸德明曰本又作冈

思而不學則殆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所謂殆也依何晏義殆同怠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爲不可攻言人務小致失大道書秦誓斷斷兮無他技何休以爲他技奇巧異端也本書子張篇雖小道何晏曰小道謂異端鄭康成曰如今諸子書故漸修休寧戴震據司馬相如封禪文謂異端猶多端言人之務姑以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有云魯君子左邱明懼人人異端後漢書延篤傳仁孝之辨紛然異端據此兩說則昔解未爲非也范升辨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引本書義正同

由

孔安國曰弟子仲由字子路案尸子云子路卞之野人卞即季武子所取之地是亦爲魯人

子張學干祿

史記作問干祿子張史記云陳人鄭篇目弟子云陽城人漢書地里志陽城屬陳留郡即陳地案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子張爲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爲申祥申亦顓孫也周秦之閒申孫聲相近又因之而變

舉直錯諸枉

錯鄭康成本作措投也

或謂孔子曰

鄭康成曰或之言有也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孝乎之乎熹平石經及開成石經並作于陸德明本作于云或作乎惠棟曰後儒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坫案古于乎字同如呂氏春秋然則先生聖于亦以于字截句是但當辨截句之是非不當問于乎之改變矣棟又曰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句者坫又案陶潛

孝傳潘岳閒居賦皆如是讀

奚其爲爲政

陸德明本下有也字云一本無一爲字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鄭康成曰大車謂栢車小車謂羊車案此所謂小車卽兵車是也古者大車與兵車名號各異故輗軏同物而異名說文解字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小車轅耑持衡者古制大車小車皆準以兵車故兵車獨稱車大車之轅卽兵車之輈也大車之鬲卽兵車之軶也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軶以駕馬轅耑持鬲其鍵名輗輈耑持軶其鍵名軏軏在輈與衡之閒輗在轅與衡之閒其用一也墨

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謂鍵小而所任者大歟集解用包咸說云小車轅耑上曲鉤衡案古轅皆前胡前胡所以鉤衡不指鍵言於古制無所取

十世可知也

鄭康成本無也字陸德明曰一本也作乎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鬼人鬼也鬼神不饗非祀相奪予享寧子所以不祀惡其諂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季氏卽平子春秋傳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舞于季氏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其爲平子無疑集解用馬融義以爲桓子非

說文解字無佾字漢書禮樂志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云千童羅舞成八溢是古只用溢字也服虔左傳解誼曰用六六八四十八人用四四八三十二人用二二八一十六人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佾丞給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案左傳鄭以女樂二八賂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宋玉招魂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呂氏春秋秦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司馬彪後漢書祭祀志舞

用童男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也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言魯侯以相忍爲國至僭用禮樂則不可忍

奚取於三家之堂

郊特牲曰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桓始也言三家以八佾雍徹祭其家之公廟大夫而設公廟用天子禮樂其僭孰甚矣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翟方進曰言不仁之人無所施用

林放

鄭康成曰林放魯人

與其易也寧戚
鄭康成曰易簡案臨喪不哀是簡
季氏旅於泰山
漢書序傳曰大夫臚岱鄭德注臚岱季氏旅于泰山是
也惠棟曰古者臚旅同字禹貢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
旅韋昭音盧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旅擯先
鄭讀旅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讀鴻臚之臚臚陳之也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
賦憲受臚于牧之野臚即旅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
鄭如是讀

揖讓而升下而飲
陸德明依王肅義讀以揖讓而升下爲句而飲爲句云
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盼開成石經譌作盻巧笑即冶由笑盼所謂目流眺是
也義見淮南子毛公則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辟君則
云倩蒼白色盼黑色三解皆異一說又云詩巧笑之瑳
瑳即倩案瑳玉色鮮白也以倩爲瑳義與辟君近
素以爲絢兮
鄭康成曰文成章曰絢
繪事後素

攷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
易漬汙也古者績裳而繡衣畫繢之事代有師傳鄉射
記稱畫者丹質丹色亞於赤丹以成質素以成文文質
之交畫之遺制見焉後人不察乃謂素以爲質而後施
五采是未讀攷工記歟
起予者商也
熹平石經無者字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此當以周禮禮記易參求之凡祭獻之屬莫重於灌灌
者以鬱鬯降神既灌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薦周禮大
宗伯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肆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貴陰故先求之
陰郊特牲謂臭陰達於淵泉者即謂灌凡祭重灌於禘
尤甚故夫子欲觀之禘視曰觀非常視也故易曰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禮作祼易作盥本書記作灌並同集
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惟鄭康成說禘祭之禮自血
腥始爲近之康成所說血腥是獻在灌之後易觀盥而不薦注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
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於初
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此言及薦簡略故不足觀也虞翻曰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
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灌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馬虞二君皆以論語釋易然則易之
說與論語自合矣孔安國謂魯逆祀躋僖公者以文公二年春秋書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事即言禘故據以
解此謂即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則無所據孔蓋以逆祀事依放言之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合之周禮無

灌後序昭修說

指其掌

家君曰古有指掌筭術見徐岳術數記遺法以三指三間間有三節以食指上節爲一中節爲十下節爲百中指上節爲千中節爲萬下節爲十萬無名指上節爲百萬中節爲千萬下節爲萬萬亦名運掌筭孟子所謂治天下可運於掌者是也指掌筭術最易指其掌者謂如指掌而筭不待煩言可決故曰示諸斯也示讀如鄭注中庸治國示諸掌之示 秀水王復曰拈之尊甫諱煌字不曄精通術數另有著述行世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鄭康成曰奧室西南隅案此奧蓋謂廟門外西室之奧

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於奧祀戶中霤在廟室中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霤禮說如是西室竈位所謂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者是

周監於二代

漢書儒林傳引作二世

郁郁乎文哉

惠棟曰汗簡說古論語郁作戫坫案戫𢒻之省出說文解字云𢒻有文章也從有𢦏聲

子入太廟

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然則魯之太廟如周之明堂矣又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是魯以天子廟飾飾太廟矣所謂廣魯於天下者是也春秋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案太廟亦曰世廟世室亦曰太室

每事問

論衡曰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案禮器之說後人習用而不知其出於王充也以義推之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守其職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嬈嬈如是充說非也 呂氏春秋曰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高誘注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似比充說爲近

或曰

鄭康成曰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

鄹人之子

依說文解字鄹應作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康成曰諸侯告朔以羊天子特牛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開成石經作女愛其羊顏師古漢書注引又作汝汝女同字

關雎

鄭康成曰國風之首篇也

哀而不傷

鄭康成曰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案毛詩故訓傳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箋哀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鄭君兩釋互異鄭志荅劉琰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是鄭先注論語爲哀繼箋毛詩改衷也古字哀從口衣聲衷從衣中聲字形相近

哀公問社於宰我

古文作問社今文作問主鄭康成曰主田主謂社鄭云者以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

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兩注相發明歟鄭以今文通之于古故以主爲社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象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何專攷今文故以主爲廟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孔專攷古文故謂社不及主鄭君本周禮三說最得之歟

使民戰栗

說文解字曰㮚木也古文作𣡕從西二鹵徐巡說木至西木戰㮚案巡說即本論語

遂事不諫

遂猶久也

管仲之器小哉

惠棟曰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盖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管氏有三歸

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葢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齊桓公立

仲父致大夫曰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兩書之說不合

邦君爲兩君之好

熹平石經作國君有兩君之好漢諱邦稱國故改之

始作

鄭康成曰始作謂金奏案凡奏樂先擊鐘故周禮大司樂樂師鍾事皆云令奏鐘鼓鐘先於鼓故也又金奏鐘

師掌之擊以編鐘節以晉鼓樂之始作也左傳金奏作於下亦謂始作樂周禮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注金奏樂作擊編鍾是也

翕如也

鄭康成曰翕如變動貌案說文解字翕起也

從之

鄭康成曰八音皆作案鄭君讀從為重何晏讀為縱

皦如也

鄭康成曰清別之貌

繹如也

鄭康成曰志意條達之貌

儀封人

陳留浚儀縣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縣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生翁先生曰喪讀如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之喪王復曰生翁名民字子辰坫之從祖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凡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此言文事故云爾

謂武

呂不韋書曰周公作大武案此即詩於皇武王之奏也

毛公亦云周公作

未盡善也

鄭康成曰謂未致太平

居上不寬

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容今本譌作容容不成字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上位案伏氏洪範五行傳本作容鄭君曰容當為睿依志義為容非也春秋繁露亦作思曰容見五行五事篇觀讀觀政之觀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

王應麟曰張衡思元賦引論語云里仁為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惠棟曰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

為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鄭康成曰造次倉卒也顛沛依說文解字應作蹎跋

人之過也必於其黨

君子羣而不黨故謂黨為過

朝聞道夕死可矣

熹平石經矣作也

無適也無莫也

適鄭康成本作敵莫言無所貪慕也惠棟曰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注適讀為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代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

吽不適徐廣皆讀征敵荀子君子篇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岵案范甯又云適莫厚薄也甯說無所依據白虎通德論曰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蓋言君臣而借其文

君子懷刑

㓝平石經刑作荆案說文解字荆剄也從刀幵聲荆罰罪也從井從刀井亦聲應從石經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曹大家疏賈逵鷹劉殷書引皆作能以禮讓爲國乎於從政乎何有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相臺岳氏本論語此下有何晏注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十六字今集解脫之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故曰夫子之道忠恕

君子喻于義

依字喻當作諭古無喻字

事父母幾諫

幾微也坊記微諫不倦微諫卽幾諫內則所謂柔聲以諫是也白虎通德論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木無毀傷也案木子火木火之父故論云爾

德不孤必有鄰

於易震兌爲鄰震者東方兌者西方之位月三日成震出庚八日成兌見丁者鄰之象也故文言說坤敬義立而德不孤易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注云陽息在二坤位在外陽見兌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又泰翩翩不富以其鄰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皆有震東兌西之說合之參同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上丁上弦平如繩之義正同易以乾爲德坤者厚德載物乾息坤消乾坤有交通之道說坤者言德此之謂歟

事君數

鄭康成曰數數已之功勞也梁武帝依鄭義

論語後錄卷第二

子謂公冶長

公冶長史記以爲齊人家語以爲魯人范甯杜預以爲魯公族案公冶襃公時有其人疑以字爲氏

雖在縲絏之中

說文解字無縲絏二字依義縲即纍也絏即紲也陸德明本作紲家兄塘曰紲辟唐太宗諱改緤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康成本作纍春秋傳臣負羈紲一本作羈絏是已纍者徽纆絏係也易坎係用徽纆即纍紲之說歟徽纆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爲徽兩股爲纆於字纍從三田物不過三三股徽者三糾繩也然則纍即徽矣

子謂南容

南容即南宮敬叔去宮稱南者猶孟孫叔孫季孫之去孫單稱孟叔季是也閻若璩曰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儀禮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其氏某宮者各以其居稱之應劭或氏於居正謂此坫案閻說是潛夫論曰如有東門西郭南宮北郭皆是因居王符之說與應劭正合東宮得臣以其居於東宮爲稱又其實驗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異宮者崇敬也何以必異宮命上以上服官政去父母左右之時多見之者非朝及夕耳故昧爽而朝日出而退矣其不異宮者謂之宮中子命士以上非特男子異宮也即女子亦異之曲禮曰女子

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女子有宮自許嫁以後不入其門者所居之宮門也此古人之制

子謂子賤

李涪說不齊姓虙作宓者非顏氏家訓曰子賤即虙犧之後案史記列傳作密不齊密與宓古同字後漢書伏湛傳說濟南伏生即不齊之後虙犧字又作伏是伏與虙又古字通也韓非子云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事未知所出

瑚璉也

劉孝標注世說引此注夏曰瑚商曰璉爲出鄭氏今作包咸相傳異本歟依說文解字璉應作槤春秋傳言胡簋是瑚作胡亦不得以珊瑚字當之

屢憎於人

依字應作婁屢俗字也

子使漆雕開仕

鄭康成篇目弟子曰魯人家語曰蔡人習尚書不樂仕陸德明本雕作彫與史記同陽湖孫星衍曰墨子云漆雕刑殘孔叢子以爲即開

乘桴浮於海

桴說文解字作泭爾疋云庶人乘泭然則夫子言道不行乘泭者以庶人自處也編竹木楚人曰泭秦人曰橃

王逸說

由也好勇過

陸德明曰一本過字截句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史記作季康子

可使治其賦也

梁武帝曰魯論賦作傅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古者兵甲藏於國有司者有事則授之無事則還之作邱甲者令邱自為甲田賦者令甸自為兵不復藏於國亦無司兵司甲主之者也其傷民力為最甚）

千室之邑

左傳曰惟卿備百邑案夫子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千室其百邑歟千室之邑惟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宋賞向戌邑六十皆是也

百乘之家

鄭康成曰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故鄭云爾十終為同革車百乘故坊記曰家富不過百乘

吾與女弗如也

陸德明本女作爾惠棟曰論衡引作吾與女俱弗如也曹操祭橋元文仲尼稱不如顏淵李善注引作吾與女俱不如也以此為是坊案新唐書孝友傳任敬臣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嘆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合李善所引論之是唐時猶未脫俱字也集解用包咸義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是集解明有俱字（邢昺疏亦有俱字）俗本脫之耳俗本脫之卒竟傳譌而不復足者蓋自南宋後矣

宰予晝寢

寢依字當作寑鄭康成曰寑臥息也是案說文解字有寑云臥也寢云病臥也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無疾而晝寢與病臥者殆同譏歟

朽木

董仲舒策引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即此

不可雕也

開成石經雕作彫案應是彫字

不可杇也

陸德明本杇作圬非是說文解字曰杇可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

申棖

鄭康成曰蓋孔子弟子申續案史記以為申棠家語以為申續棖續聲相轉棖棠古字通（毛詩俟我乎堂鄭云堂當為棖棠堂俱以尚為聲故通）包咸曰棖魯人魯有申氏申繻申豐是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鄭康成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案後漢書方術傳曰其

流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月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是七政變通者當時之占書也

不可得而聞也

匡謬正俗引作不可得而聞已矣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

鄭康成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白虎通德論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龜長一尺云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矣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梲陸德明云本或作棳釋名棳儒也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短以名之是棳與梲同字節爾疋作楶說文解字作榕榕欂櫨

也欂櫨猶都盧在侏儒柱上所以負屋之重刻梲爲藻刻節爲山惟天子廟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是大夫有之其僭甚矣雜記謂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蓋以此

令尹子文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王應麟以爲與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案其說實出於呂覽還史之誤由於不韋也漢書敘傳云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於檡孔安國作於菟

未知

鄭康成讀知爲智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智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徐氏之說正與鄭合

崔子弒齊君

鄭康成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惠棟曰王充論衡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微鄭君注幾不知充語何所指矣

棄而違之

開成石經棄作弃古今字凡大夫去其位曰違春秋傳卿違從大夫之位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君子違不適讎國表記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呂覽戎夷違齊如魯

皆是也

季文子

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

再斯可矣

吳志注引志林諸葛恪語作再思可矣

吾黨之小子

鄭讀小子絶句

狂簡

子路篇作狂狷孟子作狂獧案說文解字無狷字應作獧簡獧聲相近

微生高

戰國策作尾生高尾微古字通

足恭

孔安國注足恭為便僻然則季氏篇便僻即足恭矣僻僻同字

左邱明恥之

劉歆論左氏春秋傳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邱明與夫子同時人也

願車馬衣輕裘

開成石經無輕字（今石本輕字夯注乃後人添入非原本也）案石經是此字蓋後人以子華使齊章亂之

焉不如某之好學也

衛瓘曰焉猶安也案荀子多以焉為安讀亦通

雍也可使南面

生翁曰使南面如使漆彫開仕之意

子桑伯子

鄭康成曰伯子秦大夫案呂氏春秋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高誘注公孫枝大夫子桑也與鄭君之說正同

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夫子同時恐非即公孫枝矣

可也簡

說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陸德明云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

與之釜

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斗為豆各有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案四斗為豆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也鍾則六斛四斗歟釜周禮作鬴

與之庾

包咸曰庾十六斗案依包注則庾應是逾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籔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籔者今文籔為逾籔既譌逾逾與庾同聲是包十六斗說之所由來矣考

工記庾容二觳注豆實三而成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讀盆與之庾之庾斗二升曰觳庾容二觳實二斗四升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為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斞是

毋

鄭康成曰止其辭讓也

犁牛之子

依字犁作犂犁犂之省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案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絜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直以仲弓為伯牛之子矣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古者用五牲必先卜日中者用之不中者勿用故於文卜中爲用春秋左傳曰牛卜日曰牲卜日稱牲是用之矣用讀如用隱太子於岡山之用
求也藝
藝俗字當作埶
費宰
說文解字作䢹玉篇作鄪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鄭康成本無則吾二字案史記亦無與鄭本同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泲桑欽所言

自牖執其手
伯牛之疾惡疾也夫子自牖執其手者蓋恐入室致已亦有是疾耳
亡之命矣夫
漢書楚孝王傳作蔑之命矣夫蔑之言滅也易剝蔑貞凶荀爽本作滅亡有滅義故通之
一簞食
漢律令曰簞小筐也
在陋巷
鹽鐵論引作在於陋巷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何休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
子游爲武城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案此武城當即是南武城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武城在兗州即南城也又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南武陽應劭曰武水所出南入泗又東海郡有南成侯國司馬彪郡國志泰山郡有南城故屬東海劉昭注左傳襄十九年城武城即此坫案武城與南武陽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矣地里志言南成郡國志言南城城與成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歟

澹臺滅明
史記澹臺滅明孔子弟子漢書亦云夫子之歿弟子散居四方各明夫子之道而滅明居楚則滅明之爲高弟明矣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子羽冢
行不由徑
鄭康成曰步道曰徑案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作遙
質勝文則野
說苑所稱有質無文謂之易野本於此
文質彬彬
依字當作份說文解字份文質備也古文作彬
人之生也直

鄭康成曰始生之性皆正直

罔之生也

罔讀如易通卦驗俱易曰罔俱会曰罔之罔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仁木也木勝土故樂山智土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爲山兌爲澤山土也坎水半見於兌故澤即爲水山澤通氣仁智用之矣尚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乎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嵬然高㟪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乎山者也韓詩外

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乎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乎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山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乎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是瞻樂山之謂也

智者樂

兌說也故曰樂

觚不觚

觚酒器受二升謂之觚說文解字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案考工記梓人爲酒器觚三升注觚當爲觶鄭駁異義曰觶字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少聞觗寫此書而作觚鄭亦以三升爲觚爲非矣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陸德明曰一本無君子二字後漢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又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所據不得以後世依托之書廢之也又史記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
人自帷中再拜環珮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
禮答焉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
之此史記之說亦必有所據坫案以孔叢合坊記義與
史記殊矢古誓字周易虞翻注云否史記作不論衡作
鄙尚書否德忝朕位史記引作鄙德是否與鄙通也呂
覽曰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者即夫人
南子稱釐靈音之譌歟夫子自陳反乎衛此二至衛事
也在定公十四年

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周禮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即中庸之

德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所謂至德是

述而不作
樂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老彭
鄭康成曰老老聃彭彭咸王弼曰彭彭祖案諸家皆以
老彭爲兩人唯大戴禮記謂老彭即彭祖高誘注呂不
韋書曰彭祖殷之賢臣壽七百歲論語所謂老彭是也

子之燕居
鄭康成本作宴居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曣嗢漢書郊
祀志作宴溫曣字從燕曣與宴通亦猶燕與宴通也

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有兩義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少儀曰其以
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皆言脩脯延篤曰吾自束脩以
來此言脩整案鄭康成注此云謂年十五以上則鄭亦
作脩整義矣

吾未嘗無誨焉
鄭康成曰魯讀誨爲悔今從古

不悱不發
說文解字無悱字鄭康成言口悱悱疑即怫字也玉篇
云怫意不舒治也義實近是

舉一隅
蜀石經下有而示之三字皇侃本亦有

暴虎馮河
說文解字作淜從水朋聲云無舟渡河也案古淜與仌
同音馮字从仌淜字从朋皆古音正故通之暴虎馮河
蓋當時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袒裼暴
虎易曰用馮河皆是文穎說冀州人凡水大小皆謂之
河夫子兗人也兗冀人聲實相近

雖執鞭之士
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
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
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

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爲長
吾亦爲之
陸德明云一本作吾爲之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史記說苑三月上並有學之二字案其義是韶漢書禮
樂志作招古字通
吾將問之
陸德明曰一本無將字
飯䟽食飲水
孔安國曰䟽食菜食案此謂粗糲之食非菜食也儀禮
喪服傳云既虞食䟽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注䟽

猶麤也麤即粗字說文解字云粗䟽也鄭以粗釋䟽許
以䟽訓粗明䟽即粗矣詩召旻彼䟽斯粺箋云䟽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糲米六斗舂米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鑿八升又爲侍御七升故䟽爲最粗
粗字從米米之䟽者曰粗既虞䟽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
淺是䟽食深而素食淺矣康成謂素食素猶故復平生時食又一義漢書王
莽傳莽每有水旱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詔曰聞
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
爲國據此則菜食即素食素食者特不食肉耳是不得
同䟽素矣
加我數年
史記加作假

五十以學易
史記作若是吾於易鄭康成曰魯論易作亦今從古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何允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
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何以論語釋禮正與康成注同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陸德明本及開成石經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案此云善不善當作是解非謂三人中有善不善
也何晏之說非是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說文解字無魋字漢書西南夷西粤朝鮮傳有椎結史
記作魋結是椎正字魋別字耳史記孔子世家是歲魯
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
之十二諸侯年表魯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二
者不合宋世家與表同孔安國注衛靈公篇在陳絕糧
用表說
弋不射宿
依義弋當爲隿說文解字云隿繳射飛鳥也作弋者字
少通用
互鄉

互之言午午者啎也互鄉猶寤邱耳寤邱出呂氏春秋

人潔已以進

開成石經作絜是

唯何甚

言疾惡何必已甚乎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陳司敗

鄭康成曰司敗人名齊大夫

巫馬期

史記作巫馬旗案旗之名施然則作期者非矣

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案此所云春秋即不修春秋是也司敗蓋據此而言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昭公取吳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故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

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鄭康成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子疾病

鄭康成本無病字陸德明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也案陸說是

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古文論語誄作讄引見說文解字及康成周禮小宗伯注案作讄者是讄禱也誄謚也禱者求福之詞謚者死後之稱不得以誄爲讄然亂之亦自漢時周禮太祝六辭六曰誄先鄭曰誄謂累積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讀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以六辭之誄讀如論語之誄是溷讄於誄之始歟

某之禱久矣

鄭康成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案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

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之言與此可相發明

出卜讀同詩握粟出卜

君子坦蕩蕩

鄭康成曰魯讀蕩爲湯今從古案詩宛邱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是湯蕩義同蕩蕩無思慮貌王逸說

泰伯

范甯曰泰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泰王之元子故曰泰伯鄭康成曰泰伯周泰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

三以天下讓

鄭康成曰泰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

之而未有命泰王有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泰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終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江熙曰泰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位於季歷以泰王病托采藥於吳越不反泰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

民無得而稱焉

延篤曰泰伯三讓人無德而稱以得爲德案易小畜尚德載虞仲翔本作尚得載史記項羽本紀吾爲若德漢書作吾爲公得周禮太卜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讀若

王德狄人之德是得與德古字通也

則葸

鄭康成曰葸慤質貌說文解字無葸字依義當是諰諰思之意荀子甚有其諰也楊倞注云諰懼許揚義解與論語之言近或諰譌爲葸歟

則絞

鄭康成曰絞急也

君子篤於親

汗簡云古論語篤作竺案應作竺竺厚也篤馬行貌竺正字篤借字

啟予足啟予手

說文解字誃離別也讀若論語誃予之足（今本說文解字作跢予之足案其本書實無跢字刊本誤言爲足耳爾雅釋言誃離也是許氏之本）此應是古文論語後漢書注引論語此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未定何氏語

孟敬子

敬子武伯之子名捷見檀弓注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辭氣謂政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者遠鄙倍之謂也此言君子政教和說順于民而民心合定

犯而不挍

開成石經挍作校案作校是俗誤從手旁耳

可以託六尺之孤

鄭康成曰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上者託玉篇引作侂案說文解字曰侂寄也玉篇是十五已上六尺十二已上五尺漢大樂律之法也鄭葢以漢律釋經

君子人也

陸德明本作君子也云一本作君子人也

民可使由之

鄭康成曰民者冥也案四字出孝經援神契康成引以釋此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鄭康成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周書周公曰不驕不吝時乃無敵惠棟曰夫子蓋反其語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

其餘不足觀也已

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周公之才之美其所以也驕且吝其所由也故曰不足觀

不至於穀

鄭康成孫綽皆云穀祿也案不至於穀者不干祿之謂不易得也

言不干祿之人不可得

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

鄭康成曰愿善也案說文解字侗大也玉篇亦曰侗而不愿謂未成器之人古悾即空字子罕空空如鄭本亦作悾悾

煥乎其有文章

詩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毛蓋以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是奐與煥同案說文解字無煥字孔晁引孔子云奐乎有文章伴乎無涯際是晁用古字依義作煥非也

予有亂臣十人

陸德明本及開成石經皆無臣字（今石經臣字旁注乃後人所加）荀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故亂即治義

三分天下有其二

陸德明本三作參

致美乎黻冕

鄭康成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案黻冕服之章也古天子十二章黻最在後專言黻者所以該衆章也春秋左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士會卿也亦言黻者古黻上下通之（說文解字黹與青相次曰黻與韍韠之韍不同韍正作市別作芾是韍韠字）

論語後錄卷第三

達巷黨人曰

達者巷黨名巷黨二字宜連讀雜記余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是也又孟康以爲人即項槖史記以此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槖生七歲爲孔子師康蓋據此而說（槖淮南子或作託見說林訓）

今也純

鄭康成曰純當爲緇案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此鄭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涸冠爲冕又冠無名純者

拜下

拜下者於堂下稽首再拜即左傳所謂下拜是

今拜乎上

升堂稽首再拜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億不信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乎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毋我

子畏於匡

鄭康成曰微服而去案夫子以定公十三年始至衛居十月自衛適陳過匡匡簡子以甲士圍之也郡國志陳留郡長垣有匡城

匡人其如予何

馬融曰如予何猶言柰我何也案書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皆作柰何柰何亦言柰我何也爾疋台我也如之言柰台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如予其意一也

太宰

鄭康成曰吳太宰嚭閻若璩曰夫子先後兩居陳辨防風氏骨肅愼氏砮皆在陳時事故當時以多能稱夫子大宰者疑是陳太宰檀弓吳侵陳陳太宰使於師者是也

牢曰

牢家語以爲字子張孟子有琴張應即是

空空如也

鄭康成本作悾悾是別字

我叩其兩端

鄭康成曰兩端末也案端即耑物初生之題也物之貌者謂之耑亦謂之末叩其兩端者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歟

鳳鳥不至

墨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

侯叛據此則夫子此嘆益爲諸侯叛周而發也
河不出圖
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宫卽河圖也所謂震東兌西离南
坎北者是九宫縱横合於十五十五者以兩少則七八
以兩大則六九是也故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二七八
九五一四三八皆十五又斜計之二五八四五六亦十
五唯四隅九二七爲十八七六一爲十四三八一爲十
二九四三爲十六其不合於十五者又二如兩少兩大
之實數也故曰九宫用在二大衍用在四二者兩儀四
者四氣六日七分法以坎离震兌四正卦各主一方九
宫法以坎北离南震東兌西起冬至震北兌南离東坎
西起春分离南坎北兌東震西起夏至兌北震南坎東
离西起秋分其義一而已矣顧孔安國之說在余故畧
詳之世之君子勿以宋人之言求余言也可
冕衣裳者
鄭康成本冕作弁云魯論讀弁爲絻今從古案周書王
會篇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絻卽冕說文解字冕或作
絻是絻與冕同也
雖少必作
史記作雖童子必作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趙壹荅皇甫規曰恂恂善誘恂與循同說文解字誘卽

羑或又作誦淮南王書云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
光高誘注誘美稱也高氏之說由夫子此論歟
卓爾
鄭康成曰卓爾絶望之詞案說文解字有桌云特止也
應卽此字
末由也已
史記作蔑由也已案左傳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公羊傳
蔑作眛眛字從末是末與蔑通
子疾病
鄭康成曰病疾益困也案說文解字病疾加也呂覽管
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是疾益
困稱病之說
韞匵
鄭康成曰韞裹也
而沽諸
熹平石經沽作賈玉篇引作夃是正字
沽之哉沽之哉
熹平石經亦作賈
子欲居九夷
許昚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
之國故夫子欲居之
喪事不敢不勉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勉而爲瘠則吾能案此勉字應讀如勉而爲瘠之勉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以爲爲靈夫人而發

未成一簣

鄭康成曰簣盛土器說文解字蕢草器古文作臾象形蓋草作之取以盛土者也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爾疋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山海經注謂之英引作謂之胥英河圖括地象曰嶓冢山上爲

狼星下有草花名曰骨容食之無子骨容即胥英是也古聲英容同胥即骨字此即秀而不實之說矣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巽當作顨卦之顨易敘卦曰旅無所容故受之以顨顨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易以兌次顨即巽與言而說之之義歟於易顨爲隨風兌爲麗澤入而說中孚之象也故夫子云然

繹之爲貴

鄭康成曰繹陳也案方言自山而東謂改曰懌懌訓爲改比鄭義爲近懌俗字繹正字作繹者是

衣敝縕袍

說文解字曰袍襺也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縕紼也紼亂絲也然則縕袍以亂絲爲之者矣

與衣狐貉者立

陸德明曰字當作貈是本字

未可與權

易繫辭曰巽以行權九家說以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經者常也權者權其輕重也是聖人履憂濟民之急行矣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彫應作凋

唐棣之華

毛詩有棠棣應即此案棠正字唐借字

恂恂如也

鄭康成曰恂恂恭順貌

便便言

鄭康成曰便便辯也案史記正作辯辯言古便與辯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辯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秩便辯聲相同互通鄭君之注所以與史記合歟

踧踖如也

說文解字踧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踧踖與下與與同義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以緝御爲踧踖之容

雖敬而舒謂之踧踖歎踧讀若踧踧周道踖讀若衛大夫石踖

與與如也

說文解字懙趣步懙懙也從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倩懙懙蘇林曰懙懙行步安舒也懙應即此與與字（說文解字又有𧼯云安行）

君召使擯

陸德明曰擯本又作儐案作儐是也書賓於四門鄭康成注云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說文解字云儐導也是儐相之字應從人矣

色勃如也

說文解字作孛云孛㞩也從𣎵人色也從子又有艴云色艴如也從色弗聲案兩字並通許君說古文論語或以古今文有異並載之歟

足躩如也

包咸曰足躩盤辟案投壺所稱般還曰辟即盤辟是盤之言般還辟之言辟易

襜如也

爾疋曰衣蔽前謂之襜案此言襜如者齊魯之郊謂蔽鄣爲襜謂衣前後敝如襜也

翼如也

說文解字引作趩案趩讀燕人强秦言敕

入公門

此言路寢朝具古內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寢廷左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寢亦有堂鄭康成注月令所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

階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鄭康成曰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

過位

鄭康成曰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凡朝者必於廷位在廷左右爾疋曰中廷之左右謂之位是又曲禮曰君子式黃散下卿位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包咸曰過君之空位案君位曰宁在堂上戶牖之閒時未升堂何有虛位平叔於此段注皆用孔氏獨過位則用包咸不知孔注復其位爲來時所過位顯與包義不侔平叔據引之誤有如此）

進

陸德明本無此字云本有進字誤也

執圭

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是瑑圭減命圭一寸（命圭九寸）命圭繅三采三就瑑圭二采一就命圭以朝瑑圭以聘二者皆君之圭也故包咸以爲執持君之圭後世儒者不識古制多見桓信躬蒲穀之文以

爲執圭即此其通於古者又以爲包咸君之圭即指桓
信等漢時已有此說京哉謬經誣傳一至此歟
鞠躬如也如不勝
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依字鞠應作匑
上如揖下如授
此言執圭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爲趨鄭康成曰魯讀下爲趨今從古古而如通聘禮賈人啟櫝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升西楹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於階所謂上有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此解魯論爲長鄭君用古文而不從魯論恐未是矣坫又案賓自執圭將事由闑西入門至致命止三揖三讓禮無煩重古禮揖可兼讓論語不言及讓是已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天子高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度以上下爲執玉高卑殆未讀聘禮及記歟
足蹜蹜如有循
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著徐趨之事案玉藻又有所謂圈豚行者豚之言循即如有循之義蹜禮記釋文作宿是宿正字蹜俗字
私覿
說文解字無覿字案覿字從賣賣字從𧶠𧶠即睦之古文或覿即𧶠字歟但無可據證耳
君子不以紺緅飾
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縓今文作紺緅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爾疋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是赤黃色竀是淺赤色纁是淺絳色五染以黑則爲緅緅是爵頭色縓與緅色甚異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注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據此則三年練以飾衣者實是縓孔安國注此云一入曰縓縓者三年練以飾衣爲其似衣喪服今集解作一入曰緅緅者三年練以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此俗本改之孔已據爾疋檀弓喪服記釋此必不誤縓爲緅也是孔本作縓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考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雀頭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據此則鄭司農所見之本乃作緅也緅即爵故說文解字無緅字許君說古文論語與孔安國本同故不載緅字今論語已用安國注而不知改緅爲縓讀經者之因循謬妄一至此歟
袗絺綌

衫同也讀如兄弟畢袗元之袗言衣與裳同之案玉藻
又作振絺綌

緇衣羔裘

鄭康成曰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案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飾猶襃也襃即袪耳

素衣麑裘

鄭康成曰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案麑裘玉藻作麛裘注引此句亦作麛作麛者是麛鹿子麑狻麑也出說文解字

黃衣狐裘

鄭康成曰狐裘取溫裕而已玉藻注黃衣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

褻裘長

說文解字引作絬衣長是古文論語案絬衣者襗詩與子同襗箋云襗褻衣近汙垢是（襗今詩作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羞袒劉熙說

必有寢衣

鄭康成曰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解字曰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鄭君之說與許君合據之則寢衣即被以爲別自有寢衣非被者謬矣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解字引作貈云似狐善睡獸案貉北方人也是貈貈之貈今別貉爲貈而以貉爲狐貈字非矣許君說貈似狐者詩一之日于貉傳云于貉取狐狸皮毛據之則詩亦應作貈矣

非帷裳必殺之

鄭康成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案帷裳襟三裾四皆用正幅幅三辟積非帷裳者削其衽不辟積也古深衣之制裳十二幅襟裾各四幅正旁二幅則削之所謂續衽是縫齊倍要者玉藻文也古制要中七尺二寸袂一丈四尺四寸

羔裘元冠不以弔

鄭康成曰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小斂之後弔宜弁經服

齊必變食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齊日三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曰齊必變食案古者一日之中三時食朝日中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餕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者絜清之義也所謂變食是後世儒者以爲變其所常食取莊子不飲酒不茹葷之說當之失古制矣

食饐而餲

爾疋曰食饐謂之餲然則饐餲一義也說文解字饐飯
濕也案飯傷熱謂之餲濕謂之饐饐賈山至言又作餶
古今字
魚餒
依字當作餧公羊傳曰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何休
注魚爛從內發案人饑曰餧內饑也故魚爛亦稱餒
色惡不食
色惡謂如烏𪍿色
臭惡不食
臭惡謂如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罽人作羊腊以
臭為美鄙遠之俗則然然非至道羊腊事見呂氏春秋注

失飪不食
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說木火互
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
象案鼎上从目下从鼎鼎古文象析木以炊卦从上离
下巽巽木也离火也离火為目亨飪者用火燒木鼎在
其上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中四行相適謂
之飪飪之言孰也徐揚閒語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
偏勝呂覽以孰而不爛為失飪即過不及之說偏勝者聖人不食之
不時不食
郤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案信臣
之說較鄭義為長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詔曰傳曰非
其時不食蓋實用郤義矣
割不正不食
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
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
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
為其分散也案此古割肉之法從横割謂之午割
不得其醬不食
醬醢之總名所以配食者
不使勝食氣
說文解字引作不使勝食既云既小食也案古既氣字
同氣即來氣諸侯字若氣然有聲之氣則直气字不從

米也又既亦同嘰司馬相如大人賦嘰瓊華徐廣注嘰
音祈小食嘰既聲同也小食即小飯韋昭注漢書呂紀
以餐為小食韓信傳如淳說亦謂小飯此可互詳古者
禮食先食肉而飧謂食胾及肴及肩也不使勝食既是
食肉之節歟或曰既气亦有通用者如漢書朱買臣傳
乞其夫錢之乞應作既字既氣字同者中庸既稟注既
讀曰餼是也案說文解字氣或作餼又作槩既即槩之
省嘰既字通者易月幾望荀爽本幾作既既與幾通因
之嘰與既通矣
唯酒無量不及亂
古言酒皆以量名故鄭氏注禮言酒受三升四升又史

記淳于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故曰唯酒無量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說文解字酤買酒也漢書是

食不語寢不言

詩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鄭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寢玉篇作寑

瓜祭

鄭康成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疏食菜羹瓜祭爲三物者疏食一物也菜羹一物也瓜祭一物也祭字不屬疏食菜羹爲說孔安國稱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謬矣玉藻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上環頭忖也上環是覂間下環是脫花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卽刌字刌之言切此瓜祭之說鄭氏之必從古文有以歟

席不正不坐

墨子曰哀公迎孔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作端與正義同

鄉人儺

鄭康成曰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爲儺儺魯讀爲獻今從古案郊特牲鄉人裼注裼或爲獻或爲儺此注蓋合古今文論語古者儺與獻聲同儺亦作難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注古書難或爲儺杜子春讀難問之難其字當爲儺是也讀儺同那又因讀獻爲莎獻可爲莎則儺可爲獻矣是古儺獻同字

朝服而立於阼階

陸德明本無階字案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亦無階字

拜而受之

陸德明曰本或無而之二字

廄焚

王弼以爲公廄案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是家廄王說非是

傷人乎不

不讀曰否言旣問人而及馬

君賜腥

陸德明曰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孰也案胜與腥通胜本雞犬膏借書腥字見內則注腥本星見食豕借以爲胜故經凡胜皆作腥

君賜生

鄭康成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君祭先飯食其前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

辨嘗羞飲而俟注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
正不祭飲而俟俟君食而后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
孝也案此侍食是君以客禮待之者依玉藻以客禮待
之者君命之祭臣當祭此反言君祭或君不命之歟玉
藻止言命此言君自祭禮以互通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拕紳

拕俗本作拖非開成石經及陸德明本皆作拕拕拕之
誤也說文解字拕曳也袘裾也依義應爲袘借用拕字
耳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褻衣加新衣
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撤褻衣則所加
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案鄭意未了言

恒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深衣續
衽鉤邊注衽若今曲裾深衣之裾在裳旁裳緣曰袘士
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袘謂緣袘之言施裳前襟
後裾皆有緣謂緣爲袘謂袘爲裾其義一也漢時曲裾
削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與古鉤邊
實異鄭以漢法明古制未免言顯而義反晦已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玉藻曰凡君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駕者車也言
駕是在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白虎通德論引作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
殯殯之言賓也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謂之殯案
論實合論語檀弓爲一

居不客

開成石經及陸德明本皆作客陸云本或作容案作容
者非也

見冕者

冕鄭本作弁案弁古作覍字與冕形近以此譌歟又見子罕篇

式負版者

鄭康成曰負之者賤隸人

必正立執綏

此是貳綏御所授以上車者

車中不內顧

鄭康成曰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案以曲禮顧不過轂
之說言之或魯論爲長

山梁雌雉

鄭康成曰孔子山行見雌食梁粟依義當作粱三蒼曰
好粟曰粱字從米不從木與浮梁之梁異

時哉時哉

陸德明本無二時哉字云一本作時哉時哉案論語少
此句例恐重者非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此共之之義也爾疋釋獸須屬云鳥曰狊狊者張兩翅動搖之意然則嗅即狊字歟又玉篇引作鼰許氏說鼰謂以鼻就臭故玉篇云爾其義與呂書雅說不侔恐未必是

論語後錄卷第四

先進於禮樂

包咸曰謂仕也鄭康成曰謂學也

野人也

鄭康成曰野人粗略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鄭康成以合前章皇侃別爲一章案皇說是從陳蔡絕糧在哀公四年無冉有史記弟子列傳次政事於言語之前當是異本周禮師氏三德三行注在心曰德施之爲行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於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案此與陳羣義不侔當依此解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即是

季康子問弟子

陸德明本無季字云鄭本有

顏路請子之車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後漢書東平王憲傳云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案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

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說則車焚于獻帝時也又案永壽二年韓明府勑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邱君于是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據此說則車亡于秦始皇時也傳聞久遠競飾異詞存之與亡並莫折一疑以存疑而已矣

鯉也死

夫子年十九取宋并官氏之女并官俗作元官者非今依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王應麟姓氏急就章漢永壽二年禮器碑宋大中祥符元年加封鄆國夫人勑元郡縣所刻至順二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制改正一歲而生伯魚年五十先死則伯魚之死夫子時年七十也顏淵三十二歲死史記以爲少孔子三十歲三十疑當作四十古者三四字皆積畫四古文作三誤四爲三則顏淵之死夫子時年七十二矣孜夫子年六十二當哀公四年是年厄于陳蔡顏淵尚在圍中其六年子貢使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三十字則顏淵已死久子西安得及之王肅之說果不足據矣

不可徒行也

史記作不可以徒行案句與孔安國注正合疑古文有以字

天喪予

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爲夫子輔相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徵也

慟

鄭康成曰變動容貌古無慟字應作慟漢北海相景君碑籌慟傷褱即是

季路問事鬼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鄭據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又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注鬼神先聖先賢也

魯人爲長府

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居於長府疑即此地然則非藏貨財之府矣

仍舊貫

鄭康成曰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棟曰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蓋用魯論坫案貫讀附之者貫之之貫漢書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元帝自言不足充入先帝宮室爾長府亦宮室引此者有漢經師傳授之說在

言必有中

中者得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言門外之也故門人不敬之古者堂上有室門在堂廷之外堂者猶明堂室者猶重屋門者猶路寢門也路寢門是外朝故言外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史記作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當是異本柴史記云齊人鄭篇目弟子云衛人案齊衛皆有高氏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皐家語作子高喭應作諺說文解字無喭字

回也其庶乎

其庶乎讀與易其殆庶幾乎同案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虞翻

注幾神眇也翻訛幾義以上知幾其神故云爾矣果訓庶爲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屢中者又相去遠矣

屢空

古無屢字凡言屢者皆作婁又漢書鮑宣傳言唐尊衣敝履空履空或亦以爲與屢空同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王充曰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

億則屢中

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左傳曰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

不踐迹

說文解字有後字即此踐迹者循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蹟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迹猶言不蹟矣古蹟與迹同字

子路問聞斯行之

包咸曰賑窮捄乏之事或者疑咸說無本坿案白虎通德論曰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于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大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上俱通德論文據

此則咸所謂賑窮救乏者即朋友通財之道也論爲班固所撰述包班之義夫有所受之矣豈臆說哉

有民人焉

人讀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

毋吾以也

以鄭康成作已案說文解字已以也以用也已以二字義同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似即以也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已字本同是以已古字通用

率爾而對

率先也依字應作衛古文字少通用率又借用帥揚雄

甘泉賦帥爾陰閉帥爾亦卽率爾

因之以饑饉

鄭康成饑作飢案應作饑饑年饑字穀不孰也飢餓也

且知方也

鄭康成曰方禮法也

夫子哂之

哂說文解字作弞云笑不壞顏曰弞案曲禮曰笑不至弞注齒本曰弞大笑則見此借弞爲斷字應兩異然大笑見斷則不見斷者爲莧笑矣弞笑不壞顏而壞顏者爲大笑矣義寔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曲禮弞今作矧矧弞之俗字

端章甫

禮服襟三袩四幅皆正謂之端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其正也　章甫元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冕端委鄭劉熙說衣袂端方與要接者曰端是袂口圍四尺四寸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

點爾何如

點史記作蒧案應作黵說文解字曰黵雖皙而黑也古人名黵字子皙蒧從黵省而譌點則借字皙應從析從白如左傳臯門之皙是王復曰今左傳作澤門之皙作臯者見毛詩正義

鏗爾

古無鏗字當用磬說文解字車部有𨍭字云車𨍭鈏聲也從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一曰讀若掔又周禮典同高聲磤注故書磤作硍杜子春讀硍鏗鎗之鏗鄭大夫讀衮冕之衮依義磤卽是磬磬掔並從臤爲聲義聲相近鏗又從堅堅亦從臤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磤爲硍者誤與銀字之爲金㫐配物同家兄塘曰說文解字磬餘堅者口莖切

異乎三子者之撰

古無撰字應從鄭康成本作僎云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說文解字僎具也詮亦具也是僎詮同義詮字從全古全與僎通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全與僎通亦詮與僎通矣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男子滿廿而冠陽成于陰之義也自十五以上稱之曰童

浴乎沂風乎舞雩

鄭康成曰沂水出沂山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案此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者與出泰山葢縣南入泗者別司馬彪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卽禊字蘭亭序稱禊事卽絜事也古無禊字禊從契契從㓞絜亦從㓞則絜爲禊自漢後𢧐絜者言陽氣布散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蔡邕曰論語莫春云云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絜于水濱葢出于此韓詩曰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滑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艸祓除不祥皆浴乎沂之說也浴即祓除不作沂濯解風讀曰諷王充論衡曰風乎舞雩風歌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正作諷乎舞雩與充義合

詠而歸

鄭康成歸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案王充論衡作詠而饋云饋祭也字與鄭同義與鄭異古聲歸饋同故互通聘禮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為饋陽貨篇歸孔子豚微子篇齊人歸女樂鄭皆作饋閔公二年左傳歸公乘馬歸義亦與饋同釋名云汝潁言貴聲如歸往之歸饋字從貴貴讀為歸饋亦從之矣惠棟曰

鄭本作歸古文也何晏從魯論作歸故不載孔注坫案陽貨微子兩篇何皆從魯論並載孔注何氏之舛謬有若此

夫子何哂由也

皇侃本夫子作吾子云曾點呼孔子為吾子

非諸侯而何

陸德明曰一本非諸侯如之何案古而如通一本亦是

克己復禮為仁

克己復禮為仁古志語夫子引此言能如是則可謂仁矣克己約身也馬融說是郎顗曰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據此則顏子時始十八歲

請問其目

鄭康成曰顏淵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欲知其要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胥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是夫子此言之本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管子以為古語案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是非夫子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魋之弟則亦向氏矣稱司馬者即以魋之官氏

之歟

其言也訒

鄭康成曰訒不忍言也案許眘曰訒頓也刃頓為頓言頓為訒其言也訒言之頓矣故夫子曰君子欲訥於言

內省不疚

疚當作𡨚說文解字無疚字詩煢煢在𡨚今本作疚是疚今字𡨚古字也

足兵

兵謂五兵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陸德明曰一讀於斯絕句

棘子成
罽志奔宓報李權書作革子成案詩匪棘其欲禮記引棘正作革是棘與革古字通檀弓夫子之病革矣卽詩多我覯痻孔棘我圉之義是革卽棘棘亦卽急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此
虎豹之鞟
鄭康成曰鞟革也依字應作鞹
年饑
鄭康成饑作飢日本本亦作飢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陳氏是時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弗能禁非成子也據左傳景公卒陳乞亂國事孔安國之說無當
吾得而食諸
史記作吾豈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
鄭康成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艸上之風必偃
陸德明上作尙說苑曰上之化下猶風靡艸東風則艸靡而西西風則艸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艸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昚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家語少正卯爵之聞人也聞應作此解
鄉也
陸德明曰本又作鄉案作鄉是說文解字曰鄉不久也士相見禮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注鄉曩也許鄭二義並通蓋古文字少假借鄉
舉皐陶
鄭康成曰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衛君待子而爲政
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

子之迂也
鄭康成迂作于云于往也案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衛君待子子亦往而已與包解異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注于讀爲迂是迂與于古字通矣
則刑罰不中
梁統疏引中作衷案書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周官士師曰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夫子之言本諸此中與衷古字同
則民無所措手足
說文解字引措作厝後漢書張奮傳同皆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匪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漢書朝錯晉

灼音錯爲厝錯之厝厝置字即措手足之措矣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史記作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

責子路之詞

襁負其子

陸德明本作繈案繈非也應作襁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毛亨謂之裼韓嬰謂之褯

不能專對

閻若璩曰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閻說最是

子適衛

此適衛在哀公元年

期月

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字宜作朞此期會字借當之

必世而後仁

鄭康成曰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鄭康成曰朝于季氏之私朝案左傳國選朝朝至未已魯語合家事於內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皆言大夫是大夫亦稱朝

其事也如有政

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二語檀弓正義引以爲論語注不指何人疑亦是鄭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當夫子時將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歟

葉公問政

夫子自蔡遷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里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皐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

近者說遠者來

史記引作來遠附邇案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曰孔子答定公以徠遠崔寔政論曰孔子答葉公以來遠據此則夫子之意言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也詔作定公所見異本徠與來同

子夏爲莒父宰

春秋經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即此邑今沂州府莒州地

吾黨有直躬者

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太邱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

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莊子曰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據此兩說是是時并有以直躬爲信者直躬之名盛于楚故葉公述之于夫子歟

其父攘羊

攘讀敓攘撟虔之攘高誘曰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案孟子曰攘雞雞亦畜高說是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之詔與夫子此言合恉可謂忠厚之至矣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詞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案熙說無謂此小人之見也）

居處恭執事敬

洪範五行傳劉歆說內曰恭外曰敬

何足算也

漢書車千秋傳贊作何足選也案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選作算是算與選同

狂者進取

鄭康成曰仰法古制不顧時俗

不可以作巫醫

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或作卜筮或作巫醫事異義通鄭康成不得其解

不占而已矣

占讀漢律占租之占占租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左傳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和同之分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禮不妄說人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不以道者妄之謂歟

木

漢書周昌傳贊曰周昌木彊人也即此意

訥

君子欲訥于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訥從言內有詞言之義

切切

祭義漆漆者容也自反也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
猶言自脩整也案此切切應讀同漆漆鄭康成云切切
勸競皃

怡怡

鄭康成曰怡怡謙順皃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
之陳是謂教民棄讀如鄭棄其師之棄

危言危行

鄭康成曰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稱此為長

羿善射奡盪舟

古之稱羿者有三稱奡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
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
文解字有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又有
𢏚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𢏚善射許君說古
文論語引字作𢏚是古論作𢏚子羿下又云古諸侯一
曰射師射師即𢏚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為今文
論語歟堯之子丹朱一奡也寒浞之子一奡也古者奡
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敖罔水行舟朋淫于
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此皆言堯之子奡則作敖寒浞
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曰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
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
道滅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奡能陸地行舟
為夏后少康所殺攻之經典少康所殺之奡有覆舟無
盪舟若云盪舟為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傳之為合
矣南宮之旨未知定何羿何奡久遠傳疑姑存其解而
已矣

為命

周禮太祝六辭二曰命

裨諶草創之

裨鄭康成作卑案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漢
有卑躬為北平太守又後漢書虞美人傳有議郎卑整

陸德明曰依說文解字此是創瘡字創制之創當作刱

世叔討論之

鄭康成以討論為整理

駢邑

漢書地里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
案駢本作郱紀地為齊襄公所遷者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江熙曰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卞莊子之勇

依字卞作弁正俗字也鄭康成曰秦大夫案鄭說非也
卞即弁字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弁人即卞

人春秋傳季武子所取是其地荀子曰齊人欲伐魯忌
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實魯人國策有館莊子史記
作卞卞館古聲同

文之以禮樂

於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
緯以樂

公叔文子

世本曰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拔生朱爲公叔氏
案拔左傳作發古字通詩一之日觱發說文解字作滭
冹冹字從犮與拔字同拔之通發猶冹之通發歟

以防

此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西防在今兗
州府金鄉縣西北即敗宋師于菅取防之防

雖曰不要君

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
吾弗信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譎應是異本揚雄曰梁齊譎
謬欺天下曰譎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有兩解鄭康成曰謂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
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
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莊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合爲一又僖三年會陽穀九年會葵邱爲十一也齊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韋昭注兵車之屬謂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復會鄄僖元年會檉十三年會鹹十六年會淮也乘車之會謂僖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九年會葵邱也凡九兩說不同此一說也管子
一會諸侯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
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
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
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
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元官諸四輔將以
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勞

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于元官聽于
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此一說也兩說並通

霸諸侯

鄭康成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
之政教案霸應作伯

被髮左袵

袵陸德明作衽應作衽從任者非是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開成石經無若字今石經若字旁注是後人所增入

自經於溝瀆

左傳殺子紏子生竇史記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句與溝同聲然則溝瀆即生竇矣今在曹州府曹縣東北三十里濮水所逕之處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家臣亦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

舉同升佚事以合之夫子之意良深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陸德明本作子曰案鄭康成本已作言矣

蘧伯玉

陳留志長垣縣祭城有伯玉墓及祠案淮南子作璩伯玉

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易艮象詞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曰思不出位案艮三互震故云震爲出又互坎故云坎爲隱伏爲思思不出位即立不易方之說歟於易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位恒久也艮止也止其所即久於道矣艮兩象各止其所恒乾初之坤四剛柔定乾爲易坤爲方易而定艮止之義恒之所以亨歟

子貢方人

鄭康成作謗人云言人之過惡也案方與旁通因之亦與謗通謗字從旁也方通旁者書方鳩或作旁逑是

微生畝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案畝晦古今字尾微古字通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公冶長篇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是微與尾通之證

某何爲是栖栖者與

鄭康成本無爲字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案以怨報怨所謂直是

不尤人

鄭康成曰尤非也

公伯寮

依字當作竂從穴史記作僚此作寮並非史記以爲夫子弟子皇甫謐曰寮是愬讒之人孔子不責疑非弟子之流案寮亦與子禽同類耳

子服景伯

世本曰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案左傳景伯名何孔安國作何忌誤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康成曰大夫于朝士于市公伯寮止應云市連言朝耳案肆之言申也

作者七人矣

王弼曰伯夷叔齊虞仲夷佚朱張柳下惠少連案王說與包咸異鄭康成則曰七當爲十字之誤也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何臾楚狂接輿辟言者

子路宿於石門

鄭康成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閉闢者

有荷蕢

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解字臾古文蕢論語有何臾是古文論語荷作何蕢作臾也

硜硜乎

說文解字磬古文作硜硜磬書之異耳史記載樂記石聲硜今禮記作磬

深則厲

鄭康成曰由膝以上曰厲厲說文解字作砅云履石度水也詩曰深則砅案許君引詩不及論語其論語實不作砅矣履石之說較鄭義爲長

末之

末微也檀弓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

高宗諒陰

高誘呂覽注引論語作諒闇案喪服四制正作諒闇鄭康成注諒古作梁（尚書大傳正作梁闇令鄭）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屮被之既葬則翦去屮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柱楣者梁也廬與闇同意孟子言滕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闇䡾諒本梁字與諒通闇正字通於陰以諒爲信陰爲默孔義也是謂無本之談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以定民志故易使

闕黨童子

闕黨即闕里荀子曰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仕是也古今人表作厥黨案古者闕與厥通說文解字足部有蹶或作蹷周禮內司服闕狄注云喪大記作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又公羊傳屈貉左傳作闕貉是闕與屈通屈與厥通因之闕又與厥通也要之三字古皆互用

論語後錄卷第五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鄭康成糧作粻夫子以哀公二年去衛絕糧在四年孔安國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案史記記此云孔子遂行復如陳盖居陳者二年耳孔子以哀公二年去衛四年絕糧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名冉求孔子在陳思歸若過曹適宋則在定公十四年畏匡則在定公十三年不與此事相屬孔說恐非也

君子固窮

呂氏春秋載夫子曰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某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有

小人窮斯濫矣

鄭康成曰濫竊也案說文解字引作爁云過差也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管子曰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伯案舜無爲故帝

言忠信行篤敬

晏子曰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雖蠻貊之邦行矣

依字貊當作貉義見鄉黨篇

在輿

漢書律歷志引作在車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詩曰其直如矢夫子此言之本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躁義與三愆章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梅福傳引利作厲案古以爲旱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刮之也詩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昚說工巧飾云工者巳善矣

顏淵問爲邦

夏以忠教殷以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謂忠也殷輅所謂敬也周冕所謂文也樂緯稽燿嘉云顏淵尚三教者以此

行夏之時

有夏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以人爲正殷時春以地爲正周時春以天爲正三代革命應天順人故改正而月從之陳寵所稱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者是巳後世儒者說春秋有夏時冠周月之論是于古制無所依據難信之矣　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火六月北伐禮夏須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

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
爲歲終十三月爲正歲夏曰歲以十三月爲正歲十二
月爲歲終先王遵夏時之明指歟乾鑿度曰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比物此志歟

乘殷之輅

殷車曰大輅大輅木輅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乘路
周路也注大路木路乘路玉路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
之桑根車案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
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
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
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遣
降木路最簡易故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周以之
田漢以之祭漢改周制以夫子之言歟又攷司馬彪輿
服志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
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路者也劉昭曰
殷人以爲大路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
曰金根然則桑根即金根矣路者大也故大寢曰路寢其門曰路門此應作路書皆作路惟論語作輅從車旁

服周之冕

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案
夫子稱服周之冕者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邃延前有
旒旒十二玉大戴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蓋衮
冕十二旒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
旒用玉八十四希冕五旒用玉六十元冕三旒用玉三
十六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
於延前後謂之邃延是誤旒爲即邃延矣鄭康成注弁
師言衮冕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
百六十八希冕玉百二十元冕玉七十二每冕用玉增
半者蓋因漢利以叔孫通之說而誤歟貫五采玉從上
而下初以朱次白次青次黃次元取五行勝數旒長尺
二寸旒說文解字作瑬

鄭聲淫

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注淫聲若鄭衛也

佞人殆

書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
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案此
所謂佞人是矣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謂之孔壬孔壬
者甚佞也夫子言佞人殆與秦誓言殆哉正同佞人來
矣惡其近之歟

柳下惠

鄭康成曰柳下惠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閔若璩

曰國策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赦柳下地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歟昔爲魯地後爲齊有故國策云然高誘注淮南王記曰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因號柳下惠

羣居終日

說文解字羣作宭

好行小慧

鄭康成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惠棟曰漢書言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是慧與惠古通字坫案日本有古本論語慧正作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言史之闕文吾猶及見之

有馬者借人乘之

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之說也包咸說恐未是

動之不以禮

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竦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固相師之道也

鄭康成曰相扶工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主爲之神主也鄭語曰主芣騩而食溱洧是其義東蒙即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顓臾國在蒙山下也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故謂之東蒙云

且在邦域之中矣

陸德明曰邦或作封惠棟曰依孔安國注宜作封坫案孔氏說古文論語是古文作封

陳力就列

左氏春秋傳戮力同心孔安國以戮力爲即陳力案此陳力義與孔解左傳同

龜玉毀於櫝中

漢書梁平王傳引作匵中依義櫝應作匵

後世必爲子孫憂

陸德明本無後世

遠人不服

遠人謂徐郯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曰荒服者王有不王則修德故上言修文德以來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鄭康成本邦作封

不在顓臾

開成石經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墻之內也

熹平石經作而在於蕭牆之內云盇毛包周無於關成
石經墻作牆釋名云蕭墻在門內

友便辟
便辟即盤辟鄉黨所謂躩如是也便與盤古字通又孔
安國注足恭爲便僻僻與辟古字同說苑晏子再拜便僻亦是便辟
即足恭有便旋盤辟之意魏詩所謂宛如左辟亦其形
皃也施之于見君行禮之時則可施之朋友酬對之閒
則諂矣無爲夸毗威儀卒迷盩深譏之也便辟足恭者
也善柔令色者也便佞巧言者也足恭是謂體柔詩云
夸毗令色是謂面柔詩云戚施巧言是謂口柔詩云籧
篨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夸毗則不成威儀眞
可謂損友矣子路所稱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此類是
歟

友便佞
說文解字引作友諞佞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依字當作趮蹀俗字說文解字無之鄭康成曰魯讀躁爲傲今從
古案荀子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
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是荀
子實用魯論

畏大人
鄭康成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者

狎大人
鄭康成曰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

忿思難
吳祐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案顏淵篇所謂一朝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者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
千駟千乘也兵車稱乘乘有四馬故謂千乘爲千駟千
乘公侯之封也故夫子云然

首陽
高誘以爲即九山中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案漢
書武帝元封六年作首山宮文穎以爲在蒲坂高君說
與馬融同首陽山有三說一在隴西曹大家幽通賦注
云夷齊餓于首陽山在隴西因隴西郡有首陽縣漢書
馮奉世傳所謂奉世屯首陽西極上者是也一在洛陽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者是也
與此而三

邦君之妻
白虎通德論引邦作國下同

夫人自稱曰小童
禮記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夫人自稱曰小童案秦穆
夫人自稱實曰婢子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
然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赴于諸侯則稱寡小君譏者不
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雜記寡小君不
祿是也
歸孔子豚
鄭康成本作饋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遇諸塗
依字塗應作涂塗俗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古言性者三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
惡混三家分者也劉向合之荀悅因向意定性三品蓋
兼用三家矣三品之論以性善故有瞍鯀之父而子舜
禹以性惡故有堯舜之父而子朱均以性善惡混故有
中人夫子言中人謂性善惡混者也即性相近而習相
遠者也中人以上是上智以下是下愚不移言不易移
之言易也
夫子莞爾而笑
陸德明本莞作莧案易夬莧陸夬夬荀爽作莧莱虞翻
則云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虞說與陸本合
依字應作莧以莧莱之莧爲莧爾之莧借字歟
公山弗擾
史記弗擾作不狃鄒氏云狃一作蹂案作不狃與左傳

同狃作蹂蹂作擾據之則擾即犪從牛從夒矣今俗作
憂旁非尙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亦即蹂字
召子欲往
史記作季氏使人名孔子
子路不說
江熙曰夫子豈實之佛肸公山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
以觀門人之意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
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江義甚茂余錄
諸家佚注故備及之
吾其爲東周乎
鄭康成曰據時東周
佛肸召
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
磨而不磷
依字磨應作䃺省字也磷應作粼别字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史記世家作瓠瓜鄭康成曰吾非匏瓜焉能繫而
不食冀往仕而得祿案國語晉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
注材讀若裁不裁于人言不可食詩匏有苦葉傳匏謂
之瓠瓠葉苦不可食毛韋之義與鄭此注異實是也
居吾語女
居讀姬姓之姬語之助也居猶言何居何居即何其詩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者居之義也此齊魯之閒語

內荏

應劭說荏屈橈

穿窬之盜

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名之曰盜所謂姦人軌陸德明本窬作踰案說文解字踰越也窬穿木戶也郭璞亦云窬門邊小竇蓋窬爲門邊小竇而踰猶乃踰字也集解用孔安國古文論語注云窬窬猶疑孔本作踰

今之矜也廉

鄭康成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開成石經無此章今本有後人以集解用小字旁注

天何言哉

鄭康成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鑽燧改火

馬融注此引周書月令更火云云鄭司農周禮注以爲出鄹子合以管子春爨羽獸之火夏爨毛獸之火秋爨介蟲之火冬爨鱗獸之火中央爨倮蟲之火等說義正同

予生三年

人元氣起於子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易正申爲会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此其義也故聖人制禮父母喪以三年

天下之通喪也

史記作天下之通義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繆協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于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漢書引此義作誼案古者義誼同字周禮小宗伯治其禮儀注古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古字誼今字也李充曰旣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于赴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將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熹平石經作子贛曰君子有惡乎子曰有無亦惡二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熹平石經無流字惠棟曰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

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坫案有流字者俗本也無義少儀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臣下不得目爲下流

惡果敢而窒者

鄭康成曰魯論讀窒爲室今從古惠棟曰韓勑修孔廟後碑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空中徐廣曰空一作窒知窒與室通坫案室窒皆從至爲聲故互通歟

惡徼以爲知者

鄭康成本徼作絞

年四十而見惡焉

熹平石經作年卌見惡焉案此四十爲卌無而字

微子去之

微家語作魏案史記魯有魏公世本作微公是微與魏通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尙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是紂之長子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是卽太師爭紂時之事矣 方言魏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是其聲義與微竝通

箕子爲之奴

箕子名胥餘司馬彪說案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司農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以罪言之非名也詩淪胥以鋪淪胥卽熏胥熏以爲刑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傅說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

殷有三仁焉

鄭康成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者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三黜

荀子曰展禽三絀絀卽黜字

何必去父母之邦

熹平石經邦作國

齊人歸女樂

歸鄭康成作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夫子有焉

何德之衰

熹平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開成石經作何德之衰也案而如同字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熹平石經兩句下皆有也字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鄭康成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孔子下
鄭康成曰下堂出門也案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
游其門是下堂之解爲長包咸作下車者自非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
聖賢冢墓記云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卽長沮桀
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括地志云黃城
山俗名桑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案耦耕卽合
人耦也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

古者有牛耦有人耦耦耕者人耦也山海經云后稷之
孫叔均始作牛耕然則謂漢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爲之
者非矣依月令耦耕在季冬時
夫執輿者爲誰
熹平石經輿作車執讀曲禮執爾顏之執
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熹平石經作是魯孔某與曰是是知津矣
是魯孔某之徒與
陸德明本作是魯孔子之徒
滔滔者
鄭康成本作悠悠案史記正作悠悠與鄭同

耰而不輟
熹平石經作擾不輟無而字案擾櫌之省隸書木手往
往形近此省木同才非直譌手旁也說文解字櫌磨田
器服虔說鋤枋徐廣說田器高誘說椓塊椎三輔謂之
儓所以覆種四說並異
子路行以告
熹平石經無行
夫子憮然
熹平石經無夫
以杖荷蓧
說文解字引作莜是古文論語作莜云艸田器則與包

咸竹器之說異矣案作莜是
五穀不分
鄭康成曰分猶理
植其杖而芸
依義應作耘熹平石經植作置惠棟曰詩商頌置我鞉
鼓箋云置讀曰植書金縢植璧秉圭康成注植古置字
然則古者植置字同矣坫案芸應作𦔳或作𦓤芸𦓤之
省例見說文解字
欲潔其身
開成石經潔作絜是
如之何其廢之

熹平石經下有也字

夷逸

熹平石經作夷佚周禮㕓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

朱張

鄭康成本作侏張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宄侏張侏張即譸張是其人命名之義歟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其斯而已矣

熹平石經作其斯矣乎

廢中權

鄭康成本作發中權云動也

我則異於是

鄭康成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太師摯

漢書禮樂志殷紂斷棄先王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班氏之說出于董仲舒據此則是殷紂時人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以爲殷紂平王時人者以維天子有四飯此有四飯是天子之樂官以爲魯哀公時人者以太師摯即師摯摯磬襄或是師襄皆魯哀公之樂官與夫子同時三說其可折一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玉藻飯飧者三飯也鄭康成曰皆舉食之樂案禮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白虎通德論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太陰之始也是謂四飯

少師陽

周禮謂之小師小少字同小師上士

擊磬襄

周禮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然則襄及播鼗武皆眡瞭也眡瞭凡三百人

君子不施其親

左傳曰施邢侯服虔注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案施義依此爲是孔注無謂

周有八士

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公相成王時生案佚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又武寤解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據此則八士尹氏也晉語文王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是文王時人周書克殷解有南宮忽南宮百達十八中有南宮适以爲大夫父子異宮之例推之則八士爲尹氏居南宮者之後矣

仲突仲忽

仲忽古今人表作㫚㫚與忽同案八士有仲突仲忽鄭

厲公昭公亦名突忽說文解字𠫓不順忽出也從到子易曰𠫓如其來如𠫓即突字以忽訓突是突忽同義於此見古人命名之義

其不可者拒之

熹平石經拒作距案少牢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是古拒與距同

雖小道

鄭康成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致遠恐泥

鄭康成曰泥謂滯陷不通則以爲厲己也

鄭康成曰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左傳昭公四年滅賴二氏作厲是厲與賴通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作大德毋踰閑繇露作無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傾蓋而語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夫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據此則是夫子之言子夏述之也

子游曰

熹平石經游作斿案古字游斿同子斿名偃則偃亦㫃字矣許眘曰古人名㫃字子游

當洒埽

說文解字曰洒滌也古文爲灑埽字云古文者即古文論語也古文以洒爲灑則魯論之作灑可知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注鄭司農云洒當爲灑是古者洒灑通（俗本埽或作掃者非）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惠棟曰漢書薛宣傳誣作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蘇解胥音並是

喪致乎哀而止

喪過乎哀過而亭者也雖過而亭是亦過矣故曰致乎哀而止

堂堂乎張也

荀子曰弟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正堂堂之象（神禫即冲澹弟作其冠句有誤字）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熹平石經作吾聞諸人未有自致也者

則哀矜而弗喜

哀矜即今文尙書所謂哀敬哲獄是也古字敬矜同字（見漢書于定國傳偁古文作哀敬折獄）

未墜於地

熹平石經隆作隧案荀子至共頭山隧楊倞曰隧讀曰
墜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即是墜是古墜皆作隧也
賢者識其大者
熹平石經識作志案周禮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注云志古文識是志識同也惠棟曰左傳以志吾過且
日志之歲聘以志業皆古文故識皆作志案說文無志
字古志皆作識康成之說有所由來矣
譬之宫墻
熹平石經之作諸白虎通德論引亦作諸
夫子之牆數仞
王宫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案仞有

三說包咸注此云七尺曰仞一說也趙岐注孟子云八
尺曰仞一說也應劭注漢書云五尺六寸曰仞一說也
三說以趙岐爲當周官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
尺則仞亦八尺矣說文解字仞伸臂一尋八尺度人之
兩臂爲尋八尺也是仞與尋同包應二氏俱失之矣（應之說實與包同包曰七尺周尺短漢尺長應云五尺六寸者即是包七尺包尺短應尺長也）
百官之富
攷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
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案百官之富即指此
天之歷數在爾躬
鄭康成曰謂有圖錄之名案洪範五紀五曰歷數即此

恐與鄭說有不合
敢用元牡
鄭康成曰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皇天大帝之牲也
敢　告于皇皇后帝
鄭康成曰帝謂太微五帝案五帝即明堂所以祀五帝
者尸子曰黄帝合宫有虞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總
章張衡亦謂之總期（見東京賦）桓譚新論堯謂之五府書受
終于文祖鄭注文祖猶周之明堂五府之大名也又攷
工記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此湯祀五帝或即是陽館
歟
簡在帝心

鄭康成曰簡閲在天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是湯既伐桀之後大旱請禱之詞非伐桀告諸侯之
詞也孔安國曰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案今所傳古文
尚書載此在湯誥若孔既訓古文尚書則于此不應舍
尚書而旁證墨子矣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
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
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
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吕氏春秋曰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
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吕氏之說

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詩傳皆稱湯之救旱禱于山川與墨子呂氏亦合古文尚書之謬不辨可知矣說此書者外謬百出皆因僞孔傳所致歟國語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案僞孔傳不以此入湯誓而以此入湯誥是其僞更顯韋解非是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呂氏春秋曰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案高君之說何與孔氏吻合歟

君子惠而不費

費讀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謂不拂于人心與下不怨同義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鄭康成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錢坫曰論語一書雜出七十子門人所記案其時在六國之際歟如孟武伯卒在哀公之後其子敬子已得稱謚子夏退老西河爲魏文侯師曾子嘗以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爲之罪而曾子卒事獨詳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當夫子之卒爲二十七歲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左傳終哀公二十七年歲在甲子其明年爲周元王元年去文侯即位計五十一年曾子是時九十歲矣論語之作猶在其時後乎獨惟諸弟以所事夫子事有若而論語則有子曾子閔子並稱爲子說者疑此三子之門人所述儻有之歟其于子夏子游子張或多譏刺去夫子益遠微言已絕人各是其所師遂互相標榜耶檀弓鋪張子游過于曾子而子張一篇序子張則非子夏序子夏則非子游序子游曾子又非子張即所謂是其所師者非耶夫子設四科子夏子游並列文學而春秋獨屬子夏諸弟中惟子夏多撰述禮傳喪服授詩及毛公記爾雅公羊高穀梁置咸受業焉徐防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夫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洵哉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以事推之其子夏之門人所記多歟漢時有齊魯古文三家馬融孔安國並傳古文張禹則以魯參齊包周之學出焉鄭則以古兼攷齊魯何晏集諸家解名曰折衷至是於前世傳授師說異同皆不詳焉竊疑太史公史記於孟武伯問子路則稱季康子子語魯太師樂則先舉齊太師後舉魯太師班固漢書於葉公問政則稱定公皆三家之互異又孔安國注君子不以紺緅飾以緅爲緅鄭司農爲緅許存說文解字引誄曰以誄爲讄鄭司農爲誄孔許皆說古文鄭本魯論是亦魯古並行之明證矣後之讀論語者倘于此乎求之

坫又曰諸弟子所稱皆夫子之遺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文質份份之論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溫故知新之論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答子路成人子張述之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對哀公問政子夏傳

之彖傳喪過乎哀即致乎哀而止之說也繫辭傳以和行即禮之用和爲貴之義也由是遇齊程木子則大德小德之閑辨議曾孟兆子則觀志觀行之義通然則檀弓所載曾子子游有子所論自不誣矣

劉端臨先生遺書卷一

論語駢枝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謹案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矣獨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

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竝鶻突不分明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巳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卽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爲文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復易也皇侃本作貧而樂道開成石經貧而樂旁注道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謹案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巳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鄭注內則卽訓爲饌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巳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

並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

第1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頫問賀慶賑膰賵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

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謹案哀而不傷舊說多異毛詩篇義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二義

皆回宂難通朱注以詩詞分配哀樂似少近理而寤寐反側與哀義絕遠注雖勉強傅合亦但云寤寐反側之憂而不得言哀則其義之不愜亦可見矣程大昌聲音之說尤爲無據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衆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

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

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謹案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惠氏禮說曰犂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蘊蘊千載一旦發露可謂卓識然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旣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

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之說未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

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賓孟曰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以犧喻人君亦古之通語也賓犧謂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埶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三子言志許以諸侯仲弓德行亞於顏淵遠出三子之上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然詞意婉曲寄託深遠如儀封人木鐸之喻南宮适禹稷之問

略相似末學膚受緣文生義至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傅合耕犂之指王肅家語謂生于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説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竝五嶽四鎭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雜文之訓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注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輩所僞託故亦云然微言絕而曲説興所從來遠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謹案第七篇所記多夫子自道之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道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自道也此二章語勢一例何有於我何所有於我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而已矣有何道德於我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語意亦如是朱注解何有於我爲何者能有於我此説用劉原父似亦可通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至是又辭而不居何也喪事不敢不勉猶曰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承當之辭非遜謝之辭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語其遠不可及也語其近又不可謙也語默之宜醉飽之節曰非我所能其可乎學者詳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近人不解此義聞愚説或頗以爲怪用敢旁推交通敷暢厥旨莫學者無惑焉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眤也眤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

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揚雄方言繼爾雅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謂述演方言故其名書之意相表裏）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氐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之爲

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楊慎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謹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即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没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謹案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

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君召使擯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臯邢二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

聘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

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摳衣也謹案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摟（說文摟摳衣也）摟謂之揭（釋木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揭謂之摳（內則注摳揭衣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摳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旣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旣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愚嘗謂孔注出魏人依託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棘下生語也

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覿愉愉如也一節總記聘問之

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文並爲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

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没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竝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攝齊與摳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兩手摳衣自是卽席之容非上階之法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旣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謹案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朱注謂死生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爲惑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仇讎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借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槩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惡反覆無常旣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窄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顚倒瞀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旣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惑

惷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闊疏知人聽言葢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譖愬之荅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閒而殺之邴原

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不可以作巫醫鄭注謂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是也巫醫所以治疾無恒之疾不可治也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恒之人蓍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謹案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

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豚而瞯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即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論語古訓敘

海寍陳君鱣說論語古訓十卷于[illegible]之[illegible]
輯之且據石經皇侃義疏山井鼎[illegible]證其譌[illegible]
而附注于下元在京師獲見稾本今來浙而是書付刻
初成元幼習是經往往嘗疑于心而莫能釋及取包鄭
諸君之注而攷之頗者然盡解姑舉數事以明古訓之
善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包讀孝于惟孝句漢石經
及白虎通義等書所引竝同乃知乎爲于字之譌自譌
爲乎乃讀乎字句則孝乎既爲不詞而以孝加于兄弟
文亦不類繪事後素鄭曰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其閒

以成文此與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合若謂素上施采則古人繪事施諸衣服旌旗不皆以素爲質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馬曰爲力爲力役此與射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于鄉射禮記記乃孔子之徒所述何得孔子爲之釋歟何有於我哉鄭曰人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與聖仁章合未有枉彼自任曰可謂云爾此忽謝不敢居不將矛盾乎過位鄭曰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曲禮疏引以爲鄉位之證孔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則知此位乃中廷臣立之位若君立處謂之宁不謂之位也如此之類禆益甚多學者知有古訓

進而求之可以得經文之精微識聖人之指趣所以益身心而正性命者非淺小矣陳君精于六書嘗著說文解字正義又以說文九千言以聲爲經偏旁爲緯輯成一書有功學者葢甚元樂其古訓之旣版行尤望其以說文付梓庶幾爲聲音訓故之學者事半而得功倍也

嘉慶元季正月上元日學使者儀徵阮元敍

論語古訓敘

論語古訓存漢經師之遺義也論語有古論有齊論有魯論古論爲孔安國注而世不傳張禹受魯論兼講齊說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馬融亦爲之訓說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參攷齊古爲之注何晏等集孔包周馬鄭諸以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幷下己意爲集解梁陳之時鄭氏何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竝行鄭氏特盛故唐人諸書多引之迨宋時遂亾近有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託名王應麟鄭注非古文且其所收亦未盡也今以集解爲本攷諸載

籍所引遺說旁搜坿益爲古訓十卷言古者以別于今
也不曰集解補者守鈌抱殘不得言補也凡經文從邢
昺正義本而以漢唐石經皇侃義疏高麗集解本經典
釋文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異物觀補遺校注于
下或見于它書亦閒爲援證也至邢本集解舛互良多
甚將語助字刪削致文義不屬今則從皇本高麗本也
孔注古論據何晏敘世既不傳集解所采說多不類且
與說文解字所偁論語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
古疑爲後人假託特與尙書傳又異今姑從集解存之
也集解采七家之說有兩周氏一漢人不悉其名一魏

人復姓周生名烈今皇本高麗本並作周生烈曰則無
漢之周氏邢本並作周曰則無魏之周生積疑于中無
從是正也鄭康成漢世大儒故集解之外蒐輯鄭說獨
多且以愚意疏通證明之所以補疏家之未備也馬融
鄭之師也王肅難鄭者也存馬王之說亦可以發明鄭
注也少習此經長無成就謹以肄業所及博采通人之
辭勉具僃編就正有道凡引諸說或偁官從鄭注周禮
書鄭司農鄭大夫例也或偁字從鄭注書杜子春例也
乾隆五十有九秊冬十有二月甲寅朔海盬陳鱣書于
震澤旅次

論語古訓卷一

海寧陳鱣述

學而第一 釋文凡十六章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 集解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釋文有或作友非

包曰同門曰朋也 集解 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曰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鄭曰慍怨也 釋文 何曰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

慍集解 唐釋元應一切經羅雲忍辱經音義又本行集經音義並引首句 鱣按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慍恨也詩邶風毛傳云慍怒也是慍有二義鄭訓本倉頡篇何訓本毛傳然慍怨聲合鄭訓爲長

有子曰 [illegible]

孔曰弟子有若也 集解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皇侃本高麗本弟作悌釋文弟本或作悌下同

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 孝經三才章正義

鮮寡也 釋文 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也言孝弟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集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

何曰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集解文選籍田賦注引首句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日本山井鼎七經攷異云足利本無爲字

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集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皇本仁上有有字鱣按包注作有仁

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

少能有仁也集解王曰巧言無質令色無質皇侃義疏

曾子曰。

馬曰弟子曾參也集解

吾日三省吾身。

鄭曰思察己之所行也釋文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

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鱣按上句同學而章注大司徒注作同師曰朋公羊定四年傳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疏出倉頡篇漢書司馬遷傳云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亦通于此

傳不習乎

鄭曰魯讀傳為專今從古釋文　玉海四十一釋文云按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鱣按釋文下采鄭注魯讀云云有不引鄭而直載其辭者故于此起例謂放此者皆鄭注也臧在東曰魯讀傳為專者釋文條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

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玆遂生矣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詎明故從之

何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集解

子曰道千乘之國皇本高麗本道作導釋文道本或作導注及下同

馬曰道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

焉集解釋文引首句鄭曰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詩信南山正義成方十里左氏成元年傳正義周禮匠人疏出革車一乘詩信南山正義　左氏成元年傳正義周禮小司徒疏無出字　匠人疏作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小司徒疏鮑按鄭注同馬竝引司馬法爲證公羊哀十年傳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當亦此注又大宗伯疏引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正義引千乘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則係馬注也

敬事而信

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集解

節用而愛人、

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集解

使民以時

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集解鱣按邢本作下有事字當從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集解釋文鄭曰文道藝也釋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

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集解世說言語篇注引下句作好賢人則善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集解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義疏 鱣

按此注義疏引作王雍當是王肅或肅字子雍而誤脫子字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

識其義理也集解

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釋文毋本亦作無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集解 文選五等論注引下句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集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漢石經作贛抑與作意予

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爲治邪集解史記仲尼弟子傳集解引後四句無亢字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皇本與下有也字攷異云一本作之也與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其諸異

予人求之與

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集解弟子傳集解作明人君自與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集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集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

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作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筆解作馬曰其言反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作故曰近禮　筆解作馬曰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皇本宗下有敬字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集解

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作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集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孔曰未足多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樂下有道字

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集解弟子傳集解鱣

按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論語曰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臧在東曰雍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攷異云作曰釋文摩一本作磨本與下有也字

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

集解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詩淇澳正義爾雅釋器正義泫鏡經音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人學問以成德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

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者也集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本作患己不知人也釋文患不知人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

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集解邢本無此注

為政第二釋文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釋文共鄭作拱俱勇反

鄭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也集解鱣按邢本作包注此從皇本北極謂之北辰文選運命論注拱拱手也釋文

子曰詩三百、

孔曰篇之大數也集解

一言以蔽之、

包曰蔽猶當也集解釋文鄭曰蔽塞也釋文文選辨命論注

曰思無邪、

包曰歸於正也集解

子曰道之以政皇本高麗本道作導文選二十八將傳論蓮華經維摩詰所說經音義引俱作導漢石經作道

孔曰政謂法教也集解　蓮華經音義

齊之以刑

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集解

民免而無恥

孔曰苟免罪也集解

道之以德

包曰德謂道德也集解　釋文鄭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釋文　鱣按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

公敎民之典故鄭取以爲說不同包泛指爲道德也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鄭曰格來也釋文何曰格正也集解　鱣按鄭訓格爲來者詩毛傳文釋詁云格至也義亦相通何訓正者與上文民免不相關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漢石經及高麗本于作乎三十作卅

何曰有所成立也集解

四十而不惑

孔曰不疑惑也集解

五十而知天命

孔曰知天命之終始也集解　文選閒居賦注

六十而耳順。

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集解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集解

孟懿子問孝。[illegible]

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謚也 集解

子曰無違。漢石經無作毋 [illegible]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

樊遲弟子樊須也 集解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集解

子游問孝

孔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集解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漢石經無乎字

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

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集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集解文選補亡詩注詩凱風正義初學記孝部鄭曰言和顏說色是爲難也鱣按色難包馬訓屬父母顏色鄭訓屬人子顏色然證以內則柔色以溫之及祭義必有愉色則鄭訓爲長也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釋文饌鄭作餕音俊

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集解釋文四分律音義引下句鄭曰食餘曰餕釋文初學記孝部鱣按馬注古論作饌鄭注魯論作餕也臧在東曰特牲饋食禮祝命嘗餕者又餕有以也兩餕與舉于俎許諸注古文餕皆作餕又有司徹乃餕如賓注古文餕

作餕籑饌餕字本通故古魯異文然內則曰父母在
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末
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
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餘止爲飲食不如餕
義爲長故鄭
從魯不從古

曾是以爲孝乎

馬曰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
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集解 曾則也釋文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孔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
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引下何 鯛按孔安國
稱夫子爲孔子亦是一疑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

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子曰視其所以

何曰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集解

觀其所由

何曰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集解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漢石經次句廋下無哉字

孔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所匿其情也集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孔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也 集解 涅槃經音義　顯揚聖教論音義　達摩俱舍論音義　鯨按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子曰君子不器

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周也 集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集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鄭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左傳文十八年正義　皇本高麗本作孔曰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釋文罔本又作冈

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集解

思而不學則殆釋文殆依義當作怠

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集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

何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集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皇本高麗本女作汝釋文女音汝下可以意求之

孔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集解誨猶教也集說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皇本不知下有之字

子張學干祿

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干求也四句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也集解弟子傳

集解　上　禮疏　皇本高麗本及史記集解俱無亦同二字今從邢本禮疏有亦字無同字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攷異服下有也字

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集解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釋文錯鄭本作措

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集解　文選上林賦注引首句鄭曰措投也釋文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孔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謚也集解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皇本臨下則下俱有民字

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集解

孝慈則忠、

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集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皇本則下有民字

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集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鄭曰或之言有也書微子正義左氏定四年傳正義作或云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偁爲或左氏定四年傳正義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集解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

其爲爲政漢石經及皇本乎作于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皇本高麗本爲政下並有也字釋文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

包曰孝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卽是與爲政同耳集解文選閒居賦注鱣按漢石經本作孝于惟孝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引並同皇本集解作孝于義疏于於也釋文本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敘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後人幷改包注且有以書云孝乎爲句者蓋因晚出書之謬而易論語本文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 集解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五經文字云說文軏字隸省作軏

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集解 文選四子講德論引輗者句

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 攷工記車人疏 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義疏　鎦按攷工疏但云論語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不云鄭注以意度之當是耳臧在東曰柏車轂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轂雖長轂輻牙則短故得小車之名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孔曰文質禮變也 集解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後漢五行志二十三引作何是世謂易姓之世也因其制度安易所何

可知也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集解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皇本高麗本世下有亦字

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集解

史記孔子世家集解作何曰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集解

見義不爲無勇也

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集解

論語古訓卷二

海寧陳鱣述

八佾弟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集解 文選東都賦注引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

三家者以雍徹 釋文撤本或作徹

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

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集解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皇本穆穆下有矣字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集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集解

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放魯人也集解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集解釋文引首句鄭曰易簡也釋文鱣按包以為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為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為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集解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皇本高麗本弗作不

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

止也集解釋文引首句孝經事君章正義引末句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釋文嗚呼或作烏乎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

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集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釋文爭絕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絕句

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集解鱣按孔意以君子無所爭絕句也鄭讀必也

絕句者言君子不曰必無所爭也射乎者言於射見默人之有爭心也然射義引此文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亦從符說以必也射乎連讀與此不同

揖讓而升下而飲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則云下而飲

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集解鱣按義疏云就王

注意則云指讓而升下也若飲人竝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鮑謂義疏幷指飲人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復引鄭注詩則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聘義鄭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下而飲連文也

其爭也君子。

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集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集解弟子傳集解文選詠史詩引盼動目貌釋文引絢文貌

鄭曰文成章曰絢 釋文聘禮疏無文字文選蜀都賦劉注作

謂之絢

子曰繪事後素釋文繪本作繢同

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作美女　文選魏都賦夏侯常侍誄注並引首句　多羅經音義引繪畫也五采也　士冠禮疏引素用繪

曰禮後乎

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集解　弟子傳集解作何曰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漢石經無者字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已矣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下二句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鄭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集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大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别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集解 史記禮書集解 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天官籩人疏 禮器正義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孔曰荅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 集解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解

得見吾書二十九孔似謂下信
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宗
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
西南隅謂之奧

祭如在、

孔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集解

祭神如神在、

孔曰謂祭百神也 集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集解 鄭注故不致敬作不致肅敬 特牲饋食禮疏引作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

御覽五百二十九引注不当作大
尊古大字通行者隸之參

俗之言感動之也集解鄭曰奧西南隅釋文鱣按鄭訓奧本釋詁文文選赭白馬賦引鄭注尚書則云內也然此當訓西南隅孔以爲內也非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曰天以諭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集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汗簡引古論語郁作戫鱣按說文戫有文章也从有或聲是古文省也漢石經作郁

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入大廟漢石經及皇本大作太

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集解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

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引首句鱸按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更可疑者

子聞之曰是禮也、

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集解

子曰射不主皮、

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

也三曰兵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 集解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集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 集解句 釋文 史記歷書集解 詩瓠葉正義引首 聘禮疏引注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 皇疏引作諸侯

用羊天子用牛與詩我將正義無下二句玉藻正義無首句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集解無視朔之禮二句公羊文十四年傳疏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皇本高麗本爾作汝唐石經作女

包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集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高麗本無也字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集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曰定公魯君謚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集解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集解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鄉飲酒禮疏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義疏詩關雎序正義引哀世三句無之道二字鱣按詩序哀窈窕鄭箋云哀當爲衷正義引論語注而曰箋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釋文社鄭本作主皇本高麗本戰栗下有也字攷異同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

意矣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集解鄭曰主
田主謂社也釋文　左氏文二年正義　公羊文二年疏　義疏云鄭論本云問主也　鱣
按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杜注引論語正義曰論語
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對曰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
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
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
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竝爲廟主故杜所依用
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臧在東曰經文明云
使民戰栗以社稷爲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與民
何與張包周等徒守魯論不考古義疏矣鄭君雖注
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孔反云社主周禮
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不知此注元以爲田主合之
古論主字非單矣又公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注
引論語徐疏引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
公問社于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爲
廟主可按論語字雖不同義不得各異如鄭說則古
魯可通何據魯論作廟主而杜亦同之與古義乖祭
涤正義引異義今春秋公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

繫心夏后氏以松云云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許君亦從古義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集解

遂事不諫

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集解

既往不咎

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愼其後也集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何曰言其器量小也集解

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集解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

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幷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集解史記禮書集解引上三句文選勸進表注引攝猶兼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皇本高麗本然上有曰字

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集解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漢石經邦作國攷異作亦有樹塞門

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閒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集解郊特牲正義御覽一百八十五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皇本作孰不知禮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日本物觀補遺語作謂皇本高麗本知也下有已字攷異足利本作已也

何曰大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集解孔子世

家集解後漢班固傳注引翕盛也鄭曰始作謂金奏周禮大司樂疏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釋文引云變動貌御覽五百六十四鱣按御覽不云鄭注然與集解異與鄭合蓋亦鄭注

從之純如也

鄭曰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感人之貌釋文引云八音皆作御覽五百六十四何曰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後漢班固傳注引純和諧也鱣按何讀依鄭注

皦如也

鄭曰皦如使淸別之貌釋文引云淸別之貌御覽五百六十四何曰言

其音節分明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後漢班固傳注

繹如也以成皇本成下有矣字

鄭曰繹如志意條達之貌繹文 後漢班固傳注作調 御覽五百六十四

何曰縱之以純如徼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

三者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儀封人請見

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集解

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皇本高麗本作斯者

包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集解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高麗本無也字

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集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集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攷異云也上有矣字漢書董仲舒傳引作又盡善矣文選東都賦注引與今同

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集解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

御覽五百六十四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集解

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大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　詩芣苢正義引末句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弟四釋文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高麗本美作善

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集解

文選閒居賦注　鱣按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正義

讀皇記高麗本從宅義云云……作營

誤

擇不處仁焉得知 皇本高麗本知作智下同

鄭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 集解

鱣按困學紀聞云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惠徵君曰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節擇不處仁爲不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孔曰久困則爲非也 集解

不可以長處樂 皇本樂下有也字

孔曰必驕佚也 集解

仁者安仁、

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集解

知者利仁、

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集解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集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漢石經及高麗本無也字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 集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 集解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集解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名爲君子也集解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雖急遽偃仆不違於仁也集解釋文後漢盧植傳注文選魏都賦注鄭曰造次倉卒也釋文正義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

孔曰難復加也 集解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尙之爲優也 集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 集解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仁有

有我未之見也集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皇本高麗本人作民

孔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集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漢石經矣作也

何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集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釋文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皇本比下有也字

纘按爲論語音者始于晉徐邈此音非鄭本文盧學士曰陸氏以

其義知其讀耳

鄭曰莫無所貪慕也　釋文　鱣按鄭以適爲敵者古敵通作適雜記大夫計於同國適者鄭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政適伐國用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與音敵是適通作敵也鄭讀莫爲慕者慕从心莫聲古本省作莫耳

何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　集解　鱣按何訓益兼鄭義

子曰、君子懷德、

孔曰懷安也　集解　文選東征賦注又登樓賦注引云懷思也

小人懷土、

孔曰重遷也　集解

君子懷刑、

孔曰安於法也 集解

小人懷惠、

包曰惠恩惠也 集解

子曰、放於利而行、

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 集解 文選演連珠注引首句

多怨、

孔曰取怨之道也 集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何曰何有者言不難也 集解 皇本注下作也

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集解 皇疏引作孔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皇本高麗本己知下有也字

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集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

孔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 集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何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 集解 鱣按此注今各本缺惠徵君從相臺岳本校補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鱣按喻當作諭說文諭告也从言俞聲俗省

孔曰喻猶曉也集解蓮華經音義

子曰見賢思齊焉

包曰思與賢者等也集解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高麗本不賢下有者字

子曰事父母幾諫

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集解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皇本敬下有而字補遺有而以二字高麗本勞下無而字

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

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集解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皇本在下有者字

鄭曰方猶常也集解　文選江賦注　嘯賦注　南樓詩注　演連珠注　荅賓戲注

鎮按曲禮云所遊必有常鄭訓本此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補遺矣作也

鄭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集解　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鎮按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集解　文選閒居賦注

釋文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氏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異云一本古下無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

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集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集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集解釋文引首句大

智度論音義崧句經音義引首句

鄭曰言欲難釋文　鍾按說文解字云訥言難也鄭訓本此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何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集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釋文數何色角反鄭世主反

孔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集解　筆解作包曰邢本作何曰　鄭曰數謂

數己之功勞也釋文　鍾按孔義不甚明從古爲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鄭說爲當也

錢廣伯曰速數乃疎數之譌

論語古訓卷三

海寧陳鱣述

公冶長弟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唐石經紲作絏鱣按唐時避諱凡从世字俱改从曳邢本仍之今从皇本高麗本及釋文

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下五句釋文引紲攣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癈言見任用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孔曰容魯人不癈言見用

子謂子賤、

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魯人二字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集解　文選與楊德祖書注引上二句　弟子傳集解引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補遺　高麗本作如何

孔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惠徵君曰瑚璉二字从王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王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鰛按說文槤胡槤也从木連聲是槤爲正字連爲省文輦爲假音耳

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玉篇玉部引上四句

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言語篇注　明堂位正義　鰛按鄭注與包同義疏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欒肇曰未詳也鰛謂賈逵服虔注左氏哀十一年傳亦同此說鄭注明堂位則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集解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攷異高麗本作焉用佞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民足利本無口字皇本高麗本作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也 集解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釋文彫本或作凋同邢本誤作雕今從皇本高麗本及唐石經

孔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 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下三句

子說

鄭曰喜其志道深也 集解 弟子傳集解作善其 筆解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皇本高麗本由下有也字

說文羌字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蓋逮子欲居九夷及之

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集解詩漢廣正義作鄭注　佛般泥洹經音義　佛本行讚經音義

子路聞之喜

孔曰喜與己俱行也集解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釋文過我絕句一讀過字絕句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

哉同耳集解鱣按一曰己下卽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也古字材哉同者二字俱从才聲也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則一曰己下亦是鄭注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在求也節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孔曰賦兵賦也集解弟子傳集解釋文鄭曰賦軍賦釋文鱣按釋文又引梁武帝云賦魯論作傳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鄭訓軍賦與孔訓兵賦同是鄭從古作賦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

乘卿大夫百乘宰家臣集解弟子傳集解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義疏引大夫百乘左氏襄二十七年正義宋地一同之廣輪也正義大學正義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集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孔曰愈猶勝也集解弟子傳集解春秋襄十四年正義作鄭注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攷異云回下一本無也字二下有也字釋文云

吾與爾爾本或作女音汝鱣按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後漢鄭元傳注引元別傳馬融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又橋元傳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尉子貢心也集解

宰予晝寢

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集解邢本作孔曰今從皇本鄭曰寢臥息也文選高唐賦注資暇錄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釋文及邢本彫作雕今从皇本

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釋文圬或作杇皇本作圬今从高麗本

王曰杇槾也二者諭雖施功猶不成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於予與何誅、

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集解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集解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

鄭曰剛謂強志不屈橈書皋陶謨正義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釋文正義包曰申棖魯人也集解釋文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孔曰慾多情慾也集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補遺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馬曰加陵也集解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集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何曰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修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矣二字

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後漢桓譚傳注釋文引下二句動作通何曰性者人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補遺作之未一本高麗本無之字

孔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攷異云足利本無也字

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諡也集解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集解　詩江漢正義引云敏行之疾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補遺無之字
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集解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本高麗本敬上有人字
周生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集解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

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集解

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文選七命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禮器正義　左氏襄廿三年傳正義　又襄三年釋文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　後漢馬融傳注引同

山節藻梲釋文梲本又作棳　鱣按埶文類聚引作桊

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集解　文選竟陵王行狀注　靈光殿賦注引梲者三句

鄭曰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左氏文三年傳正義　鱣按禮器云家不寶龜言有稱也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二者皆非大夫所當有明堂位云山節藻

棁天子之廟飾也故鄭取以爲據

何如其知也、孔曰非時人謂以爲知也集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也集解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皇本高麗本何如下有也字釋文云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

孔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集解鍾按鄭讀知爲智者義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蓋同鄭讀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

篇均讀爲智臧在東曰漢書人表亦讀爲智又表仁人下即列智人是知古讀之不易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釋文弒本又作殺同

孔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集解鄭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釋文鱣案論衡別通篇云猶吾大夫高子也蓋據魯論然崔杼作亂事見春秋襄二十五年故鄭從古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攷異高麗本上則下有又字之一邦作之至一邦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

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集解鱣按鄭讀知爲智者義疏引李充曰違

亂求治不汚其身淸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
甯子之能愚遂生之可卷未可謂知也潔身而不濟
世未可謂仁
也亦同鄭讀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皇本高麗本再下有思字唐石經作再思可矣

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集解

子曰甯武子

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集解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集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絶句鄭讀至小子絶句皇本高麗本裁之下有也字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而裁制之耳遂歸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鱣按釋文云此章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蓋鄭不從舊讀故所解亦異將乎無攷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集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集解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補遺高麗本或下有人字

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集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釋文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鱣按皇邢本皆有子曰字

孔曰足恭便辟之貌也集解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曰左丘明魯大史也集解

匿怨而友其人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集解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唐石經初刻作衣裘旁注輕字鑑按此當因雍也篇衣輕裘致誤錢詹事曰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于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感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鄭曰盇何不也文選思元賦注孔曰憾恨也集解傑文鑑按憾當作感

顏淵曰願無伐善

孔曰自無稱己之善也集解

無施勞

孔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集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曰懷歸也集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集解釋文維摩經音義引首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高麗本學下有者字皎與作者也已釋文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鱣按義疏引衛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丘上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雍也第六釋文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補遺高麗本面下有也字）

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集解釋文本作言任諸侯治云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弟子傳集解引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鄭曰言任諸侯之治檀弓正義）

仲弓問子桑伯子

鄭曰子桑秦大夫（釋文）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集解鱣按義疏虞喜曰說苑云云正與子桑伯子大簡合王肅有心難鄭故以爲伯子書傳無見豈不見左傳說苑乎）

子曰可也簡

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集解皇本無孔曰今從邢本）簡略也（文選絕交書注）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集解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集解

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釋文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

何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

行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末句

請益曰與之庾、

包曰十六斗爲庾也集解弟子傳集解文選詠霍將軍詩注奏彈劉整注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

鄭曰非拜求與之大多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原思爲之宰[illegible]

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集解鄭曰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義疏鱣按鄭說本孔子世家

與之粟九百辭

孔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集解

子曰毋

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集解鄭曰毋止其辭讓也檀弓正義士辭位不辭祿詩采菽正義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集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何曰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 集解 弟子傳集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何曰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集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　集解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皇本高麗本作子曰

孔曰達謂通於物理也　集解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皇本高麗本作子曰

孔曰藝謂多才能也　集解

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illegible]

孔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

騫賢故欲用也集解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不復召我也集解

如有復我者

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鱣按史記弟子傳亦無則吾字與鄭合

孔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伯牛有疾

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集解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曰亾之補遺作亾也

孔曰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集解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孔曰簞笥也瓢瓠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上句鄭曰簞笥也周禮

簞人疏 喪服傳疏 左傳宣二年正義 鱣按士冠禮疏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共爲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集解 弟子傳 集解

冄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癈今女畫 高麗本之道下有也字

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癈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集解 釋文引首句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高麗本足利本無作毋

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邢本作孔曰

子游爲武城宰

包曰武城魯下邑也集解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皇本高麗本作焉耳乎哉唐石經及玉篇作焉耳乎

孔曰焉耳乎哉皆辭也集解按皇本經注乎下皆有哉字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集解弟子傳集解無字子羽句

鄭曰步道曰徑史記高祖紀索隱

子曰孟之反不伐

孔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集解鄭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義疏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集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衞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

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集解義疏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鄭曰不有言無也書微子正義

子曰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皇本戸下有者字

孔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人出入要當從戸也集解

子曰質勝文則野

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集解

文勝質則史

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集解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集解 文選文賦注引作孔曰鄭曰彬彬雜半貌也後漢馮衍傳注 鱣按說文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聲許君所偁論語本古文當从古作彬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皇本無之字衛道云一本作人生之直

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集解 鄭曰始生之性皆正直詩萇楚正義

罔之生也幸而免

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集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集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　集解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包曰敬鬼神而不瀆也　集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皇本作子曰

孔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集解

子曰知者樂水、

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集解

仁者樂山、

何曰仁者樂如山之安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集解

知者動

包曰有進故動也集解

仁者靜、

孔曰無欲故靜也集解

知者樂、

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集解

仁者壽、

包曰性靜故壽考也集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周公大公之餘化也大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集解

子曰觚不觚、

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集解善見律音義王

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義疏

觚哉觚哉

何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集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補遺雖作縱皇本仁下有者字也作與

孔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集解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肎自投殺之也集解孔曰陷下也集解 蔡集說引孔陷之入於井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集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鄭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筆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釋文否鄭繆方有反攷異厭作壓 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 集注 史記說同上也

孔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也集解鄭曰矢誓也否不也

釋文　纘按鄭云矢誓與虞翻注周易矢誓也相合云否不者義疏引繆播曰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亦與鄭合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何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集解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上三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皇本有作能衆下有者字

孔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集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集解文選七發注引方道也鄭曰方猶道也後漢班彪傳注

方常也鄭

論語古訓卷四

海寧陳鱣述

述而弟七 釋文凡三十九章鱣按注疏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補遺老上有於字

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集解 釋文引首句筆解作祖述之而己

鄭曰老老聃彭彭祖 釋文 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 曾子問正義鱣按史記老莊傳云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故鄭云周之大史包以老彭爲一人雖本之大戴禮然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集解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皇本高麗本德之不修四句末皆有也字補遺足利本高麗本徙作從

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釋文燕鄭本作宴鰛按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爲古文燕是燕爲古文宴爲今文臧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今文故作宴也

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集解釋文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本或無復字非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

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集解

子曰志於道

何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集解

據於德

何曰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集解

依於仁

何曰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集解

游於埶唐石經游作遊

何曰埶六埶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集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集解筆解作之弱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延篤傳注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釋文鱣按後漢書馬援杜詩二傳亦以束修爲年十五延篤傳云且吾自束修以來然則束修爲十五以上之偁漢猶有是語鄭據時驗也誨魯讀爲悔是假借鄭从古作誨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皇本高麗本作舉一隅而示之足利本作示之無而字鼂公武蜀石經攷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李鶚本不同鱣按文選西京賦李注引亦有而示之三字可見古本皆然也皇本作則吾不復也攷異高麗本作則吾不復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

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
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攷異云未下有有字一本同今本
何曰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集解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皇本高麗本合前章并脫注傳寫之失是日下有也字今從邢本釋文云云云亦非陸氏本文
何曰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集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
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耳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與音餘下皆同 釋文

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惟與己俱故發此問也 集解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皇本高麗本馮作憑釋文馮字亦作憑

孔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 集解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釋文一本作吾爲之矣

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集解 史記伯夷傳集解引作若於道可

求而得之者　鱣按秋官條狼氏云下士掌執鞭以趨注引此經以證云言士之賤者也此注賤職與之合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皇本高麗本求下有者字

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集解　伯夷傳集解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集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

周生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作周氏曰忽作怱　文選嘯賦注作怱怱　鱣按義疏云怱怱也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釋文爲本或爲嬀音居危反非

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集解釋文引首句文選嘯賦注引下三句）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集解攷異云足利本作孔安國曰）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皇本高麗本作子曰古之賢人也又何怨下有乎字）

孔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

爲仁豈怨乎集解

出曰夫子不爲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集解　筆解　鱣按鄭云賢且仁者上文古之賢人古本作賢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是作仁字解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皇本疏作蔬

釋文疏本或作蔬

孔曰疏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集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集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鄭曰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釋文 何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 集解

鱣按魯讀易爲亦者五十以學絕句亦字屬下句五十以學者卽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卽欲寡其過意也然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是作學易爲得故鄭從古論何注蓋同鄭也

子所雅言 集解 音今作言字之誤也傳寫者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耳

孔曰雅言正言也 集解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集解　筆解引上三句鱣按注則經文雅言當作雅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荅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皇本高麗本至下有也字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皇本敏下有而字

鄭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集解

子不語怪力亂神　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李充注見集注此說惜不文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敎化也或所不忍言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攷異云足利本作孔安國曰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皇本高麗本及唐石經俱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一本作必有晁公武曰蜀石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鮒按何晏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江熙穀梁傳注我三人行必有我師並有我字孔子世家云三人行必得我師有亦作得

何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鱣按司馬黎集解俱誤當作司馬犂兄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
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集解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皇本高麗本作吾無所行
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集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何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何曰疾世無明君也集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亾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釋文亾而爲有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集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釋文綱音剛鄭本同

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横絶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集解西征賦注引綱者三句

無以横絶流四字　攷異云一本注中鈎字皆作鉤吳槎客曰西征賦注作繫鉤則注中鈎字竝當作鉤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補遺無而字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 集解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高麗本知下無之字

孔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 集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 集解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集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是也 集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 集解 釋文弟子傳集解引上三句 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 釋文 鱣按鄭以司敗爲齊大夫者

蓋齊之陳氏名司敗也左氏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杜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昰司敗本陳楚官而齊大夫取爲名也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皇本高麗本作孔子對曰進之字皇本作進也取作娶釋文亦作娶

孔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取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無上三句及魯吳句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

故受以爲過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何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何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集解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皇本高麗本得下有也字

孔曰躬爲君子行己未能得之也集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集解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 集解鄭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釋文 鱣按魯讀亦通馬曰正如所言對子義較精故鄭從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 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按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訓此有病字非鱣按後漢方術傳引作孔子有疾亦無病字

包曰禱請於鬼神也 集解 世說德行篇注

子曰有諸

周生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 集解

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釋文誄說文作讄或作讄攷異

云一本爾作示謹案恐爾字誤

孔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集解鱣按說文解字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纍省聲誄或不省許君所偁論語蓋古文也

子曰丘之禱久矣皇本高麗本禱下有之字

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集解世說德行篇注鄭曰明絜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後漢方術傳注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孔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集解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 集解 華嚴音義下 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釋文 同王道 鱣按鄭讀蕩者蕩蕩段大令曰坦湯當爲但湯盧學士曰魯論亦不必二字皆異文詩宛丘之湯亦讀蕩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 鱣按今皇本脫君字義疏云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屬世也皇本威下無而字

泰伯第八 釋文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釋文得本亦作德

鄭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

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正義 後漢和帝紀注引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欲讓其弟季歷大王有疾云云又丁鴻傳論注詩皇矣正義引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 王曰泰伯周大王之大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集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

鄭曰葸慤質貌釋文後漢班固傳注引云葸質慤貌也何曰葸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集解釋文引云畏懼貌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馬曰絞絞刺也集解釋文鄭曰絞急也釋文後漢寒朗傳注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汗簡引篤作竺

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集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說文誃讀若論語跢予之足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集解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

而歸之後漢崔駰傳注　鱣按義疏云父母全而生已已亦全而歸之也本鄭義集解每多刪削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諭己常誠慎恐有所毀傷也集解淵潭

也華嚴音義上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生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

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集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集解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集解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高麗本無乎字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于耳也集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集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

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集解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馬曰友謂顏淵也 集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玉篇引作可以侂六尺之孤說文云侂寄也

孔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 集解 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 正義 地官大司徒疏引六尺謂年十五又鄉大夫疏喪服傳疏引十五已下

可以寄百里之命

孔曰攝君之政令也 集解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何曰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

集解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鱣按皇邢本皆有人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集解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也集解

子曰興於詩

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集解

立於禮

包曰禮者所以立身也集解

成於樂

孔曰樂所以成性也集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喪服傳疏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後漢方術傳注何曰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知也集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之貧賤者必將爲亂也集解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曰疾惡大甚亦使其爲亂也集解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謚使爲亂也義疏無當以風化之句後漢郭泰傳注文西羌傳注作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爲亂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高麗本有矣字

孔曰周公者周公旦也集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釋文易鄭音以豉反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集解鄭曰穀祿也釋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包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弒君子弒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集解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皇本高麗本政下有也字

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集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之也集解史記十二諸侯表集解文選七發注引首句初學記樂部引魯大師摯已下六句御覽五百六十四也作之

子曰狂而不直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集解

侗而不愿

孔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集解鄭曰愿善也釋文

悾悾而不信

包曰悾悾慤慤也宜可信也集解鄭曰悾悾誠慤也文選勸進牋注

吾不知之矣

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集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何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百集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何曰美舜禹已不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乎高大之稱也集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集解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集解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何曰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集解

煥乎其有文章鯁按說文無煥字詩卷阿正義奐爲文章此當作奐攷異云一本章下有也字

何曰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集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也集解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集解至末文選西征賦注引周公旦齊敬后哀冊文引末二句鄭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書大誓正義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正義館按經文本無臣字故馬鄭俱以一人爲文母魏志文帝紀注引魏略云黃初二年詔曰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中論亡國篇云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其誤已久唐石經左傳無臣字尚書則後人加臣字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孔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也斯此也此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集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皇本三作參釋文參本又作三皇本高麗本周下無之字

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集解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攷異云足利本無矣字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己不能復閒厠其閒也

集解

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馬曰非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集解　文選魏都西征賦楊仲武誄注竝引首句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集解　鄭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義　左氏宣十六年傳正義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包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

閒有洫洫廣深八尺也集解華嚴音義下

禹吾無閒然矣

論語古訓卷五

海寧陳鱣述

子罕弟九釋文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鱣按唐棣合前章當作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集解筆解引包曰寡能及之故希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集解孔子世家集解北堂書鈔博學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補遺作吾執射乎吾執御

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蓺之卑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釋文純鄭作側基反

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集解後漢陳元傳注引作何日 鄭曰積麻三十升以爲冕詩葛覃正義 純讀爲緇詩都人士正義 黑繒也釋文鱣

按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又按說文純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鄭不同許也

[illegible]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集解後漢陳元傳注引作何曰

子絕四毋意

何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毋必

何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毋固

何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毋我

何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筆解引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

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往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集解）鄭曰微服而去（檀弓正義）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

多能於小埶也集解鄭曰大宰是吳大宰嚭也釋文正義

鱣按義疏云吳有大宰嚭宋有太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于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至後世所不論耳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孔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集解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

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集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 集解　集解釋文引首句　孔子世家集解　鱣按王肅家語敍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也肅云談者卽指鄭氏大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牢判爲二人肅臆說不足信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何曰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 集解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皇本夫下有來字　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同音空

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集解鄭曰兩端末也釋文鱣按空空鄭作悾悾者前篇悾悾而不信鄭注誠慤也與此同意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孔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無鳳鳥至句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弦異齊作齋釋文冕鄭本作弁

包曰冕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引瞽盲鄭曰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釋文鱣按說文覍冕也從兒象形弁或覍字冕大夫以上服也從日免聲絻或從糸蓋古論作覍魯論作冕字本相似也包從魯作冕即絻

字鄭從古作皃卽弁字也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

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集解

顏淵喟然歎曰

何曰喟然歎聲也集解音義　燈指因緣經六度集音義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何曰言不可窮盡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攷異云足利本焉作然

何曰言忽怳不可爲形象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illegible]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何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鄭曰恂恂恭順貌後漢趙壹傳注

鯔按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與集解異爲鄭可知又李膺傳注引論語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吳志步騭傳引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孟子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皆與鄭同恭鄭注傳古論循作恂恂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

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鄭曰卓爾絕望之辭釋文

子疾病

包曰疾甚曰病也集解鄭曰病謂疾益困也左氏桓五年傳正義

天官疾醫疏引鄭注疾甚曰病

子路使門人爲臣

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也集解　筆解引下句無故字其作爲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孔曰病少差曰閒也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集解文選七發注引首句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死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集解

且予縱不得大葬

孔曰君臣禮葬也集解鄭曰大夫退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王制正義

予死於道路乎

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

當憂棄於道路乎集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作賈下同玉篇引作夃鱣按說文夃秦以市買多得爲夃

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邪集解釋文華嚴音義文選答盧諶詩注引首句鄭曰韞裹也匵匱也釋文鱣按義疏曰韞裹之也匵謂匣匱也本鄭注馬以爲韞藏也非經文正有藏字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羣經音辨沽鄭音故

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集解

子欲居九夷

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集解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馬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集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皇本高麗本反下有於字

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集解世家集解孔子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集解釋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集解文選秋興賦注鱣按邢本高麗本及選注竝作包曰今從皇本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吾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集解鄭曰簣盛土籠也書旅獒正義後漢班固傳注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集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何曰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 集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集解 鑪 按邢本高麗本作包曰今從皇本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者論人亦然也集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皇本高麗本畏下有也字

何曰後生謂年少也集解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

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乃爲貴也集解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

馬曰巽恭也謂恭巽敬謹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者也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集解　釋文引云尋繹也大智度論音義引尋繹行之

爲貴也鄭曰繹陳也釋文鱣按鄭云繹陳也者釋詁文詩毛傳鄭箋竝同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何曰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言者也集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集解鄭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後漢李陳龐陳橋傳論注鱣按必如鄭說方見三軍與帥別若餘人說竟似三軍即帥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皇本

高麗本敝作弊釋文弊本今作敝縕按說文引論語作弊汗簡引古論語狢作貈竝當从之

孔曰縕枲著也 集解　後漢崔寔傳注 鄭曰縕絮也 釋文埶文類聚人部　韞按孔訓枲著非釋文引鄭云枲也是傳寫之譌今從類聚所引正之玉藻縕爲袍鄭注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漢書蒯通傳束縕請火亦以縕爲絮故可取火師古以爲亂麻是沿孔誤此敝絮與狐貉相對義疏申孔云碎麻著衣是亦裘矣正義謂雜枲麻曰著袍更非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集解　釋文引首句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補遺也作之

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也 集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釋文彫依字當作凋今從皇本作凋

何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諭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集解伯夷傳集解

子曰知者不惑

包曰不惑亂也集解

仁者不憂

孔曰不憂患也集解

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何曰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集解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何曰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集解筆解作孔曰

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曰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集解筆解作孔曰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唐作棠

何曰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

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集解文選廣絕交論引棠棣四句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皇本高麗本有下有哉字

何曰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集解

鄉黨第十釋文凡一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鄭曰恂恂恭愼貌後漢文苑傳注王曰恂恂溫恭貌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文選竟陵王行狀注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耳

鄭曰便便言辨貌雖辨而謹敬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引下句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曰侃侃和樂貌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孔曰誾誾中正貌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馬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集解　鄭曰踧踖敬恭貌後漢明帝紀注　鱣按說文踖長脛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踧踖廣雅踧踖敬畏也鄭亦本馬訓也

君召使擯釋文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

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集解聘禮疏孔子世家集解

色勃如也說文孛斲也从宋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孛如也又艴色怒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艴如也鱣按許君兩偁論語兼存異文也

孔曰必變色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足躩如也

包曰盤辟貌也集解釋文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皇本左右下有其字

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集解

趨進翼如也說文趩趨進趩如也从走翼聲䱇按今从省作翼

孔曰言端正也集解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也集解皇本高麗本作孔曰今從邢本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羣經音辨鞠躬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夫子之執圭鞠竆如也今本作躬䱇按鄭說見聘禮注三蒼云鞠鞠敬皃貌廣雅云鞠鞠敬謹也

孔曰斂身也集解雜寶藏經音義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說文閾門榍也論語曰行不履閾古文閾作閾

孔曰閾門限也集解釋文文選西都賦注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包曰過君之空位也 集解 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曲禮正義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攷異 作攝齊 注同

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集解 鄭曰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 士相見禮疏 鱣按疏引鄭黨云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古人引經與注往往不爲區別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集解

沒階趨進翼如也 釋文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 鱣按聘禮注士相見禮疏曲禮正義

孔子世家引俱有進字

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集解

復其位踧踖如也

孔曰來時所過位也集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包曰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也集解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集解魯讀下爲趨

今從古 釋文

享禮有容色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 集解

私覿愉愉如也 鱣按說文引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但無覿字有儥字云見也據此當作儥

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集解

君子不以紺緅飾 鱣按緅當作纔說文帛雀頭色鄭注攷工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

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 集解

紅紫不以為褻服 [illegible]

鄭曰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艸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義疏褻衣袍襗也詩無衣正義

王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集解正法念經音義引上二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皇本袗作縝唐石經作紾釋文紾本亦作袗皇本無之字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集解文選聖主得賢臣頌引次句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集解鄭曰緇衣羔裘諸侯

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褎與君異耳詩羔羊正義　天官司裘疏引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　既夕記疏引云諸侯視朝之服

玉藻正義引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裼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

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為裼詩羔羊正義　玉藻正義士冠禮疏並引視朝之服

狐裘取溫裕而已緇衣正義

褻裘長短右袂說文引作結衣長短右袂

孔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集解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曰今被也集解鄭曰今小臥被春官玉府疏　鱣按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此可互證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貈佀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貈按據此當作狐貈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集解

去喪無所不佩

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集解

非帷裳必殺之

鄭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義疏左氏昭元年傳正義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集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集解鄭曰

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穀梁僖三年傳疏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集解鄭曰朝服皮弁服曾子問正義

齊必有明衣布攷異足利本作齊必有明衣布也下齊皆倣此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也集解

齊必變食

孔曰改常食也集解

居必遷坐

孔曰易常處也集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說文饐飯傷溼也餲飯餲也論語曰食饐而餲

孔曰饐餲臭味變也集解　叔志　衆經音義

魚餒而肉敗不食鱣按說文餧飢也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餧餒即餧之壞體當作餧

孔曰魚敗曰餒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皇本臭作臰

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集解

不時不食

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集解無下何

既夕記疏　鱣按不時之說惟此爲善漢書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供奉未必本此後漢皇后紀注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則常人皆然何必聖人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集解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說文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既餼按中庸云既廩稱事鄭注既讀為餼是既與氣通也

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也集解文選笙賦注引首句

不多食

孔曰不過飽也集解

祭於公不宿肉

周生曰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 集解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鄭曰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 集解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皇本疏作蔬瓜作苽

孔曰齊嚴敬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 集解 鄭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釋文[illegible]鱣按瓜必形近故古魯異文[illegible][illegible]曰瓜祭上環正義食瓜必祭先也是古有此禮惟魯人必齊如百故祭不言必而齊如言必也從古讀爲長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攷異云斯一本作則

孔曰杖者老者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集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釋文阼本或作阼階

孔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集解

鄭曰儺魯讀爲獻今從古釋文

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月令正義　鱣按郊特牲云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又汁獻涚於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是魯論獻爲儺字聲近之誤故鄭從古作儺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攷異云足利本無而字

孔曰拜送使者敬之也集解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補遺嘗下有之字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集解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

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集解鱣按釋文廄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釋文本鄭注鹽鐵論刑德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是王弼所本也然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明是家廄王弼說非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攷異云足利本無之字

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集解初學記人事引何曰賜惠也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說文胜不孰也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鱣按據此當作胜

孔曰薦薦其先祖也集解

君賜生必畜之

鄭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釋文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也 集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說文引作朝服袉紳釋文拖本或作拕

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以朝服見君也 集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 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入大廟每事問

一鄭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 集解 鱣按邢本無此注今從皇本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 集解 鱣按鄭志田瓊荅劉德云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 集解

寢不尸

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 集解

居不容 釋文居不客本或作容唐石經作容

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集解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

孔曰狎者素相親狎也集解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釋文冕鄭本作弁補遺貌下有也字

鄭曰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釋文鱣按子罕篇釋文云鄉黨篇亦然是鄭注同前也

周生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也集解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集解文選華子岡詩注引末句

鄭曰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文學篇注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集解

迅雷風烈必變

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爲烈也集解

升車必正立執綏

周生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集解

車中不內顧

包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視不過輢轂也集解

鄭曰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釋文

鱣按漢書成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回顧也此本論語鄉黨篇今論語云車中內顧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文選東京賦云車中內顧薛注內顧謂不外視李注魯論語曰車中

內顧臧在東曰何既從鄭作不內顧乃不采鄭校之言而反取魯論內顧之說後人於包注內顧上加不字致漢書文選並爲増易誤矣至薛注尚未誤師古說亦分明今宜據正之

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集解

翔而後集

周生曰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集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釋文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共一本作供玉篇引嗅作齅蜀石經嗅作戛

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粱粟釋文 文選七發注何曰

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集解

文選樂遊應詔詩引首句　鱣按鄭云孔子見雉食粱粟者必如此說方與時哉一歎有關下文三嗅而作鄭亦當指雉食粱粟而言何云子路共具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謬矣又按說文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讀若畜牲之畜說文無嗅字嗅即齅之別體玉篇引論語三齅而作芷也荀子榮辱云三臭之不食也楊注臭謂歆其氣莊子人閒世云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釋文嗅崔作齅漢書敘傳云不齅驕君之餌應劭曰齅音六畜之畜俱訓齅爲歆其氣集注引晁氏曰嗅石經作戞謂雉鳴也所云石經蓋指蜀刻獨怪當日旣用何晏集解而別書其字以遷其義何邪

論語古訓卷六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包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集解 釋文引首句 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釋文 野人粗略也喪服傳疏 鱣按先進後進鄭訓學之先後進與包謂士先後輩相合包說皇本高麗本作何邢本作孔今從釋文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集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集解筆解引下句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釋文云鄭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補遺德行上有子曰二字

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筆解鯫按筆解皆依集解獨此注今本集解皆無之不知出自誰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集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南容三復白圭

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季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釋文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鱣按今本皆有季字皇本高麗本章末多未聞好學者五字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高麗本無以爲之椁四字攷異足利本同

孔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末句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高麗本鯉下無也字吾不下有可字不可徒行也作吾以不可徒行攷異同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謙之辭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顏淵死子曰噫

包曰噫痛傷之聲也集解釋文

天喪予天喪予

何曰天喪予者若喪已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集解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集解釋文明度無極經音義泥洹經音義鄭曰慟變動容貌釋文鱣按慟字說文所無漢景君碑云驚慟傷哀武榮碑云慼哀悲慟郭仲奇碑云悲慟剝裂李翊夫人碑云慟切剝兮來不榮皆作慟慟从心重聲鄭云變動容貌動亦从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夫子容貌變動而言也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也集解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皇本高麗本爲下有慟字𥳑按文選夏侯常侍誄云非子爲慟吾慟爲誰是古本有慟字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何曰禮貧富各有宜顔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集解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能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集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皇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並有曰字攷異死上有事字

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世說簡傲篇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集解鱣按陳訓同馬或世說注誤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皇本作閔子騫說文引作子路侃侃如也唐石經作冉子

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集解文選坐右銘注引下句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鱣按漢書敘傳注引有曰字

孔曰不得以壽終也集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集解魯讀仍爲仁今從古釋文

鱣按仍因貫事釋詁文惠徵君曰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在東曰魯讀仁字爲何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誼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集解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皇本高麗本由之下有鼓字

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集解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

子路故復解之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上二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孔曰言俱不得中也集解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何曰愈猶勝也集解

季氏富於周公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集解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作附益也

孔曰冄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集解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皇本無而字

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集解　御覽六百廿七

柴也愚

何曰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末句

參也魯說文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

孔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文選贈五官中郎將詩注　出曜論音義須密所集論音義雜聲論經瑜伽論音義大菩薩藏經音義竝引上句

師也辟皇本高麗本辟作僻

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由也諺皇本高麗本諺作喭鱣按說文無喭字書無逸云乃逸乃諺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叛諺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鱣按釋文叛本今作畔

皇本高麗本俱作吸說文無吸字今從釋文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釋文子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為別章今所不用皇本高麗本億作憶

何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敎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葢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敎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

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淡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
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率中雖非天命
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文迹本亦作跡鱣
按跡俗字也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
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奥室也集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攷異乎作與
何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

善人也集解　筆解無末何　鮑拔義疏云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叓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高麗本行之下有也字

孔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冄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集解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恧古文臣字本今作臣
孔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集解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爲大臣乎集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曰言備臣數而已也集解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孔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集解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集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曰子羔學未孰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者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路曾皙

孔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上二句

抒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釋文以鄭本作已

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集解

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也集解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乎集解

子路率爾而對皇本作卒爾

率爾先三人對也集解攝大棐論語音義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釋文饑鄭本作飢同餕按說文解字云餓穀不孰爲饑从食幾聲飢餓也从食几聲此當作饑鄭蓋假用

包曰攝迫乎大國之閒也集解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攷異云有上一本有民字

鄭曰方禮法也釋文何曰方義方也集解釋文

夫子哂之補遺嘸之字鰌按哂當作弞

馬曰哂笑也集解文選遊天台賦注九井詩注斷結經音義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何曰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

國治之而已也集解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皇本

高麗本足民下有也字

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　集解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攷異云足利本曰下有敢字補遺云非字下有敢字一本同

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集解　穀梁傳三年傳疏　士冠禮疏引端元端諸侯視朝之服引端諸侯視朝之服　玉藻正義引端元端諸侯朝服

點爾何如鼓瑟希

孔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集解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撰鄭作僎鱣按說文摼讀若鏗爾舍瑟而作玉篇引作投爾但鏗字捣字說文俱無疑當作摼

孔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集解文選藉田賦注引撰具也鄭曰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釋文鱣按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臧在東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但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覩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釋文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鱣按今本皆有也字

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之 集解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皇本冠者上有得字 釋文歸鄭本作饋

·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 集解

鄭曰 弟子傳集解 筆解作孔曰 沂水出沂山 水經沂水注 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 郊特牲正義 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釋文 鱣按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北對稷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道西即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有周公臺臺西

四里許卽夫子故宅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皆與鄭合則魯論作歸包曰歸夫子之門義大通也鄭必從古作饋者以浴沂是三巳祓除之禮事見韓詩周禮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于名川也引論語此文爲證論衡明雩篇云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是皆用古說何從魯作歸故不載孔注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太史公采古文論語故作饋鄭以古義爲長故從之臧在東曰祓禊之禮當用酒食歌詠以祭初學記引張協洛禊賦云布椒醑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痾是也古魯異文者歸饋字通見聘禮注又按說文解字饋餉也餽吳人謂祭曰餽是古論饋本作餽也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周生曰善點之獨知時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

言不讓是故哂之皇本夫子作吾子下曰上有子字

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集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鯨按皇本高麗本正如此

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集解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皇本高麗本小下大下並有相字

孔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集解

顏淵第十二釋文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馬曰克己約身也集解文選東京賦注運命論注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集解文選勵志詩注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集解文選勵志詩注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集解

顏淵曰請問其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集解鄭曰欲知其要春官簭人疏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集解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集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下句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曰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釋文訒或作仞

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集解釋文弟子傳集解引

上句鄭曰訒不忍言也釋文鱣按鄭以訒為不忍詞者說文解字云訒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忍亦从刃聲義相反而成也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皇本高麗本作斯謂可之仁已矣乎

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集解弟子傳集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集解弟子傳集解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皇本高麗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攷異云足利本作斯可謂之君子已乎

包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集解御覽五百十四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皇本高麗本皆下有爲字

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集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集解鄭曰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後漢戴憑傳注鱣

按此與馬說小異但是鄭注穀梁傳敘云膚淺末學漢書五行志云膚受之訴師古曰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後漢張衡傳云後人皮傅注傅音附皮方言秦晉之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強相傅會也文選陳京賦云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于心胸皆與此合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集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見四百三十人李善所引注言
所謂去者去信也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高麗本民信上有使字皇本有令字無下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釋文一讀而去於斯爲絶句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集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皇本高麗本成作城高麗本作爲文

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也集解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集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說文鞹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鞹从革郭聲今作鞟俗省皇本高麗本作猶犬羊之鞹也

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

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集解　釋文引首句鄭曰鞟革也釋文　鱣按詩載驅正義引說文云鞟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鄭此注正合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釋文饑鄭本作飢攷異作飢

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集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曰二謂十二而稅也集解攷工匠人疏引作鄭曰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曰孰誰也集解

子張問崇德辨惑

包曰辨別也集解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皇本無也字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集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皇本高麗本作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補遺作其惑也

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集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集解　詩關雎正義引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皇本高麗本並作吾豈得而食諸釋文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今作吾得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實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集解弟子傳集解　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釋文　鱣按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制本通故古魯異也臧在東曰鄭以折訓爲斷義亦明甚以從古

子路無宿諾

何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集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包曰言與人等也　集解

必也使無訟乎

王曰化之在前也 集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釋文倦亦作卷 鱣按當作券

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集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釋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 鱣按皇本高麗本有君子二字

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集解 攷異云足利本無鄭曰 鱣按高麗本亦無今從皇本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皇本高麗本以作而

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集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皇本高麗本上句無之字

孔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集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集解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皇本高麗本風下艸下竝有也字上作尚釋文

尚本或作上

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艸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集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攷異達下無矣字者下有矣字

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皇本高麗本夫達下無也字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皇本高麗本聞下無也字

馬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曰佞人黨多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遊也集解

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鱣按慝古止作匿當即忒字之變體

孔曰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爲善也集解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集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皇本高麗本無作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癈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集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措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釋文鄉又作嚮皇本高麗本作嚮言上有是字

孔曰富盛也集解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集解鄭曰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左氏文十八年傳正義路史後紀十一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以字不可作否無作毋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集解　鱣按義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可知古本經文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曰友以文德合也集解

以友輔仁

孔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集解

論語古訓卷七

海鹽陳鱣述

子路弟十三（釋文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集解弟子傳集解鱣按勞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即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

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集解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

無遺也 集解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也 集解 史記禮書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鄭曰正名

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

義疏　聘禮記疏引古者二句　鍾按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故鄭云云也藏在東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為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為政而子以是為先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斥以為野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為正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顛到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

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埀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敍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敍同是隋以前俱鄭學要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爲不當正孔子世家以此章列衛輒父不得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取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釋文迂鄭本作于 補遺正下有名字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 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釋文引首句

鄭曰于枉也 釋文 續按鄭以迂爲于者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蓋古字通

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也 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得要中後漢梁紀傳作良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集解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 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作孔曰䲜按邢本亦作孔曰今從皇本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 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集解弟子傳集解華嚴音義引上句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攷異無也字

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

以器曰璉也集解弟子傳集解作貢子之器曰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高麗本為下有故字補遺同

何曰專猶獨也集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何曰令教令也集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皇本無也字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集解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也集解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衞冉有僕皇本作冉子

孔曰孔子之衞冉有御也集解

子曰庶矣哉

孔曰庶衆也言衞民衆多也集解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敎

必三年乃有成功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集解

誠哉是言也

孔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集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集解　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詩皇矣正義　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大平由

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禮記緇衣正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攷異云一本人上有其字

冄子退朝

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詩緇衣正義釋文正義引云季氏朝周生曰謂罷朝於魯君也集解釋文引云君之朝鱣按冄子時仕季氏故造于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詰之曰其事也其卽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爲罷朝於魯君誤矣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集解

子曰其事也

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集解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集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攷異無也字

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集解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攷異曰上有而字皇本難也上無之字

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詩匪風正義 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如知此則可近也集解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皇本喪邦上有可以二字高麗本有可字莫上有樂字

孔曰言無樂乎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集解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

無敢遂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集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 集解 鱣按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閻徵君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大其家必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釋文無作毋云今作無高麗本作毋攷異云古本上作無下作毋足利本上作毋下作無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集解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釋文躬鄭本作弓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也集解釋文引云躬身也鄭曰直人名弓

釋文　鱣按韓非五蠹云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淮南氾論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盜名其人必繇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孔以古弓字从身訓爲直身蓋失之鑒矣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周生曰有因而盜曰攘集解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

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集解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孔曰有恥有所不爲也集解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釋文弟亦作悌皇本高麗本作悌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

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集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集解後漢何敞傳注引中二句爾雅釋詁疏引末句文選閒居賦注又辭隋王箋注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補遺無也字鱣按狷俗字當從孟子作獧

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集解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集解大智度論音義引上二句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詩載馳正義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集解鯨按鄭訓巫醫不能治者猶左氏傳所謂不可爲也巫善禱醫善療皆能治人之疾無恆之人二者所不能治也義疏引衛瓘曰不可以爲巫醫夫無恆者豈止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周官別之上士中士亦非賤役緇衣云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此與論語不同衛瓘豈因此致誤與

滂案鄭語史伯云去和而取同
左傳[illegible]子四據亦和矣亦可為
和也二語亦當請爭君言

善夫足利本夫作哉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集解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曰此易恆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也集解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集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何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集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高麗本末句之下有也字攷異同

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集解鄭曰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

案此注十七字傳疏鱣按疏引云云之說備於鄭注蓋疏約鄭義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集解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孔曰度才而任官也集解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

[illegible]
朋友切〻注引論語曰〻〻

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何曰君子自縱泰佀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集解 文選盧子諒荅劉琨詩注引云泰自縱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集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皇本作斯可謂士矣又作兄弟怡怡如也 高麗本同

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集解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詩常棣正義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戎就兵可以攻戰也集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集解

纘按公羊桓六年傳注引孔子此語而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

憲問第十四釋文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包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爲仁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作鄭曰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何曰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集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集解左傳序正義云何晏以危爲厲鄭曰危猶高也後漢第五倫傳注文選七命注

邦無道危行言孫

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論也左傳序正義無末句後漢第五倫傳注何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集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何曰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也集解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釋文适本又作括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集解弟子傳集解引云容魯人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說文羿引論語曰羿善䠶又奡引論語曰奡盪舟

孔曰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

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侯少康所

殺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俱不得其死然

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集解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

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集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集解

子曰爲命裨諶艸創之高麗本裨作卑羣經音辨裨鄭作卑婢支切

孔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集解　鱣按鄭本作卑諶者漢書人表鄭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義姓氏篇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集解鄭曰討論整理書序正義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集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集解

問管仲曰人也

鄭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集解邢本不作鄭曰今從皇本

奪伯氏騈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高麗本作蔬邢本作疏

孔曰伯氏齊大夫騈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

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集解　文選責躬詩注引齒年也鄭曰伯氏齊大夫雜記正義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坊記正義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攷異云灝按一本補入此注校足利本亦有此注但足利本富者善驕上有富怨二字恐衍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釋文綽本又作繛皇本高麗本夫下有也字

孔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

煩哉不可爲也集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高麗本曰上無子字足利本同

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集解

公綽之不欲

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集解文選東征賦注

卞莊子之勇

鄭曰秦大夫釋文周生曰卞邑大夫也集解鱣按荀子大略篇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韓詩外傳十云魯興師卞莊子請行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後漢班固傳崔駰傳皆作卞嚴注以爲魯人卞邑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界是魯地非秦地且臧武仲公綽拜求皆魯人當如周生烈注

冄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集解

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補遺

矣上有也字

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集解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集解文選歎逝賦注別范安成詩注並引下句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集解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皇本高麗本人不厭其言下有也字下二句同

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集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曰防武仲故邑也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

要君也集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集解

齊桓公正而不譎

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集解鱣按穀梁僖四年傳疏云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據此則鄭同馬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

集解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鄭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 義疏　釋文　正義　鱣案釋文云穀梁傳衣裳之

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又按穀梁莊二十七年傳疏引鄭釋癈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公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可知又或云公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又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母邑泉已下是四穀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按公羊四穀之事在陽穀不在葵丘故鄭不數葵丘此疏尤爲明證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矣集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正義左氏成二年傳正義馬曰

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一也 集解

民到於今受其賜

何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 集解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矣 集解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

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言管仲之功亦不
言召忽不當死也 集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
在公朝也 集解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也 集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釋文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 鱣按皇本高麗本作子曰皇本無道下誤加久

字

孔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亾乎集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皇本作則其爲之難高麗本作則其爲之也難也足利本同

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也集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釋文弑弑簡本亦作殺皇本高麗本作殺

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集解

公曰告夫三子

孔曰謂三卿也 集解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曰吾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今使我往故復往也 集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釋文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鱣按皇本高麗本幷上文皆作二三子

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集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皇本也作之補遺無也字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顔色諫爭也集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何曰本爲上末爲下集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集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補遺之作人

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集解

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何曰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集解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集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曰不越其職也 集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皇本高麗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 釋文方人鄭本作謗

孔曰比方人也 集解 釋文 文選責躬詩注 遊仙詩注 鄭曰謂言人之過惡 釋文 鯨按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而謗人哉夫我則不暇謗人也古文謗作

方蓋謗从旁旁又从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則子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鄭故從魯不從古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賢乎我夫我

孔曰不暇比方人也集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皇本高麗本作患己無能也

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集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集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釋文丘何鄭作丘何是本今作丘何爲是

包曰微生姓畝名也集解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集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集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何曰德恩惠之德也集解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何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也集解孔子世家集

解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後漢趙壹傳注鄭曰尤非也釋文

下學而上達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後漢張衡傳注

知我者其天乎

何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寮从宀尞論語有公伯寮　又訴引論語曰訴子路于季孫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引魯人

子服景伯以告

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集解　鱣按忌字誤衍

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皇本高麗本寮下有也字

鄭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文選西征賦引末句

大夫于朝士于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秋官鄉士疏　鱣按臧在東曰季孫既惑志于寮故景伯欲誅寮必先向季孫辨子路之

續修四庫全書

無罪使季孫知子路無它又知寮之愬然後季孫誅之于市與衆棄之景伯必無不告季孫而竟自誅寮也此注可謂揣一時之情而補經文之略矣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皇本高麗本辟作避下同

孔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集解

其次辟地

馬曰去亂國適治邦也集解

其次辟色

孔曰色斯舉也集解

其次辟言

孔曰有惡言乃去也 集解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集解 文選逸民傳論注引七人至末 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義疏 正義 後漢黃瓊傳注引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鱣按後漢注所引即義疏所載王弼語蓋鄭君及包咸王弼注俱連上爲一章故七人皆有指目然包所稱晨門封人雖隱下位核以四者之辟則非矣王弼云云誣不足據

第一六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8 版反內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皐本高麗本複石門二字

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後漢張皓王龍傳論注蔡邕傳注何曰晨門者閽人也集解鯨按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于水上寰宇記云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閻徵君曰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衆其氏輒可識不必如荅長沮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集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說文蕢艸器也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釋文荷本又作何高麗本氏作子

鄭曰子擊磬者樂也蕢艸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磬其音有所病於世御覽五百七十六何曰蕢艸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集解鱣按御覽所引不言鄭曰然與集解異當是鄭注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

何曰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集解鱣按說文解字云硜古文磬樂記云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硜何注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云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者言無知己唯自信己而已矣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可知經文上二己字皆讀爲自己之己

深則厲淺則揭說文砅履石渡水也詩曰深則砅濿或从厲五經文字濿爾雅或以爲厲

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集解鄭曰由膝以上爲

厲詩匏有苦葉正義　鱣按釋水云繇帶以下爲揭
繇帶以上爲涉繇帶以下爲厲蓋分舉之則三縱
言之則二以帶爲準而分上下也詩正義又謂服注
左傳同是爾雅本有兩文故鄭服據之也包云以衣
涉水爲厲則亦以繇帶已上言之不謂
繇帶以上也此注當有繇帶以下爲揭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備遺矣上有也字
何曰未知己志而便譏所以爲果也末無也無難者
以其不能解己道也集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釋文鄭讀諒陰爲梁闇
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集解
鄭曰諒闇謂凶廬也後漢張禹傳注　鱣按喪服四
制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
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有梁
者所謂柱楣也書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傳

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尙書論語皆同喪服四制作諒闇陰闇音同故孔作陰也謂凶廬者書大傳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此鄭所本孔云諒信也陰猶默也王充稱曰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盤孔說非是當從鄭說爲正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

馬曰己己百官也 集解

以聽於冢宰三年

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集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何曰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集解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補遺敬下有人字

孔曰敬其身也集解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孔曰人謂朋友九族也集解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曰病猶難也集解

原壤夷俟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

子也集解鄭曰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魏書李業興傳鱣按傳上引檀弓文下引此注今檀弓無此注與論語馬注略同當是鄭論語注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皇本賊下有也字

何曰賊謂賊害也集解

以杖叩其脛

孔曰叩擊也脛脚脛也集解文選九井詩注七命注華嚴經音義大智度論音義竝引上句

闕黨童子將命皇本高麗本命下有矣字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集解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鄭曰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既夕記疏何曰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集解

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包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集解

論語古訓　三　十

論語古訓卷八

海鹽陳鱣述

衛靈公第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陣本今作陳鱣按說文云敶列也从攴陳聲今作陳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雅王義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據此則釋文作陣乃六朝時俗本也

孔曰軍陳行列之法也 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孔曰俎豆禮器也 集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釋文糧鄭本作粻音張

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引興起也鄭曰粻糧也釋文纘按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粻也云粻糧也者釋言文鄭注雜記粻米糧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高麗本無有字纘按說文㜮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㜮矣玉篇㜮同濫

鄭曰濫竊也釋文何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集解釋文引首句鱷按鄭以濫爲竊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又云約斯盜鄭注約窮也賈誼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集解

非與

孔曰問今不然邪集解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涂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集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補遺矣作乎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集解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何曰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集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字行下有也字

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子張書諸紳

孔曰紳大帶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文選雪賦注　郭有道碑注

子曰直哉史魚

孔曰衛大夫史鰌也集解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集解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集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

何曰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集解鱣按邢本無此注今從皇本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唐石經作害人

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集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皇本高麗本仁者下有也字

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集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何曰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集解

乘殷之輅釋文輅本亦作路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集解

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集解

樂則韶舞

何曰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集解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集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集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也集解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文選陶徵士誄注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集解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集解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集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皇本慧作惠

鄭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釋文小慧謂小小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集解鱣按魯讀慧爲惠者說文解字惠从心叀聲叀重文䡭云惠或从芔韓詩外傳五云主名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師古曰心不慧是慧惠通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釋文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

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集解　鐘按高麗本無此注攷異足利本同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集解　鐘按高麗本無此注攷異足利本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何曰疾猶病也集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何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集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包曰矜矜莊也集解

羣而不黨

孔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集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集解

不以人廢言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集解　鱣按皇本高麗本無此注今據邢本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皇本高麗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

何曰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集解　鱣按皇本高麗本無注今據邢本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集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集解　文選兩都賦序注引首句　鱣按高麗本亦無此注攷異足利本同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唐石經無之字
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集解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皇本高麗本今下有則字
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

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集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高麗本無則字攷異謀下有之也二字

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集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集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

集解高麗本不作王曰攷異同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高麗本貧下有也字鱣按餒俗字也移山經音義引作餧在其中矣是也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饑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饑餓勸人學也集解　釋文引首句力士移山經音義引餧亦餓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集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皇本涖作莅纂按當作𨽻

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集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集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集解皇本高麗本不作

王曰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釋文云集解無此章鄭本有

鄭曰古皆無此章釋文鱣按鄭所注者魯論是魯有此章云古皆無者明不當有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

集解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集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集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集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讀書志引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孔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集解

子曰有敎無類

馬曰言人在見敎無有種類集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集解高麗本不作孔曰足利本同

師冕見

孔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集解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高麗本作及席也攷異同攷異告作謂

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集解世說言語篇注引云歷告坐中人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曰相導也集解釋文鄭曰相扶也釋文鄉飲酒禮疏引云相扶工也

季氏弟十六釋文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也 集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敎也 集解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孔曰使主祭蒙山也 集解

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一或作封

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集解

續按皇本作七百里之邦今從邢本正義云魯之封域方七百里又云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是邢所據本作封域也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古字邦封同或云封當作邦漢諱邦改封非也尚書叙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皇本高麗本作何以爲伐也

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也集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曰歸咎於季氏也集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孔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集解 文選荅何劭詩注引首句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補遺 矣作也

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 集解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皇本出下毀下竝於字 高麗本毀下無於字

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邪 集解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集解

今不敢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釋文必爲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鮮按今本竝有後世字

孔曰疾如汝之言也集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

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它辭是所疾也集解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患政治之不均平也集解

不患貧而患不安

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集解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集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發與來之作來也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集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

孔曰干盾也戈戟也集解文選從單行注引下句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釋文不在顓臾或作

不在於顓臾漢石經殘字而在於蕭牆之內查毛包周無於鄭按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

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貨果囚季桓子也 集解 御覽百八十五通鑑漢永壽三年注無末二句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 集解 文選古詩十九首注五等論注並引首句 鄭曰亦謂幽

王之後也周禮序疏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詩黍離正義節南山正義無政始句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貨所囚也集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犇齊也集解文選河陽詩注引首三句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曰制之由君也集解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曰無所非議也集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集解鱣按邢本及筆解俱作孔曰今從皇本高麗本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集解

文選演連珠注引首句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高麗本辟作僻攷異同

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集解鱣按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按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是鄭義與馬異也

友善柔

馬曰面柔者也集解公羊定四年傳疏善柔謂口柔面柔柔體柔之屬與馬說異蓋鄭義

也

友便佞損矣說文諞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集解　公羊定四年傳疏云辯佞辯爲媚矣亦本鄭義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何曰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集解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曰恃尊貴以自恣也集解

樂佚遊釋文佚本亦作逸

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集解

樂宴樂損矣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集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孔曰愆過也集解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鱣按說文趮疾也从走喿聲無躁字

鄭曰躁謂不安靜也集解論音義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釋文鱣按讀躁爲傲者未與言及而先自言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孔曰隱匿不盡情實也集解

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周生曰未見君子顔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 集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曰得貪得也 集解 後漢陳蕃傳注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何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集解

畏大人

鄭曰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士相見禮疏何曰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集解鱣按大人當從鄭訓主有位者而言若何解即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義疏云畏大人謂居位爲君者亦本鄭訓是也

畏聖人之言

何曰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集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何曰恢疏故不知畏也集解

狎大人

鄭曰狎慣忽也言慣見而忽也書大禹謨正義泰誓正義何曰直而不肆故狎之也集解

侮聖人之言

何曰不可小知故侮之也集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也集解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曰探湯喩去惡疾也集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德作得皇本無而字

孔曰千駟四千匹也集解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阪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集解

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集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說文伉人名論語有陳亢鏗按禽當名亢

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集解

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曰獨立謂孔子也集解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佗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攷異作未之皇本高麗本不學詩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高麗本立下有也字皇本二者下有矣字高麗本者作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皇本高麗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集解

論語古訓卷九

海鹽陳鱣述

陽貨第十七釋文凡二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集解　孟子滕文公疏虎也下有名虎字貨句又作爲季氏家臣又作將使之仕也

歸孔子豚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

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集解　孟子滕文公疏下云豚豕之小者

鄭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釋文

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餘按塗俗字據周官司險五涂則當作涂

孔曰塗道也於道路相逢也　集解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

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　集解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爲有知也　集解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　集解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曰以順辭免害也集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曰君子慎所習也集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曰上知不可使強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集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攷異子下有游字

孔曰子游爲武城宰也集解文選騶河陽詩注鄭曰武城魯之下邑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鱣按此與雍也篇包注略同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莧爾本今作莞鱣按易夬九五云莧陸夬夬虞翻曰莧說也讀如夫子莧

爾而芙之莧是漢時作莧莧莞形近今本俱誤作莞矣

何曰莞爾小芙貌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高麗本使下無也字

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子曰二三子

孔曰從行者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集解弟子傳集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皇本高麗本弗作不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引首句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高麗本上一之字

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集解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皇本有下有復字

鄭曰東周據時成周詩黍離正義何曰興周道於東方故

曰東周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鱣按鄭以東周爲成周者　詩正義云以敬王　公王城而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蓋鄭此注極醇正義申鄭亦善獨怪其左傳序正義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于東方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君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是仍從何晏之說與詩正義相違夫何說乃公羊黜周王魯之謬論曾謂聖人出此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高麗本作孔子對曰

孔曰不見侮慢也集解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攷異云一本焉作矣

孔曰㷊事疾則多成功也 集解

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

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 集解 孔子 世家集解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曰不入其國也 集解 孔子 世家集解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鱣按磷當據漢州輔碑引作粼

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

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文選登樓賦注何曰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筆解引末二句作孔曰鱣按必如鄭注方得聖意若何解則經文當作焉能不食而繫矣非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無也字

何曰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集解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皇本居上有曰字

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集解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集解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曰蕩無所適守也集解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集解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曰狂妄抵觸人也集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包曰小子門人也集解

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也集解

可以觀

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集解

可以羣

孔曰羣居相切磋也集解

可以怨

孔曰怨刺上政也集解鄭曰怨謂刺上政詩擊鼓正義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曰邇近也集解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皇本高麗本召作邵

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集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曰玉璋圭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

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集解　御覽五百六十四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集解　文選竟陵王行狀注　鄭曰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御覽五百六十四　鋪按鄭義與馬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

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集解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踰本又作窬

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集解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補遺無也字

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集解

鱣按鄉原孟子解之甚詳周生烈之言無乃迂曲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尤非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高麗本無也字補遺同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集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本或作無哉攷異一本無也與二字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也集解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高麗本無也字

何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集解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高麗本苟患失下無之字

鄭曰無所不至者言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集解後漢李法傳注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集解

古之狂也肆

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集解

今之狂也蕩

孔曰蕩無所據也集解

古之矜也廉

馬曰有廉隅也集解鄭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釋文鱣按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

今之矜也忿戾皇本戾下有也字

孔曰惡理多怒也集解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集解鱣按此經及注皇本高麗本無雖學而篇義疏引王注與此同唐石經有此章係旁注今從邢本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高麗本無也字）
孔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集解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高麗本無也字）
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集解）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高麗本無者字　皇本者作也）
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
家也（集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何曰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也（集解）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鄭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釋文　鱣按天夫形佀故異然下何魯亦當讀天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皇本高麗本以上有之字補遺作衍

鄭曰將命傳辭者 文選思舊賦注 何曰孺悲魯人也孔子不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 集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釋文期一本作其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集解弟子傳集解梁槃音裴引一年之中鑽燧各異木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皇本高麗本稻下錦下有也字龢按世說規箴篇引並有也字皇本曰安下有曰字

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集解弟子傳集解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

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于字

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集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集解 高麗本不作馬曰足利本同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皇本高麗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君子下無亦字子曰有下無惡字鹽按子貢方問君子有惡夫子荅之子貢乃云賜亦有惡也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何法同也

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集解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鹽按四輩經比邱尼經音義引無流字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蓋依通行本增入也惠徵君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

孔曰訕謗毀也集解四輩經音義比邱尼經音義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集解鄭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釋文鱣按室與室通漢韓勑碑云廟城庫室義作牆域庫室方言云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漢書功臣表云清河侯室中同史記高祖功臣年表作空中同集解徐廣曰空一作室索隱曰室中姓見風俗通水經河水注漢高帝八年封室中同於清廣韻引漢書埶文志室中周著書十八篇室乃窒之省故從古爲正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皇本高麗本乎作也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

孔曰徼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己有也集解鱣按鄭以徼爲絞者泰伯篇云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絞刺也皇疏譏刺它人之非與下不孫與訐一例也

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集解 釋文引攻人陰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釋文孫音遜灝按皇本高麗本作遜漢石經作孫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灝按廣韻引說文云卌數名今說文十部无此字惟𣪷字下云卌數之積也與庶同意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卌彊而仕漢孔龢碑云遐年卌以上孔霙碑云年卌九雍勸闕碑云年卌五皆以四十作卌也

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是終無善行也集解

微子第十八釋文凡十四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集解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集解　筆解引作孔曰三人行異而同仁其憂亂寧民　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詩柏舟正義

柳下惠爲士師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 集解 孟子公孫丑篇疏引作鄭曰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曰苟直道以事人則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 集解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漢石經邦作國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 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何曰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集解 筆解作孔曰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

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集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皇本子下有門字高麗本有之門二字攷異同

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鱣按孔子世家作何德之衰莊子人間世作何如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用正與漢石經合

孔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

周行求合故曰衰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往者不可諫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句末有也字續按孔子世家無也字

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來者猶可追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句末有也字續按孔子世家作來者猶可追兮

孔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釋文續按魯論作期斯已矣者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知古本如此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皇本高麗本辟作避

包曰下下車也集解釋文鄭曰下下堂出門也釋文鱣按此當與何蕢過孔門同故鄭云下堂出門也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足為下堂出門之明證包云下車誤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二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引下四句文選藉田賦注北使洛詩注頭陀寺碑注涅槃經音義摩訶經音義並引末句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字曰字皇本誰下有乎字

曰是上有對字高麗本同鱣按車輿古字通曰是也孔子世家作曰然與漢石經略同

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釋文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滔滔鄭本作悠悠

孔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文選晉紀總序注引首句

鱣按鄭本作悠悠悠悠者孔子世家云悠悠者天下皆是也晉紀總序云悠悠風塵注並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後漢朱穆傳云悠悠者皆見其可稱乎亦本此知鄭與古論同也今本皆作滔滔豈何晏从魯論妄改經注歟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辟作避

一 何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也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者也 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櫌而不輟 漢石經作優不輟鮪按說文云櫌摩田器也从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五經文字云櫌覆種也見論語竝作櫌

鄭曰櫌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 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詩大田正義引首句 文選西都魏都東京賦注五等論注竝引次句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按漢石經作子路以告子憮然䡾按孔子世家亦無行字與孟子

萬章篇句同也

何曰謂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大智度論

音義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皇本高麗本羣下有也字

孔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文選廣絕交論注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足利本誰與下有之字

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集解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作何曰䲨按邢本亦無孔曰二字今從皇本高麗本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釋文蓧本又作條又作莜說文引作莜皇本誤作蓧

包曰丈人老者也蓧艸器名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䲨按說文云莜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是莜爲正字釋文又作莜者是也作條者假用也今作蓧俗或不省也皇本作蓧集解包曰蓧竹器義疏以杖擔一器籮簏之屬竟誤以經文从竹邢本經文雖作蓧而注竹器則承其誤惟史記集解引作艸器與說文合今據正之丁敦揆曰說文云癹㠯足蹋夷艸从癶从殳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㠯足蹋艸入泥中名曰腳蹬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莜植杖而耘及說文莜字癹字之證丁得諸目驗云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釋文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

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鄭曰分猶理釋文　鱣按鄭以分爲理者理治也言不親理其事也包云分殖意亦相同但增益成義耳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釋文芸多作耘字芸香艸也

孔曰植倚也除艸曰芸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鱣按植倚也者倚杖爲力以足除艸也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者商頌云置我鞉鼓鄭箋置讀曰植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櫃是植置通也

子路拱而立

何曰未知所以答也集解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子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集解鱣按集注云福州有國初寫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據此則福州本爲後人妄增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高麗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攷異同孔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

集解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漢石經潔作絜

包曰倫道也理也集解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已音紀一音以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集解翻按據包意則已音紀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兩反

何曰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集解後漢逸民傳論注文選閒居賦注

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集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鄭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

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集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漢石經作夷佚

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集解孔子世家集解

身中清廢中權釋文廢鄭作發

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集解

孔子世家集解　鄭曰發動貌　釋文　鱣按馬以爲
釋文引撥棄也　自廢棄葢从古作撥
鄭所注魯論作發撥發音近義亦通義疏引
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葢從鄭義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集解　孔子
世家集解
世說言語篇　鄭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
注引末句
曰異於是也　後漢黃瓊傳注
鱣按馬說佀遜鄭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　集解補
遺作包曰　鄭
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　漢書古今
人表注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集解　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天官膳夫疏

鼓方叔入於河

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集解

播鼗武入於漢釋文鼗亦作鞀鞉按皇本高麗本作鞀

孔曰播猶搖也武名也集解　釋文引搖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漢石經於作于皇本高麗本連上並作于

孔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集解

周公謂魯公高麗本謂作語

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集解

曰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孔云以支反一音移紙反落也本今作施鱣按漢石經作施

孔曰施易也不以它人親易其親也集解華嚴音義引首句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集解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集解鄭曰大故爲惡逆之事檀弓正義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集解馬曰

宣王時釋文鄭曰周公相成王時所生詩思齊正義釋文引云成王

時　鱣按集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康成以爲成王時晉語云文王詢於八虞賈注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也後人以周書克殷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即仲忽南宮伯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奭有若南宮适即伯适皆與鄭說異也

論語古訓卷十

海鹽陳鱣述

子張弟十九 釋文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集解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

孔曰言無所輕重也 集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 集解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唐石經釋文皇本高麗本拒作距高麗本聞下有也字二我下並無之字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集解鄭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義疏王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義疏鎧按包云汎交當如子張侶與下五何相合不抑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尤見是指尊卑若汎交安得如此言王云覆蓋交亦承包誤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後漢蔡邕傳注何曰小道謂異端

也集解 鉉按義疏云小道諸子百家之書也又引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道皆本鄭義何云異端非也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補遺爲作學

包曰泥難不通也集解鄭曰泥謂滯陷不通後漢蔡邕傳注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孔曰日知其所未聞也集解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孔曰廣學而厚識之也集解

切問而近思

何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集解

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集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皇本必下有之字

孔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集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釋文儼本或作儼音同皇本作嚴

鄭曰厲嚴正也集解 文選九錫文注 鐵按蕤疏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意亦本鄭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補遺也作矣

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釋文 王曰厲病也集解 鐵按鄭讀厲爲賴者厲賴音同止言未信於民民未見民之怨上也王肅訓厲爲病故與鄭相違義疏引江熙曰民動以爲病己蓋承王肅之誤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高麗本也作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孔曰閑猶法也集解

小德出入可也

孔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集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漢石經游作斿顏按說文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天官大宰云八曰斿貢鄭注斿讀如附游之游武榮碑云久斿大學景漢隸省水作斿也釋文洒正作灑鑪按說文灑汛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然則作洒者乃古文假用也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集解

子夏聞之曰噫

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集解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集解

譬諸艸木區以別矣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艸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集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也集解　繩按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

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是漢書所據本作憮與馬異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攷異卒作終

孔曰始終如一唯聖人耳集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集解

學而優則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曰毀不滅性也集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之容儀之難及者也集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也集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它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集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皇本高麗本難下無能字

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

及父改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集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

鄭曰慶父抗輈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檀弓正義包

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集解鐘按鄭云慶父抗輈者公羊僖元年傳云慶父抗輈經而死疏引鄭氏云慶父輈死正取此文檀弓正義引誤衍稱字臧在東曰稱蓋經之誤又按僞王應麟集本此條在孟懿子章下丁教授曰當在此下觀檀弓正義可見今從之

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集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

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集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皇本高麗本食作蝕也

孔曰更改也集解

衛公孫朝

馬曰朝衛大夫也集解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漢石經貢作贛墜作隧識作志鱣按郇子儒效篇云至共頭而山隧楊注隧讀爲墜楚詞九歌云矢交隧兮士爭先漢書王莽傳云不隧如髮漢西狹頌云數有顛覆霣隧之患皆作隧是墜隧古通也述而篇多見而識之白虎通義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賈疏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後代自有記識之識不復以志爲識則志爲古文識文無志字偶遺之也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焉所不從其學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曰焉所不從學故焉常師也集解　弟子傳集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諡也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漢石經作譬諸宮牆皇本高麗本作譬諸宮牆也窺作闚釋文亦作闚皇本作夫夫子之牆高麗本作夫子之牆也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字

包曰七尺曰仞也集解文選西征賦注文賦注贈山濤詩注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皇本無之字

包曰夫子謂武叔也集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它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皇本高麗本日上有知字絕下有也字

何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集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高麗本及下無也字得上無之字補遺同

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集解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集解

堯曰第二十釋文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鄭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正義書大禹謨正義 何曰歷數謂列次也集正義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
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解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集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
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
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集解鄭曰皇王后帝並謂
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五方謂五帝用玄牡者
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

帝之牲詩閟宮正義引上三句　書湯誥正義引下五句　郊特牲正義引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　鱣按鄭以帝謂大微五帝者春官大宗伯疏引春秋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卽春秋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官之號也

有罪不敢赦

包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集解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鄭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正義　書湯誓正義何曰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

天心故也集解　筆解引上二句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漢石經無作毋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鱣按皇本高麗本亦作萬方有罪在朕躬補遺足利本同

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集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何曰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集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集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皇本焉作矣

包曰權稱也量斗斛也集解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集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無信則民任焉何鰓按義疏不及信則民任句正與漢石經合後人因陽貨篇寬則得衆下有此句誤增入耳皇本高麗本說上有民字

孔曰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
故傳以示後世也集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皇本高麗本作問政於孔子
孔曰屏除也集解文選琴賦注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攷異美下有也字
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集解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

寡無小大無敢慢

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集解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集解

慢令致期謂之賊

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集解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皇本高麗本納作內釋文內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作納

孔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集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邢本無孔字今從釋文皇本高麗本唐宋石經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集解鄭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釋文鱣按魯論無此章者偶脫耳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集解

論語古訓坿

海寧陳鱣述

論語敘左傳敘正義引作鄭某注論語敘

仲弓子游子夏等所譔定經典敘錄書以八寸策北史徐遵明傳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左傳敘正義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聘禮疏封禪引鉤命決云六經冊鱣按通典吉禮長二尺四寸孝經冊尺二寸書敘正義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篇云論語以八寸為尺又按謙讀為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釋文鄭某注唐志作篇目弟子

閔子騫魯人已下俱見史記弟子傳集解
冉伯牛魯人
仲弓魯人
冉有魯人
宰我魯人
子夏溫國卜商
顓孫師陽城人
原思魯人
子羔衛人
漆雕開魯人

樊遲齊人

有若魯人

公西華魯人

巫馬旗魯人

顏幸字子柳魯人鱣按幸當作辛古人名字相配其字柳與丣通史記弟子傳索隱引魯人下有少孔子三十六歲句

冉孺字子魯魯人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鱣按此條亦見弟子傳索隱又見孟子傳索隱

冉季字子產魯人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

驤駟赤字子徒秦人

任不齊字選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鐘按弟子傳集解引陳人下有賢而有勇句

后處字子里齊人

公夏首字乘魯人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鐘按弟子傳作公堅定集解引魯人下有或曰晉人句

句井疆衞人

秦商字子丕楚人

顔之僕字叔魯人

縣成字子旗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顏噲字子聲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廉潔字庸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

顏何字冉魯人

邽巽字子斂魯人

公西葴字子上魯人

2062307
21101000483707
8
Z121.5
IS

申棖魯人鱣按此條弟子傳無蓋後人因本注坿入

[redacted]